
武俠世界
朱羽力作職業殺手故事
「綠園喋血」
第38年
46
$20.00



第38年
第46期
（總號195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7年1月6日）

編者話　本期選刊朱羽先生撰著的現代槍手故事「綠園喋血」。朱羽先生撰著的小說刊出後反映熱烈，除故事情節緊湊之外，內容更是火爆激烈，人物刻劃生動，有血有肉，不讀到最後，是友是敵難分，再奉獻新作以饗讀者。

三而樓主的短篇已刊至第三篇，字裏行間表達出三而樓主先生的精心策劃與別具一格的文風，深受讀者讚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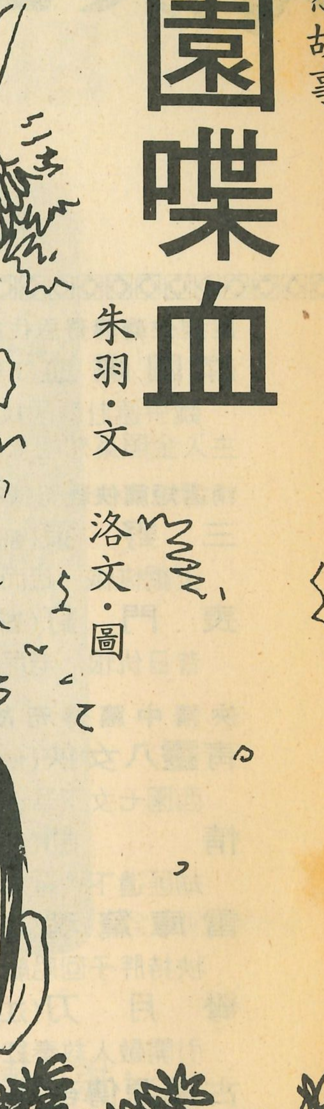
燕靑先生所寫的「三野狼」短篇下闕在本期續刊完，欲知大結局，切不可錯過。

現代槍手恩怨故事

綠園喋血

朱羽・文　洛文・圖







金照東對魏平道：「是幸運之神爲你化解了兇險。」

夕陽像一疋金色的錦緞，懸掛在西邊的天際，它的光輝照射着大地，使林木顯得格外華麗秀雅。

魏平緩緩地穿出樹林，向那將墜的夕陽投以依依不捨的目光，然後轉身向不遠處「綠園」走去。

這家酒店的名字不但取得很雅，也的確名實相符，從內到外，祇見林木葱鬱，充滿了生氣。居住在這兒的旅客，就像投在大自然的懷抱裏，但是並不遠離都市的繁華，這兒到龍城的市中心祇需十分鐘的車程。

在小徑上，有一個服飾潔淨的中年男子向魏平走過來。魏平在老遠就認出他是綠園的主人金照東——一個貌相忠厚，予人好感的韓國人。但是，魏平卻無意和他打交道，因此當兩人將要面對面時，他連忙低下了頭。

「魏先生在榆樹林中散步嗎？」金照東却先向他打招呼了，他的中國話說得好流利。當然，龍城的居民有百分之七十是中國僑民，作生意的人若不會說中國話，是行不通的。

魏平再不能躲避他了，祇得抬起頭來，以笑臉相迎：「原來是金老闆！」

「魏先生在這兒還住得慣嗎？」

「不錯，」魏平衷心地讚許：「龍城是個海濱都市，却難得有這樣一座山巒，又有這樣一座樹林，再加上你的綠園，眞是美極了。」

「謝謝你，這個送給你，希望能帶給你幸運。」

魏平這才注意到金照東手裏拿着一個用布製的玩偶，看裝束是標準的韓國打扮，想必是韓國民間傳說的幸運之神。

他自然不能拒絕對方的好意，於是雙手接過，連連說道：「多謝！多謝！」

「這是我國的幸運之神，祇要魏先生帶在身邊，就會旅途平安……」

金照東的話還沒有說完，突然榆林間傳來「砰」地一响，接着是一陣尖銳的呼嘯，稍具常識的人都知道有一粒槍彈向他們射來。

他們的反應是完全相同的，二人一左一右地滾向路邊匐伏在草叢間。同時微微抬起頭部，向榆林間探看動靜。

足足有五分鐘之久，林間一點動靜也沒有。

金照東先站了起來，一面拍打身上的草屑，一面向魏平說道：「沒事了，開槍的人必定已經逸去了。」

魏平也站了起來，以一個遊客來說，遭遇到這種非常情況，必定會驚慌萬分，而他却非常地鎭定。祇是淡淡地說：「也許是一粒流彈。」

「不是流彈，是幸運之神爲你化解了凶險。」金照東的語氣很凝重，同時檢起落在地上的布製玩偶，高舉在魏平的面前。

玩偶的右眼處有一個槍洞，魏平記得當時將玩偶挾在脅下的，那麼，方才那粒槍彈也就是從他的脅下穿過的了。

默然許久，魏平才喃喃自語地說：「難道有人想暗中殺害我？」

「不！以我看是想警告你。」

「警告？」

「是的，」金照東的目光突然變得深沉起來，非常銳利地投射在魏平的臉上。「魏先生，我能請問，你從事何種行業嗎？」

「新聞記者。」

「哦？以前是否從事過別的行業？」金照東緊接着又加以補充：「我的意思是——你是否作過比較特殊的行業。」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從好的方面說，你是否作過警探？從壞的方面說，你是否在黑社會階層裏……」

魏平很快地打斷對方的話：「都沒有。」

「那就怪了？」金照東開始喃喃自語了。

「金老闆！」魏平沉聲說：「聽你的口氣，似乎知道開槍的人是誰了？」

「知道。」

「是誰？」

「也是一位韓國僑民，是一個職業槍手，當他殺人時，每一次都是以槍彈射穿死者的右眼。」

魏平那張鎭靜的臉孔立刻起了很大的變化，他的嘴角扭曲，雙眼瞪着，目光閃爍不定。但是在一瞬間，他又恢復了常態，輕輕的點了點頭：「我認識他。」

「你認識他？」現在又輪到金照東吃驚了。

「如果我記得不錯，他名字好像叫張善臣。」

「不錯，他叫張善臣。」

「韓戰期間，他是貴國一家報紙戰地記者，那時我剛出道，也

被派到貴國採訪戰地新聞，在戰場上和他有過一面之緣，他曾向我誇耀他的奇特槍法。他說，他最喜歡獵野兔，而每一次都是射中野兔的右眼部位。」

「哦……」金照東吐了一口長長的氣。「想不到你們還是朋友。」

「不！」魏平連連地搖頭。「我和他談不上是朋友，事隔十多年，我們若再見面，彼此都怕認不出來了。」

「哦！」金照東的神色緩和了一些。「魏先生！你認爲這件事需要報警嗎？」

「不必了！我不希望在旅行中惹麻煩。」

「這樣也好！」金照東非常熱誠地說：「爲了給魏先生壓驚，今晚我這個作主人的要奉請一杯水酒。」

「那太不好意思……」

「不！不！魏先生一定要到。藉機會我將介紹舍妹金蕙姬與你認識，她最喜歡中國朋友了。」

魏平自然不便推辭，也就點頭答應。不過，在歸途中他的心思完全被方才那一槍所佔據了。因此他和金照東沒有再作交談。

* * *

金蕙姬約莫二十三、四歲，體態修長豐滿，面龐秀麗姣好，尤其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更是透露出萬種風情。一見面之下，魏平就給了她一個評語：艷而不妖，媚而不野，是個道地的美人胚子。

金照東興高采烈地說：「惠姬！妳不是喜歡認識中國朋友，這是從香港來的魏平先生。」

「你好！」金蕙姬大方地伸出了白晰的手。

魏平輕輕地與她一握。

「這位是申永昌，韓國同胞，他爲我掌管綠園。」金照東先介紹了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先生，然後又指着另外兩個年輕人說：「他們是我的助手，唐飛！方志海，都是貴國同胞。」

魏平一一和他們寒暄。

這一頓酒宴雖說有些突然，席間却非常歡洽。在金蕙姬頻頻勸敬之下，魏平喝了不少酒，而他却毫無醉意，看來他的酒量不小。

突然，金照東的話鋒一轉：「魏先生！你不打算研究一下張善臣那一槍的動機嗎？」

魏平也放下了杯子，緩緩地說：「據金老闆說，對方意在警告。」

「是的。」

「他爲甚麼要警告我呢？」

「他可能誤會你是一個槍手。」

「我像一個槍手嗎？」魏平聳了聳肩。

坐在他對面的唐飛插口說：「你外表威嚴，的確很像。」

金照東接着說：「因爲你和我併肩在行走，他可能懷疑你是我請來對付他的槍手，因此發槍向你警告。」

「你也請槍手？」魏平不免詫異。「難道你也是黑社會的首領。」

金照東楞了一楞，才說：「我雖然不是黑社會人物。可是平時受黑社會壓制剝削太多，也可能聘請槍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

「你請過槍手嗎？」魏平追問。

「現在準備請。」

「有對象嗎？」

「有的。」

「誰？」

「你。」金照東一本正經地指着魏平的鼻尖。

「哈哈……」魏平狂放地笑了起來。「我做夢也沒想到過我會做槍手的。金老闆，你找錯人了。」

金惠姬在一旁嬌笑地插嘴說：「哥哥沒有找錯人，你是天生的槍手，反應靈活，身體健壯……」

說着，嬌媚無限地將身軀往魏平身上靠過去。魏平竟然藉着三分酒意，一把將她緊緊摟在懷裏。對於他的輕浮動作，在座四個男人絲毫沒有不悅之色，反而相視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惠姬所說的一些條件還在其次。」金照東說得很慢，字字清晰：「一個槍手最主要的是要有一根潑辣的食指，你的指頭正是那樣。」

魏平倒滿一杯酒，一口氣喝乾，嘖嘖有聲地說：「說實話，我倒還玩過幾天槍，不過，沒有殺過人。你們既然認定我是一名槍手，那我就不妨承認吧！」

「能接受我們的聘請嗎？」金照東緊緊地追問道。

「甚麼條件呢？」

「隨你說。」

「眞的？」

「祇要你提出來，我一定遵辦。」

唐飛和方志海插上了嘴：「魏兄！金老闆是個很四海的人，祇要魏兄一句話，咱們老闆絕不會小氣。」

「錢……我不在乎。」魏平瀟洒地聳動着肩頭說。

「那麼……」金照東的頭頸伸得很長，似乎亟欲得到答案。

「我喜歡女人。」

「說！」金照東臉現興奮之色。「要甚麼樣的？要多少？」

「別將我看成飯桶，我的胃口不會那麼大。」

「傳說槍手對女人都是很貪婪的。」

「我不貪，一個就夠。」

「那更好辦，要甚麼樣的？」

魏平轉臉向身旁的金惠姬看了一眼：「金先生不妨看看令妹吧！」

「她？」金照東想不到對方會這樣直截了當，難免吃了一驚。

申永昌一直不曾開口，這時才插嘴問道：「魏先生是要惠姬做你的女友，還是情婦？」

魏平皺了皺眉頭：「如果在韓國，女友和情婦有分別嗎？」

「當然有分別。」

「那要看金惠姬小姐願意做甚麼人。」

金惠姬一張粉臉羞得通紅，頭頸低垂，然而口裏却像蜜糖似地叫着：「不來了，你好壞！」

魏平厚着臉皮說：「金老闆，看樣子金惠姬小姐已經願意，祇待你批准了。」

金照東臉上閃過一絲不快的神色，但他却用力地一點頭：「好！祇要你們兩相情願，我不管。」

「謝啦！」看起來頗有紳士風度的魏平，竟然油腔滑調起來。

金照東突然臉色一正：「你的要求，我們已經照辦了，現在我們有點小小要求，你能辦到嗎？」

「賣命都可以。」魏平說得毫不考慮。

「不要你賣命，祇要你除去張善臣。」

魏平突然沉吟起來，默然良久才語氣緩緩地說：「目前我祇能做到抵制他，除他尚有待時日。」

「多久？」

「這你不能限定，也許明天，也許明年。」

「好！」金照東結束話題。「這問題保留以後再談。」

「那我就先休息啦！」魏平說着半擁半抱地和金惠姬相擁着走出了餐室。

臨出門時，金惠姬竟然回過頭來，對她哥哥作了個得意而又傲然的微笑。

金照東關妥餐室門，比了一個手勢，其餘三個人相繼離開了餐桌。金照東不知在何處按動了一下，酒櫥緩緩轉動，出現了一道密門。

四人進了密室，那酒櫥又自動還原。

紅粉陷阱　允當槍手

這是一個約莫十尺平方的房間，一個木架上放着五六枝不同型的槍枝和兩具望遠鏡。

房間的另一角落有一小門，門上掛着一把大型銅鎖，也不知通向何處。

四個人分別坐下，申永昌首先說話：「這個姓魏的，的確是槍手嗎？」

他是綠園的經理，或者說是金照東在某方面的高級副手，他有着精明的雙眼和冷靜的頭腦。他滿臉斯文、渾厚、體態發胖，無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他也不會是一個赳赳武夫。但無疑問，他是金照東的智囊。

他這話當然是在問金照東，後者却在低首沉吟，於是方志海搶着回答說：「我看他是一個槍手。他端起酒杯時，我曾注意過他的手，穩定而有握力。無論他端杯時有多麼快，杯中的酒液都未盪漾過。從這些地方看來，他應該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槍手。」

金照東接下去說：「對！你看得很準，不過，你方才所說的，那祇是一個槍手最起碼的條件。這個人不但是個槍手，而且是個很傑出的槍手。小方，我要考考你，你知道看他甚麼地方？」

方志海笑着搖搖頭。

金照東又轉頭向另一個：「唐飛！你說。」

唐飛也搖搖頭說：「這我可看不出來。」

「告訴你，看眼！」金照東神秘地壓低了聲音。「明天你們可以注意一下魏平的眼神，清澄而明亮。當他目不轉睛地看一樣東西時，眼皮都不會眨動一下。當他轉動眸子時，却又快如閃電。」

三個人似乎都聽得津津有味，竟然一個個目不轉睛地盯着金照東。

良久，唐飛才開口說：「槍手很多，傑出的難找。像他這樣的高明槍手沒有人僱用而空閒着，却有些使人懷疑。」

金照東微笑着說：「唐飛，你

很多疑。不過，我倒希望有一個善疑的部下爲我注意一下小節。現在說說看，你懷疑一些甚麼？」

「我懷疑他是一個職業警探。」

金照東點點頭說：「當初我也曾這樣想，不過現在已不必懷疑了。半瓶威士忌和惠姬的媚眼已使他暴露了原形。儘管他外表裝得像紳士，但他心裏却邪惡骯髒。在黑社會混過的人，不管如何僞裝也休想逃過我的眼睛。」

唐飛又問：「他眞的和張善臣認識嗎？」

「假的。」金照東毫不思索地一口回絕。「我想，他和張善臣不可能認識。」

方志海提出了疑問：「旣不認識，他又何必吹牛呢？」

金照東喃喃地說：「也許他是想藉機抬高身價。他先前不承認他是槍手，後來又承認了，這証明他是一個善於賣弄玄虛的人。」

唐飛提出了警告：「老闆！以後對他可得小心點！」

金照東笑着說：「哼！祇要他鑽進了我的圈套，他就得老老實實地爲我賣命。」

這時，申永昌看了看錶，低聲說：「我看差不多了吧！」

金照東揮了揮手：「你去看看吧！」

申永昌站了起來，在牆上摸索了一下，牆壁中間一方木板自動滑開，夾層裏面放着一台自動攝影機。

申永昌在窺孔上張望了一下，回過頭來說：「可以開始了。」

金照東點了點頭，申永昌立即開動攝影機的開關。

屋內很靜，申永昌專心一致在照拂他的攝影工作，方志海垂首靜坐，唐飛則有輕微的興奮之色。

唯有金照東顯得神情不安，這一部肉體派電影的女主角是他妹妹，畢竟是一件令人感到難堪的事。

半個小時過去了！這段時間，在鄰室的兩個人來說，也許尚嫌太短，而這邊四個人却覺得這段時間太長了。

申永昌關掉攝影機，將牆壁恢復原狀，吁了口氣說：「好了！」

金照東也輕鬆地透了一口氣，吩咐說：「底片等惠姬親自沖洗，這是她交代過的。誰也別好奇地去偷看，惹火了她就麻煩大了。」

言下之意，金照東對他妹妹顯然有幾分畏懼，其餘幾個人自然紛紛點頭應是。

「好了！大家休息吧！」金照東擺了擺手，但他突又想起一件事。「噢！老申！那批照片都準備好了吧？」

「好了。」申永昌說：「全部彩色精印。」

「嗯！明天就要寄出，議妥價趕快交貨，也好了却樁心事。這是我們頭一次買賣，出毛病就不上算了。」

在鄰室中，一雙男女方在浴室裏滌盡汗漬，懶散地回到床上，有一段時間，彼此都沒有交談。

過了許久，金惠姬才側過身來，右手輕柔地在魏平的胸膛上摩挲，目光也斜斜地睇視着他。紅唇微啓，用曼妙的聲音說：「你貪、饞、狠。你若說你沒有在黑社會裏混過，我不相信。」

魏平翻了個身，面對着她，左手在她裸露的背上輕攏慢撚，輕佻地說：「妳狂、野、浪。若說妳沒有在風塵中打個滾，我也不相信。」

惠姬捏起拳頭，嬌嗔地捶了他一下，說：「你胡說！」

「我那點胡說哩！事實上……」

「魏平！」她輕叫了一聲，臉上突然正經起來。「我……實在沒有在風塵中混過，我家境不壞，我沒有理由去賺那種錢。祇是……戰後的女性已經開放多了，大家都在追逐歡樂，自然我也不例外。你們中國人對女人的貞節如此看重嗎？」

「的確，中國人對這方面的看法比較保守。不過，我不是保守者。妳成熟、有經驗，我更喜歡妳，妳最少不要麻煩我來教妳！」

「你壞透了！」她又捶了他一拳。

「第一眼妳應該看出來了。」

「說正經的，」金惠姬推了他一下。「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甚麼問題？」魏平茫然地問。

「別裝糊塗，你到底是幹甚麼的？」

「妳哥哥聘請的槍手呀！」

「我是說從前。」

魏平突然沉下了臉，冷聲問道：「妳爲甚麼對我的來歷那樣關心？」

金惠姬笑着說：「奇怪！對我未來的……」

「天啦！」魏平嚷了起來，苦笑着說：「妳那麼認眞嗎？我可沒有那樣想啊！我祇是要妳做我的臨時……」

金惠姬很快地接下去說：「要我作你的臨時情婦對不對？就算作情婦也應該有權了解情夫的過去呀！何況在合作的情況下你也不該保有秘密。」

「有理！我說不過妳。」魏平竟然臉色正經起來。「惠姬！我先問問妳，要聽眞的還是假的？」

「當然要聽眞的。」

「惠姬！我想妳的思想旣然如此開明，也不是一個計較過去事情的人，所以我也不想瞞妳。」

「放心說吧！即使你過去是糞坑中的一條蛆蟲，也不要緊，因爲我已經是在你的臂彎裏睡過。」

「好！我告訴妳，我是個無惡不作的壞蛋。」

「說詳細點！」惠姬不但沒有驚訝之色，反而顯得極有興趣的樣子。

魏平輕嘆了一聲，顯得心情沉重地說：「戰亂使我流落香港，爲了活下去，我做過娼寨保鏢，賭場老鼠，最後竟然幹上了職業殺手。」

「這次爲甚麼到龍城來呢？」

「避風頭。」魏平突然瞪大了眼睛。「金惠姬！我說得太坦白了，妳哥哥該不會以此來挾制我？」

金惠姬眨了眨眼睛，狡黠地說：「你怕被人挾制？」

魏平目光中突又顯出狠色：「像我這種壞胚子不會在乎這些，不過我不希望你哥哥作傻事，大家坦誠相處比較好些。」

「對！我也不希望你做傻事。」

「妳應該看得出我是個聰明人。」

「傻事都是聰明人做出來的。」

「那麼，我就算個傻瓜好了。」

金惠姬嬌媚地笑：「傻瓜！你愛過女人嗎？」

「不知道。」

「怎會不知道呢？」

「太多了，不知道愛過沒有，也不知道究竟愛誰？」

「有統計數字嗎？」

「妳數數天上的星星就知道正確的數字。」

金惠姬嬌媚地伸了一下舌頭：「這種紀錄在男人羣裏你或許可以引以爲傲，在女人面前你就變得毫無價值了。」

「我本來就是毫無價值的。」

「你很坦白，這點還可愛。現在談談我吧！」

「妳很能使我滿足。」魏平手指又開始侵襲。

她沒有閃避，落落大方地問：「你接觸女人祇是爲了滿足你的慾望？」

「不完全是。」

「另外的原因呢？」

「精力過剩，如不消耗掉，軀體會爆炸。」

「別擔心，現在你有消耗精力的地方了。」

「我知道，」魏平目光貪婪地望着她。「在妳身上。」

「你錯了。」她詭譎地笑着。「我指的是我哥哥的事業。」

「這家酒店。」

「不！另外一種事業，很賺錢。」

魏平淡淡地笑了聲：「他祇需要我的槍法。」

「不！他需要你整個人，你的槍法，你的頭腦，你的精力。」

「我的頭腦祇會想兩件事——女人與鈔票。」

「正好，我哥哥的事業也祇有這兩件事——女人與鈔票。」

魏平心裏動了一下，但他的語氣却沒有改變，祇是沉靜說：「啊！原來你令兄還在兼營妓寨。」

「你又錯了。」

「那是甚麼呢？」

金惠姬神秘地笑着說：「現在別問，到時你自然會知道。」

「不問就不問吧！我應該休息一下我的頭腦。」魏平打了個呵欠，將身子仰躺。

「倦了？」

「眼睛倦了。」

金惠姬將嘴湊在他耳根上，聲如夢囈般說：「有一件事情，做起來是不需要用眼睛的。」

「打擊敵人時，我從來沒有發射過第二槍。妳可能是個永遠打不死的敵人。」

「但是，你能打昏我，一種美妙如飲醇酒的昏眩。」

室內燈光明亮，糾纏着的人兒喘吁，而牆上那幅中國畫上的老虎口並沒有張開來，這一場再沒有必要浪費膠卷攝影存查，因爲劇情和動作都是重覆相同的。

* * *

龍城深夜的天氣特別好，每一個早晨都有和煦的陽光。這一

天也不例外，滿眼一片金黃。

魏平例外地早起，大概是由於過剩的精力得到發洩，使他容光煥發，精神抖擻。他沒有驚動熟睡的金惠姬，獨自穿戴整齊地走出了他的臥室。

唐飛在大門處迎着他：「魏先生早！」

「早！」魏平臉上帶着不易察覺的笑容，似乎這樣才能顯示他莊重的身份。「金老闆起身了嗎？」

「他在榆林散步。」

「我能見他嗎？」

「可以的，讓我用摩托車送你去。」

「如果你放心，摩托車借我用好了。」

「當然可以，我祇怕你不慣於乘坐。」

「如果摩托車在海上不會下沉，我一定不會從香港乘飛機到龍城來。」

「魏先生講話眞有趣。」

唐飛引導魏平到門外的停車場，那裏停着好幾部摩托車。他選了一部英國製六百五十CC級的跑車。

他以八十哩的時速飛馳在山道上，引起不少早起的路人注意，不到兩分鐘就到了榆林。他減慢速度，駛上林間小路。很快地，他就尋着了金照東。

金照東向魏平打個手勢，待車子慢下來時，他跨上了後座：「再往前開吧！」

榆林的盡頭，是一遍起伏不定的崗巒。金照東叫魏平停了車，兩人爬上崗巒，就地坐下。

「需要甚麼嗎？」金照東問他。

「這話問得很夠資格做老闆，做槍手的第一件事就是需要槍彈。」

「我會爲你準備。」

「也許要你傷點腦筋。」

「怎麼呢？」

「我需要的槍枝很名貴。」

「地球上有的，我就弄得到。」

「能夠追隨你這樣一個有辦法的老闆算是我的運氣。咳……我需要一枝點四五口徑的派克德。」

「你眞是行家！」金照東投以讚許的目光。

「另外再要一枝德國製X17號長管來福，附瞄準鏡。」

「你用過？」

「沒有用過，可是一直在嚮往。祇有跟你這種大老闆才會有機會過癮，有效射程五百碼，簡直就是一具小砲。」

「好！照辦。還有嗎？」

「長管槍都是可以拆卸裝箱的，等槍買回來後比照槍箱做一隻款式相同的箱子，裏面裝一副撲克牌，一具電晶體長短波收音機，兩瓶雙百牌一號香檳，兩隻香檳杯，要固定在箱底。」

金照東詫異地問道：「那有甚麼用？」

魏平神秘地笑着說：「你畢竟不是槍手，所以還不完全明白槍手的秘密。」

「我想一定有它的妙用。」

「混淆耳目，懂嗎？」

金照東恍然大悟地連連點頭：「懂了，懂了！你經常提着你裝酒的箱子，當你有一天帶着長管槍出動時，別人想不到箱子裏裝的是槍。」

「你總算懂了！」魏平轉臉望向別處，語氣喃喃地說：「惠姬昨晚談到你的新事業。」

「她說了些甚麼？」金照東臉有驚色。

「她沒有明說，祇是告訴我，說你的事業很有前途。這我倒不關心，不過，女人與鈔票却使我發生興趣。」

金照東拍了拍他的肩頭說：「多賣力！有你的份。」

「謝謝你。如果到最後祇剩下一個女人，一塊錢，我不知道你該怎麼分法？」魏平的目光緊緊盯着對方。

「錢每人五角，女人給你。」

「行了！」魏平站了起來。「不但賣力，連命也賣了。」

金照東得意在心，但他沒有表露出來，祇是流露出關切神色說：「小心！要控制拔槍的時機。」

「金老闆！槍手是我不是你。」

「我想我是找對人了。」

兩人往崗巒下走，回到車邊，魏平問道：「這裏有試射場？」

「酒店地下室有練靶的設備。」

「你一切條件都具備，爲何一直沒有請槍手？」

「因爲一直沒有遇到我能夠信賴的人。」

「我很榮幸。槍要多久可到？」

「三天。」

魏平聳了聳肩頭：「無聊的三天。」

「並不無聊。崗巒那邊有一座約克山莊值得消磨。」

「我不太喜愛熱鬧的場所。」

「你必須去，因爲你的對手張善臣每晚都在那裏的酒吧中流連，你該去和他打個照面。」

「我眞不知道我還認不認識他？」

「我會派專人指引你，但願他不要認出來你是誰。」

「我想他認不出來的。」魏平望向天際悠悠的白雲，世事就像雲絮那樣善於變化，十多年前說甚麼也想不到有今天這種局面的。

約克山莊　尋找對頭

約克山莊內的氣派和聲色，在龍城絕沒有其它的夜總會或俱樂部可相比擬。在這裏一切娛樂應有盡有，單是一間酒吧的場地最少也在八十坪以上，半圓形的酒枱圍繞着一百餘張高脚櫈，另外還有數十張桌面。

酒枱的對面是表演用的大型舞台，三條伸展台像一把銅叉的前端伸向座間；這裏自每晚六時三十分到翌晨二時不停地表演着誘人的節目。從吐吐族的祭神舞到最新式的脫衣舞；從敲着斑鼓的土著民謠演唱到足可使人發狂的披頭四，一幕又一幕，一波又一波地歌舞不歇。

金照東祇說張善臣每晚都要到這裏來流連，但沒有說這裏就是張善臣的大本營。也不知金照東是怕說出來使魏平畏懼，還是存心隱瞞，然而這件事實却被魏平無意中知道了。

這晚，金照東要派一個人隨着去酒吧，以便指認張善臣，但被魏平拒絕了，理由很簡單，一個傑出的槍手絕逃不過另一個槍手的眼睛。魏平更肯定他能夠一眼認出誰是張善臣。

現在，當他站在酒吧當中時，他開始對自己懷疑起來。座間的確有幾個酒客像槍手，但都不會怎麼高明。而且他根本無法指出誰是張善臣。現在唯一的希望是——張善臣並不在座。

魏平就座後，才發覺這間酒吧的另一特色。如果你有興趣和膽量，不管你坐在那一張枱子上，祇要你一伸手，就可摸到舞台上表演女郎的小腿。

魏平向侍者要了一瓶威士忌，一個人自酌自飲，目光並未逗留在表演者的身上，却在座間逡巡不停。

「能請我喝杯酒嗎？」

當甜得像蜜糖的聲音在他耳際響起時，他才發覺這間酒吧是備有侍酒女郎的，他責備自己沒有全神去注意每一件事物。

來搭訕的侍酒女郎披着一頭長長的金髮，雪白的臉蛋上嵌着兩粒淺藍的眸子，鼻子挺直，不用細看，也知道她年輕得不會超過二十歲，因爲她是二次大戰後的歐亞合作產品。

魏平擠了擠眼睛，示意她在身邊坐下，像色魔似地一把將她摟緊，嘴唇在她裸露的肩頭上蹭了一圈，這才問她：「要喝甚麼？」

「你好像不是本地人。」她打量着他。

「這與請妳喝酒並沒關係。甜心！要喝點甚麼？」

「薄荷酒。」

侍者早在旁邊聽候吩咐，侍酒女郎一開口，他就往酒枱處奔去，很快就端了一杯碧綠色的酒來。

魏平舉了舉杯，呷了一口：「芳名？」

「海蒂。」她說：「貴姓？」

「魏……平。」

「從……」

「香港來。」

「龍城還好嗎？」

魏平旋動着酒杯，漫不經心地反問：「妳是指那些呢？」

「呃……」她似在思索着。「就說這兒的風景吧！」

「很好。如果有一位本地小姐陪着，那將更妙了。」

「你眞的那樣渴望嗎？」她翻起眼睛瞧着他，臉上展露嫵媚的笑容。

「妳沒有覺得我的手心正在冒汗？」

「嗯！」她將腥紅的嘴唇湊向他的耳邊。「告訴我，你住那家酒店，我們這裏凌晨二時半可以離開。」

魏平猶疑了一下，終於還是告訴了她：「我住在綠園。」

海蒂臉色微變，搖搖頭說：「想不到你住在那裏。對不起，我不能陪你去。」

「爲甚麼呢？」魏平目光烱烱地盯着她。

「呃……」她像一隻老鼠逃避一頭貓兒那樣閃爍。「那家酒店很高級，不歡迎從事我們這種職業的女性入內。」

魏平知道她說的是遁詞，任

何酒店也不會如此做，那無異是不歡迎他們的客人，於是試探着說：「我想不會的，綠園老闆我認識。」

「你認識？」海蒂臉上驚悸色又添濃了一些。

「是金照東先生，對吧？」

海蒂點了點頭，目光像是在他臉上搜尋甚麼：「你們是朋友？」

「那倒不是，我住進綠園後才認識他的。」

海蒂神色鬆弛了一些，重又浮現妖冶的嬌媚：「魏先生！如果你眞渴望一個本地女性和你共同渡過浪漫的夜晚，我建議你不妨換家酒店。」

魏平現在肯定海蒂的雙重身份了，是酒女，並屬於張善臣黑社會組織中的一員，如果她祇是個單純以色相事人的侍酒女郎，她不會裹足不進金照東所經營的綠園。

爲此，他又逗了她一下：「像我這種男人，是不願遷出綠園的。」

「爲甚麼呢？」海蒂藍色的眸子在轉。「難道具有甚麼特殊吸引力的事物牽住了你？」

海蒂的話是含蓄而又雙關的，魏平却裝着不懂，哈哈笑着說：「妳眞聰明，的確我是被吸引了。妳如果在此地很久，妳一定知道綠園主人有個誘人的妹妹。」

「啊……」海蒂這一口氣吸得很長。「她？」

「認識吧？」

海蒂搖了搖頭：「祇是聽人說過。」

「談談她，容易上鈎嗎？」

「那要看她是否對你有目的。」

「那就希望渺小了。」魏平有些自怨自艾地說：「一個外來的遊客對她會起甚麼作用哩！」

「那可不一定哩……」海蒂的尾音拖得很長，顯示她這句話是有弦外之音的，目光似也在探測他的反應。

魏平顯得興奮地一口喝光了杯中的酒，嘶嘶嘴說：「若能得到美人青睞，就是犧牲性命也在所不措。」

「你那麼多情？」

「談不上『多情』兩個字，不過男人在這方面的勇氣是很驚人的。如果她眞用得着我，我很可能……」

「太傻！」海蒂冷峻地打斷他的話。

「十個男人有九個想當這樣的傻瓜。」

「女人羣中有許多許多的類型，最大的分別是淑女與蕩婦之分，你想知道金惠姬是那一類嗎？」

「男人大都想娶一個淑女作妻子，但却希望和無數個蕩婦睡覺。屬於那一類好像都不太重要。」

海蒂的臉形像個娃娃，而言談却異常成熟。她說：「我同意你的說法。卡門是典型的蕩婦，但她却使成千上萬的男人迷醉和夢想。有些蕩婦祇是在行爲上不純潔，但心地並不低賤。而金惠姬却是一個極爲下賤的女人，她連稱爲蕩婦的資格都沒有。」

魏平覺得有些羞慚，被海蒂形容爲連蕩婦稱謂都不配用的下賤女人，自己竟然和她纏綿終宵。

海蒂接着說：「她哥哥原是龍城紅燈區的一個小流氓，她則在一間小酒吧裏充當吧孃，後來姘上一個大流氓升格幹上了老闆娘。姘夫被仇家殺掉，她被迫流落在碼頭酒吧裏專門接待粗俗水手。富有勇敢犧牲精神的魏先生！當你聽完她那篇滿是瘡疤的骯髒歷史後，還會有興緻嗎？」

魏平的確有一種噁心的意念自胃底昇起，但他抑住未表露出來，爲了使自己在金照東眼裏成爲了不折不扣的髒漢，他顧不得金惠姬是多麼的骯髒。

「也許因爲這些經歷，才使她更見誘人。」魏平以毫不在乎的語氣說：「謝謝妳的提醒，我會深具戒心，不過她的誘惑力對我仍然存在。」

「我希望你最好能換家酒店。」

「我會考慮。」魏平問她：「海蒂！妳年紀很輕，和惠姬相去好幾歲，妳對她的事怎會知道得那樣清楚？」

「酒吧業是一個小圈子，從事這門行業的人流動性又很大，不管到甚麼地方總會有人認識她。」

魏平又乾了一杯酒，很熱情地說：「我們談談輕鬆點的事了。綠園妳不能去，那怎麼辦呢？妳的香閨如何？歡迎嗎？」

「歡迎，祇是我的住處並不能接待男朋友。」

「有原因嗎？」

「我們有四個人同住。」海蒂忽然站了起來說：「噢！對不起，我要離開一下，那邊有個朋友在

打招呼。」

「我該怎麼付妳的侍酒錢呢？」

「你已經付過了。」

「是嗎？我好像沒有印象。」

「你知道這杯酒的價錢嗎？」她端起杯子喝乾碧綠色的酒汁。「美金十元，這裏面有一半是我的。」

魏平還是掏出兩張十元美鈔給她：「謝謝妳提供有關金惠姬的事情，這算資料費好了。」

海蒂落落大方地接過，塞在乳溝裏，向他道了謝，扭着水蛇般的腰肢走了。

魏平不便於用眼光去追踪她，但他從酒杯的反射中看見有一個寬肩膀的男人向她打招呼。剛好伸展台上一個表演女郎的大腿遮住了那個男人的面部。當他側過臉去察看時，祇看到了那個男人的背影。對方和海蒂正併肩向表演職員的休息室走去。

魏平繼續喝酒，看香艷刺激的表演。他手裏不停地旋轉着酒杯，那隻杯子已經成了他搜索敵踪的雷達。

兩輪節目以後，酒杯上出現了一雙大眼。雖然酒杯的弧度使那雙眼睛變形，他仍感覺得到那雙大眼中射出的精芒。

魏平不經意的側臉瞥了一眼，對方正是方才和海蒂走進休息室的那個男人，坐在他旁邊的一張桌子上。

在驚鴻一瞥中，魏平對那男人有極深刻的印象，粗獷慓悍，目光有神，祇要他稍一用力，手中的酒杯必定會碎。

魏平不能肯定那男人是否張善臣，因爲他腦海中對張善臣已沒有絲毫印象。可以肯定的，是那男人很具威嚴，如果他是槍手，必很傑出。

在酒杯的反射中，魏平發覺那男人在注視他。他沒有加以理會，將整個精神都集中在表演舞台上。

因此，當海蒂重回到他身邊時都沒有覺察。她的手臂纏上他脖子時，他才回過臉來：「是妳！按規矩該再給妳叫酒麼？」

海蒂笑着說：「這次叫威士忌蘇打好了，那是赤糖水，每杯二元，不能讓你破費太多。」

魏平吩咐了侍者，向她調侃地說：「妳對每個客人都是如此公道嗎？」

「對你特別。」

「原因呢？是因爲我已額外花了二十元？」

「不是錢的問題。」

「這倒奇了！」

「沒有甚麼奇怪。你是外地來的，我希望你對我們龍城保持好印象；再說，你是一個英俊的男人，我希望你對我也留下美好的印象。」

「來！」魏平舉起了酒杯。「爲擅長外交辭令的海蒂小姐乾一杯。」

海蒂並沒有乾杯，祇是淺呷了一口。因爲乾杯後，侍者又會送上來第二杯，她眞的是在爲他省錢。

「除了女人之外，還有甚麼使你感興趣？」她偏過頭問。

「鈔票。」

「女人與鈔票！很妙！嗨！你要不要去碰碰運氣？」

「賭？」

「不是，但比賭更刺激。」

「甚麼呢？」

「你先別問。如果你運氣好，你會同時得到女人和鈔票，運氣不好的話，你分文也不要花費。」

「有這樣好的事？」

「心動了？」

「我早說過我是很容易被誘惑的。」

海蒂站了起來說：「好！跟我來！」

「那裏？」

「裏面。」

魏平有些猶疑，這也許是個陷阱，但他仍然跟着海蒂後面走，有很多的理由使他不能畏縮。

通過一條長長甬道，來到一間狹窄長形的屋子。

魏平一跨進門就怔住了，隣座注視他的男人已先在屋內候着，必定是從另外一條捷徑到這個屋裏來的。

海蒂爲他們介紹：「這是本酒吧管理張善臣先生，這是香港來的魏先生。」

魏平感到心臟在加速奔跳，對方就是張善臣？十多年前和自已有過一段淵源的人？但是現在誰也不認識誰。

「你好！」張善臣操着生硬的中國語，並伸出手來同他握着。

魏平在這一瞬間已喪失了鎮定，直到發覺指節骨有些痠痛時他才知道對方已經向他炫耀了膂力。

張善臣似乎有點失望地和他鬆開手。

「魏先生！你要試試運氣

嗎？」

「我不知道怎樣試法？」

「很簡單！」張善臣的雙目像兩把利刃般盯在魏平的臉上。「不過，在事前我要請教你一點問題。」

魏平已覺察出對方的神色語氣都十分凝重，他倒不擔心這劍拔弩張的場面，他擔心的是——萬一張善臣主動地和他正面衝突時，他該用甚麼態度去對付他。他思忖了一陣，立即想到唯有以冷靜堅强的語氣才能嚇阻對方的蠢動。

於是他淡淡笑着說：「當然可以問。不過，要我樂意回答的問題，我才能夠回答。否則，你會白費精神。」

張善臣臉色一沉說：「我口裏出來的問題，必須要得到答案。讓我先問你，你和綠園酒店的金老闆是甚麼關係？」

「來此地之後認識的新朋友。」

「你沒有受僱爲他作任何事情？」

魏平冷冷地說：「拒絕答覆！」

張善臣身子前傾了一下，有了動武的跡象，終於他又尅制住了。門牙咬得下唇發白，低叱着說：「昨天黃昏，曾有一枚槍彈射中你懷抱中一具布製玩偶的右眼，不知你對那件事的看法如何？」

「那祇是一個愚蠢的獵人，將我懷抱中的玩偶看成一隻野鴨罷了。」

「別輕鬆！」張善臣冷笑着說：「那種事情不會有第二次，下次你會成爲野鴨子！」

「張先生！」魏平目光冷冷地望着他。「我不知你在說些甚麼？」

「你該懂得我的好意，你祇是一個外來的遊客，犯不着被人當作槍靶。同時我要告訴你龍城不是淘金的地方。」

魏平轉過身去，發覺身旁的海蒂已不知何時離去，狹長的屋子裏祇剩下他和張善臣兩個人。他輕笑着說：「張先生！我不想聽這些令人乏味的話。我祇關心我的運氣如何，更關心我打算得到的女人和賞金。」

「你很貪饞！」張善臣冷笑着說：「不過你該知道，魚鈎上的餌是專爲釣魚而設的。」

「同樣也有吃餌不上鈎的聰明魚兒。」

「魏先生！本來還有許多事想請教，現在不必了。從你的語氣和神態中，已可看出你來龍城的企圖。」

「但願你沒有看錯。」

「現在可以開始試你的運氣了。」

「如何試法呢？」

「你想辦法從我的槍下逃生。」張善臣緩緩敞開上衣，露出脅下的掛着的槍套。

魏平倒吸了一口冷氣，基於自己來龍城的目的，雖然和張善臣難免要有衝突，但他却想不到衝突的局面會來得這樣快。

魏平愼重地考慮該不該立刻揭露十多年前的往事——張善臣駕車在冰天雪地中，受傷不輕，魏平背負他翻山越嶺，在冰天雪地中跋涉了二十多公里才到了聯軍的防地，那時，張善臣是一個勇毅的戰地記者，身上的相機內正載着珍貴的底片，換一個人也許會見死不救，反而將那些菲林據爲己有吧！

看張善臣的語氣神態，顯然已深深染上了黑社會冷酷的氣習，他完全變了，他會義氣凜然地助自己一臂之力麼？

魏平沒有把握，何況十多年前，他祇是在張善臣甦醒後匆匆地交談了幾句，對張善臣的性格根本沒有透徹的了解。

因此，魏平決定暫不揭露往事，留待以後。他冷冷地說：「這不公平，你是槍手，我祇是……」

張善臣指着屋角處的一座木櫃說：「那裏面有槍，去拿一支來，我不會拔槍殺一個手無寸鐵的人的。」

魏平搖搖頭說：「我不是槍手，同時我知道我的運氣不好，我放棄。」

「你怯弱！你膽小得不敢去承認你是槍手！你的手握着酒杯就像握着一支槍，還有你眼神……」

「我承認我會玩槍。」魏平很快地接口說：「但我目前不是，當我再度成爲槍手的時候我會接受你的挑戰。」

張善臣出神了好一陣子，最後才冷笑着說：「本來你今天是沒有機會再離開這間屋子的。可是爲了證明張善臣是無敵的，我不但讓你平安離開，而且希望你再度成爲槍手。」

「我會考慮你的建議……咳！我希望知道一下，如果我的運氣不錯，我將得到怎樣的女人以及多少賞金？」

「這裏美艷的老闆娘和酒吧全部財產，不過，這些現在都是屬於我的。」

「這倒是很吊人胃口的，我也許要再度成爲一個槍手了。」魏平哈哈大笑着轉身向外走去。

＊　＊　＊

三天的時間過得很快。

這天晚上，金照東將魏平帶到綠園的地下室。裏面亮着一盞千瓦頂燈，强光幾乎使魏平睜不開眼，等他視覺習慣時，不禁微微一楞，原來申永昌、唐飛、方志海以及金惠姬等四人，已經坐在一排長椅上等候他了。

金惠姬提了兩隻款式大小相同的皮箱走了過來，笑瞇瞇地說：「魏平！我要考你一下，那隻箱子裏裝的是槍？」

魏平雙手同時將兩隻箱子接過，很快的就知道了箱子裏的內容，槍手對槍枝的重量是摸得最熟的。他將裝槍的箱子平放在地上，打開鎖簧，當箱蓋揭開時，裏面傳出一陣濃厚的黃油味。

箱蓋裏層貼着一張槍枝裝配圖，魏平看了一下，很快地將X17連接裝妥，拿在手裏掂了一掂，沉靜地問道：「老闆！花了你多少錢？」

「不多，六百美金。」魏平伸了伸舌頭，又問道：「短的呢？」

「在這裏。」金照東拍了拍他的左脅。

魏平在箱內取出一個彈篋，裝進彈槽：「先試長的還是短的？」

「先試長的吧！」

頭上的吊燈轉暗了一些，而地下室的盡頭却同時亮起了兩盞極爲明亮的聚光燈，照射着一排遊動的人像靶。

「有三百五十碼吧？」魏平憑藉目力在側量距離。

「差不多，正確的距離三四一碼。」金照東說。

魏平調整好準鏡，舉起槍來試瞄了一陣，又放下槍問：「老闆！試準？試快？」

「現在並不是測驗你的槍法，祇是試槍。」

魏平微笑着重又舉起槍來，出奇不意地壓下扳機，一口氣將十發槍彈射盡，一時槍聲怒吼，煙硝四散。

金照東用望遠鏡檢查成績，一邊察看一邊說：「八彈命中心臟，一彈中胃部，一彈中頸部，成績不壞。惠姬！發射時間總計多少？」

原來金惠姬手裏拿着一具秒錶，她看了看說：「十四秒半。」

金照東頗爲欣喜地說：「很好！這證明我的眼力不錯。」

其實，魏平還可以創下百分之百的命中率，但他故意將其中兩彈稍微偏差，他不希望被人看成專家。

「不夠穩定。」魏平聳聳肩。

金照東拍了拍他的肩頭：「別太謙虛，在我所見過的槍手羣中，還從未見過有那一隻手像你這樣穩定而有力。」

「我是指心情而言。」

「心情不穩定？爲甚麼？」

「因爲不久的將來，我要用這管槍去殺人。」

「放輕鬆一點，我不會主動逼迫你去殺人。」

魏平開朗地笑：「這樣我或許會輕鬆一點。」

金照東從脅下解下槍套交給魏平：「試試短的吧！我不太了解這種槍的性能。用多少距離？」

「有效射程一百碼。」

金照東按動了一個電鈕，三百多碼以外的靶台自動緩緩地向他們面前滑行過來，直到相距一百碼左右才停住。

魏平仔細一看，才知道靶台下面有兩條軌道，好像是一部電車。

這一次，魏平打得更漂亮，十三秒鐘射完十發子彈，全部命中心臟部位，獲得滿分。

金照東喜極欲狂地說：「你眞是一個了不起的槍手，張善臣遇到尅星了。」

金惠姬也興高采烈地跑過去摟着他的脖子，在他臉上印下了無數的熱吻，媚聲媚氣地說：「魏平，你好棒啊！」

魏平微笑着說：「這次射擊的成績，是我生平最好的紀錄，槍枝優良是一個原因，老闆方才的話也使我心情大爲放鬆。」

金照東大加誇獎：「眞正的原因是你的槍法精確，訓練有素。」

「訓練有素？」魏平打着哈哈，「我眞不知道這四個字該作何解釋。說實話，從來無人教我如何用槍。」

「我知道你是天生的槍手料，」金惠姬的兩隻手仍未放鬆。「你渾身無處不充滿了勇、猛、狠三個字。」

「魏先生！」金照東說：「根據你方才的成績，你是不需要經常練習的，感謝你爲我省掉了一筆

彈藥費。」

發現裸照　註明三圍

魏平沒有去留意他們的恭維稱讚之辭，他所注意的，是他們對他是否信賴，但他無法從他們神色中看出來，尤其是唐飛和方志海那兩個標悍的小伙子，他們一言不發，魏平心裏有數，一旦他要作出對金照東不利的事情時，那兩個傢伙將一定是他的勁敵。

從地下室走出來時，金惠姬暗暗拉了魏平一把，低聲道：「要到我房裏去坐坐嗎？」

魏平當然是樂意的，他點頭向其餘諸人告別，跟隨金惠姬到了她的香閨。

一進門，魏平就感到一陣浪漫氣息由四周籠罩過來。首先觸目的是一幅惠姬全裸的油畫，是日本當代畫家敬橋幸旭的手筆，誇張的線條使惠姬的胴體更爲晶瑩誘人，魏平幾乎不敢相信這個女人是從垃圾堆裏爬出來的。

金惠姬關上房門後，媚笑着說：「對不起！我要先到浴缸裏泡泡，你可以先養養神。」

金惠姬進了浴間之後，魏平在一張寫字枱前面坐下，隨手拉開了寫字枱中間的抽屜。他無意察看她的秘密，但却被一些東西吸引住了。

那是一叠十二吋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中全是年輕健美的裸體女郎，從她們的姿勢看來，她們絕不是職業模特兒。雖然每一個女郎都有一張漂亮的臉孔，但她們臉上的表情却都是冷漠而刻板的。每一張照片的旁邊，還叠印着女郎軀體某些部位的放大特寫，畫面已達邪惡猥褻的程度。

在照片的背面，魏平發現了更驚人的事。

原來照片後面貼着一張小紙片，上面寫着影中人的資料。第一張上面寫着：「第一號，中國籍，來自香港，十七足歲，身高一六零公分，體重一一九磅，三圍35、22、34，皮膚潔白，毛孔細微，紫綠色乳暈……處女。」

魏平對這些照片的意義完全明白了，但這些祇不過是他所要知道的一小部份，他得跟着這條線索追下去。

「你有偸看別人秘密的習慣嗎？」金惠姬不知何時已站在他背後，赤足在地氈上走路本來就沒有聲響，何況魏平又在專心注意那些照片。

魏平不動聲色地將照片往抽屜內一塞，推上抽屜，轉過身來，將金惠姬扳倒摟在懷裏，邪聲邪氣地說：「惠姬！女人的裸體照也算秘密嗎？」

金惠姬在他懷裏顯得非常平靜，表情冷漠地說：「你該知道那些照片的意義。」

「我當然知道，那不過是色情供應站的檔案而已。」

金惠姬突然從他懷裏掙脫出來，冷笑了一聲說：「看你裝傻吧！不過我建議你，除了留心別人裸露的軀體之外，也應當看看你自己的。」

魏平聳聳肩說：「那有甚麼好看！」

「我認爲不錯，而且表演出色。」

金惠姬關閉了屋內所有的燈，却又開動另一個按鈕，屋內傳來一陣沙沙聲，跟着亮起一道白色的光線。白色光線投射在粉白的牆壁上，立刻映出畫面。

魏平這時才恍然大悟——那是電影……

他自己是男主角，與他搭檔演出的自然是金惠姬，那是他們首夜瘋狂的寫實記錄短片。

魏平沉住氣仔細地「觀賞」，他發覺自己每一個動作都沒有逃過鏡頭，尤其是自己的臉部。而女主角的臉部却始終沒有在鏡頭上出現過，不是躲在他懷抱中，就是以手臂遮住。

魏平自然了解他們拍攝這套影片的意義，在暗中他不禁皺了皺眉頭，因爲足證對方並不十分信任他。

半小時後影片完了，室內燈光恢復。

金惠姬斜眼瞥着他，那是既妖且媚，又狠又毒的眼光。語氣頗似冷酷而又調侃：「精彩吧？」

「我想妳應該爲我加洗一份拷貝，」魏平若無其事地淡笑着說：「等我回香港也好向我的老朋友們炫耀一番。」

「你若能回轉香港那倒是一件好事！」

「怎麼？惠姬！」魏平有些吃驚的樣子。「我爲甚麼不能回轉香港？」

「龍城對從事猥褻職業的人處罰很嚴，這卷影片可以使你監禁五年。」

魏平立刻沉下了臉，極不客氣地說：「你們是想以此爲要脅我？」

「也許！」

「我早說過，我不接受任何人要脅。」

「可是你已對我們構成威脅，我們不得不以牙還牙。」

「這是甚麼話？」

「你的來歷，你的誠意，你是否有不良企圖，我們都不了解。」

「那很簡單，」魏平攤開雙手，顯出一副莫可奈何的神色。「既然不信任我乾脆就分道揚鑣。」

「那樣簡單？」金惠姬雙眼一瞪。「我並不是妓女！」

「那可難辦了！」魏平苦笑着說：「錢可以退還，享受過的美人恩澤是無法再退還的。」

「祇有一個辦法。」

「願聆高見。」

「向——前——走。」

「咦！我又不會說過我要向後轉呀？」

「你要先向我們表示誠意。」

「表示得再多你們不相信我又有甚麼辦法？」

「我們會信，不過你要以行動表示。」

「行動？」

「用你的槍，那並不是玩具。」

「要我殺人？」

「槍彈不是裝飾，是殺人的工具。」

魏平沉吟了一陣，才冷冷地說：「你們兄妹兩人的論調好像不大一樣。」

「絕對一致。」

「哼！妳哥哥才保證不主動迫我去殺人，而妳現在，却逼迫我去動槍殺人，我不明白是怎麼回事。」

「爲了表示你的誠意你必須主動地去殺人。」

「這是唯一表現誠意的方法？」

「別無他途。」金惠姬說得斬釘截鐵。

「好！」魏平一咬牙，顯得勇氣百倍的樣子。「殺誰？」

「張善臣！」

「他？」這次魏平當眞有點吃驚。

「他是你唯一的對手，也是你唯一值得去殺的人。」

「好吧！」魏平一點頭，轉身就走。

金惠姬却又叫住了他：「魏平！」

「請問還有甚麼吩咐？」魏平冷冰冰的問，他連頭都沒有回過來。

「你要到那兒去？」

「去殺張善臣。」

「現在已是午夜，你上那兒去找他？」

「自然是去他的巢穴。」

「你以爲你可以順利得手？」

「槍手不會有這些顧慮。」

「好！就算你能夠順利得手，但事後却洗脫不了殺人的罪名，警方絕不會放過你。」金惠姬突然將語氣轉變得柔和了一些說：「魏平！希望你能瞭解，我們需要一個好槍手，並不是需要一個職業殺手。」

「那麼，我該怎麼辦？」

「用你的頭腦，」金惠姬走到他的面前，一個指頭指在他的前額上。「你應該懂得如何使用誘殺手段。」

「我的頭腦似乎不管用了，」魏平輕輕地用手拍打着頭部。「因爲我已經被妳逼糊塗啦！」

金惠姬臉上的冷峻之色在一瞬間消失淨盡，代之而起的是嬌媚的笑容。她一步一步地向他靠近，浴巾自她身上滑落，豐隆的軀體發出野性的光輝。她很懂得軟硬兼施的手段；現在她正要使用另一種方法來征服魏平。

夜已很深！

金惠姬很滿意她的征服手段，魏平也柔順地吞下了釣鈎，因此兩個人都很平靜地躺在那兒。

不知沉靜了多久，金惠姬開口輕輕地說：「魏平！並非我逼你，而是你對我們太重要。」

「妳這句話有些籠統。」

「你對我個人固然重要，對我們的事業更是重要，你難道還不明白？」

「妳這句話除了計較利害得失之外，似乎還牽涉了感情問題。」

「實在的，」金惠姬側過身來，以手指輕巧地摩挲着魏平的面頰，柔聲說：「我眞怕有一天會失去你。」

「眞話？」

「當然是眞的。」

「妳好像愛上我了？」

「我不否認。」

「那麼，方才爲甚麼要逼我？又爲甚麼拿那種骯髒的影片來要挾我？」

「因爲你已經發現了我們的秘密。」

「甚麼秘密？」

「就是那叠女孩子的裸體照片。」

「哦？」魏平裝得很吃驚的樣

子。

「那些年輕少女都是我們從東南亞各地區收集來的。」

「準備作甚麼用？」魏平問得很平靜。

金惠姬壓低了聲音，語氣極爲神秘地說：「那些少女都要轉運到中東去，那邊的阿拉伯酋長以及油王主人都是些好色之徒，而且擁有鉅額美鈔。」

「哦！女人與鈔票！」儘管魏平對這種行爲痛恨已極，而他的語氣却很輕鬆。「我明白了，原來你們的事業是販賣人口。」

「不錯，所以我需要一個傑出的槍手。因爲有人和我們競爭；對方就是約克山莊酒吧間的老闆娘山本富美子。」

「一個日本女人？」

金惠姬冷笑了一聲：「哼！別以爲日本女人都是柔順如綿羊，山本富美子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女魔王，你千萬不要小看她。」

魏平也冷笑着說：「惠姬！妳也別小看了我，只要有我姓魏的在，這一場競爭，你們兄妹是贏定了。」

魏平再度來到了約克山莊的酒吧，也許是時間尚早，客人還寥寥無幾。這次却沒去大座，來到吧枱前，坐上了一張高脚櫈。

他將手提箱往吧枱上一放，向一個酒保勾勾手指。

那酒保立刻迎了過來，恭敬地問道：「先生要喝點甚麼？」

魏平冷冷地說：「我要一隻杯子。」

酒保顯然以爲自己沒有聽清楚，將頭靠近了一些，又問：「先生要喝甚麼？」

「我要一隻杯子。」魏平提高了聲音。

「只要一隻杯子！」

「唔！香檳杯。」

酒保不瞭解他的用意，臉上不禁佈滿了迷惑的神色，但他却去拿了一隻香檳杯放在魏平的面前。

魏平打開手提箱，拿出一瓶雙百牌一號香檳，揚揚手說：「開瓶器。」

酒保總算明白了他只要杯子的原因，於是和顏悅色地說：「對不起，先生！我們這裏有最好的陳年香檳……」

魏平冷冷地說：「我信任我自己帶的酒。」

「這……」酒保盡量使他的語氣緩和。「這不合我們的規定。」

魏平眼睛一掄：「甚麼規定？」

酒保不再客氣了，他似乎猜想到來人的不懷好意。頭往前一伸，一個字一個字狠狠地說：「客人不准帶酒進來。」

魏平一伸手，攫住了酒保的手臂，只是稍稍用力，那酒保的臉色立刻變了樣。魏平却微笑着說：「我告訴你拿開瓶器來。」

其餘幾個酒保正要圍攏過來，忽然後面傳來一聲輕脆的叱喝：「客人要開瓶器，你們爲甚麼不去拿？」

這一聲叱喝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準備蠢動的酒保們一個個都停止了行動，開瓶器也遞到了魏平面前。

魏平這才鬆了手。那酒保正想縮退，魏平一把又抓住了他：「打開！」

那酒保有些敢怒不敢言的樣子拿起了酒枱上的開瓶器。

「砰噓」香檳開啓的輕脆響聲總算將緊張的氣氛冲淡了一些。

魏平沒有去理會是何人出現才使緊張的情勢突然鬆弛，他只是注意從瓶口裏流出來的橙黃酒汁。

杯子倒滿，杯口洋溢着泡沫，他端起來凑到嘴邊。但是，突然出現了一隻塗着腥紅寇丹的手壓着他的手腕，使他手上的酒杯又回到枱面上。

「年輕的中國人！你很有個性。」聲如銀鈴般柔和動聽，隨着話聲，一股幽幽的香氣也鑽進了魏平的鼻孔。

他抬起頭來看，面前站立了一個絕色的美人。這「絕色」兩個字用得一些也不誇張，最少你無法說出她有那一處生得不好。

魏平當然知道她是誰，但他想不到她會如此年輕貌美，更想不到這樣一個柔美的女人竟是金照東兄妹的尅星。

那隻潔白修長的手仍壓在他的腕上，他瞥了一眼，緩緩轉動手掌，反將那隻手捏住，語氣輕柔地說：「你喜歡有個性的人嗎？」

她沒有挪動被握住的手，但臉上的笑容却突然消失，話聲像是從一個冰箱中傳出來那樣陰沉：「你也很大膽！」

從對方表情急遽的變幻看來，魏平突然發覺對方畢竟是一個黑社會中的女魔，立刻提高了警惕。

警惕之意只是在他心裏，臉上仍是笑意盎然地說：「握一個侍

酒女郎的手也算大膽麼？」

「本店的侍酒女郎從不站在櫃枱裏面。」

「那就是失禮了。」魏平笑着將手鬆開。

「你不會不知道我是誰吧？」她眼睛中射出詭譎的光芒：「張善臣在我面前提過你，我想他應該在你面前提過我。」

「啊……」魏平像是突然想起似地拍了拍額頭。「妳是這裏的老闆娘對吧！失敬，失敬！」

「我很欣賞你的表情。」她似乎非笑地說。

「我同樣欣賞……」魏平故意將話頓住，將她端詳了一陣才說：「張善臣先生竟會用妳來作賭注，這倒提高了我的興趣。」

她冷冷地說：「你的興趣實在很多，包括你帶酒進來吧！」

「如果妳認爲這樣做有損貴店的收益，我會考慮……」

「不，我歡迎你自己帶酒來。不過，我應該事先告訴你，杯子的出租費用，是一瓶香檳價錢的雙倍。」

魏平臉上濃郁的笑容突然凍住，對方的辭色是如此的厲害，他眞不知道這台戲該如何演下去。

就在他一楞之際，對方已經掉頭走了。

魏平連忙叫住她：「老闆娘請等一下！」

「不用我親自在這裏照拂這位貴客吧？」

魏平嬉皮笑臉地說：「嘿嘿！我感到稱呼妳老闆娘似乎不太合適，我應該稱妳山本女士呢？還是富美子小姐？」

山本富美子的臉色幾乎在一瞬間起了十幾種變化，清澄的眸子也射出了惡毒的光芒，聲音像急矢那樣利削：「金照東兄妹談過我了？」

魏平知道自己失言了，張善臣不曾提過她的名字，當然自己是從金照東兄妹那裏聽來的。

這事看起來好像並不重要，但從對方神色和語氣當中可以看出來，她對這件事情却看得相當嚴重。一時他無法開口，過了許久，他才含糊地說：「一個名女人的姓名是很容易打聽的，尤其像妳這種名女人。」

山本富美子冷笑着說：「你的言辭很油滑，但你的表情却不夠老練，尤其你那雙眼睛不善於掩飾秘密。中國人！金照東兄妹花多少代價教你爲他們賣命？」

魏平聳聳肩說：「我的命不會那樣値錢。」

山本富美子突然吃吃輕笑起來，那笑容使人忘記了她方才那種令人心寒的冷峻。

魏平也趁機笑着說：「妳笑的時候，實在美麗得多。」

「年輕的中國人！你只打聽了我的名字，其它你却一無所知。」

「能告訴我麼？」

「希望不要嚇着你，龍城最可怕的不是張善臣的神槍，而是我山本富美子的笑容。聽清楚了吧！」

魏平心裏打了個冷顫，但他表面上却依舊神態自若地說：「我承認妳這句話，當妳笑的時候，我幾乎忘記了身在何處。」

「我可以告訴你，身在死亡邊緣。」

「但不知是那一種死，如果是愉快地死……」

「沒有你選擇的餘地。」

魏平的神態却更爲輕鬆了，笑容可掬地說：「如果妳肯發慈悲讓我選擇死的途徑，我寧願死在妳的笑容之下，而不願死在張善臣的槍下。」

「那你將死得更痛苦。」

「我寧願！」魏平說着閉起了眼睛，一副引頸待戮的神態。

山本富美子對眼前這個蠻不在乎的中國人似乎已產生了一種矛盾的心情，既可恨又可愛，甚至也可怕。

她用手指頭蘸了點杯中的酒汁，彈酒在他臉上：「睜開眼來。」

「欣賞妳的美麗？」魏平睜開了眼。

「接受你死亡的笑容。」

「我倒不覺得妳的笑容能令人死亡，不過却能令我迷醉。」

山本富美子的神態突然又緩和了一些，就像一頭獵犬抓住了一頭白兔，突然因牠那潔白晶瑩的毛色不忍下口似的。語氣也極爲柔和地說：「說說你到龍城來的眞正目的吧！」

「想和妳交朋友！」

「噢！那倒是萬分榮幸，帶了禮物來嗎？」

「不但有，而且很貴重。」

山本富美子將手一伸：「拿來！」

「在這裏不能交給妳。」

「那麼，要上那兒去？」

「妳的香閨。」

「你的勇氣不小！」她目光冷冷地盯住他。

「這裏的土質不錯，是埋骨的好所在。」

「好！」山本富美子狠狠地點了點頭，轉身向旁邊一個酒保揮了揮手道：「帶他進來。」

一分鐘後，魏平來到了山本富美子的辦公室。

室內只有他們兩個人，山本富美子坐在一張大型寫字枱後面的安樂椅上，魏平坐在她對面。

雖然是男女兩人相處於斗室之中，但却嗅不到一絲浪漫氣息。相反地，這屋裏却籠罩着一片緊張的氣氛。

「你的禮物呢？」她冷冷地問。

「我不知道妳是否懷疑禮物的價值。」

「我自信有鑑定的能力。」

「妳願意先猜猜是甚麼嗎？」

「我想可能是你的性命。」

「妳很會說嚇唬人的話。」魏平突然臉色正經地說：「我帶來了一個對妳非常重要的消息。」

山本富美子的神情微變，但隨又放鬆下來，語氣淡然地說：「說吧！」

「警方在注意你們的買賣。」

「買賣？甚麼買賣？」

「我怎麼知道呢？」魏平輕鬆地聳聳肩。

山本富美子臉色沉重地沉吟了一陣，冷冷地問：「你究竟代表誰？」

「代表我自己。」

「你！你算甚麼？」

「趁火打劫者。」

綁架少女　販賣中東

「你說明白一點吧！」

「妳的買賣幹得不錯，我想揩點油撈一票。」

「就憑你這幾句話？」

「當然不會這樣簡單，我會交代一個來龍去脈的。」

「我倒要聽聽你的說法。」

「我自然要說的，不過，我得先打聲招呼，聽完後冷靜一點！我既然敢到龍城來，就自然有我的安排，只要我二十四小時沒有消息，我的朋友會立刻將我預先寫好的報告書寄交警方。」

「不要虛聲恫嚇，你先說說，我幹的是甚麼買賣？」

魏平一字一字低沉而有力地說：「販賣少女。」

山本富美子一雙宛若星光的眸子，突然變成了兩道綠油油的鬼火，從魏平臉上掃過一遍，然後語氣沉靜地說：「你的話有些驚人！你能說出你的根據麼？」

「半年來，東南亞各地區，發生了一百多件少女失踪案件，唯獨龍城一地沒有發生過，這不奇怪麼？」

「依你的想像，綁架少女的集團是在龍城，是嗎？」

「這是第一步假定。」

「嗯！就算你的假定成立吧！可是龍城地區廣大，而你却單單跑到這裏來，你又是根據何種線索呢？」

「據我所知！這一帶是龍城最大的硫磺區。」

「我想不通硫磺和少女失踪有何關聯。」

「這還不簡單麼？少女們最理想的出處，是中東，因爲那裏多的是好色而又多金的油田主人和酋長。」

「別忘了我是在問你，硫磺和少女失踪有何關聯？」

「同樣的，硫磺最大的市場也是中東，對吧？」

「有何關聯呢？」

「便於夾帶，這還不明白？」

山本富美子笑着說：「你可能太富於幻想。」

「世界上有許多事都是由幻想成爲事實。」

「就算你的假定全部正確吧！那也不能說這件事與我有甚麼關係。」

「不錯。」魏平緩緩地點着頭。「這個地區的人口不少，可是僱用高明槍手的人，僅妳山本女士一人。按照情理說，一個從事正當商業的企業機構，是不會僱用槍手、打手之流的。」

「現在我們不必辯論少女失踪的問題，」山本富美子臉上透露出詭譎的神色。「你目的何在？」

「分一杯羹。」魏平眼光望着天花板，滿面傲然之色。

「你的話很籠統。究竟是想要錢，還是想在這兒插上一脚？」

「本人沒有領袖慾，並不想稱雄爭霸。」

「那是想要錢？」

「可以那麼說吧！」魏平模稜兩可地回答。

「要多少？」

「那得要看看你們的利潤有多少？」

「你很自負，你以爲你的假定都是正確的。其實，你根本走錯了路，龍城的治安和海岸管制都很嚴，失踪的少女運不來，更不可能運出去。」

「那妳爲甚麼給我錢？」

「因爲你不怕死。」

「只是這個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因爲你不怕死，所以我給你錢，然後你爲我賣命。」

「給妳當槍手？」

「我有槍手，我不希望一個獸欄裏，養兩頭老虎。」

「那麼你要我去幹甚麼呢？」

「去殺人。」

「殺誰？」

「金照東兄妹。如果你辦得到，我可以給你三萬美金。」

魏平哈哈地狂笑起來：「這的確是筆不小的數目，不過，我不想幹殺人的勾當。」

「如果是我，就會加以考慮。」

「那麼，我給妳三萬美金如何？」

「也是要我去殺人？」

「不錯，而且也是兩個人。」

「誰？」

「先去殺張善臣，然後再殺死妳自己。」

只因爲魏平一句逞强爭勝的話，局勢立刻大變，山本富美子霍地站起來，臉色鐵青地說：「你以爲你很幽默，對嗎？」

「我不是在說笑話。」魏平一本正經地說：「有你們兩人在，可能會擋住我的財路。」

「我和你有同樣的感想。」山本富美子緩緩地自安樂椅中站起，並且不着痕迹的後退。「你若活在世間，對我們也不太方便。」

魏平雖膽大，却也心細，他立刻感到對方這句話的危險性，不待他想妥應付之策，張善臣已經從帳幔後出現，怒目烱烱地瞪視着他。那兩道目光就像兩把鋒芒畢露的利刃。

而且，張善臣的上衣已經敞開，脅下吊掛的槍套，套蓋也已揭開，這是個槍手準備作戰的朕兆。

「中國人，亮出你的槍吧！」張善臣低沉地吼着。

魏平所以要闖到龍潭虎穴來，主要是想打探那些失踪少女的下落。他原以爲以此要脅，對方就不會蠻幹，殊不知對方根本不在乎這些。

他冷靜地思索眼前的局面，若眞的動槍，張善臣也許不是他的敵手，然而殺死了張善臣之後不但與事無補，反而還會貽害全局。因爲他前來龍城的目的，就是要營救那些失踪的少女，尤其最重要的，他的女友丁小曼也在這羣失踪少女之中。

昨夜，他在金惠姬房裏所看到的照片並無丁小曼在內。由於這個販賣少女集團分成兩個派系，丁小曼很可能是落在山本富美子的手中，這是他今晚摸進老虎窩的原因。

他猶豫着，許多複雜的問題都浮上了腦際。

他考慮許久，唯一的方法是不拔槍。於是，他搖搖頭說：「我不想同任何人比槍。」

「不行！」張善臣低吼着。「現在你說你不是槍手已經不行了，因爲我知道你身上帶得有槍。」

「那是用來自衛的，不是用來爭鬥的。」

「那麼你準備自衛吧！我要殺死你。」張善臣的右手緩緩抬起，逐漸向槍柄處移去。

「來吧！我絕不拔槍。」魏平轉過身去。他知道張善臣這種槍手絕不會使槍彈自他的背後射入。

張善臣顯然發現了魏平的詭計，不禁吼叫着說：「這算甚麼？是男人就轉過身來。」

「很抱歉，我不能聽你的。因爲我不希望槍彈從我胸前射進去。」魏平邊說邊向前跨了一步，大有就此離去的趨勢。

「站住！」張善臣低吼着，同時自槍套內緩緩拔出了槍，大拇指輕輕向左滑動着，推開保險板。

魏平既然作過戰地記者，自然受過軍事訓練，至於對槍械的了解更是如同了解自己手指關節一樣的熟悉。他方才雖只看到一寸不足的槍管，他就已知道張善臣所用的那枝槍是戰後初期的日製產品——亞克三號。

這種槍的保險機鈕在槍座底部，保險板上有一粒彈簧釘，扳動時必然會發出「卡察」一响。

但是，方才張善臣推動保險板時，只發出「絲」地一聲輕响，雖然極其輕微，但沒有逃過魏平敏銳的聽覺。

很明顯的保險板上的彈簧釘已經被張善臣拆除掉了。他爲甚麼要那樣做呢？想到這裏，魏平忽然自心底昇起一股寒意，張善臣是一個槍手，應該懂得保險彈簧對槍枝的安全性，而他却故意拆除了，難道爲了便於背後殺人嗎？

糟了！魏平心裏暗喊着。自己原來的打算，是想以黑社會人

物的姿態混進山本富美子的圈子，然後再設法打聽丁小曼的的下落。現在弄巧反拙，死亡的圈套已懸掛在眼前。

儘管魏平發覺自己正面臨死亡，而他却依然紋風不動的站着，此時此境，唯有冷靜才能自救。一方面可於冷靜中求得制敵之法，同時也可以給予敵人一種心理上的壓迫。

若以張善臣粗獷的性格來說，他那隻蠢動的食指早該壓動槍機了。但他畢竟是一個槍手，而且是一個倨傲的槍手，使他有了等待的習慣。

「轉過身來！」張善臣叱喝着。

「不！」魏平冷靜地說：「我要看看你站在敵人背後發槍，如何能射中敵人的右眼。」

張善臣冷笑着說：「你以爲我站在你背後就不能發槍？我雖然不使槍彈自你右眼射入，却能使槍彈自你右眼穿出。」

魏平又面臨難題了，不轉身似乎是唯一倖存的辦法，但是，這個辦法已經不生效。僵持下去，只要山本富美子一聲催促，自己的腦袋勢必洞穿，右眼球也會被槍彈轟出，他確信張善臣有這種本領。

「那麽，你爲甚麼堅持要我轉身呢？」他試探着問。

「嘿嘿！」張善臣乾笑一聲。「我要看看一個槍手在面臨死亡威脅時，會有甚麼表情。」

「哈哈……」魏平豪放地大笑。「死亡對我不起威脅作用，因爲我見過太多，而且上過戰場，闖過槍林彈雨，我絕不會怕死。」

「你當過兵？」

「沒有，只是作過戰地新聞記者。」

「你？」張善臣的語氣大有改變。「你是不是在韓國戰場上作過戰地記者？」

山本富美子似乎已經不耐煩了，低喝着說：「張善臣！快動手呀！」

她的話，無異是一道催命符，魏平不由心頭一緊。但是，他似乎已從張善臣方才那種顫動而又驚詫的語氣中瞭解了一些張善臣的心情，對方至少已不急迫地想殺死面前這個中國人。

魏平靜等事態的變化，他此時只有保持緘默。說話過於軟弱並非他所願；過於刺激則無異自招殺身之禍。

張善臣並未理會山本富美子的話，又沉聲說：「我希望你回答我的話，否則你會後悔。」

魏平故意作不懂問道：「你要我回答甚麼？」

「告訴我，你是否在韓國戰場上作過戰地記者，代表那一個新聞機構？」

「我不想提起過去。」

「爲甚麼？」

「提起過去，我是一種恥辱。」

「恥辱？」張善臣楞了一楞，才又接着問：「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成爲一個戰地記者必定受過良好的教養，如今竟然淪落黑道，靠爲非作歹來討生活，這不是莫大的恥辱嗎？」

「轉過來讓我看看你。」張善臣的語氣已然非常激動。

「不！我絕不給予你開槍的機會。」

「轉過來！」張善臣竟然將槍放回了槍套，「我絕不會開槍。」

山本富美子見張善臣收起了槍，不禁又怒又駭，大叫道：「張善臣！你忘記你是誰請的槍手？」

「我知道，」張善臣連頭也沒有回轉，語氣淡淡地說：「做槍手並不一定聽命去殺任何一人。」

「你……」山本富美子氣得說不出話來。

張善臣雖然目下在一女人手下做事，倒還沒有吃軟飯的那種畏縮像。他根本未去理會她的話，只是向魏平說：「中國人！轉過身來。」

魏平知道危險局面已經過去，於是緩緩轉過身子。

張善臣雙目凝視在他臉上，一動也不動。似乎在記憶中，捕捉一些印象；但他腦海裏却是一片空白。他的嘴唇動了一陣，才囁嚅地問道：「你方才那些話是有所暗示嗎？」

魏平搖了搖頭說：「我已記不得方才說了些甚麼。」

張善臣吁了一口長氣，像是失望，也像是重負甫釋的輕鬆。沉默了一陣，顯得乏力地擺擺手說：「你可以走了！」

魏平有些迷惑了，從對方的神情看來，張善臣並沒有認出自己就是當年在韓國戰場上救過他一命的同行。那麽，又何以突然放他走呢？

他雖然迷惑，却不想立刻找到答案，祇是冷冷地看了站在一旁的山本富美子一眼，大步向室外走去。

張善臣突然又叫住他：「站住！」

「反悔了？」

「哼！」張善臣再度恢復了傲然的神色。「你該問問我爲甚麼會放你。」

「你放我？」魏平故意流露出不屑的神色。

「當然。不管你拔槍與否，祇要我存下殺你之心，那你就準死無疑。」

「如此說來你是不存心殺我了？」

「到現在爲止，我仍有殺你之心。」

「那我就不明白了。」

「我祇是看在一個中國朋友的份上。」

「我不懂你的意思？」魏平連連地搖着頭。

「十三年前一個漆黑的風雪之夜，一個中國大孩子曾經救我一命，一直到今天我仍想着這件事，我這個人有仇必報，有恩也不忘，可是我一直無法再遇到他，也找不到他的下落。今天放你一次，算是報了他的恩。」

「那麽，我該感謝誰呢？」

「感謝你的運氣。」

「這倒很有意思！」魏平輕笑着聳了聳肩。

「不過我要告訴你！」張善臣的臉色復又陰沉起來。「除非你出門後立刻離開此地，否則，龍城仍是你的埋骨地。」

「說得如此斷絕？」

「哼！」張善臣點了點頭。「祇要你在我的槍枝射程之內，不管你拔不拔槍，我都要殺你。」

「噢，如此說來，我祇有一走了之啦。」

「這是最聰明的辦法。」

「如果我當眞一走了之，那我就太笨了。」

「除非你笨得連命都不要！」

「在我來說，命不値甚麼，錢却太重要。我化了不少旅費來此地，目的是想撈一票，現在敎我白貼旅費，空手而回，我不幹。」

「很對！」說話的是山本富美子，她臉上的陰霾已經一掃而空，眉開眼笑地向魏平走了過來。

魏平感到十分意外，怔怔地望着她。

「我很欣賞你的貪、狠！我們可以談談。」她說。

「談談？」魏平的確不了解這兩個字的眞實意義。

「談談我的事業，再談談我們



張善臣突然又舉槍叫魏平：「站住……」

該怎麼樣合作。」

「富美子！」張善臣低吼着，顯示他對山本富美子的言行大感意外，同時想加以阻止。

山本富美子似乎有意給他難堪，冷冷地說：「張先生！你是拿薪水的人，該稱我老闆娘！」

張善臣的臉孔立刻脹得血紅，額上青筋暴露。他雖然是山本富美子僱請的槍手，實際上已是她的情夫。而且，山本富美子從來不曾使他這樣難堪過。他怔了半晌，還是將這口氣忍下，急促地說：「妳不能和他談，他……」

「怎麼樣？」山本富美子冷冷地翻着白眼。

「他是個危險人物。」

「愈是危險人物才越有獨立精神，絕不會像你這樣沒有一點男子氣概！」她竟然親熱地挽着魏平的胳臂。「走，我們到臥房去好好談談。」

魏平立刻明白了山本富美子的狡計，她不過是想激起張善臣的嫉妒，使他忿而拔槍殺人。

回頭看，張善臣果然是目佈血絲，臉上煞氣昇騰。他心中一凜，立即將山本富美子的手臂甩開，冷笑道：「山本女士！你好陰險！」

「咦！這是甚麼話？」

「哼！」魏平連聲冷笑說：「妳根本毫無誠意！妳祇不過想惹起張先生的妬火好出槍殺死我！」

「哈哈……」山本富美子狂笑起來：「你放心！即使我和你在床上睡覺，他也不會嫉妒，因為他缺乏完整的男子氣概！走！到我臥房裏去，那裏的情調不錯，我想我們一定會合作得很好。」

張善臣臉上的表情起了急遽的變化。最後，他的神色變得出奇的冷靜，一聳肩頭，冷笑着說：「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拔槍殺的應該是妳！可惜他是我的敵人。不過我告訴妳！我不會中妳的計。」

山本富美子臉上笑容更濃了，一把拉住魏平的手說：「你不至於害怕了吧！走！表現點男兒氣概，陪我到臥室去，那裏有美酒，有舒適的……」

「去吧！」張善臣重重地拍拍魏平的肩頭。「在你未離開這間酒吧以前，我絕不對你拔槍相向。老闆娘的招待無微不至，你可以細加品嚐。同時，我可以告訴你一聲，老闆娘並不屬於我一個人的，因為她不是我的太太。」

說完後揚長而去。

魏平不禁楞住了，他想不到一個職業槍手的性格竟是如此令人難測。

山本富美子臉色發白地呆立着，魏平洞穿了她的狡計已使她感到意外，張善臣的言行更使她想像不到。她駭異，氣惱，忿恨……

魏平譏笑着說：「現在還需要談嗎？」

山本富美子突又嬌媚地笑了起來：「當然要談！我突然發覺張善臣對我沒有大用，他除了狠勇之外，一無所長。而你不但狠勇有餘，而且頭腦靈活，反應快，最主要的，你會比他有感情……」

她的聲音柔和，情態嬌媚很容易使男人動心。

然而魏平却不為所動，不過他表面上仍然裝着心動的樣子說：「這話教人聽來太舒服，不過，當心錯估了我。」

「我信賴我的眼睛。」

「別忘了張善臣說我是個危險人物。」

「你的確是個危險人物！不過你也是最好的合夥人。」

「妳有把握？」

「你那股貪婪神色十足表示我們是同路人。」

「妳是說我也幹的販賣人口。」

「行業也許不同，不過我們所取的都是不義之財。」

「哈哈……」魏平放肆地狂笑。「這一點妳倒是看對了。不過，妳願意分出一點不義之財嗎？」

「當然願意！」山本富美子欣然地點頭說：「不過，你要有所貢獻。走！我們到臥室裏去。」

山本富美子的臥室陳設華麗已極，完全西化，圓形的沙發床，巨型的梳粧枱，房間四面都嵌鑲着鏡子。

魏平在軟椅上坐下，山本富美子則打開酒櫃，側過頭問他：「想喝點甚麼？」

「妳是那樣健忘嗎？」魏平俏皮地說：「雙百牌一號香檳。如果妳這裏缺貨，我放在外間那隻手提箱裏還有。」

「放心！」山本富美子嬌媚地笑着說：「我這裏有最好的美酒和……」

魏平很快地接下去說：「和全世界最漂亮的日本女人。」

「你很會奉承人！」

「有人說，當女人聽了奉承話

之後，她們渾身的骨節都會鬆散……」

「那就便於你們男人行事，對吧？」

「嘿嘿！」魏平不懷好意地笑着。「最少不會遭遇反抗。不過，我個人却不喜歡渾身鬆散的女人，那不大夠勁！」

「你太貪！」山本富美子拋給他一個嬌媚蝕骨的笑容，端了酒過來遞給他。「凡事你都想兩全其美。」

魏平接過杯子，一口氣喝了半杯，咂咂嘴說：「美酒！笑語……這是在故作輕鬆吧！山本女士！我們不該談談正事？」

「好！」山本富美子放下美酒，在他身邊坐下，臉色正經地說：「我先要弄清楚你和金照東兄妹的關係。」

魏平拉開西服上衣，顯露了脅下的槍，簡短地說：「槍手。」

「張善臣倒沒有看錯！」

「他畢竟是一個槍手。」

「既是槍手，方才為何不拔槍？」

「懶得動手！」

「這不成理由！」

「妳說呢？」魏平試探地反問。

兩邊受聘　牽制雙方

「哦？那麼，你是因為……」

「我的目的是找財路，不是為拚命而來。」

「你很冒險！」

「人生本來就是一連串大小不同的冒險。」

「如果張善臣方才聽命開槍呢？你豈不死得寃枉？」

「我知道他不會。」

「你這樣有把握？」

「談不上把握，賭博沒有穩贏的。」

山本富美子突然將話鋒一轉：「我們不談這些……咳！你既然已受聘為金照東兄妹的槍手，又再來找我，這是甚麼用意？」

「因為我發覺他們兄妹難有作為。」

這又是一句奉承話，聽在山本富美子耳裏更是舒服，兩隻明亮的大眼竟然笑成了一條細綫。

「有張善臣我已足以稱霸，現在……」她故意一頓，眼睛瞧着他。「……有了你，那更是前途遠大。不過，你無法使我完全信賴。」

「請問芳齡？」魏平突然問了一句。

山本富美子不免楞了一下，神情不悅地說：「問女人的年齡是一件不禮貌的事。」

「對不起，務必請妳回答。」

山本富美子又笑了，偏着頭問道：「你喜歡那種年齡的女人？」

「妳這種年齡的女人。」

「那又何必問？」

「務必請回答。」魏平似很堅持。

「你太殘忍。」

「我不明白妳說這句話的意思。」

「過了三十歲的女人都會自覺悲哀，而你却偏要她們去承受事實。」

「我抱歉。」

「我已經三十一歲。」山本富美子冷冷地說：「還要我招供甚麼？」

「不必！」魏平從軟椅上站了起來。「我並不關心妳身上殘留了多少青春。我祇關心妳的年齡，妳活了三十一個年頭，將有足夠的智慧和閱歷來判斷任何一件事情。」

「我……」山本富美子對他的話顯然聽得有些莫名其妙。

「妳方才說，對我無法完全信賴。妳不是孩子，妳是一個成熟的婦人，而且是一個在黑社會中廝混多年的首領人物。我想妳不至於輕易受騙，我也沒有這種膽量。」

「哦！」她張臂向他走過去。「你眞會逗人。來！抱我！」

魏平晃身轉開，冷冷地說：「對不起！我從來不和敵人擁抱。」

「不！」山本富美子激動地奔過去摟住他。「我們不是敵人，我完完全全地信賴你。」

魏平從壁鏡中看到了自己得意的笑容，不過也滲雜了一點羞慚的成份，因為他這第一回合是以煽情手法獲勝的。

* * *

凌晨三時，魏平踏着輕鬆的步伐，懷着滿意的心情，離開了約克山莊。

在每一次喘息之餘，在每一聲輕呼嬌喚中，山本富美子說出一切。在這一段時間裏，魏平最感疲累的是他那兩隻耳朵。

在龍城經手「少女出口」的是一個很有實力的硫磺礦主，在中東孟特蘭主辦進口的也是一個硫磺進口商人。

但是，收集貨色，保護安

全，以及運輸等實際事務却落在黑社會人物手裏。他們等於是眞正的老闆，不過幕後多了個投資人而已。

這件事看起來很簡單，其實並不容易，首先要和東南亞各地區的黑社會組織取得聯繫。由他們在各地收集對象，然後分別將「貨色」資料寄送龍城總部。總部將「貨色」按年齡、姿色分等、議價，再寄交買方的經手人。

決定成交後，各地的「貨色」由海上分別集中，在指定海域等待。總部裝運硫磺的海輪前往會合，點收「貨色」。然後，將「貨色」分別匿裝於貨箱底部的夾層內，偸運進中東地區。

當然，那些「貨色」早經注射特殊藥劑，在昏睡狀況下聽任擺佈，等她們甦醒時，她們已成爲那些大油田主人，或阿拉伯富有酋長的妾侍了。

所有經手人，無一不是置身於黑社會的，交易進行的地點又是在目無法紀的海上，自然是危機四伏，因此槍手是每一組織中不可缺少的人材。

儘管這些消息多少有些使魏平失望，但他仍感滿意，那些失踪少女雖然不在龍城，可是他已先一步上了賊船，她們遲早是要來的。

他今晚沒有强索「貨色」的資料察看丁小曼的下落，因爲山本富美子除了在極度歡娛的狀況下之外，她是非常精明而冷靜的。

他向置放機車的地方走去，忽然暗中一道黑影閃出來擋住了他。那人是張善臣，在黯淡的星光下，可以看得出他嘴角上掛着陰冷的笑意：「魏先生！希望你儘速離開龍城。」

「很抱歉！我不能扔下你這個同事。」

「你說甚麼？」張善臣的語氣很吃驚。

「我已經答應了山本女士的聘僱。」

「噢！你要頂替我的職位？」

「不！你仍是龍城第一槍手，我祇是協助山本女士做買賣。」

「哼！第一槍手這名號是誰封的？」

「至少你自己這樣認爲。」

「現在不同，因爲你已在這裏出現。」

「將來會有機會比較，因爲我仍是金照東的槍手。」

「甚麼！你同時爲兩邊？」

「別驚奇！張先生！」魏平貼過身去，壓低了聲音說：「所以你祇能做槍手，而不能做軍師。我仍週旋於金照東左右，會對我們有幫助。」

「你騙誰？」張善臣低吼着：「金照東不是傻瓜！」

「不錯，他不是傻瓜，可是我比他更聰明。」

「哼！你將死得更快。」

「你該保護我，若讓我死在金照東兄妹手裏，對你將是一種損失。」

「我不懂你的意思。」

「因爲你將失去一次觀摩槍枝的機會。」

「哼！你有勇氣和我比槍？」

「也許有一天我會有勇氣拔槍的，不過，我要先請求你一件事，別射我的右眼。地下沒有電燈，一隻眼睛也許看不清路。」

張善臣的牙齒咬得咯咯發響，可以想見他的憤怒。他一字一字用力地說：「對你發槍射擊時我會改變習慣，因爲我首先要用槍彈敲碎你滿口的伶牙利齒，然後再射斷你那根巧舌。」

魏平聳了聳肩，佻皮地說：「我想我該去準備一副避彈口罩。」

張善臣悶聲不響。當魏平從張善臣身邊走過時，他故意用臂肘去碰碰他，語氣戲謔地說：「方才我在山本女士的臥室裏呆得很久，但願沒有侵害你的權益，也希望並未使你氣惱。」

張善臣並未被激怒，祇是冷笑着說：「她是屬於大衆的，並非屬於我專有。任何人都可以向一隻設置在公共場合的痰盂裏面吐口痰。」

對方的反應頗使魏平感到意外，他粗獷，並不浮躁，也不會輕易被激怒，性格近乎冷酷。一個槍手具備這種性格，大大地增高了可怕性。

* * *

魏平回到綠園時，年輕標悍的唐飛已在門前迎候他，語氣急促地說：「金小姐在等你，還有一位從香港來的客人。」

香港來的客人？魏平心中一動，這是送「貨色」的人所派出來的代表麼？

酒店接待室的大房中，燈光明亮，魏平走過去在門上輕彈了幾下。祇聽金惠姬在裏面問道：「是誰？」

「魏平！」他低聲回答。

金惠姬很快地開門讓他進去，魏平發現接待室裏坐着一個衣着樸實的女人。她臉上戴着一

副寬大的墨鏡，祇能看到她那小巧的鼻子和微噘的嘴唇。她體態苗條，膚色白嫩，魏平判斷她絕不會超過二十五歲。

金惠姬爲他們介紹。

「這位是從香港來的沈依小姐，這位是魏平先生。」

「聽說魏先生也是香港來的。」沈依說的是一口標準廣東話。

魏平點點頭，默然在她身旁坐下。

金惠姬目光盯在他的臉上，似乎在察看何處有女人的唇印，良久方說：「魏平！你表現的機會來了。」

「噢！」他攤了攤手。「怎麼回事呢？」

金惠姬望了沈依一眼，彷彿在示意她說話，後者沉吟了一陣才開口說：「魏先生！聽說金小姐很器重你？」

「是吧！」魏平含糊地回答。

「在我來說，也很喜歡和你合作。」沈依的聲音很沉靜。「因爲你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來的。」

「眞的喜歡麼？」魏平臉上浮現令人惱火的笑容。

「魏先生，在談工作的時候，我希望彼此能莊重點。」沈依突然沉下臉。

「沈小姐！」魏平以同樣的語氣說：「在談工作的時候，我希望大家注重禮貌，妳應該將墨鏡摘下來。」

沈依楞了一下，但終於摘下臉上的墨鏡。

當沈依摘下臉上的墨鏡以後，魏平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金小姐！妳對沈依小姐也許還沒有我認識得清楚，該我來爲你介紹。沈小姐就是東南亞聞名的舞后露露小姐。」

沈依大大地吃了一驚：「你認識我？」

「當妳表演時，臉上塗滿濃厚的油彩，所以方才見面之初，一時還很難認出妳來。可是……」魏平突地將沈依的旗袍下擺撩起一角。「……妳腿上這塊紅色小疤却非常顯眼……」

「你胡扯！」沈依有些愠怒，雙手用力按住旗袍下擺。「我表演時都是穿着黑色襪子……」

「是的，妳懂得掩飾妳的缺陷。」魏平帶着一絲嘲弄的神色。「可是，我在妳的化裝間見過妳在卸裝……」

「胡說！我卸裝的時候從不會客！」

「可是妳對不速之客却無法阻擋。如果我記得不錯，妳所用的胸罩是有名的『芳登』牌……」

「你……」沈依像是不勝駭異。

魏平接着說下去：「淡紅的，鈕扣在胸前的那一種……」

「噢！」沈依失聲叫出來。「我想起來了，你就是那個……」

「槍手，是不是？」

「不！你是南華新聞娛樂版的記者，對吧？」

「我想是的。」

「你是來找曼曼的，結果闖進我的化裝間。」

「妳是記憶不壞，不過，我並不認識曼曼。」

「丁小曼呀！」

「啊！」魏平這一口氣吸得很長，但他並沒有表露出他對丁小曼失踪的事是如何地憂慮，祇是淡淡地說：「我應該想到曼曼就是她。」

「有一件事情很巧。」沈依眼睛裏有一股詭譎的神采。

金惠姬插口問道：「甚麼巧事？」

沈依慢條斯理地說：「曼曼小姐離開了香港。這不算是一件巧事麼？」

魏平心裏一動，聽口氣沈依似乎知道丁小曼的下落。楞了一楞，毫不動聲色地問道：「她離開香港了？我不知道呀！」

「還有更巧的事，」沈依的語氣忽然冷峻起來。「魏先生先一步來龍城，而曼曼小姐也正在前來龍城的途中。」

「她也要到龍城來？」魏平已經開始流露驚色了。

「不知道你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沈依說完後冷冷地望着他。

「這話是甚麼意思？」

「那麼，讓我揭開謎底吧！」沈依說着站了起來，踱到魏平的面前。「曼曼小姐和我是同行，不過她是和山本富美子合作的。而你却是我們的槍手，將要和曼曼作對，不知眞是巧合呢？還是巧妙的安排？」

沈依臉上透露着猜疑詭譎的神色，金惠姬除了有沈依相同的表情外，還增添了幾分驚惶。

魏平並沒有去注意她們已經對他動疑，意外的消息使他無法承受。丁小曼並非失踪，她是帶着她的「貨色」遠行異域，她更不是一家夜總會的後台管理人，而是一個黑社會組織的首腦。

「她？」他喃喃地說了一個字就楞在那裏，自己是多麼愚昧可笑，千里迢迢甘冒危險不知是爲甚麼？

儘管魏平木然無聲地呆立着，而沈依却沒有放過他，目光盯着他，聲音像一個審訊人犯的法官：「魏先生！我看出你非常意外，是因爲我一語道破了秘密？還是想不到曼曼小姐所從事的勾當？」

「我……我想不到。」

「想不到甚麼呢？」

魏平猛地抬起了頭，目光注視着她，像一頭受傷的野獸注視獵人的槍管，帶着憤恨怨懟的神色，吼叫着：「妳們不信任我？」

「請你表白。」沈依冷冷地說。

金惠姬也沉聲說：「魏平！大家都在玩命，希望你不要做傻事。」

「玩命！」魏平心裏不禁發出一聲暗笑。自己是爲找尋丁小曼而來，既然她不是被人綁架，現在似乎該抽身而退了。可是……

可是那些無辜的少女們呢？

在自己身邊環繞的這批危害人羣的殘渣呢？

自己所受的欺騙，以及……

一切的一切，不禁使他怒火昇騰，牙齒咬得咯咯作響，沉聲說：「我應該明白，不過希望妳們不要失望。」

「哦？」金惠姬低呼了一聲。

沈依向她打了一個眼色制止她再說甚麼，然後向魏平冷冷地說：「你很坦白，說吧！是友是敵弄清楚。」

「我不是妳們的友人。」魏平直截了當地說。

「甚麼？你……」金惠姬又一次失聲驚呼。

沈依瞪了她一眼：「讓他說完。」

魏平轉過臉去，沉聲說：「雖然我不是妳們的朋友，但我却站在妳們一邊，因爲我要對付丁小曼，她玩弄了我的感情，我不會讓她逍遙自在。」

魏平的話使她們大感意外，兩人相對一視，接着臉上浮現了滿意的笑容。沈依走過去扳着魏平的肩頭說：「我很欣賞你這種男性……」

魏平却無情地將她的手推開，冷冷地吼道：「妳不配！」

沈依往後退一步，臉色非常難看，是羞、忿怒的綜合。但祇一瞬間她臉上又恢復了怡然的笑容：「你很傲！我們可以合作。」

「我不想跟任何人合作。」

「哼！」沈依走到他的面前。「別傲過了頭，如果我現在將你辭退，你就無法和曼曼小姐見面，那麼你的計劃就不能實現。」

「我有把握妳們不會辭退我，因爲我對妳們有用。」

沈依點點頭說：「你說得對！但這樣做就算是合作，你去對付曼曼，對我們有利，我們則在各方面支援你，使你能夠出一口氣。事成後，我們照樣送你一份優厚的酬金。這你該不會反對吧？」

「酬金拒收。」魏平斷然搖頭。

金惠姬插口說：「別說得那樣好聽，事實上酬金你已收過了。」

「我拿過妳們的錢？」

「我！」金惠姬指着自己的鼻尖說：「你已經享受過了，美人無價，這也算是一種酬勞，你不能否認。」

「哈哈……」魏平狂笑起來，意外地轉變，以及他對丁小曼的失望及忿恨，使他情緒遽變，不克自制。「這倒是一種原始的酬勞方式。我接受，我接受！如果沈依小姐妳也……」

沈依冷峻地喝阻他：「別太貪！保存一點精力吧！」這句話像盆冷水潑在魏平的頭上，使他心靈頓時清澄。他冷靜地想着自己的言行是多麼的愚昧。突然另一個意念在他腦際閃過──那些待救的失踪少女們。

事到如今，他已經不能後退了，大無畏的精神鼓舞着他。不爲私恨也不爲私情，但他要救那羣可憐的少女們。

他在室內踱了幾個來回，才冷靜地說：「很抱歉，我有些失態。」

「是因爲曼曼小姐欺騙了你？」沈依冷笑問。

「沈小姐，不必再刺激我，我已下定決心要和她鬥一鬥，她裝得太像一個淑女，其實她是一個萬惡的女……」

沈依冷笑着截住他的話：「別罵下去！因爲我們和她是同行。」

「至少妳們沒有僞裝淑女。」

「你的話很動聽。」沈依抿唇沉思了一陣。「馬上將有行動，今晚我很想和你同居一室……」

「對不起！我要節省精力。」

「魏先生，你也許會錯意了。旅途勞頓，我缺乏那樣好的興緻，我有事要和你談談。」

「爲甚麼不能當金小姐的面？」魏平趁機會想挑撥她們兩人。

誰知金惠姬却笑笑說：「魏平，我不會介意。沈小姐和你要談的是關於海上的問題，那不屬於我的責任範圍，我不想知道。」

「妳很大方！」魏平仍然在激她，「孤男寡女共處一室，倘若情緒好，有了甚麼……嘿嘿！那也不屬於我的工作範圍，我不受約束，希望妳到時不要亂發脾氣，招呼打在前面。」

「魏平！」金惠姬咯咯嬌笑起來。「我應該再爲你介紹得詳細一點，沈小姐也可以說是我的嫂子。你總不會要了老闆的妹妹，又要老闆娘吧？」

魏平長長地吸了口氣，苦笑着搖了搖頭，最近幾個小時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都太使人感到意外了。

最令他感到意外而震撼的是，丁小曼竟然是一朵多刺玫瑰。

龍城秋天的氣候良好，白天有和煦的陽光，夜晚則是滿天星斗，通常保持着攝氏二十度左右的氣溫。

魏平的室內無燈，庭園的燈光透過窗櫺射進屋內，照清了他和沈依的臉孔，兩人的臉上都沒有笑容。

黯淡朦朧的光線很有些旖旎情調，但他們兩人並沒有去享受它，祇因爲他們都有着沉重的心事。

「魏平！」沈依直呼他的名字。「你能說說當你見到丁小曼時將怎樣去對付她嗎？」

「破壞她的交易。」

「祇是這樣？可想殺死她？」

「不！」魏平搖搖頭。「有法律制裁她。」

「法律！法律何價？」沈依怪聲怪氣地說，「你將她交給誰？龍城，香港？你握有她的犯罪證據嗎？」

魏平立刻被問住了，楞了一陣才反問道：「依妳呢？」

「如果是我，我會殺死她。」

「我不願殺人。」

「那就設法將她誘到陸地上來！香港，或者龍城。」

「妳說得太簡單。」

「你認爲不可能？」

「或許可能，不過……」

「世上沒有絕對有把握的事，可能與否在於你的智慧，用槍是不得已手段，高明的該用智慧。」

魏平沉吟了一陣說：「即使能將她誘到陸地上來吧，可是她手裏的『貨色』……」

他嘴裏說的是「貨色」，其實，他關心的是那批失踪少女的命運。現在他眞正的目的已不在於對付丁小曼，而是拯救那批少女。

證實女友　黑道魔頭

「這不用你管，『貨色』我有辦法控制。」沈依很有把握地說。

魏平暗暗咬了咬牙，心想：那些可憐的少女落入妳手等於落在丁小曼手中一樣，那並非自己所願。而他嘴裏却說：「這是鼓勵我去對付丁小曼的眞正目的吧？」

「不完全是。」

「噢！眞正的目的能說出來聽聽嗎？」

「想幫幫你。」

「幫我！」

「幫你出一口氣。」

「很動聽。」

「的確，」沈依語氣認眞地說，「你的性格很可愛，所以我樂於幫你，當然幫你也使我獲利。」

「姓魏的艷福不淺，」魏平以嘲弄的語氣說：「老闆的妹妹覺得我很可愛，現在老闆娘也……」

「我不能算老闆娘。」沈依冷冷地說。

「可是，惠姬說妳是她的嫂子。」

「她言過其實。」

「是怎麼回事呢？」

「金照東赴港和我接洽的時候，我招待了他幾天。」

「以妳的肉身招待？」

「我承認，不過希望你用含蓄一點的字眼。」

「不要注意我的字眼，妳招待客人時，倒是該用含蓄一點的方式。我不懂妳爲甚麼要那樣做？」

「你好像在爲我惋惜？」

「爲我自己惋惜！」

「怪事？」沈依喃喃地搖搖頭。

「如果妳不曾招待過金照東，此時我也許有些食慾。」

「缺乏胃口對你是件好事！」

「是吧！呃……妳這樣殷勤招待他是爲甚麼呢？是爲了省一筆開支，還是爲了表明妳與他合作的誠意？」

「和金照東用他妹妹招待你一樣，用意在拉攏情感，達到目的。」

「達到目的以後，妳可以得到

多少利潤？」

「這一票可能有三十萬港幣的利潤。」

「眞傻！」

「我傻？」

「當然。」魏平語氣很認眞地說：「以妳的姿色來說，大可以嫁給一個百萬老富翁。日夜施媚，一年不到，那老頭準完蛋，豈不淨得百萬遺產！而且平平穩穩，毫無風險。」

沈依知道魏平在挖苦她，但她並未慍怒，祇是淡淡地說：「還有嗎？」

「如果妳不願委身糟老頭子，妳不妨高張艷幟，每日生張熟魏，朝送暮迎，三十萬港幣也是輕易到手……」

「夠了！」沈依一聲低叱。

「我那裏說錯了？」魏平故作茫然地問。

「夠了！」沈依重覆了一句，但語氣裏並沒有激怒的成份。接着，她站了起來。「奉勸你一句，設法引誘丁小曼到陸地上來，對你，對我，都有好處。你會懂得怎樣去做。」

「嗯！我好像該聽聽妳的意見。」魏平忽然轉過話題問道：「妳怎麼知道小曼是對方的首領？」

「這你不必問。」沈依並沒有回答他。

「在她沒有離開香港以前就知道了？」

「是在她悄然失踪以後。」

「妳們倆同在一家夜總會服務，妳都沒有發現一點蛛絲馬跡？照說，同行之間，是很容易發現對方的。」

「我是一個演員，她是個職員，我們相處的時間太少。」

「而且她又是那樣純樸，一副小家碧玉的情態，誰也不會想到她竟是個黑社會的首領人物的。」

「你說得完全對。」

「好！但願我們同樣成功。」魏平笑着說，他的語氣有些曖昧，原因是他這句話有雙重含義。

「不過，你得快點！」

沈依已走到門口，魏平跟過去問：「現在妳是客人，金照東是主人，他是否按照妳招待他的方法招待你呢？」

「你很關心？」

「有一點。」

「爲甚麼？」

「如果他吝嗇，我很願意盡盡地主之誼。」

「你能算主人？」

「先入爲主，我比妳先到龍城。」

「謝謝你，不過，我在工作時間內不接受別人的招待。」

「眞可惜！」魏平聳了聳肩。「那祇有等到回香港才能聯歡了！」

「可以的，如果你我都能再回香港的話。」沈依的話頗堪玩味，而且她的談吐都沒有像金照東兄妹、山本富美子以及張善臣他們那種貪婪、狂妄的口氣。

東方已經發白，魏平還在琢磨沈依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表情。最後的結論是——沈依令人深不可測。

* * *

約克山莊的酒吧間白天照常營業，祇是沒有節目表演。下午二時，魏平來到這裏。他沒有在外間停留，就直趨內間。酒吧間的工作人員並沒有阻攔他，他們似乎已接到了老闆娘的吩咐。

在山本富美子的臥室門口，魏平舉手輕彈了幾下。

「進來！」室內響起一聲輕喚。

魏平推門而進。山本富美子好像剛起床，雲鬢蓬亂，脂粉不整，正在一張軟墊上做體操。

她身上穿着比基尼，顯得性感已極。魏平進來後，她並沒有停下來，仍在軟墊上伸腿，曲腰，繼續操練不停。

「妳經常這樣會見部屬嗎？」魏平皺着眉頭。

「我知道是你。」她並未停下運動。

「妳知道？」

「我事先已經接獲報告。」她從墊上跳起來，揮了揮手說：「去！倒杯薄荷酒給我。」

魏平倒了一杯酒給她，同時拿起榻上的寢衣說：「披上這個，勿令我臉紅心跳！」

「這話很令我高興。」她一仰脖子喝乾了杯中之酒。「徐娘的半裸胴體竟然會使你動心。」

「別說笑話！」魏平皺緊了眉頭。

「你好像不大高興！」她按着他坐向軟椅，自己則依偎在他身邊。「怎麼，有嚴重的事嗎？」

「很嚴重。」

「說說看。」

「昨晚我回去太遲，他們對我有些懷疑。」

「你不會編一套故事？」

「在黑道上混的人，誰也不是傻子。」

「你說該怎麼辦？」她一面問

一面注意他的反應。

魏平沉吟了一陣，突然狠狠地說：「我想幹掉他們。」

「的確有此必要。」山本富美子雖然內心歡欣萬分，但她的語氣却非常平靜。

「我若不先下手，將來遲早會被他們幹掉。要不然，我就趁早離開龍城。」

「祇是爲了你的安全問題而想幹掉他們？」

「當然也爲妳。」

山本富美子嬌情地摟住他吻了一下，嬌媚地說：「你眞好！」

魏平轉過頭來皺了一下眉頭，然後喃喃地說：「有件事想和妳談談。」

「怎麼了？」她推了他一下。「今天變得這樣吞吞吐吐的，你的豪氣和狠勁呢？有事就該爽爽快快地說呀！」

「是的。」魏平輕輕吁了口氣。「在龍城，妳是唯一可以幫助我的人。當然，我也會竭盡所能來幫妳……」

「你怎麼老在轉圈子呀！」

「山本富美子！妳知道我來龍城眞正的目的嗎？」

「你說過了呀！揩油，撈一票。」

魏平沉重地搖搖頭說：「不是的。」

「不是的！」她訝然地重覆着。

「我絕不是爲了想取得一份不義之財而來龍城的，我此來是爲了要尋訪一個心愛的女友。」

「來龍城尋訪女友？」

「是的，」他點點頭。「她上個月在香港突然失踪。」

「啊！找到了？」

「沒有，我看過金照東手裏那批『貨色』的資料，沒有她。」

「你認爲你的女友可能在我手裏，對嗎？」

「我想請妳爲我查一查。」

「唔！」山本富美子沉思了一陣，才問道：「她叫甚麼名字？」

「丁小曼！」

「丁小曼！」她喃喃地搖頭。「好像沒有。」

「妳能將『貨色』的資料讓我看看嗎？」

山本富美子猶豫了一陣，終於點點頭說：「好！我信任你。」

在梳粧台的鏡子背後，有一個薄薄的暗櫥，山本富美子摸索了一陣，取出了一大叠照片。

那些照片和魏平在金惠姬閨房裏所見的內容完全相同，一共有三十多張。他翻閱一陣，其中沒有丁小曼。這原是意料中的事，但是魏平仍透着失望的神色說：「沒有。」

「全部在這裏了。如果沒有的話，你的女友失踪也許與我們無關。」

「可是，她到那裏去了呢？」魏平喃喃問。

山本富美子忽然問道：「你眞有她的照片？」

「有的。」

「給我，讓我替你查查看。」

魏平將相片從皮夾中取了出來，那是他和丁小曼在淺水灣同攝的。

山本富美子看照片時眉心微動了一下，雖然那一動並不顯著，却沒有逃過魏平銳利的目光。

「妳們的『貨色』以前出手過嗎？」魏平顯得情急地問。

「有過。」山本富美子點點頭。「不過那是兩個月以前的事，據我的印象其中沒有你的女友。」

「當然，那時她還沒有失踪。」

山本富美子冷冷地端詳他，良久才說：「你方才說……」

「如果有她的下落，我才能放手去幹。」

「是幹掉金照東兄妹？」她目光閃過一線逼人的冷芒。

「那祇是一部份。」魏平點點頭。不管對方多麼聰明，也不會覺得他這句話是有着弦外之音的。

「我想，我應該幫你。」

「妳知道她的下落？」魏平指着照片問。

「不！」她緩緩地搖着頭。「目前還不知道。不過，還有一小部份『貨色』的資料沒有到齊，如果……」

「啊！」他低呼着，表情逼眞。

山本富美子白了他一眼，接着說：「如果有你女友在內，我會保障她的安全，並讓她回到你的身邊，如果沒有發現她，你也該安心。」

「但願妳能找到她！」

「我也這樣想，不過……」

「需要代價嗎？」

「那倒不必。不過你要履行諾言。」

「放心！富美子！我祇要眼見丁小曼好好的活着，讓她安全離開龍城後，我一定毫無顧慮地大幹一場。」

「我不希望爲你送牢飯。」山本富美子親暱，而又調侃地說：「憑你的智慧，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幹掉我的對手。大幹蠻幹對你沒有好處，龍城警方首先就不會放過你，說不定還會連累我們。」

魏平欣然地說：「富美子！妳爲我設想得太週到，我完全聽妳的就是。」

「你該知道我不會使你吃虧。」山本富美子兩手緩緩抬起來圍住了他的頸項，閉上了兩眼，噘起了紅唇，向他湊過去。

魏平目光中閃過一線冷峻之色，而他嘴唇上却燃起了熾熱的火燄，對方畢竟是一個惹火的女人。

熱吻中，兩人有不同的感受。

魏平祇是在嘴唇上有炎熱的感覺，在軀體上，內心裏，却像一座冰山那樣沉靜的冷酷。

山本富美子却不同了，她週身火熱，遍體酥軟，呼吸急促，語音模糊：「抱緊我！」

魏平也不禁有了輕微的激動，但隨即平復，並很快地將她鬆開，從軟椅上站起來，冷冷地問道：「甚麼時候有消息？」

山本富美子有些意外地：「你說甚麼？」

「我說何時才能得到丁小曼的消息。」

「我以最快的速度調查，明晚就可知道。」

「明晚！妳們有秘密電台？」

「別問得太多，你好像一個警探。」

魏平也知道問得太急，於是故作輕鬆地說：「我若是警探，妳早該被捕。」

「幸好你不是。」

「我該走了，明晚我再……」

「甚麼？」山本富美子一躍而起，緊緊地摟住他，嬌情無限地說：「你故意逗我，是吧？我不要你走嘛！」

「別忘了這是白天。」

「誰規定白天就不能……」她抬手拉脫他的領帶。

魏平一把捏住她的手腕，搖頭說：「不行！」

「你厭了？」

魏平在她頰上親了一下，笑着說：「有缺陷的人才會對妳生厭。」

「別說好聽的話，我要你在我這裏留下兩個小時。」

「聽我說，富美子！」魏平一本正經地說：「綠園昨夜住進一個姓沈的中國單身女客，是從香港來的，我要查查她的底細。」

「姓沈的？」山本富美子的情慾之火像是突然熄滅了，同時，也停止了糾纏。「她是不是名叫露露？」

魏平心內暗驚，這女人消息倒蠻靈通的。

「不！」他搖了搖頭。「她叫沈依。」

「沈依？」她重覆了一句，臉上表情放鬆了一些。「也許她祇是一個遊客，別太對人動疑。」

「我也是一個遊客。」

「你看上去很粗豪，其實你很細心。」

「我祇是在某些地方粗豪。」

「我就是欣賞你那個時候的粗豪狂野。」

「別太欣賞，我不想做風流鬼。」

「好！」她拉攏了敞開的寢衣，就像拉攏劇終的帷幕。「今天你有很好的理由，我不留你。」

「似乎應該感謝妳！」他說着轉身就走。

山本富美子趕過去爲他開門，媚笑着說：「不過明晚希望你不要再提出離去的理由。」

魏平回過身來說：「如果明晚妳給我所需要的消息，妳就會有一個粗豪狂野的夜晚。」

房門「砰」地一聲關上，兩人同時靠着門板閉眼歇息了一下，也同時發出了自以爲得意的笑容。

＊　＊　＊

龍城是個海濱城市，海岸線莫不金沙細軟，椰林處處，除了幾個管制地區之外，全都是天然的海濱浴場。

晌午，海濱浴場正是人們的好去處。

魏平躺在遮陽傘下的軟椅上，望着天際浮動的白雲，似在思索甚麼，忽然一個婀娜的影子自他面前閃過，使他從軟椅上站了起來。

在海濱浴場，身着比基尼泳裝，性感撩人的女郎非常多，何以唯獨這個婀娜的影子才能吸引魏平呢？原因是他發現那女郎腿上有一個紅色的瘢痕。

那是沈依。因此，魏平很快地在後面跟過去。

沈依也許發現了魏平，也許沒有發現，而她却沒有回頭，逕自躍進了碧綠的海水之中。

魏平跟着她泳泗過去，在經

過五十碼的泳程後，終於趕上，他伸手一把抓住她的足脛。

沈依翻身停下，似乎有些氣惱，悻悻地說：「你經常用這種卑劣的方法追女人嗎？」

魏平嬉皮笑臉地說：「對妳特別。」

「爲甚麼？」

魏平避過她那氣勢洶洶的目光，自言自語地說：「我祇是有些奇怪，妳身負重任來到龍城，怎麼會有閒情雅緻來泡海水。」

「你呢？」

「我一向是個游手好閒的人。」

「你從後面跟踪來，祇是爲了說這幾句無聊的話？」

「我不覺得我祇是在說無聊的話。」

「難道還有甚麼弦外之音？」

「沈小姐！說老實話，我看妳不像是一個在黑社會裏打滾的女人。」

她偏着頭反問：「那麼，我像甚麼？」

魏平再度避過她的目光，含蓄地說：「妳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我發覺你這個人有點語無倫次。」

「妳口中如此說，心中未必會如此想。」

沈依的目光略顯驚色，她似乎怕被魏平覺察，連忙轉過頭去，冷冷問道：「還有甚麼話說？」

「我似乎該提醒妳，當妳在舞台上表演艷舞時，妳穿着黑色絲襪，而妳現在却是裸露着雙腿，那塊紅色瘢疤會破壞妳的美感。」

沈依冷笑着說：「你是一個好心人，好心人就不該幹槍手。」

「我方才就說過，對妳特別。」

「有原因嗎？」

「因爲我們都是從香港來的。」

「謝謝你的提醒，爲了不使別人看到我腿上的瘢疤，我似乎該離去了。」她說完後，就向岸邊游過去。

魏平在她後面緊緊跟着，和她同時離水。

沈依走進了女更衣室，魏平走進了男更衣室。五分鐘後，當沈依來到海水浴場的出口處時，魏平又陰雲不散地在她身邊出現了。

沈依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說：「你打算一直跟着我？」

魏平笑着說：「別生氣！我祇是想請妳喝一杯咖啡。」

「乾脆點！你到底有甚麼企圖？」

「咖啡室裏沒有床，妳大可以放心。」魏平邊說邊接過沈依手裏的旅行袋，而且還極爲親密地挽住了她的胳臂。

沈依的表情是冷漠的，但她的雙腳却是依順的，一聲不響地隨他走。

＊　＊　＊

二人剛走出浴場大門，魏平驀見距離約莫五十碼一幢房屋的牆角伸出來一截黑黑的槍管，忙不迭將沈依用力一推，同時大叫道：「快伏下！」

兩人的身子剛剛一低，「嘶」地一聲，一粒子彈正好自頭頂飛過，「嗆郎郎」一陣響聲，浴場售票處的玻璃窗已被擊得碎片四散。

「快找掩蔽。」魏平低叱一聲，人却已像離弦疾般向前直竄。

狙擊者也在飛快地脫離現場，魏平祇看到一個背影。

前面的人奔向一座椰林，魏平則在後面窮追不捨，兩者相距約莫三十碼左右。

艷舞女郎　險遭槍殺

穿進椰林，奔向盡頭巖石起伏處，狙擊者竟然停了下來。魏平正待撲過去，那人突然回轉身來冷冷地說：「是我！」

魏平不禁吸了口長氣，原來那人竟是張善臣。他喘了一口氣，沉聲問道：「你要殺我？」

「殺你身邊的女人。」

「爲甚麼要殺她？」其實，魏平知道對方狙擊的原因。不過他有些奇怪對方耳目何以如此靈敏。

「她是我們的對手。」

「對手應該是金照東兄妹。」

「她是供應『貨色』給金照東兄妹的人。」

「你有甚麼證據？」

「我們有她的資料，她另一個名字叫露露，是個艷舞女郎。她的特徵是右大腿上有塊粉紅色的瘢疤。」

魏平心內暗暗吃驚，山本富美子的確非常厲害，想到這裏他不禁爲自己擔憂起來，不知她是否也了解自己暗中的企圖。

「是山本富美子命令你來殺她？」

張善臣傲氣凌人地說：「這種事情不需要誰來命令我，我是一個槍手，槍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槍制裁敵人。」

「幸好你還沒有忘記你是一個槍手，不過，你不配做一個槍手。」

「你在侮辱我？」

「你是自取其辱，槍手藏身暗處向人襲擊已屬可恥，更何況向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發槍！」

「我方才的行爲並非爲了爭取槍手榮譽，祇是爲了我們的利益，像方才那種襲擊的機會不多。」

「可惜你徒然浪費一顆子彈。」

「那是你救了她。」張善臣說到這裏，突然瞪着雙目吼道：「我不懂你爲何要幫助敵人？」

魏平不禁楞住了，自己也莫名其妙方才何以要出手救沈依一命，也許是因爲她手中還有十幾個無辜的少女吧？

「我不知道她是我們的敵手。」魏平緩和了語氣。

張善臣見魏平語氣軟弱，頓時理直氣壯起來：「這不成爲理由。」

魏平心知這是一個重要關頭，此時若不抓住理由，態度強硬，將來恐怕會增加不少阻碍或受懷疑。於是冷笑一聲說：「如果我知道她是我們對手，我格外要保護她。」

「你說甚麼？」張善臣似乎不信任他的聽覺。

魏平振振有辭地說：「你方才說過了，殺她是爲了顧及我們的利益，請問利益從何而來？當然在那些『貨色』身上。可是『貨色』在她的手上，殺了她，我們也得不到那批『貨色』，你眞是一頭蠢豬！」

張善臣幾曾被人如此罵過，目中幾乎冒出火來，大吼一聲道：「你想教訓我？」

「這種錯誤行爲應該由富美子去教訓你，不過另外一件事我倒要好好地教訓你一番。」

「哼！我倒要聽聽是甚麼事。」

「你不該在我與她同行時向她發槍。」

「爲甚麼？」

「你方才那一槍也許是向我瞄準，事後你可以向山本富美子說是誤殺。」

「我根本不必殺你，因爲你是一個不敢拔槍的懦夫，對我不構成威脅，再說，我的槍法，萬無一失。」

「萬無一失？哈哈……」魏平奚落地大笑。「方才那一槍你祇不過擊碎了一扇玻璃窗。」

「那是因爲你先一步將她推開。」

「不管怎樣，你都不夠資格稱爲一個萬無一失的槍手。」

張善臣兩眼圓瞪，右手平放腹部，顯然已有拔槍的準備，然後沉聲說：「聽你的口氣，好像想比一下。」

「我不想和我的同事比槍。」

「你懦弱！怕死！但却嘴硬。」

魏平向他逼近，冷冷地說：「我不同你比槍，但要和你比比拳頭。」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張善臣的右手已伸至脅下。但是，他剛摸着槍柄，魏平已飛快撲到，右手一記鈎拳，正中他的下顎，「砰」然一聲被擊倒地。

張善臣再次掏槍，魏平已騰空躍起，向他撲去。他的槍還沒有掏出來，右臂已被魏平扭住。

張善臣因一再想掏槍，以致少了一隻手來向對方還擊。立時居在下風，一連挨了好幾拳。

張善臣雖已年近四十，但打鬥的功夫並不太弱，頓時兩人在一起，就地纏鬥起來。魏平用拳，張善臣用脚。他臉上雖被打得鼻青臉腫，而魏平腹部也被他狠狠地用膝蓋骨頂了幾下。

兩人漸漸扭纏到一個斜坡，魏平的手稍一鬆，立刻被張善臣掙脫。

魏平一見對方順着斜坡下滾，就知道對方會藉機拔槍出手，立即就地一滾，脅下的短槍已到了手中。兩人幾乎同時出槍……

「砰！」魏平的槍管先冒出一團火光。點四五口徑威力强大，張善臣手中的短槍業已脫手而飛。

魏平站了起來，冷笑着說：「別將我看成一個懦夫，那樣你會上當。」

說着，掉頭離去。

張善臣頓時目現殺機，飛快地向槍掉落的地方撲去。當他的手正要觸及槍柄時……

「砰！」魏平突地轉身發槍。地上的短槍彈跳而起，落進一道巖石縫中。

魏平冷冷地說：「做一個槍手要光明磊落，這一槍本來該射穿

你的心臟。姑念山本富美子目前在用人之際，留你一命。」

「我並沒有輸你，」張善臣聲嘶力竭地吼着。「你祇是佔了新槍的便宜。」

「你說的倒是實情，我想這次老闆娘會給你買一支新槍了。」

「哼！你等着瞧。」

魏平不再理他，轉身走去，才走出幾步，又轉過身來對他說：「聰明一點就趕緊離去，金照東的手下馬上會到，你已經丟了槍，你那雙拳頭不會比一個小孩子强。」

魏平穿出椰林時果見金惠姬帶着唐飛、方志海以及幾個壯漢匆忙趕來。金惠姬搶着問道：「對方是誰？將他幹掉了？」

魏平搖搖頭說：「沒有，給了他一點教訓。」

「你放過了他？」金惠姬目光中透射出又驚又怒的神色。

「別傻！殺了張善臣無濟於事，而且會惹來痲煩。」

唐飛插嘴說：「魏先生！有一天張善臣可能會殺死你。」

「不會的，」魏平自信地笑着。「從今天起，張善臣在我的面前已經失去自信心了。」

「他的人呢？」金惠姬問。

「溜走了……」魏平忽然想起沈依。「沈小姐怎麼樣？」

「左太陽穴受了一點擦傷。」

「啊……」魏平深爲驚異。張善臣算得上是個厲害槍手，嚴格說起來他方才那一槍並沒有白放。

* * *

回到綠園，魏平立刻去探視沈依。祇見她頭上纏着一圈紗布，正斜靠在床上養神。

「不嚴重吧？」他在她身邊坐。

「祇一點擦傷，不過太冤枉。」

「誰教妳那樣不小心。」

「你才該小心。」

「我？」魏平一時不懂她話裏的意思。

「對方要殺的是你。」

「對方想殺我，槍彈却擦傷了妳的頭皮？張善臣還配稱龍城第一槍手？告訴妳，對方已經知道妳就是露露。」

「他們知道？」沈依有些驚異。

「妳以爲山本富美子祇會躺在床上等男人？」

「不！」沈依用力地搖着頭。「他們要殺的是你。」

「妳是想挑起我的怒火，去找張善臣算帳？」

「怎麼，你方才沒有追上他？」

「追上了。」

「殺了他？」

「放了他。」

「啊……爲甚麼？」

「到目前爲止，我沒有決定做誰的朋友。」

「眞可怕！也許有一天兩方面都想殺死你。」

「謝謝妳的忠告，不過到時我會先下手的。」魏平站起來向她道別：「妳好好休養吧！」

沈依站起來送他，「這點傷算不了甚麼，不必爲我擔心。我倒擔心你今晚見到山本富美子，該如何向她解釋。」

「吻她，摟她，自會萬事太平。」

「別將女人看得那樣容易對付。」

「這倒是眞的提醒了我。」

「還有，」沈依又叮囑他：「當心張善臣，他是個冷血槍手，很可能在你背後放冷槍。」

「放心！我背上有眼睛。」

「別太自信。」

「不信嗎？」魏平旋動着門鈕。「現在妳在我身後，但我看得出妳眼中有渴求一吻的神色。」

他突然轉身，將沈依摟在懷裏，將嘴唇在她殷紅的唇間壓下去。

這突如其來的動作，使沈依有些驚惶失措，但是，僅僅幾秒鐘後，驚惶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熱烈的反應。

過了一陣，魏平鬆開了她，調侃地說：「很幸運，妳的嘴唇竟是熱的。」

「也許槍傷使我體溫增加。」

「平常呢？」

「冷感。」

「在我懷抱中的女人永遠不會冷感。」

「眞的？」她瞇着眼問。

「想試嗎？」

「你挑逗我？」

「我想沒有用，因爲妳在工作中是不接受招待的。」

「可是我現在是受傷療養。」

「很好的理由，不過我不喜歡在白天作愛。」

「你扯謊！即使在陽光下你也不會在乎的。」

「你那樣有把握？」

「你的眼睛告訴我的。」

「那妳就錯了！」魏平突然鬆


山本富美子手戳魏平額頭叫道：「你爲何……」

開她。「我目光從不透露秘密的。」

「你說謊！」她又伸出手摟緊他。「我身體緊貼着你，我有感覺，你體內已在迫切需要。」

「那只是本能，就像我們發槍那一瞬間食指的衝動一樣。」

「你們槍手都是如此？」

「至少我是如此。」

「魏平，別假正經。當你食指衝動時你會情不自禁地扣下扳機，現在你難道……」

「我並不亂發槍，因爲我懂得控制那一瞬間的衝動。」

「你很了不起！」沈依鬆開了他。「有自制能力的人必有大作爲，身爲一個黑社會的槍手對你是一種委屈。」

他有些驚異，她的話是在試探，還是別有用心呢？他沒暇去深思熟慮，只是輕佻地說：「面對女色的誘惑而能自制的人並不見得就是有甚麼大作爲，不會成爲一個淫徒倒是眞的。」

「高明的槍手大都是彈無虛發，我想我也許不是你的射擊對象。」

「那倒不見得，妳是一個很好的對手，不過這種場合不太適宜我拔槍。」

「好！」沈依咯咯嬌笑起來。「你應該珍惜你的槍彈，回到香港後，我們會有一場大廝殺的。」

魏平表情凝重地說：「借妳一句話——如果我們能夠回得去香港。」

「並不難。」她沉靜而正色地說：「全在你一念之間。」

「妳能再說明白一點嗎？」

「凡事多思，多想。」

「正因爲凡事多思，多想，才使我現在猶豫不決。否則，現在我們已達到美妙的境地……」

＊　＊　＊

山本富美子盛怒不已，魏平却在欣賞她那雙瞪得溜圓的眼睛，黑白分明，比平常笑起來只剩一條縫似乎要好看得多。

她的手指尖戳在魏平的鼻尖上，吼叫着說：「我不懂你爲何要救那個爛女人一命？」

「因爲那爛女人手下有十幾個值錢好女人。」

「你已經知道了她的來歷？」

山本富美子目光盯着他。

「張善臣已經告訴了我。」

「既然事後才知道她的來歷，那麼，你方才所說的理由根本就不成立，我希望你不是因爲和張善臣有私恨才阻撓他的狙擊。」

魏平振振有辭地說：「當時，我只看到牆角處有一戳槍管，根本沒有看見持槍的是甚麼人，妳的說法太武斷了。」

山本富美子一時沉默了，過了一陣才低聲說：「善臣做事的確太魯莽了一點！你出手太狠了一點，何必將他打得那樣兇呢？」

「妳心疼了？」

山本富美子嬌叱道：「你說到那裏去了！你要知道，張善臣的自尊，自信都被你打跑了，這對我們是一種損失。」

「有那樣嚴重？」

「張善臣下午曾向我辭職。」

魏平幸災樂禍地說：「這種槍手不要也好！」

「魏平！」山本富美子低叱。「別將張善臣看得那樣差勁，我只要一准他辭職你就有麻煩。」

「我不懂妳的意思！」

「他一離開我，就不再接受我的約束，你也就會挨黑槍。」

「妳將我說得那樣差勁？」魏平滿面不悅的神色。

「魏平！」山本富美子的語氣緩和了一些。「你畢竟是外來的，張善臣這兒的心腹不少。」

「別談這些。」魏平岔開話題問道：「有消息嗎？」

「甚麼？」

「別裝糊塗，丁小曼的事。」

山本富美子臉上透着曖昧的笑容說：「魏平！我們不妨來一次交易。」

「妳不能明說嗎？」魏平顯得急躁地問。

「你的女友找到了。」

「找到了！」魏平重覆了一句。其實，他心裏却喊着證實了，沈依的話不假，丁小曼就是黑道中的曼曼。

「她很安全。」她緩緩地說。

「她在那裏？」

「不在香港，也不在龍城。」

「在……」

「海上。」

「妳方才說到交易……」

山本富美子很快地接口說：「這種交易非常公平，我使你女友重獲自由，你則代我們除去金照東兄妹。另外我還贈送一筆優厚的酬金。」

魏平沉吟一陣，點點頭說：「可以，不過我要先見丁小曼一面。」

「她後天晚上可到。」

「然後，我要親眼看她乘上飛往香港的班機。」

「不行。」山本富美子連連地搖着頭。

「爲甚麼？」

「她是非法入境的，並無護照，絕不能公然出境。」

「那怎麼辦？」

「我們用船送她回香港。」

「也許妳仍然將她送往中東。」

「這是信用問題。」

「我不贊成。」

「你提個意見吧！」山本富美子反問他。

「讓我先與丁小曼見面，我會告訴她一句連絡暗語，當我收到她自香港發出的電報後，我立刻履行我的諾言。」

「你很仔細，」山本富美子冷冷地道：「但是你該想想，這裏到香港的航程需要多久，那會躭誤我們的事情。」

「那沒有法子，不然我沒有保證。」

「難道你不相信我？」她摟着他的脖子，柔情無限地說。

「妳只能代表妳個人，」躲過她那種嬌媚的目光。「我並不相信妳的組織。」

山本富美子鬆開了他，冷冷地說：「這件事等你見了丁小曼以後再談吧。」

「見了她以後，我還是要堅持我的作法。」

「唉！」她嘆了一口氣，似乎已被他的固執所折服。沉默一陣，她才接着說：「魏平，『貨色』已從各地前往集中地，這邊裝運硫磺的貨輪要自碼頭開出，現在只等你了。」

「等我？」魏平是明知故問。

「露露手裏的『貨色』也不少，總計起來要值上十萬美金，你若能在出發以前幹掉金照東兄妹，那筆錢就是我們的了。」

魏平冷笑着說：「妳眞貪。」

山本富美子目光中透露出哀怨的神色，幽幽地說：「你知道我爲誰嗎？」

「我不想知道。」魏平的語氣冰冷。

「唉！我是爲你呀！」

「是爲我？」魏平聳了聳肩。「這倒是有點意思。」

「魏平！」她再次摟緊他。「你看不出我多麼愛你？」

「我知道。」魏平點點頭，揶揄地說：「妳愛我殺人，妳愛我那隻扳機的食指，妳愛我……」

「魏平！」她輕叱了一聲。

「我說錯了？」

「你完全想錯了，我已厭倦了

現在的生活，所以想找個歸宿，去依托一個可信的男人。」

「那個男人是我，對吧？」魏平指着自己的鼻尖。

山本富美子無言地點點頭。

魏平的神色仍是冷漠如常，語氣也冷漠無常：「我想弄弄清楚：是妳突然想嫁給我，還是我嫁給妳？」

山本富美子聽出他話中含有諷刺意味，不禁神色黯然地搖搖頭說：「魏平！別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

「是否要在話中加點蜜糖？」山本富美子摟緊了他，面頰伏在他的肩上，激動地說：「魏平！現在我手頭有一點積蓄，再加上這次交易的收入，夠我們生活半輩子的，我們可以遠居外埠。」

「我幾乎有點相信妳說的是眞話。」

「當然是眞的，不過，你可要全心全意地幫助我。」

山本富美子雙目中閃動着淚光，嘴角嗡動着，她倒的確是眞情流露。儘管她平日堅强，狠毒，但當她一旦動了感情要去愛一個男人時，就會變得軟弱起來。

魏平發覺對方似乎是動了眞情，不過那種眞情顯得脆弱，早晚會破碎消失，再說，愛情並非憐憫。因此，他並沒有被對方感動，反而冷冷地說：「富美子，妳不必用這種方法來利用我。我已說過，只要妳能將丁小曼送返香港，我一定幹掉金照東兄妹。」

淪入黑道　自暴自棄

「幹掉金照東兄妹不過使我在這一次交易中多賺一筆錢，可是女人除了需要金錢外，更需要愛。」

「愛？」

「愛我，魏平！」

「我已經愛過妳好幾次了。」他的語氣冷冷。

「那是慾。」

「妳分得這樣清楚？」

「別將我看成下賤女人。慾與愛我分得很清楚。慾是一時的歡愉，而愛却是永不消失的。」

魏平有些驚異，一個沉淪在黑社會的女人竟能說出愛的眞諦，他幾乎有些不信任自己的聽覺。

山本富美子見他沉吟不語，側過臉來問道：「你不相信我？」

魏平避開她的問話，反問道：「妳剛才提到要我幫妳，要幫妳些甚麼呢？」

「幫我離開這裏，去過正常的生活。」

「就算我相信妳吧，妳能相信我嗎？」

山本富美子毫不猶豫地說：「不但相信你，而且還信托你。」

魏平雖然不會去愛對方，但也不忍心去傷害對方，而且這種局面還要維持友好才有利於自己的援救工作。於是他轉過話題：「走一步算一步，我也不知道能否活着離開這裏，到時再說吧！」

「魏平，張善臣由我負責，你得全心全意去對付金照東兄妹，還有露露，那個女人也是個厲害角色。」

「正巧相反，我認爲張善臣倒該多加小心。」

「他不敢。」

「當他知道妳已有了和我遠走高飛的打算時，他還會聽妳的？」

「他……他不可能知道。」

「別太自信。」

山本富美子突然咬牙說道：「我會先一步幹掉他。」

魏平不禁倒吸一口涼氣，她露出了猙獰的面目和狠毒的本性，她畢竟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

「我倒不希望妳下此毒手。」他平靜地說。

「對敵人不狠毒，就是自取滅亡。」

「妳將張善臣看成敵人？」

「如果他的行爲對我不利，那麼他就是我們的敵人。」

「假如有一天我對你不利呢？」

「你？」山本富美子楞住，良久才喃喃說：「你不會。」

「別太自信。」魏平聳聳肩向房門口走出去。

「魏平！」她叫住他。「你要走？」

「還有事？」他停在房門口反問。

「昨晚我就說過了，今晚要你留下。」

「我並不想離去，我只想到酒吧去喝兩杯。」

「酒這裏有。」她轉身朝酒櫃走去。

「不！」他攔住她。「我也想去看看那節目，輕鬆一下緊張的心情，現在上床好像太早了點。」

山本富美子笑了，不過笑容中滲有藝蕩的成份，輕聲說：「去

吧！別喝得爛醉。」

「三分醉，」魏平輕佻地說：「那會使我像生龍活虎，妳這種女人不太容易征服的！」

「你壞！」山本富美子嬌媚地白了他一眼。

魏平趕緊轉身避開她的眼光，這嬌媚幾乎使他想吐，方才所存留的一絲好印象也被沖淡了。

魏平來到酒吧櫃枱前時，正好張善臣也在座。他滿面血紅，似已喝了不少酒。魏平發現他面前擺着兩隻威士忌酒瓶，一隻已空，一隻還剩一小半。

魏平沉思了一陣，考慮該不該過去。最後他還是向吧枱走去，在張善臣的身邊坐下。

張善臣不可能未發覺他的出現，但是張善臣却一動也不動，神態沉靜地旋轉着手裏的酒杯。

酒保在魏平面前擺了一隻酒杯，但沒有拿酒來。魏平敲敲枱面，低吼了一聲：「酒！」

「你自己沒有帶來？」酒保原以爲他自己帶了酒。

「老闆娘已保證這裏的雙百牌貨眞價實，所以，我不必自己費神了，先拿一瓶來。」

酒保正要轉身拿酒，張善臣忽然發出一聲低叱：「停！」

酒保立刻停步轉身有些爲難地望着他們兩人。

張善臣拿起那半瓶威士忌，就要往魏平面前那隻空酒杯倒。魏平却一伸手將杯口蓋住，冷冷地說：「我習慣喝香檳。」

張善臣並沒有大怒，冷哼一聲說：「喝香檳到桌上去，吧上不賣香檳酒。」

「這是規矩？」

「坐桌子的客人要召侍酒女郎，喝得起香檳的客人應該付得起侍酒費。」張善臣目光烱烱地望着他。

「你將我當客人？」

「你也許是主人，是主人，就該到老闆娘的香閨內去喝，那裏有上好的香檳，老闆娘還會親自侍酒。」

「有理！」魏平頷首微笑：「那麼，我不喝酒，在這裏坐着和你談談，可以嗎？」

張善臣指了指面前的酒保說：「這要問他，因爲吧枱由他管。」

酒保連連點頭說：「可以，可以，老闆娘交代過，對魏先生要客氣。」

張善臣突然一口氣喝乾了瓶中的酒，霍地站起來說：「他既然同意，你儘可以坐到關店。不過，我喝完酒後從不坐在此地的。」

張善臣正要轉身離去，魏平倏然伸手按住他的肩頭，目光冷冷地盯着他，語氣急促地說：「再坐一會兒。」

張善臣目中閃過一絲兇光，沉聲問：「怎麼，你要請客？」

魏平點點頭，向酒保一揮手：「再來一瓶威士忌。」

張善臣身子一晃，擺脫了魏平的手，沉聲說：「留着你自己喝吧！」

魏平也站了起，冷笑一聲：「哼！你現在已經失槍，一雙拳頭不見得比孩童强，乖乖地坐下來，否則你是自找難看。」

張善臣鐵青着臉，將上衣左襟敞開，露出脅下的槍套，冷聲說：「怎麼樣，要不要比一比？」

張善臣脅下那枝槍是一枝全新的點二二口徑考特，射程雖不遠，但發射速率却非常快。

「看起來老闆對你倒是很照顧的，舊槍方丟，立刻又補了新槍。張善臣！你該沒有忘記下午的教訓吧！」

「我很想藉機會試試槍。」

「地方不對。」魏平搖搖頭。

「外面去如何？」

「將來有機會。我們現在應該談談。」

「以你的槍法來說，你不該如此害怕比槍。」

「坐下。」魏平比了一下手勢。「你知道我不害怕比槍，那算你聰明。」

張善臣知道這場戰火挑不起來，楞了一楞，終於坐了下來，冷冷的說：「有甚麼話說吧！」

「你是否考慮該離開龍城？」

張善臣哈哈大笑起來：「那要請你幫忙，要老闆你幫忙，要老闆娘准許我辭職才行。」

「只要你存心走，無人能攔住你。」

張善臣突地臉色一寒，沉聲說：「我有心離開這間酒吧，却不想離開龍城。」

「留在此處你是找死路。」

「你要殺我？」

「殺很多人。」

張善臣滿面傲然之色，冷冷地說：「我也想殺很多人。」

「以一對衆，你贏不了。」

「以生命作賭注，是槍手精神。」

「你經常喜歡賭命？」

「我喜歡冒險，更喜歡從事危險職業。」

「所以你作槍手？」

「我還作過別的事。」

「正當的？」

「當然。」張善臣以傲然的目光瞪視他。「我也幹過戰地記者，我曾經拍攝過最精彩的第一綫戰爭新聞照片。」

「不知道你爲何要改行當槍手。」

「作槍手有甚麼不好？」

「至少沒有你以前的職業光榮。」

「那份光榮毀了我。」

「這是甚麼話？」

張善臣表情沉痛地說：「我出生入死，得到了新聞獎，但是我的愛人却變成了我服務的新聞機構中頂頭上司的太太，請問，那張獎狀對我還有甚麼意義？」

「因此你就自暴自棄？」

「我並沒有自暴自棄。」

「作槍手，淪入黑道，還不算自暴自棄？」

「我已無路可走。」

「這是遁詞。」

張善臣的雙目中似乎快要冒出火來，低吼着說：「你知道甚麼？你也許只會唱高調，我在悲痛絕望之餘，拔槍殺了那雙狗男女，逃來龍城。我若不作槍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被捕；另一條路是去死。」

魏平總算明白了張善臣淪入黑社會的原因，他默然良久，才緩緩地說：「在這一生中，有人對你說過勉勵的話嗎？」

張善臣很快地點點頭說：「有人對我說過。」

「是怎樣一個人？」

「你們中國人，也是戰地記者。」

「哦！他說了些甚麼？」

「那次我在冰天雪地中翻車受傷，那個中國人背負我在冰天雪地走了不少路才將我送到聯軍醫院。當我甦醒時他對我說：『朋友！你千萬要振作，跌倒了，再爬起來，我知道你是一個勇者，這點傷對你來說，根本算不了甚麼。』其實，我的傷勢很重，很可能殘廢。」

「但是你並沒有殘廢。」

「那位中國朋友對我的鼓勵不小，當接骨手術後，我每天忍痛下床走路，終於被我克服了機能上的障礙。否則，現在我只有坐在輪椅上。」

「你現在怎麼又忘了，那位中國朋友的話？」

「我每分每秒都沒有忘記。」

魏平一字字用力地說：「他說，跌倒了要爬起來，而你現在却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

「我已爬不起來。」

「爲甚麼？」

「因爲這次跌得太重。」

「不會比那次翻車受傷還重吧？」

張善臣低吼着說：「重得太多，那次翻車只不過傷了肌肉和骨頭吧，女友變心却傷害了我的心。」

魏平吁嘆了一聲說：「那位中國人作了一件愚蠢的事。」

「哦？」張善臣楞楞地望着他。

「當初他不該救你。」

「爲甚麼？」

「因爲他不幸爲人類遺留下來一個罪人。」

「你想改變我？」

「我有這種辦法。」

「除非用你的槍擊穿我的心臟，否則無法改變我。」

「你不覺得對不起那位救你的中國朋友？」

張善臣怔了一下，冷聲說：「我知道你們中國人對『報恩』兩個字非常重視，你是不是想用這種傳統使我扔槍去做一個工人？」

「做工人並不可恥。」

「我知道。」張善臣激動地喘着氣。「可是我目前已無法扔下槍，幹槍手的生涯使我樹敵太多，一天不作槍手便一天活不成。」

魏平怔住了，每個人都有求生的權利，他不能以任何理由去剝奪張善臣的求生本能。他聳了聳肩，裝得語氣輕鬆地結束他們的談話：「可惜我不是敎徒，不然我會代你禱告。」

張善臣又恢復了往常慣有的神色，是狂傲冷酷的綜合，嘿嘿冷笑着說：「你該爲你自己多作禱告，當我射擊時從不爲對方留下禱告的時間的。」

魏平知道一切用心都是徒然的，微笑着拍拍張善臣的肩膀，揚長走出了酒吧，也走出了約克山莊。

當魏平回到綠園酒店時，侍女告訴他，金照東在他的辦公室等候，有事商議。當他進入金照東的辦公室時，發現他們兄妹與沈依三人都在，氣氛不太調和，似乎方才曾經爲某事引起爭論。

沈依一見他進去，立即轉身

問道：「進行得如何？」

魏平知道她問的是引出丁小曼的事，於是點點頭說：「後天晚上可見到丁小曼。」

沈依頗有喜色地轉對金照東說：「我知道一定成功。」

金照東猶疑地搖着頭，喃喃說：「我不贊成這樣做。」

金惠姬白了他一眼，嗔怪地說：「哥哥是怎麼回事？愈來愈膽小了。」

「妳知道甚麼！」金照東低吼着。「山本富美子那個日本娘們並不好惹，我們能插進一脚就算不錯，又何必要獨霸！」

「哼！」金惠姬鼻孔裏出了一聲冷氣。「不獨霸那有甚麼意思？憑我們幾個人還對付不了那個女人。」

沈依從旁助威說：「惠姬小姐的話說得很對，多作少作同樣冒風險，再說這種交易也未必能作多久。有機會就應該好好賺一票。」

「魏先生！你說呢？」金照東徵求他的意見。

魏平從他們的談話中已聽出端倪，無非是想將丁小曼手下的「貨色」也奪過來，一併「經銷」，多賺些利潤。

這也正是魏平的想法，不過他並非想圖利潤，而是想挽救那批可憐少女的厄運而已。

他故意沉吟了好一陣，裝得茫然地問道：「甚麼事？」

沈依搶着說：「將曼曼手下的『貨色』全部弄過來。」

「當然好呀！她手下的『貨色』不少哩！」魏平滿口贊成。

「你有把握？」金照東皺着眉問。

魏平淡淡一笑傲然地說：「老闆！你以爲我天天跑約克山莊，祇是去找山本富美子調調情，找張善臣聊聊天？」

金照東臉上有些訕訕之色，嘿嘿地乾笑着說：「想必魏先生已作了巧妙的安排，不過……這事情要快。」

魏平冷冷問道：「要多快？」

金照東又是一聲乾笑：「嘿嘿！我知道你們中國有句名言，說甚麼『欲速則不達』。不過，船期迫近，不能久等。」

魏平側頭對沈依說：「沈小姐！引蛇出洞的事我已經辦了，如何捉蛇，那得要看妳的安排了。」

沈依蹙眉不語，似在苦思，良久才向金照東問道：「五天如何？」

金照東臉有喜色地連連點頭說：「夠了夠了！再加五天也不要緊。」

沈依神色不屑地說：「再加五天，還可以往香港多跑一趟。」

這分明是給予金照東一頓搶白，但是他老奸巨猾，城府極深，並不爲意，反而哈哈大笑着說：「有你們兩位幫忙，我們一定成功。二位放心，事後利潤大家均分，每人四分之一。」

其實，他心內却在獰笑，到了海上祇要將他們兩人往海中一推，所賺的錢都是他們兄妹二個人的。

這時沈依站了起來，準備離去。

金照東連忙說：「惠姬！你去陪魏先生談談，我有點事要和沈小姐商量一下。」

沈依冷冷地搖搖頭說：「不！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和魏先生商量。」

金照東臉上立刻呈現了不愉之色，但那股不愉之色很快地消逝，臉上又佈滿了諂媚的笑容，湊在沈依的耳邊說道：「沈小姐！妳來的時候，我剛好去了塞城，沒有好好的接待妳，今晚準備擺酒爲妳接風。」

「不必！」沈依一口回絕。

「嘿嘿！」金照東乾笑着。「也許妳還不知道惠姬和魏先生已形同夫妻，妳好意思打擾他們的良宵？」

這時金惠姬已依偎在魏平身邊媚聲媚氣地說：「沈小姐！有事明天再說吧！魏平好像有點累了。再說，妳和哥哥也該叙叙，哈哈……」

沈依臉無表情地說：「這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惠姬小姐！妳必須放棄今夜良宵，我要和魏先生徹夜詳談。」

「噢！」金惠姬臉上蒙上了冰霜。「原來沈小姐對魏先生有了意思。」

魏平一直沒有說話，這時忍不住說：「惠姬小姐！我們合作無非是爲了撈一票，到時各得一份，分道揚鑣，至於妳我也不過是逢場作戲。」

金照東笑哈哈地接口說：「對！對！正事要緊，你們該仔細談談。」

金惠姬却還醋意濃厚，但看到她哥哥丟給她的眼色，就一聲不響地率先走出屋去。

一分鐘後，沈依跟隨魏平來

到他的屋裏。

「你這裏有浴室嗎？」她問。

「套房怎會沒有浴室。」

「借用一下行嗎？」

魏平楞了一楞，察看她臉上並無輕佻的神色，不由茫然地問：「妳到我房裏來祇爲洗一個澡？」

「還要你陪我去洗。」

魏平笑了，女人畢竟是女人，她們永不會忘記自己的天賦，隨時會玩出她們自以爲可以控制男人的手法。

「沈小姐，妳是要培養工作情緒？」

「你很風趣，來吧！」

魏平跟隨着沈依後面走進浴室，她謹慎地關上門又拉攏了氣窗。

「妳想悶死我？」

「春光不宜外洩。」她語氣是輕佻的，臉色却是冷峻，她打開水龍頭後，就在浴缸上坐了下來。

「這是怎麼回事？」魏平眞的不解其意。「妳打算穿着衣服洗澡？」

「不想引起你的邪念。」

「那妳又何必要和我同浴？」

「爲了要和你談話。」

互鬥心機　故意洩密

魏平猛然有所領悟，沈依必是有甚麼心腹話與他商議，而這些話却又怕被金照東兄妹偷聽去。

「我好像懂了！」魏平在前額處拍打了一下，也在浴缸邊緣坐下。

兩人肩靠肩並排坐着。沈依一邊用手拍着水，發出辟辟啪啪的響聲，一邊輕輕地問他：「這次分到錢後你有甚麼打算？」

「能分到多少呢？」他反問。

「如果能將曼曼那邊的『貨色』全部弄到手，也許能分到十萬美金，或許更多。」

魏平裝做貪婪的樣子說：「那眞是我日夜夢想的一筆鉅款。」

「你打算怎樣處理這筆鉅款呢？」

他弄不清對方問話的目的，祇得東拉西扯：「怎麼，是不是有事業需要我投資？」

「別胡扯，錢到手你想怎樣？」

「唔！」魏平沉吟着說：「有機會就再幹下去，否則運用這筆錢去做點生意也夠過活的了。」

沈依冷冷地說：「你不是做生意的人！」

「那倒不一定。」

「你也不是在黑社會裏混的人！」

魏平暗吃一驚，不動聲色地說：「在黑社會裏混，難道還要甚麼學問？」

「我敢斷定你是初次，說不定祇是客串性質。」

魏平更是吃驚了，但他盡量尅制住，淡笑着說：「妳看得很準，我可說是被逼下海。」

「『下海』這兩個字你用得很恰當，」她目光像刀一樣盯在他臉上，「你不久就會正式下海。」

「我不懂妳說些甚麼？」他的確不懂。

沈依平靜地說：「在黑社會裏混的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隨時要保護你自己，而你却沒有注意到你自己的危機。」

魏平倒吸了一口冷氣，他看得出對方絕非故作驚人之辭，她話中的每一個字都必定是有因而發。

「妳注意到了？」

「想一想：你我可以分得二十多萬美金，這不算小數目，金照東兄妹絕不會輕易放過這筆橫財。」

「啊！」他委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交易在海上，那麼大海就是我們的葬身之地。這是最方便的辦法，金照東不會想不到。」

「他敢！」

「他絕對敢！」沈依的語氣短促有力。「你我絕想不到去提防合夥人。」

「可是妳想到了。」

「幸好我不是你。」

「我們該怎麼辦？」

「和我合作。」

「怎樣合作？」

「我們要同心腹。」沈依直截了當地說。

魏平到目前爲止，還沒有猜到沈依的心意，因此他瞇起了眼睛，打趣地說：「可惜妳和金照東已經有了一手，不然我們一定合作得很好。」

「你以爲男女之間一定有某種親密關係才能同心腹嗎？」

「那至少是縮短彼此距離的好方法。」

「告訴你，金照東根本就沒有碰過我。」

魏平瞇起眼睛瞪得溜圓，調侃地說：「沈小姐！妳很會說故

事，但是妳忘記說故事該先後相呼應了。」

「告訴你，我有過丈夫。」

「有過？」

「他死了。」沈依神色有些黯然。「我無意爲他守貞，但是我並不隨便。金照東到香港去，我當然要擺酒爲他接風，在杯酒言歡之間，我就看出他對我不懷好意，於是早就有了準備。我陪他進酒店，可是當我走進浴室之後，走出來的却是另一個女人，一個三十元港幣就可以陪宿的鹹水妹。」

魏平啞然失笑：「老把戲，熄燈掉包。」

「嗯！那晚金照東喝得爛醉。」

「可是那晚妳對我……」

「我不過想試試你。」

「試甚麼呢？」

「用甚麼方法才能控制你。」

「妳現在應該知道了。」

沈依低聲失笑說道：「你是一個不受控制的男人。」

「妳太恭維我了。」

「美色，金錢，對你都不起作用。」

「妳不會看錯？」

「我信賴我的眼光。」

「那我是一無弱點了？」

「有。」

「甚麼呢？」

「你太注重人性和仁愛。」

「妳有根據？」

「我知道你和張善臣的故事，那天在海濱浴場你可以輕易幹掉他，但你却放了他。」

魏平沉吟着對話的措詞，良久方說：「我們最大的目的是鈔票，而非殺人。」

「這是你偉大之處，但這種觀點往往會殺了自己。」

「妳的意思是對人應該狠毒殘酷。」

「不是對人，而是對敵人。對方在你的槍下，而你也在對方的槍下，一仁之念，死的是你而不是對方。」

「我不完全贊成妳的說法，任何一個該死的人都不至於完全泯滅人性，我們應當盡量給予對方機會。尤其對張善臣，我更是無法下手，十多年前我救他一命，現在却又由我來殺他……」

「你的想法不對。」

「妳鼓勵我殺他？」

「並不！」她撫摸着他的肩頭，柔聲說：「魏平！在你的談話中，我發現了你的秘密，你這次來龍城不是爲了撈一票。」

「是的，我眞正的目的是來尋找丁小曼。」

「難道你預先得到了資料？」

「一星半點，然後加以判斷。」

「現在呢？」

「我已說過了，我要對付丁小曼出一口氣。」

「對那些『貨色』你難道沒有一點同情心？」

魏平正想答話，突然一個意念閃過他的腦際，使他提高了警覺。當即故作輕鬆地笑道：「妳好像有一點不懷好意哩！」

沈依却平靜如常地說：「你太敏感，以你作人的觀點，可以想像得到，你必然對那批『貨色』深具同情心的。」

「唉！」魏平沉嘆一聲，喟然說：「世界上不平的事情太多，不是我個人的力量可以消除的。」

「對，魏平！」她轉過身來，二隻手也勾上了他的肩頭，「一個人做事要量力而爲。」

「妳很不平凡。」魏平開始向對方發出試探，從言談中，他已發現沈依的談吐和機智都不像是一個在黑社會中打滾的人。

「你是指甚麼而言？」

「妳不像一個拐騙少女販賣人口的壞蛋。」

「當然不像。」她輕笑着說，「如果像一個人口販子，那些美麗的少女怎會上當哩！」

他聽得出對方閃爍的言辭，不過他懶得追問。

沉默一陣，沈依又開口說：「魏平，該談談正事了。」

「說吧！」

「透露一個消息給山本富美子。」

「甚麼消息？」

「在南太平洋中有一個無人島，位於北緯二十度，東經一百三十度，我們的『貨色』將在那裏集結。」

「眞的？」

「眞的。」

「那爲甚麼要告訴她？」魏平不解地問。

「金照東兄妹想併吞全部『貨色』，山本富美子何嘗不想。這是誘敵之策，她必然會派船前往攔截。」

「於是她就投進了你的陷阱？」

「你眞聰明！」沈依湊過紅唇，在他的頰上輕輕吻了一下。

*　*　*

兩天後的晚上，魏平向山本富美子吐露了沈依所說出的秘密。

山本富美子是又驚又喜，遲疑地問道：「你怎麼知道？」

「沈依親口告訴我的。」

「她這樣信任你？」

魏平輕笑着說：「這不是信任與否的問題，女人在情不自禁的時候，經常會吐露心中的秘密來取悅對方。」

「取悅對方？」山本富美子眨眨眼皮，忽然縱聲大笑起來：「你又一次利用了你的男性本色？」

「妳是經驗之談。」

山本富美子走到他面前，摟住他的脖子，呢聲問道：「你爲甚麼要來告訴我？」

「咦！」魏平故意流露出不解的神色。「妳不是說過，事成後我們要遠走高飛共享清福麼？」

「你當眞了？」

「難道妳說的是假話？」

「不，我說的完全是肺腑之言，想不到你會相信我。」

「我看得出妳的眞情，」魏平柔聲說，「所以我設法探知對方那批『貨色』的集結地，乾脆多撈一票。」

「你眞好！」她熱情地吻他。「不過，金照東兄妹不除，想弄到對方那批『貨色』並不容易。」

「我不是說過，等我見到丁小曼……」

「她對你那樣重要？」

魏平看到了她目光中的妒火，於是謹愼地說：「她是我曾經愛過的人，我當然不能眼見她落入火坑。富美子！我這樣做，妳不會怪我吧？」

「我反而很高興。」

「高興？」

「嗯！」她點點頭。「當有一天你愛上另一個女人時，你至少還會關心我，不會將我置諸腦後。」

「有了妳我不會再去愛別的女人。」他不但說出甜如蜜糖的話，他更用熱吻去加强對方的信心。一陣狂吻，使山本富美子心旌搖蕩。

「嗯！」她瞇着眼睛喃喃地說：「眞甜！」

「妳以爲我是甜言蜜語？」

「誰說的？」她睜開了眼。「我一百二十萬分的相信你，有了你，那筆鉅款我都不想要了。」

「那怎麼行？」他情急地說：「下半輩子還要生活呀！」

「瞧你！」她手指戳在他鼻尖上。「眞貪！」

「你不就是欣賞我這股貪勁麼？」

「嗯！」她鬆開了他。「該談點正經的了。魏平！還想不想見見你那位可愛的丁小曼？」

「她來了？」

「瞧你有多急！」

「妳不會生氣吧？」

「當然不，」山本富美子一本正經地說：「你們相愛在前，而且從今以後，你是屬於我的了。」

「妳眞大方！」他阿諛地說。

「對你毫不吝嗇。」她瞇起眼睛笑着說，「祇要那位丁小姐願意，這一張床還可以借用一晚。」

「富美子！」魏平一臉正經色。「別說笑！」

「怎麼，你沒有碰過她？」

「我們是純潔的。」

「啊！你對千金小姐倒是蠻客氣的。」山本富美子按動了對構機的樞鈕，吩咐道：「將那個中國女人帶進來。」

半分鐘後，房門上響起了敲門聲。魏平忙不迭地將門打開，兩個大漢挾持着丁小曼走了進來。

丁小曼見到魏平時透露出驚喜參半的表情。怔了一怔，衝過去一把將他抱住，聲嘶力竭地喊道：「啊！魏平……」

魏平冷靜地摟着她的腰際，昔日的戀人已到了他的眼前，但她究竟是那一種面目，需要自己冷靜地去觀察。山本富美子揮退了兩名大漢，自己也向房外退去，臨出門時回過身來說：「二位！整整的一夜都不會有人來打擾你們，若需吃的，打開對構機吩咐一聲，就會有人送來。」

* * *

屋內剩下他們兩人，靜了一會，丁小曼鬆開了雙手，凝注着他，緩緩地問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她臉上有薄薄的淚痕，神色上看上去並不憔悴，衣服也很潔淨。微蹙的眉尖處才能看出一點焦灼。

魏平目光一瞬也不瞬地注視着她，冷冷地說：「別先問我，我亟欲想知道妳的遭遇。」

「我甚麼都不知道。」她茫然地搖頭。「自從我在香港一家咖啡店裏喝了一杯咖啡以後就一直昏睡。醒來時，已到了這裏。」

魏平暗暗計算，丁小曼失踪已達兩週，她一直在昏睡，而她的臉色是那樣豐潤，他幾乎想笑。

「餓嗎？」他關心地問。

「唔！餓……很餓。」她的神情極不穩定，眞像餓極了的樣子。

現在，魏平已經完全相信沈依的話了。丁小曼在騙他，他明明看見她齒縫間留有紫菜的殘屑。她晚餐必定吃的是最普通的本地料理——紫菜捲飯。

「那該吃點東西。」他自言自語地說着。同時扭開對構機吩咐送一杯牛奶和一份火腿三文治來。

食物很快送到，他冷冷地看着丁小曼狼吞虎嚥地吃着。

等她吃完後，他才問道：「小曼！妳可知道妳的命運？」

「不知道。」她顯得惶然地搖頭。

「妳將被販賣到中東，去做那些油田主人的侍妾。」

「啊！」她低呼，「魏平！你要救我呀！」

「當然要救妳！」魏平也開始拿出他的表演技巧。「我不遠千里趕到龍城來不是爲觀光來的。」

「他們肯放我回去？」

「有交換條件。」

「會不會使你吃苦？」

「他們祇是要我去殺兩個人。」

「殺人？」丁小曼瞪眼望着。「那你一定辦得好，我知道你的槍打得很準。嗨！我有救了。」

魏平眞想皺一皺眉頭，但他忍住了。對方顯得太急促，沒有想到她在話裏已經露了破綻。他不動聲色地說：「我要他們連夜送妳回香港。」

「你呢？」

「事辦完了我就回來。」魏平說完後，按動對構機，吩咐請老闆娘來一下。

一分鐘後，山本富美子開門進來。

「富美子！我要丁小曼夤夜離境，有辦法嗎？」他顯得很焦急地說。

「爲甚麼這樣急？」山本富美子顯然感意外。

「難道妳不希望金照東兄妹早點死？」

「你們不想再叙一叙？」山本富美子說着有意無意地望了丁小曼一眼。

那一瞥彷彿是一個暗號，丁小曼立即說：「魏平！我不要今晚走，我眞想好好睡一覺。」

「妳一睡半月還沒有睡夠？」

丁小曼似乎察覺她話中有語病，立即撒嬌地說：「你這個人！人家……捨不得離開你嘛！」

山本富美子也趁機笑着說：「魏先生！現成的艷福你不享……」

魏平沉聲打斷她的話：「不行，我要她今晚就離開。」

山本富美子不敢再說笑了，沉吟一陣，終於點點頭說：「好吧！」

「妳打算怎樣送她離境？」

「用水上飛機送她到香港近海，再用汽艇送她上岸。」

「你們有水上飛機？」

「不錯，這是我們最快的交通工具。」

「她需要多久才能安抵香港？」

「大約兩天。」

「好，兩天後我履行諾言。」

山本富美子一雙明亮的眸子骨碌碌地一轉，笑着說：「魏平！有一句話我要先聲明。我們這個組織的實權並不操縱在我一個人手裏。即使丁小姐安抵香港後，我們的人還在掌握她。如果你不履行你的諾言，可能會對丁小姐不利。」

「不必說威脅我的話，祇要她安抵香港後，我一定履行我的諾言。」

山本富美子點了點頭，然後向丁小曼招招手說：「妳自由了，我們走吧！」

丁小曼顯得無限依戀地說道：「魏平！你要小心。」

魏平拍拍她的臉頰，笑着說：「放心！我很會照顧自己。」

「我走了。」

「嗯！到香港拍封電報給我。」

「我知道。」

「妳不問問地址？」

丁小曼怔了一怔，喃喃地說：「我的神智都迷亂了。」

「要清醒。」他掏出紙筆寫了地址給她。「電報拍到綠園酒店來。」

丁小曼接過，向門外走去。

魏平忽又叫住她：「慢一點！」

「還有事？」

「有的。」魏平從衣袋裏掏出一支鑰匙給她。「回到香港後，打開我的房門，看看我的日記簿，然後將最後一篇日記中最後一句話寫在電文裏。」

丁小曼倏地一驚：「爲甚麼要這樣做？」

魏平安詳地說：「任何人都可以在香港冒妳的名字拍封電報

來，這樣我才能相信妳確已安然返抵香港。」

山本富美子目光中也閃過一絲獰色，沉聲說：「你不信賴我？」

「並不是妳親自護送她回香港，我祇是不太信任妳的部下。」

「你不信賴他們，可能會使他們惱怒。」

「惱怒又怎樣？」魏平蠻不在乎地偏着頭問。

「可能會對丁小姐不利。」

「這已無法顧慮，否則我一無保障。」

丁小曼插嘴說道：「魏平！我有些害怕，依我說……」

「妳有甚麼好主意？」

「我是說……我去開你的房門，你的房東也許不肯。」

「房東知道妳是我的好友。」

「這樣吧！我將我們慣常用的親密話寫在電文裏吧！」

魏平冷笑着說：「妳不該給妳自己找麻煩，如果他們不存心放妳，他們會拷問妳，不怕妳不說出來。」

「那……」丁小曼期艾地說不出話來。

山本富美子語氣冷冷地說：「既然你不聽勸，也就算了。萬一激起我那些部下的怒火，不但對丁小姐不利，可能也會對你不利。」

魏平縱聲大笑說：「哈哈！別忘了對你們也是同樣的不利，妳這個聰明的老闆娘應該壓制一下妳那些部下的怒火才對。」

山本富美子搖搖頭，喃喃地說：「你脾氣眞倔强，我爲你擔憂。」

「其實妳這份擔憂是多餘的，妳不說，妳的部下們又怎知道這些事情呢？」

「總之，你是不信任我！」山本富美子憤憤地說。

魏平聳了聳肩，神情輕鬆地說：「照我的話，當我用槍瞄準金照東兄妹時，命中率可能要高一些。」

「隨你吧！」山本富美子似已無話可說，帶着丁小曼走了出去。「砰」然關門聲，顯露了她的憤怒。

魏平却面對四週的鏡子，得意地笑了起來。

一語驚醒　愼重行事

魏平在酒吧流連到翌晨二時才離開。他回到綠園，趕回自己的房中。正要扭亮電燈時，忽然有人拉住他的手。

他本能地揮出拳去，對方却輕靈地閃開，並輕喊一聲：「是我。」

他聽出是沈依的聲音，於是輕笑着說：「妳差點挨揍。」

「可沒那麼容易。」

兩人併肩在沙發上坐下，她輕聲問：「見到曼曼了嗎？」

「見到了她，使我很失望。」

「是因爲證實了我的話。」

「不！她表現得太差，一眼就讓我看出了她的僞裝。」

「這一方面她比我差，可是她比我狠。」

「噢！那我倒該小心點。」

「你給她出難題了？」

「嗯！除非她眞回香港，不然我出的題目一定難倒她。」

「她根本沒有離開約克山莊。」

「妳怎知道？」

「我一直在山莊門口監視。」

「以後的情況愈來愈複雜了。」

「也愈來愈對你不利。」

「我感覺得到。」

「無數的人想置你於死地。」

「那些呢？」

「張善臣、山本富美子、曼曼，以及金照東兄妹。」

「祇是沒有妳。」

「我們是合作的。」

「我經常在想，當我們共同獲得這筆橫財時，會不會火併一場。」

「誰先動貪念誰就先喪命。」

「這算是警告嗎？」

「也許是。」

魏平親暱地叫着她的名字：「沈依！如果我想全權處理全部『貨色』時，不知妳會怎樣？」

沈依伸手勾住他的脖子，笑着說：「別不自量力，你辦不到。」

「如果我想試試呢？」他進一步試探。

「難道你掌握了願出更高價錢的買主？」

魏平的話說得更大膽了：「沈依！我突然對那筆橫財失去興趣了。如果我眞控制那批『貨色』的話，我倒想開籠放鳥。」

「你不覺得你對我說這種話有點冒險？」

魏平事先也考慮到這一點。不過，他感覺得出來，不管是他對沈依，或者是沈依對他，都有一份眞摯的感情存在。

現在，從沈依的語氣中更獲得了進一步了解，她不是一個貪婪而又殘酷的人，她有些人道主義。

不過，她的深不可測使他不敢急進，於是淡淡地說：「有甚麼冒險呢？」

「你這種幼稚的想法會影响我的利益。爲了阻止你做儍事，也許我會使出很殘酷的手段。」

「所謂殘酷的手段就是殺我吧！是用槍，還是用妳的熱情？」

「魏平！」她的聲音很正經。「別異想天開，這事情不會像你想像的那樣單純。也許你會報警，但交易地點是在公海上，不屬龍城水上警察廳的管轄，他們不會理你。當然，你有這種想法，也必然有了自以爲很高明的安排。其實你本心救那些女孩子，而結果却反害了她們。到了最後關頭，犯罪集團爲了湮滅証據，很可能將她們沉屍海底。那時你一定後悔莫及。」

魏平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自己的想法的確太天眞，同時也深深佩服對方的判斷週密，於是輕鬆地笑着說：「看妳，說了那樣多，我不過是隨口說說而已！」

「但願你祇是隨口說說的。」

「好了，好了！」魏平熱情地摟緊她。「別談這些不着邊際的問題。趁此良宵，我們似該更親密地合作才是。」

「你該留下點精力。」她在躲閃他。

「我應該及時輝煌我的生命，也許我的生命形將消逝。」

「你是在得過且過？」

「不！我是想將情緒放鬆，因爲動槍的時候快要到了。」

「多麼堂皇的理由！」她笑了。

魏平懂得這是默許，他是個神槍手，因此從不放過每一個拔槍的機會。不過，現在這座人像靶却是活的。

* * *

兩天後，魏平如約來見山本富美子。一見面，她就遞給魏平一封電報：「丁小姐來了電報，她說房東不准許她開門。」

魏平將電文掃了一眼，並未感到驚奇，這應是他想像中的事，鑰匙在丁小曼的手裏，而她的人仍在龍城。

他祇是冷冷地問：「她爲甚麼不拍發電報到綠園酒店去呢？」

「是我敎她如此的，免得金照東兄妹對你生疑。」她道。

「沒有使妳的部下動怒吧？」

「還好，祇是使我覺得難堪。」

「我倒不覺得。」

「你根本不信任我。」

魏平擺擺手說：「好啦！事情已經過去，反正丁小曼也已回到了香港，何必再提哩！」

「你相信她的確回香港了？」

「嗨！」魏平輕鬆地笑了。「妳這個人可眞有點難侍候哩！不相信妳，妳要生氣，相信妳吧，妳倒又問起我來了。」

山本富美子嬌媚地笑了，柔聲說：「你這個人眞是又教人愛，又教人氣。」

「多愛，少生氣，妳會更年輕。」

「那麼，你該履行諾言啦！」

「當然。」

「幾時動手？」

「隨時。」

「好！明天我聽消息。」

「不過……」魏平皺皺眉頭，接着說：「在我決定動手之前，有幾個問題要與你研究一下。」

「甚麼問題？」

「龍城的治安情況還算良好，平空二人被殺，警方一定會追究。」

「你怕？」

「我並不怕，祇是顧全大局。」

「多慮的人根本不配作槍手。」

「眞正的槍手從不用冷槍殺人，我也許眞不配當槍手。」

「魏平！」山本富美子瞪大了眼珠。「你反悔了嗎？」

「我從不反悔。」

「可是你……」

「希望妳能有耐性地聽下去，金照東兄妹被殺後，警方立刻會找到我，然後又可循着關係，找到妳。」

「你不會作得毫無痕跡？」

「金照東兄妹並不是儍子，何況他們還有不少心腹死黨。」

山本富美子勃然大怒道：「說了半天廢話，原來你祇是不想動手。」

「別發火！聽我說！」

「我不要聽你說空話，我要聽槍聲。」

「富美子！」魏平吼叫起來，「你要我眞心眞意地幫妳，對不對？」

「遇事縮頭藏尾的，這怎麼算幫我？」

「我問妳，殺金照東兄妹的目

的何在？」

山本富美子沉聲說：「告訴你，我已命令載運『貨色』的船去無人島攔截他們的『貨色』，事後他們一定不會善罷甘休，所以要先下手爲强。」

「那就應該將露露一起也幹掉。」

「不行！」山本富美子連連地搖着頭。「萬一她所說的『貨色』集結地點是假的，還可以逼她交出『貨色』來。」

「富美子！我該提醒妳，一旦金照東兄妹被殺，露露立刻會發現她的處境非常危險，妳想想看，她該怎麼辦？」

山本富美子反問道：「你說呢？」

「她會立刻逃離綠園，然後向警方告密，等貨船抵達孟特蘭時，必遭人贓俱獲的命運。」

「管不了那麼多，反正錢已到了我們手上，等『貨色』到達孟特蘭時，我們早就遠走高飛了。」

魏平冷笑道：「妳想得太天眞了，警方接到密告後，一定立刻監視我們的行動，休想逃走。」

山本富美子沉吟了一陣，突然咬牙說：「那就連露露一起幹掉。」

「有妳這句話，我祇是多發射一粒子彈，不過，這一粒子彈也許會將一大疊美鈔打跑。」

「爲甚麼？」

「正如妳說，萬一露露告許我們的消息是假的呢？」

山本富美子被魏平這樣翻來覆去的問話，已然失去了主張，喃喃自語地說：「那麼，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先問妳，妳一直在說要和我遠走高飛，妳究竟準備去何處？如何去法？」

「我早有準備，錢一到手就動手。」

「錢何時到手？」

「一等『貨色』上了裝載硫磺的貨輪，這邊的代表立刻付錢。」

「這件事情很好辦。」

「別說得太輕鬆。」

「聽我說，」魏平顯得胸有成竹的樣子。「我們的目的是要錢，而不是要殺人。如果他們的『貨色』被我們攔截到，他們還不知情的話，我們又順利拿到錢，大可以悄然一走了之。」

「金照東兄妹不是傻瓜。」

「別忘記我還是他們的搶手，如果有甚麼動靜我一定先知道，那時我祇要一動槍，他們沒有一人能活着。」

「哦？」山本富美子聽得很出神。

「如果我們攔截『貨色』的行動撲空，我立刻幹掉金照東兄妹和他們的手下，並逼迫露露交出『貨色』，那時不怕她不就範。」

「你口中如此說，祇怕你心裏又另有打算。」

「我無理由背叛妳。」

山本富美子目光冷峻，語氣咄咄逼人地問道：「這是你心裏的話？」

「男人一生中最大的慾望就是擁有最漂亮的女人和巨額財富，我豈會放過妳以及妳的財富？」

「你這張嘴眞甜！」她開始得意地笑了。

「我說的全是眞心話。」

「好吧！就這麼辦……」山本富美子停頓了一下，語氣突轉嚴厲：「告訴你，背叛我的人，我絕不會輕易放過他。」

魏平輕鬆地笑着說：「放心！我是聰明人，絕對不會作傻事！」

魏平一回到綠園，就立刻被請到金照東的辦公室，門口由唐飛親自率領好幾個大漢把守着，大概裏面有重要的事情在討論。

金照東兄妹以及沈依都在辦公室裏，另外還有一個腦滿腸肥的中年矮胖男人在座。

見魏平進來，沈依立刻迫不及待地問道：「那邊的情形如何？」

魏平知道她問的是甚麼事，立刻回答說：「山本富美子已命令運『貨色』的船前往妳所說的無人島，攔我們的『貨色』去了。」

金照東喜不自勝地說：「她中計了！」

那個矮胖男人却搖搖頭說：「別太樂觀，山本富美子是有名的厲害角色，從不輕易上當，也許她另有安排，還是小心一點爲妙。」

沈依冷笑着說：「這次她非上當不可。」

矮胖男人白了她一眼冷冷道：「妳有把握？」

「你準備錢，後天晚上聽消息。」

「好！」矮胖男人站起來。「我的貨輪定於後天晚間十一時半抵達會合點，祇要『貨色』上船，我立刻會得到消息，隨即以現金付現。」

金照東送走了客人，重又在原位坐下，向魏平笑着說：「最近你忙，我也忙，我們很少有機會

談談。山本富美子那邊怎麼樣？聽說對你很信任。」

魏平點點頭說：「她的確很信任我。」

「她是否交給你很重要的任務？」

「不錯。」

金惠姬插口說：「能公開嗎？」

「當然可以，」魏平的語氣很平靜。「她要我幹掉你們兄妹。」

「哦？」金照東不免一驚，但很快又重展笑顏。「這倒有些令人吃驚，你答應了嗎？」

「當然答應了。」

「魏平！」沈依低叱了一聲，同時又丢給他一個眼色。「別開這種玩笑。」

「不是開玩笑，」魏平認眞地說：「我的確答應了她，不然她怎會信任我？」

金照東笑着問道：「準備幾時動手呢？」

「目前還沒有這種打算。」

「魏先生！」金照東仍然笑容滿面。「若是我就會立刻動手，橫財全部獨吞，多過癮！」

沈依插嘴說：「別忘了還有我。」

金照東笑着說：「連妳一起幹掉就行了。」

魏平微笑着說：「金老闆！你心裏存着這種想法就該幹掉你，可是沈依小姐那副可愛的模樣兒却教我下不了毒手。」

金惠姬冷笑道：「算了吧！你心裏早有別人了！」這話說得非常露骨，沈依臉上立刻變了顏色，魏平也收斂了笑容，氣氛顯得很尷尬。金照東不愧是頭老狐狸，一陣哈哈大笑將尷尬場面掩飾過去。

* * *

夜很靜，魏平的房裏黑，在黑暗中傳來喁喁細語。

「魏平！」沈依說：「這兩天要盡量休息，成敗的關鍵在後天晚上。」

「妳指的是那一方面的成敗？」

「我們能活着，而且順利地拿到錢。」

「我們又是誰？」

「你和我。」

「妳認爲成敗的比例各佔多少？」

「五對五。」

「如此平均？」

「我本有把握成功，你如果搗蛋，成功率就祇有一半。」

「妳怎麼知道我要搗蛋？」

「別想瞞我，你一直在想開籠放鳥。」

「那可能是辦不到的事。」

「你口中如此說，心裏却不如此承認。」

「沈依！」魏平終於作了最大膽的試探，「我發覺妳對任何事物都很仁慈，唯獨對那一羣無辜的少女們非常殘酷，爲甚麼呢？」

沈依冷冷地說：「因爲我怕貧窮。」

「妳也許和我一樣地心口不一吧！」

「別胡思亂想了，」沈依很技巧地岔開了話題：「後天晚上你一定會到約克山莊去察看動靜，也一定會帶着你的長短槍。不過我要提醒你，非到不得已時，千萬別用槍。」

「唔！還有甚麼吩咐？」

「你要特別小心任何情況都可能使你喪命。」

「既然如此危險，我就不去了。」

「你一定要去，因爲你在何處，注意力就會集中在何處。」

「然後妳才可不被注意地佈置一切，對嗎？」

「對的。」

「沈依！我好像被妳利用了。」

「我利用你，你利用我。」

「這大概就是合作吧？」

「也可以那麼說，」沈依又語氣凝重地重覆前言：「記住！非到萬不得已之時，千萬不要動槍殺人。」

魏平不禁有些納悶，她爲甚麼一再强調這句話呢？在他沒有找到答案之前，睡意已襲上他的眼皮了。

* * *

這是一個緊張得令人窒息的夜晚，但是舞台上火辣辣的表演却遮蓋了緊張的氣氛。粉腿的撩動，將人們心頭上的壓迫也踢走了。

晚間十時，魏平就來到了約克山莊的酒吧間，他手裏仍然提着那隻裝酒的箱子，不過此時這隻箱子內裝的却是那支X十七號德製長管來福槍。

他剛坐下，那個名叫海蒂的侍酒女郎立刻迎了過來，媚笑道：「能請我喝一杯嗎？」

「當然可以。」

海蒂在他身邊坐下，拿過他的提箱，笑着說：「我知道你帶來了好香檳。」

「不！我今晚想喝點威士忌。」魏平一面將提箱拿過來貼身放好，一面招呼侍者拿酒。

三杯落肚之後，海蒂瞇着眼睛說：「聽說你很大膽！」

魏平不知她這句話的用意何在，祇得含糊地說：「我的膽量敢當衆脫掉妳的衣服。」

「我可沒有那種膽子，」海蒂伸了一下舌頭，復又噘起了紅唇。「你膽敢當衆吻我嗎？」

魏平明知對方在耍花樣，却佯裝中計，佻笑着說：「這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

他擁海蒂入懷，將嘴壓上了她的紅唇。海蒂反應熱烈，但她祇用一隻手臂摟住他，那麼，另一隻手幹甚麼了呢？

原來海蒂正拿着一包白色的藥粉傾倒在魏平的酒杯裏。

魏平仍然繼續擁吻她，但他腦海裏却在思索應付的方法。要點小手法將酒杯換一換，他絕對可以辦得到。但是却逃不過在一旁監視者的眼睛。

最後他終於想到了一個方法，他裝着情不自禁的樣子，將海蒂的身體整個壓到桌面上去，使桌面上的兩隻酒杯都弄翻了。

「呀！」海蒂失聲大叫。

「吃驚了嗎？」

「人家的背好痛！」海蒂皺緊了眉頭，哭喪着臉：「衣服也弄濕了。」

「來！乾一杯，」魏平又斟上兩杯酒。「算我道歉，誰教妳吻得那樣熱情呢？」

他一面和海蒂笑語如常，一面在留意四週的動靜，驀見一個大漢飛快地向裏面跑去。

魏平已感到危機四伏，但他却不明白是甚麼突來的變故才使對方想到要對自己下手。雖沒有答案，但他却提高了警覺。

「怎麼不說話了？」海蒂在凝視他。

「今晚的節目好像不大對勁。」

「換換口味如何？」

「怎麼？這裏還有兩套表演。」

「因爲法令不許可，另一套節目是在密室中上演。」

「甚麼樣表演？」

「保證瘋狂刺激。」

魏平明白這又是一次陷阱，於是乾脆搖搖頭說：「我不感興趣。」

海蒂突然站起來說：「對不起！我要去換件衣服。」

說完後，以快速的步伐離開了魏平。

一舉殲滅　害人渣滓

緊接着，一個侍者來到他的面前，很恭敬地說：「魏先生！老闆娘請你進去一下。」

這也許是面對面地攤牌吧？魏平心裏想。不管如何，這都是不容推辭的，於是他站了起來。

當他來到山本富美子的房間裏時，發覺裏面空無一人，他正納悶不解，四週的鏡子突然緩緩轉動，出現了無數的窄門。丁小曼站在一個門處，情侶重逢該是值得慶幸的，遺憾的是，她手裏拿了支槍。

「魏平！想不到吧！」丁小曼的語氣很冷，神情很傲。

魏平極爲平靜地說：「我早就知道了。」

「你吹牛！」

「是露露告訴我的。」

「我早就猜測你和露露是一黨。」

「小曼！我到龍城來是爲了救妳，怎說我和露露是一黨？」

「算了吧！」丁小曼神色不屑地撇撇嘴。「你到龍城來，是專門爲了對付我。」

「妳是山本的人，我也是山本的人……」

丁小曼冷笑着打斷他的話：「別以爲你聰明，我們有電台，一小時前我們就已收到了消息。」

「甚麼消息？」

「我說出來你一定很高興，我們中了露露的詭計，全部『貨色』都到了她的手上。」

魏平焦急地吼道：「糟糕！我上了她的當。」

丁小曼冷笑連連地說：「別裝佯！心裏也別高興，山本已帶人去圍攻綠園，全部貨款仍然會到我們手裏。」

「有我的一份嗎？」

「有你一顆子彈！」丁小曼的語氣冷酷無情。

「我不相信妳會殺我，因爲我們曾相愛過。」

「別自作多情，你是一個有名氣的新聞記者，與你接近，祇不過使我有一層良好的掩護。」

「想不到妳的心機如此令人可怕。」

「可怕的還在後面，我曼曼出道以來，從來沒有被人愚弄過，所以我今天要親自殺你……」

「砰」地一聲槍響，震人耳

鼓。

然而中槍倒地的却是丁小曼，祇見她滿頭是血，右眼處已成了一個深邃的血窟窿。

張善臣在另一處門出現，當魏平飛快地拔槍和他相對時，才發現對方手中的槍是下垂的。

「魏先生！」張善臣的聲音很平靜。「傍晚時露露曾打電話給我，說你就是當年在韓國戰場上救過我性命的中國記者。」

「你相信？」

「我相信。」

「那麼……」

張善臣揚手打斷他的話：「十多年前你救過我一命，現在我救你一命，我們已兩不相欠。」

「我應當感謝你。」

「不必言謝，請接受我的邀請和我比槍。」

魏平不勝駭異地道：「爲甚麼一定要比槍？」

「在龍城，我是第一流槍手。自從你來了之後，我的聲望大減。以一個槍手來說，如果無法挽回聲譽，倒不如死在高明槍手的槍下。」

「你認爲槍手的榮譽如此重要？」

「是的，非常重要。」

魏平喟嘆道：「你既然如此堅持，祇有各憑運氣了。」

「我不想檢便宜，」張善臣扔了一件東西給他。「這是你的彈匣。」

魏平接過一看，正是自己的彈匣，再察看手裏的槍，彈膛內却是空的，臉色不禁一變。

「別吃驚！海蒂方才在你身邊時動的手脚。」張善臣停頓了一下，又問道：「你那隻提箱內裝的是香檳酒嗎？」

「不，是一支長射程來福槍。」

「我說裝的是酒，不信打開來看看。」

魏平打開箱子一看，不禁怔住了。裏面果然裝的是酒，還多加了一塊磚頭，使重量和那裝槍的箱子相等。

他記得離開綠園時，唐飛提着箱子送他出大門，一定在那個時候調換了。

張善臣辭色冷峻地說：「山本富美子不信任你，金照東同樣不信任你。在黑社會中，不要輕易去信任別人，否則你就會送命。」

「你可以信任。」

「不見得，當我向你發槍時，絕不會有一絲偏差。」

「我也不會有所偏差，我相信我們比槍的結果必定是同歸於盡。」

「那倒是一件値得慶幸的事。」

「我覺得你這種行爲太傻！」

魏平不勝惋惜地說。

「作了槍手，身不由己。」

「我算是槍手嗎？」魏平喃喃自語，像在自問着。

「彈匣被扒你不知，箱中裝酒，你却以爲是槍，以這兩件事看來，你的確不配做一個槍手。不過，以你的閃電槍法和你那種大無畏的精神，又足以稱爲一個槍手。死在你槍下是一種榮譽，贏了你更是了不起的榮譽。」

「好，我讓你得到其中之一榮譽吧！」

「請將槍插回槍套，然後我們再拔出來向對方射擊。」

屋內出奇的靜，兩人的槍都已重入脅下的槍套，兩人的右手也都放在腰際，冷峻的目光相互注視着。

三分鐘過去了。顯然兩人誰也不願先拔槍，與其說在等待，不如說他們是在相互禮讓。

空氣沉悶得令人窒息，魏平忍不住說：「你還在等待甚麼？」

「等待欣賞你拔槍時的美妙姿勢。」

「你既然懂得欣賞，這場賭命的比槍就該取銷了。」魏平緩緩地將右手垂了下來。

就在魏平右臂垂下的一瞬間，張善臣突然閃電拔槍。

魏平又驚又怒，他絕對想不到張善臣是如此的卑鄙，一面將身體飛閃，一面閃電拔槍。

當魏平將要勾下扳機的一瞬間，突然發現對方的槍口，並未指向自己的右眼，心知有異。但是此刻已無法約束那根衝動的食指，他祇是盡其可能地將槍口偏右。

「砰砰」兩響，因爲彼此槍技的口徑有別，音量也就大小不同，還可以分辨。其實這兩槍幾乎是在同時發射的。

張善臣踉蹌地倒下，左脅一片血漬。緊接着，一個人在魏平的身後倒下，那是山本富美子，她手裏拿着槍。顯然想在背後射殺魏平，被張善臣發現了。

魏平眞是痛悔不已，張善臣開槍是爲了救他，而他却誤會對方行爲卑鄙……

他衝過去，抱着張善臣，嘶聲叫道：「張兄！振作一點，我去

召喚救護車。」

張善臣苦笑着說道：「中國人！你輸了。我一槍射穿了山本富美子的右眼，而你却沒有射中我的心。」

「是的，我輸了。」魏平激動地說：「不管從那一方面說，我的表現都不如你。」

「不！你是故意不殺我。」

「不！是我的槍法不準。」

張善臣閉上了眼睛，喟然地說道：「原以爲我會死在你的槍下，看來我將要在監牢裏度過這一生了。」

外面一陣零亂的脚步聲，接着一羣荷槍實彈的警察出現。沈依竟然也在其中。

「妳？」魏平驚詫地說不出話來。

沈依緊張地問道：「魏平！你……你沒有開槍殺人吧？」

「沒有，我祇是誤傷了張善臣。」

沈依拍拍胸口說：「我眞擔心你會殺人。」

「沈依！妳到底是甚麼身份？」

「國際警探。」

「哦？那批少女呢？」

「已經到了警方手裏。」

「綠園方面呢？」

「金照東和他的部下悉數被山本富美子的人槍殺，金惠姬雖然在槍戰中逃了一命，却已被捕了。」

「我有罪嗎？」

「有的，」沈依神秘地壓低了聲音：「我要控告你引誘我和你談情說愛。」

雖然這是一句俏皮話，魏平却無心大笑，他將手裏的槍丢在地上。

這一輩子他都不會再去摸槍了，因爲射傷張善臣的那一槍足以使他飲恨終身。

（全文完）

都市緝兇故事

三野狼

燕青・文　洛文・圖

李渭三人殺害鄧添福。

上文提要：

黃應求失踪之後的第四天，黃家接到由澳門寄來的小包裹，內附他的一截耳朵；要求贖款五十萬；另有他的車匙圈……警方港澳雙方徒勞無功，第六天，黃父又收到另一封勒索信，經研究，顯然非出自一人之手……黃應求失踪十九個月後，其父黃錫彬又被人綁架了……九龍交通警察在大埔道交界處截查車輛時，忽然聽到喊救命……

鄧添福怎麼會死的呢？警方綜合野狼集團幾個人的口供。由於鄧偉明和鄧添福是同鄉兄弟，平時來往也很密。綁架黃錫彬勒索了五十萬之後，鄧偉明也分得一些錢，頓時闊綽起來了，有時也請鄧添福一同去吃喝。

鄧添福是個「古惑仔」，看到鄧偉明突然有那麼多錢花費，也就好奇起來，旁敲側擊的打聽鄧偉明有甚麼發財捷徑？

鄧添福獲知眞相之後，便開始向鄧偉明勒索。其實，在這次分款中，由於鄧偉明只是個嘍囉角色，所以分得最少，他不堪鄧添福不斷的需索，只好坦白對鄧添福說，自己分得款項有限，分得較多的是李渭、倪秉堅和馬廣燦這幾位大哥。

鄧添福的胃口很大，叫鄧偉明帶他去見李渭他們。

鄧偉明被同鄉兄弟鄧添福要脅，只好硬着頭皮帶他去見李渭等人。鄧添福開門見山，要求分用贓款，否則便向警方告密。

李渭等沒有辦法，只好給了鄧添福一點錢，作爲掩口費。可是，鄧添福這個人，嫖、賭、飲等不良嗜好都齊全，拿到了錢，轉眼便花得清光，回轉頭來又向李渭等伸手。

李渭和馬、倪兩人商量，認爲這樣下去不是辦法，鄧添福總會有一天因所求不遂而爆出他們的秘密來。

俗語說：「無毒不丈夫！」有一天，鄧添福又打電話來向李渭索款。李渭把他誘騙到淺水灣，合三人之力把他殺死。埋屍之處，就在埋葬黃應求的附近。當警方要求李渭和倪秉堅指出黃應求埋屍處時，兩人一時記不清楚，誤指鄧添福的埋屍處。若不是他們誤記地點，鄧添福的屍體也就沒法重見天日了。

鄧添福的妻子胡佩珊後來出

庭作証說：如果她的丈夫仍在生，那年是卅三歲。他們一家住在屏山的坑頭村。鄧添福失踪時，穿藍格仔絨西裝及皮鞋。身上的毛綫背心，還是她親手織的。從屍骸旁邊拾到的一顆袖口鈕，胡佩珊認得是丈夫物品。

法官問胡佩珊：「你的丈夫失踪後，有沒有去報案？」

胡佩珊說：「在七月去報案。」

法官又問：「爲甚麼你在丈夫失踪幾個月之後才去報案呢？」

胡佩珊說：「他是經常外出的，有時一兩個月都不回家。這次，他出外後，曾寄過一封信給我，叫我去收租。我以爲這次他可能出遠門，會多些日子才回來。後來等了幾個月，却是音訊全無，我恐怕他發生意外，才去差館報案。」

法官問：「那封信是你丈夫的字跡嗎？」

胡佩珊答道：「信內是，但信封上的不是他的字。」

胡佩珊作供完畢，走下証人台。當她走過犯人檻時，突然撲過去，大罵犯人檻內的四人是魔鬼，殘殺她的丈夫。胡佩珊當時像發了瘋，要勞動女警把她帶出法庭。

當黃應求的骸骨被發掘時，他的骸骨斜向左邊，雙膝彎曲相連銜接，腿間還留下一些碎布，但已霉爛不堪。腰間有一條皮帶，頸上有一個領帶的三角結，一個領呔夾，三顆鬆落的鈕扣。左手臂在脚部下，右手則在右脅之後，有五條肋骨折斷。一些頭髮仍黏在骷髏骨上，一些則黏在一些碎絨布上。

埋屍的坑穴約五呎半長，二呎七吋闊，二呎四吋深，沒有棺木。

在骸骨附近，還發現一些布碎，有五角輔幣一枚。金質皮帶扣上有一個W字。領帶尾端有一顆小寶石，鞋是外國貨，雖埋在泥土中兩年多，却還未破爛。

兩具骸骨先後被掘出後，由在場的彭定祥醫官帶返化驗室化驗。他小心地檢查黃應求的骸骨，骸骨相當完整，骨上未有軟質纖維，亦未被其他物質所腐蝕。

骨肉仍存有機體物質，頭骨沒有破裂痕跡。頭髮黑而直，除右邊下牙齦外，全部牙齒齊全。只是上齦門牙略爲啃出。

肋骨雖也齊全，但右邊第三條肋骨下後端有裂痕，長約七公分。右邊第九條肋骨後端完全破裂。

黃應求太太根據骸骨的牙齒和泥坑中的遺物，確認這具骸骨是丈夫的。黃應求的女兒也認出父親的皮帶。

黃應求的肋骨何以會折斷呢？據法醫官解釋：可能是在臨死前被重物撞擊所造成；而肩膊上的傷痕，則是被尖銳物體刺過。

法醫官還認定，所掘出來的骸骨與黃應求生前照片的面型相同。

至於鄧添福的骸骨，亦發現肋骨有裂痕，顯然是在生前被重物襲擊致死。屍骸口中還含着碎布，這也顯示臨死時是處於被挾持的情況下。

死者的衣袋內，還有一些現款，一元紙幣幾張，五元紙幣兩張，十元紙幣五張。因爲泥土潮濕，紙幣已經霉爛。此外還有手錶和戒指。

法醫官亦認定，這具骸骨與鄧添福生前照片的面形相同。

綜合各犯口供，關於鄧添福被殺原因亦已明瞭。

當日野狼集團勒索得手，拿到了五十萬元後，便興高采烈的瓜分。鄧偉明一時得意忘形，在同鄉兄弟鄧添福面前洩露了秘密。鄧添福要脅鄧偉明帶他去找李渭，聲明要分潤贓款，否則便向警方告密。李渭無可奈何，給他一萬元作掩口費。

鬼仔福要爆大鑊

鄧添福拿了一萬元，却不心足。他說：「如果我向警方告密，可以拿到五萬元花紅。」李渭對他說了不少好話，鄧添福才很勉强的把一萬元收下來。

鄧添福嗜好多多，尤其是嗜賭如命，收來的一萬元，很快便被他花光了。

因爲要鈔票用，鄧添福又來找李渭，這次要求的數目，當然是不止一萬元了。李渭推說自己不能作主，因爲大部分贓款都在大哥那裏，必須和大哥商量。

鄧添福叫李渭趕快去找大哥，還要脅道：「如果你們不答應，就別怪我心狠手辣！」

李渭趕快找着馬廣燦和倪秉堅，將鄧添福的事告訴他們。經過一番商議之後，大家都認爲鄧添福是個「蠱惑仔」，即使今天再給他一兩萬，日後他仍然會再來勒索，貪得無厭，說不定終於會「爆大鑊」。

與其「養虎爲患」，倒不如來一個「先下手爲强」，把鄧添福剷草除根，免絕後患。

經過一番商議之後，定下計謀，決意要把鄧添福殺人滅口。

李渭叫鄧偉明去找鄧添福，說大哥對他的要求已有答覆。

鄧偉明奉李渭之命找着鄧添福，對他說：「大哥已經答應給你一大筆錢，還約你到太平山頂餐廳見面，到時他會親手把款項交給你。」

鄧添福財迷心竅，一心想着大筆款項馬上到手完全沒有提防。他和鄧偉明坐着倪秉堅駕駛的汽車，由新界出九龍，乘搭汽車渡輪過海，再駛上太平山頂。

此時李渭與馬廣燦已在山頂餐廳等候，他們很熱情的招待鄧添福，還請他吃了一頓很豐富的晚飯。離開山頂餐廳時，天時已經入黑了。

鄧添福問李渭，錢在那裏？李渭說：「鄧老兄，這筆錢是勒索得來的，數目又大，怎能帶在身上？如果遇到差人搜查，豈不是自找麻煩？所以，我們把鈔票埋在石澳一處山頭，要用的時候才去拿取。那裏又不是很遠，行車二十分鐘便到了。」

鄧添福不虞有詐，便跟隨他上了汽車。

汽車走了一程，在一處山徑停下。李渭和馬廣燦在車尾箱拿了鐵鏟，便招呼各人上山。

到了一處雜樹叢下，李渭說：「這裏是了！」便舉起鐵鏟挖地。鄧添福就蹲在旁邊看着。

鄧添福以爲鈔票就快到了，冷不防被李渭三人，一人從後面箍着他的頸項，一人用布塞住他的嘴巴，一人用鐵鏟在他頭上敲下來，「鬼仔福」便因一時貪念送掉了性命。

狠羣殺死鄧添福之後，就地掘了個土坑，把屍體埋葬了。這裏附近，也就是他們曾經埋葬黃應求的地方，所以他們對這裏的地形頗爲熟悉。

當鄧添福的骸骨被挖出來時，氣味臭不可當。據仵工說：屍體埋葬不及一年，本不應該肌肉全部化掉，而且骸骨也不會那麼臭味難聞，可能是埋葬的地方太過潮濕，以致發生這種現象。

至於黃應求被綁架和受害的過程，警方綜合狠羣的口供，大致理解如下：

李渭以前曾經在黃錫彬開設的「新英行」做過小職員，但已離開多年。却不料黃應求的記性特別好，當李渭和馬廣燦、倪秉堅聯手把他綁架時，黃應求一眼便認出李渭，還說道：「老表，乜搵的咁嘢搞呀！」

就因爲黃應求的記性好，却惹來殺身之禍。李渭知道黃應求認得自己之後，便改變了主意。

也就因爲黃應求叫了一聲「老表」，便使到李渭動了殺機。因爲李渭知道，即使能夠拿到勒索款項，若把黃應求放回去，黃應求會把他的身份告訴警方，到頭來自己便難逃法網。因此，他寧願不要贖款，也要把黃應求置諸死地。

至於寄給黃家的耳朵，事後證實確是從黃應求身上割下來的，而且割下來時，黃應求仍生存。因爲法醫官認爲，生人和死人的耳朵，是可以檢驗出來的。也許在割下黃應求耳朵的時候，野狼還未打算把黃應求殺死。

黃應求的骸骨被認出來之後，黃家領回來火葬，並在萬國殯儀館舉行家奠。

喪禮採取中國傳統儀式，由黃太太率領四子一女拜祭，靈堂內哭聲震天，聞者心酸。

儀式舉行前，家屬先去淺水灣黃應求埋屍處招魂。

家屬與辦事人員分乘三輛私家車前往淺水灣，此時已是日落黃昏，下午七點多。車頭挑着一根招魂旛，旛上有白紙條寫着「敕金寶旛接引顯考應求府君之靈魂」。還有一串黃色紙條，一面鏡子，和黃應求的照片、生前穿過的衣服。

招魂隊伍抵達淺水灣道黃應求埋屍處路旁時，黃氏家屬哭聲淒楚，尤其是黃太太，更泣不成聲。

此時月黑風高，景色昏暗，更添淒涼慘淡的氣氛。

道士一邊把招魂旛在洞穴上搖晃，一邊唸着招魂的經文，黃氏家屬各持一炷清香，環跪在洞穴四周，齊聲痛哭，並淒聲呼喚丈夫、父親、兄長的魂兮歸來。此情此景，即使是鐵石心腸的人，也會感動下淚。

道士誦經時也唸出黃應求的生辰八字，又在埋屍洞口大燒冥鏹。

招魂後，把招魂旛仍插在車前，家屬乘原車返回殯儀館，道

士執招魂旛至靈前，繼續作法事。

開祭儀式隨即舉行，黃太太與子女一同跪在靈前。黃太便因過度悲傷，曾經暈厥數次。

禮堂的佈置，正中懸着黃應求的遺像，伴以一對白蠟燭，圍以鮮花。兩旁是遺孀的輓聯。

遺孀黃太太的輓聯，不知出自那位文學高手，寫得相當沉痛：「結十八載夫妻，何堪枕冷衾分。逝者如斯，天胡不弔；沉二三年血海，空賸兒孤親老，問君知否，魂兮歸來。」

家奠儀式中，兼有「破地獄」儀式，仍是由道士主持。黃應求生前所駕的私家車XX七八七號，不能搬到地府去。黃氏家人特地委托紙紮店紮製一輛獲素牌紙汽車，車上還有一名司機，燒給黃應求，使到他在地府中仍可以出入有車。

黃應求的骸骨洗滌工作，經過一個星期的處理後，已大致完成。除由法醫官學行法理上的辨認手續外。這副骸骨，決定不通知黃氏家屬前往辨認，免致他們觸景傷情。

至於其他遺物，如屍體埋葬處所發現的黃皮鞋，及鐫有W英文字母的金質皮帶扣，隔了幾天，即由警方通知黃氏家屬前往認領。

黃應求太太梁翠滿女士於喪禮完畢後對人說：「這次破案，有點使人意想不到，簡直類似神蹟出現。上個星期日，和家翁兒女一起吃飯時還談起此事，覺得很迷惘。想不到當天就破了案，可能是阿求在顯靈。」

在三狼案審訊過程中，最使人注意的，却是黃錫彬被擄後交付五十萬元贖金的經過。

黃錫彬被釋後，聲言沒有交過贖款。匪徒竟會那麼仁慈？這種說法是任何人都不相信的。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黃家接到黃錫彬由賊巢寄出來的親筆信之後，由於有黃應求的前車可鑒，對於警方的倚賴已缺乏了信心。為了老人家的安全着想，黃家決定向野狼屈服，立即籌措贖金，並且瞞着警方去進行。

黃家從銀行提了五十萬元出來，二十萬元是一百圓面額的鈔票，三十萬元是五百元的「大牛」。由黃應求的兩個堂弟，也就是黃錫彬的侄兒黃應基和黃應禧兄弟，用布帶繫在腰間，從香港

帶過海到九龍。

黃應禧在九龍華中公司任職。他和黃應基把鈔票帶到公司，在那兒早就準備了一個帆布袋，兩人把鈔票都放進帆布袋內。

他們兩兄弟在華中公司不敢走開。到了一九六一年二月廿七日的深夜，有個電話打到公司來，黃應禧便趕快接聽。

天官賜福是暗號

對方是男人聲音，開口便問準備好了沒有？黃應禧知道這個電話是綁匪打來的，便回答已經準備好了。對方就在電話中指示交款的方法，並聲明祇准一個人來。

既然綁匪如此指示，黃應禧祇好單人匹馬去上陣。

黃應禧拿着裝滿鈔票的帆布袋出門，在路上喚了一部的士，依照綁匪的指示，吩咐司機駛去九龍塘雅息士道三角花園。

九龍塘本來就是個清靜的地方，何況此時已是深夜。黃應禧下車後，四顧無人。但他不着急於找人，因為綁匪在電話裏，叫他去三角花園找一封信。

黃應禧終於在公園內的矮圍牆旁邊找到了一個白信封。因為白色的東西，在黑暗中分外顯眼。

黃應禧拆開了信封，就着光線微弱的街燈看信。信箋上畫着一個粗糙的地圖，指示他由雅息士道走出窩打老道。

黃應禧拿着帆布袋沿着窩打老道行走，大約走了十多分鐘，有兩個男人從橫巷走出來。他們都戴着黑眼鏡，頭上還蓋着帽子。

其中一人走到黃應禧身邊，低聲叫着：「天官賜福！」黃應禧雖然楞了一下，但他知道這是個暗號。因為綁匪剛才在電話裏吩咐他，把鈔票交給說「天官賜福」的人。

說暗號的人迎面從黃應禧左邊走來，另一個人在右邊走，兩個人就把黃應禧夾在中間。

這兩個神秘男子就迎面而來，在黃應禧兩旁經過。那個說「天官賜福」的男人，還把黃應禧手上的帆布袋拿了過來。

另外一人立即警告黃應禧，繼續往前走，不准回頭，否則便會對他不利。

黃應禧恐怕把事情弄糟，便依照匪徒的話，往前直走。走了相當長的一段路以後，黃應禧才敢回頭來看，那兩個男人早已不知去向。黃應禧的任務完成，便截了一部的士返回華中公司。並打電話到黃家，把事情經過告訴各人。

黃錫彬求救的親筆信，不是直接寄到黃家去。據由黃錫彬任董事經理的亞洲保險公司的秘書鄧漢生出庭作供時說：

在二月十一日上午，也就是黃錫彬失踪的第二天。鄧漢生在公司裏接到一個怪電話，對方是男人。他對鄧漢生說，如果想知道黃錫彬的消息，可派人到中環蓮香茶樓二樓廁所的水箱頂拿一封信。還警告說，如果想黃錫彬平安歸家，便不可驚動警方。

此時，黃氏家人和公司上下都因為黃錫彬被人擄走而擔心。鄧漢生接到電話後，便即行動。

鄧漢生連忙趕到中環去，果然在蓮香茶樓二樓廁所的水箱頂，找到一包用報紙包裹着的東西。紙包上沒有字，鄧漢生連忙解開來看，裏面是兩封信，信封上都寫鄧漢生收。鄧漢生認出一封是黃錫彬的筆跡。

鄧漢生知道這兩封信關係黃錫彬的生命，非同小可，不敢即時拆閱。他把這兩封信收藏在衣袋裏，立即趕往永興街黃應求的家中，當着黃應求太太和黃錫彬第九女兒面前把信拆閱。黃錫彬的信是寫給鄧漢生的，文字不多，祇是叫鄧通知他的家人，答應匪徒的要求。

另一封信是匪黨寫來的，祇是說明黃錫彬已落在他們手上。

鄧漢生和她們看過信後，黃太太恐怕會惹起更多麻煩，主張把信燒掉。後來却沒有燒。黃太太後來還把這兩封信給海外信托銀行經理曹耀觀看，才知道曹耀也接到黃錫彬的信，內容也差不多。

匪黨怎麼會知道鄧漢生、曹耀和黃錫彬的深切關係呢？這當然是黃錫彬告訴他們的。因為匪黨知道警方必在黃家監視或偷聽電話，黃錫彬為了自救，祇好替他們另想辦法。

為了不讓警方沾手，因為恐怕匪黨被警方逼得走投無路時，會害了自己的性命，黃錫彬便把鄧漢生和曹耀的地址和電話告訴匪黨，因為他們都是黃錫彬信任的人。而且，匪黨和他們兩人接觸，就可以避過了警方的注意。

黃錫彬自己和匪黨談判，答應給一百萬贖金。匪黨打電話和鄧漢生接洽時，鄧漢生說一時間很難籌到那麼多的現金，如果動用公司存在銀行的款項，會引起警方的注意。

鄧漢生提議，先付五十萬贖金，等到黃錫彬被釋放後，由黃錫彬自己在半年內再籌措五十萬交給匪黨。匪黨急於取得贖款，也就答應了，並約定交款的方法和以「天官賜福」爲暗號。黃應禧在九龍塘交了贖款之後，這次野狠也守信，把黃錫彬釋放了。

鄧漢生多次和匪黨用電話洽談，都是借用加多利山一位姓陳的朋友家中的電話，因爲要避過警方耳目。據鄧漢生事後說，和匪黨談了五六次，才洽商成功。而每次電話，對方都是同一人的聲音。

不過，鄧漢生每次和匪黨通電話，事前事後都和黃應求太太及黃錫彬子女商量，取得他們同意。

到了九月間，也就是黃錫彬老先生被釋放後約半年，鄧漢生在亞洲保險公司接到野狠打來電話，要索取餘下的贖金五十萬元。

鄧漢生辨認得出那個男人的聲音，但他故意推搪，問對方有甚麼可以證明是野狠集團的人。對方語塞，便收了線。

過了兩天，鄧漢生又接到這個男人打來電話，叫鄧漢生再去中環蓮香茶樓二樓的廁所水箱頂取信，信中字跡便可以證明他們是野狠集團。

鄧漢生去取信，在蓮香茶樓二樓廁所的水箱頂，果然找到一個報紙包裹。這次，鄧漢生沒有把信拆開，直接交給負責辦理本案的李洛夫幫辦。因爲這次情況不同，黃錫彬不在野狠集團手中，鄧漢生便不須顧忌了。

信中盡是恫嚇詞句，聲言黃家若不付完五十萬元尾數，將會有不測之事發生。

警方對野狠集團的恫嚇，當然十分重視。不但加派警方保護白建時道和永興街兩處黃家，並派出兩名警探作爲黃錫彬貼身護衛。若非必要，黃錫彬亦極少出外。

一連多天，沒有事情發生，但對黃家來說，眞是陣陣驚魂。

由於黃應求失踪已一年多，有如石沉大海，全無踪影；而黃錫彬又被綁架勒索，匪徒還會利用黃家的恐懼心理，得遂所圖。因此，警方此時十分緊張，以爲作案的是個龐大組織的國際犯罪集團。後來因爲野狠內鬨，案情終於水落石出。這時，警方才知道，匪黨竟然是四名從未作過案的青年，不禁大嘆跌眼鏡。而且，若不是他們自己在龍翔道打架，因而驚動交通警察，這宗巨案更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偵破。

至於前後兩次發信，都出自倪秉堅的手筆。

由於兩年來，這宗巨案時常成爲報紙頭條新聞，早已轟動港九。開庭審訊之日，記者雲集採訪，法院也早有準備，選定在最寬敞的法庭審理。但最大的法庭，也祇能容納二百多人。因好奇而來旁聽的人士，大部份都無法入內。

黃錫彬是在開審第二天出庭作證，他是此案的最主要證人。當他說到在黃應求失踪兩三天後，當打開匪徒寄來包裹，看到愛子的耳朵時，不禁老涙縱橫。他在回答檢察官問話時說：「我不敢細看，因爲應求是我的親骨肉。」

黃錫彬亦在法庭指出，這個包裹裏，除了黃應求的耳朵，還有一封信，署名是「野狠」。

他繼續憶述在六一年二月十日，也就是他被「野狠」綁架的那天。他由港島白建時道住所，坐私家汽車準備往中環上班時，被三名匪徒攔截綁架的經過。

他說：其中一名匪徒自稱是「野狠」。後來他被擄返賊巢，這個「野狠」曾經多次和他談話，由於這個「野狠」頭戴面具，而他又被蒙上眼睛，所以，雖經多次談話，他仍未曾見過「野狠」的廬山眞面目，但「野狠」的口音，却是非常熟悉。

所以，當黃錫彬被邀在深水埗警署認人時，黃錫彬要求被辨認者說話。他憑着各人說話的聲音，認出了第一被告李渭。還指着李渭驚呼起來：「他就是野狠！」

據黃錫彬憶述，他在賊巢與「野狠」談話時，「野狠」叫他不必驚慌，因爲他們的目的，祇是求財而已。

「野狠」在黃錫彬面前，坦白承認已殺死了黃應求，因爲「阿求」不合作。「野狠」又說，他們也犧牲了一名得力的黨徒，據推測，這個所謂「黨徒」，便是鄧添福。

檢察官向黃錫彬詢問，當黃應求的屍體被發現後，警方和法醫官有甚麼證物交給他察看？

黃錫彬供述：祇有黃皮鞋一對和皮帶一條。他都認得這是黃應求生前的用品。

黃錫彬還說：這種皮帶，黃應求一共買了兩條，完全是一模一樣的。其中一條，送了給他，皮帶扣有英文W字，不但很容易就能辨認出來，而且印象深刻。

法官也問黃錫彬，除了這兩樣遺物之外，還有些甚麼東西？

黃錫彬答：「尚有一具骸骨！」

辯護大律師梁永濂提出盤問：「你辨認骷髏時，憑甚麼認出這是你的兒子？」

黃錫彬毫不猶疑便回答道：「因爲有兩隻哨牙。」

梁永濂大律師再問：「據我所知，『哨牙』與『哨哨地』是有多少不同的，你以爲怎樣？」

黃錫彬點頭說是。

兩顆哨牙認子屍

大律師又問：「你記得你的兒子有『哨哨地』的門牙，而那骷髏也有『哨牙』，是嗎？」

黃錫彬又再一次稱是。

「那麼，你就憑這一點指說這具骷髏是黃應求的頭骨了？」

黃錫彬顯得有些不耐煩了，他反問辯護大律師：「你以爲除此之外，還有甚麼方法可以辨認呢？」

這時候，辯護大律師要求把骷髏呈堂，要求黃錫彬在法庭內重新辨認。法官批准後，法庭職員便將骷髏自證物紙包中取出來，交給黃錫彬過目。

黃錫彬看到骷髏，不禁悲從中來，老涙縱橫的哭着說：「我不願說，我也說不出來！我已經一大把年紀了，還要活受罪。你不同意就算啦，我又不是犯罪！」

由於黃錫彬的悲哀與激動，引起旁聽席上市民的同情，大家都竊竊私語，認爲這位辯護大律師故意精神虐待老人家，手段十分卑鄙。有人說：「怪不得這個大律師沒有兒子，因爲他太過折墮！」

也有人說：「如果這個骷髏是他女兒的，他會怎樣？」

法官看到法庭內的情形，輕輕敲了一下木槌，法庭職員便叫旁聽席上各人肅靜。

法官向黃錫彬解釋道：「本席可以斷言，座上各人對你都深表同情。不過，辯方大律師是有權，而且也有責任，來替他的當事人加以詳細盤問的。」

法官的解釋雖然很婉轉，語氣也很平和，但黃錫彬仍泣不成聲。後來，痛子之情越來越厲害，在證人台上竟然嚎啕大哭起來。滿座同情的目光都投在這位老人家身上。

辯方大律師在這時候對法官說，他不打算再向黃錫彬盤問骷髏的問題了。

是日下午繼續開庭，仍然由辯方大律師再向證人黃錫彬盤問。

大律師對黃錫彬說：「第一被告李渭，並非如你所說的野狠！」

黃錫彬肯定地回答：「我認得他的聲音，錯不了的！」

大律師又轉過話題，指出第一被告李渭，沒有說過曾殺害黃應求。

黃錫彬不同意他的說法。

接着，黃錫彬在回答檢察官亞里的盤問時說，當他被禁錮時，「野狠」有時一天來看他一次，也有時幾天來一次。

這個人由汽車出來時，是着飛機恤；在賊巢見他時，是穿乾濕褸。至於褲子的顏色，因爲房間內光線太暗，看得不大清楚，亦不復記憶。

這個人每次來都戴着面具，面具是豺狠形貌。面貌雖看不見，但此人的身材，已深入黃錫彬腦海中。

也由於第一被告李渭曾與黃錫彬談話多次，所以，黃錫彬在深水埗警署認人時，曾要求李渭開口說話。李渭說話後，黃錫彬便認出他就是自認是二哥的野狠。

黃錫彬又答覆首席陪審員的盤問。他說：當日被擄時，挾持他的三個人，都沒有戴上面具。雖然那時候，自己很慌張，但對於匪徒的面貌，都還略有印象。他記得當時持槍指嚇他的人，就是李渭。其餘兩個人，有一個是鄧偉明。由於這天法庭祇審李渭，鄧偉明却沒有帶上法庭。

首席陪審員更進一步的盤問：「那人對你說殺死了你的兒子時，還有沒有其他人在場呢？」

黃錫彬說：「至少還有兩個人站在房門口。因爲房間太過狹窄，不能容納太多人，但他們一定能聽到那個自認爲『野狠』的人和我談話。」

稍歇一下，黃錫彬補充說：「這兩人間中也有插嘴。」

李渭、倪秉堅和馬廣燦被捕後，曾經在警署被問過話。他們的供詞，在警界的術語來說，這是「警誡供詞」。意思是曾經警告過他們，這次所說的話，將會提供法庭作證供。

李渭被捕後，在警署的供詞說：「關於黃應求的事，我當時的目的，祇在於綁票而勒取贖金，並非有意謀殺他。但他當時極力掙扎，我爲了自己的安全，迫不得已才先發制人。我後悔傷人性命，良心非常難過，甚至夢寐難忘。」

倪秉堅的供詞是：「此事發生前一日，李渭和馬廣燦來找我，叫我用汽車載他們兩人前往淺水灣道某個地點。到達之後，他們拿了鋤和鏟下車。李渭叫我離去，兩個鐘頭後再來這裏接載他們。黃應求被擄的那個晚上，我負責駕車，也是把李渭、馬廣燦和黃應求送到上述地點。」

馬廣燦的供詞是：「黃應求的事，我們最初祇是想勒索金錢。但他被擄後，却大聲叫喊，還搶奪我們手上的利器，在糾纏間他死了，我沒有打死他。我祇分得十一萬，都用光了。我祇是想標參，不想殺人，如今也自知做錯了事。」

鄧偉明被捕後，當然也在警署錄下口供。不過，由於這不屬於黃應求此案，便沒有把他的供詞在法庭上宣讀。

李渭等三人在警署的供詞，辯護大律師極力反對呈堂。

辯護大律師反對供詞呈堂的理由，是各被告在被引誘及受到毆打之下，由警署的文員口授寫出來的。若是把這些供詞作爲證據，對於各被告很不公平。結果，經過法官考慮過之後，還是接納控方的請求，由一名傳譯員在法庭上把這三份供詞讀出來，由各位陪審員自己考慮，認爲這些供詞是否可信。

由於李渭和倪秉堅都在法庭上，投訴在警署錄口供時被探員毆打，並提及是由一名姓梁的探員動手。控方於是向法庭申請，傳召探長藍剛出庭作證。

藍剛在檢察官引導下作供說：他是駐守深水埗警署的，十二月十日，李渭和鄧偉明被帶返警署後，由他負責向兩人問口供。當時李渭很坦白，承認與鄧偉明和其他兩人綁架黃錫彬。李渭並向他說，這兩人一個叫做「喇喳」，一個叫做「阿堅」。李渭還說，事到如今，一切都聽天由命了。」

藍剛繼續說，他也有向鄧偉明問話，地點是在二樓偵探幫辦的辦公室。鄧偉明向他指證，李渭就是綁架黃錫彬的人。至於被告提及的姓梁探員，藍剛說，深水埗警署裏，沒有探員是姓梁的。

檢察官問藍剛，有人說他把鄧偉明帶進辦公室之後，便叫室內的警員都到外面去。他出來後，有人問他：「個單嘢搞掂未？如果搞妥，可以省去許多麻煩。」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藍剛回答說：「這都是別人編出來的故事，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回事。」

檢察官提到有人說，那個毆人的探員，有個綽號叫做「殺人王」。藍剛說：「以前從未聽過有這麼一個人，祇是最近曾在一些報紙中，兩次看到過這個名字。」

藍剛不但否認曾向李渭講過任何引誘他認罪的說話，亦否認倪秉堅被捕後，曾經動手揍過這個人。

辯方大律師也參加盤問：「你說，在深水埗警署內，眞的沒有那個姓梁的探員嗎？」

藍剛答道：「我很清楚，的確沒有。」

辯方大律師再問：「那麼，有沒有一個身材高大，姓梁的，但不是警方人員，却能以特別身份可以進入警署的人？」

藍剛答道：「我不知道。」

「剛才你說，看報紙才知道『殺人王』的事？」

藍剛稱是。他說自己第一次知道「殺人王」的事，是從報紙上看到報導這案件的新聞。至於第二次知道，就是今天在法庭上，是從檢察官的口中聽到。

辯方大律師又問藍剛：「你當日的行動，有沒有紀錄？」

藍剛回答：「沒有。」

這時候，法官插嘴問：「你有沒有紀錄疑犯口供的册子？」

藍剛答：「有。」

辯方大律師再問下去：「你有沒有把與首被告李渭的談話記錄下來？」

藍剛回答：「有。」

辯方大律師想了一下，繼續問話。

辯方大律師問藍剛探長：「你能不能夠提出證明，次被告倪秉堅被帶到香港那一晚，你本人在那裏？」

藍剛答道：「這晚我沒有過海到香港去，記得很清楚。」

辯方大律師咆哮起來了：「我現在對你說，首被告李渭所說有關你的事，都是眞確的。」

藍剛也大聲回答：「不是眞的！」

「我再對你說，你當晚確實有和被告一齊過海，而且曾經毆打他！」

藍剛說：「第二被告倪秉堅被捕時，我不在場。而且，這宗案件的負責辦理人是史格勒警司，不是我！」

之後，深水埗警署的烈特幫辦，亦在檢察官的引導下作供。他說：警方人員辦案的例行手續，是有記事册加以記錄的。他查過當日的值勤記錄册，上面登記值勤警員的號數，再將號數核對名單，沒有姓梁的探員當值，也沒有姓梁的人到過深水埗警署來。

藍剛否認有毆打

烈特幫辦把當時派駐深水埗警署的探員名單帶來，呈堂請法官查閱，證明深水埗警署內，的確沒有姓梁的探員。他也把名單的副本，交給辯方大律師和陪審員參考。

這宗轟動一時的野狼巨案，在高等法院經過兩天的審訊後，便開始進入由各被告答辯的階段。依照程序安排，第一個出庭答辯的是首被告李渭。

李渭站在證人台上，由辯護大律師引導作供。

李渭說：在一九五九年農曆新年期間，大磡村遊樂場開幕，他在場內充任巡場員。在這時候，他認識了兩位朋友陳昌和梁洪，彼此感情很好。他當時經濟情況很窘，陳昌和梁洪曾在金錢上幫助過他。

大磡村遊樂場本來預定做一個月的，但因連日下雨，影響生意，沒做夠一個月便結束了。於是，李渭失了業，陳昌和梁洪仍和他往來，有時還給錢李渭作零用。

有一天，他們閒談時，李渭說起自己是黃應求的老表，也就是黃錫彬堂弟的內姪。而且，李渭曾在「新英行」打過三年工，對於黃家的情形很熟悉。

過了三天，陳昌和梁洪介紹兩個朋友給李渭認識，他們名叫汪輝和呂圖。以後，五人時常來往，彼此混得很熟。陳昌和梁洪在金錢上仍時常接濟李渭。

李渭又說：在日常閒談中，汪輝說自己以前在內地做過官。所以，在這個小圈子裏，他處處顯得高人一等。

一次，汪輝神色很凝重的問李渭，他是否很熟識黃應求？李渭說是。汪輝又問他，對於黃家的情況，是否也很熟識？李渭又答是。

於是，汪輝提出要做黃應求的世界，因爲黃應求的父親黃錫彬有幾千萬身家，綁架了黃應求，就可以脅逼黃錫彬給贖款。他問李渭有沒有膽量參加這個行動？

李渭說，參加是沒有問題，但因爲黃應求認識他，日後會有麻煩。汪輝和各人都說，這次行動不須李渭在場幫手，祇要他供給情報就可以了。

李渭當時因爲窮得太久了，又時常要陳昌和梁洪接濟，於是便點頭答應參加。李渭曾經提出，不可傷害黃應求。汪輝和各人都說，他們和黃應求無冤無仇，綁架他祇是求財而已，爲甚麼要傷害他？李渭聽到他們這樣說，也就安心下來。

有一次，陳昌來找李渭，帶他同去晤見汪輝。見面後，汪輝問李渭，有沒有會開汽車的朋友？陳昌在旁補充，這和行動有關。

由於汪輝提出要找一個懂得開汽車的人參加這次綁架行動。李渭便提出馬廣燦和倪秉堅，他們都有駕駛執照，車也駕得很好；尤其是倪秉堅，還是個教車師傅呢！這兩人都是李渭的好朋友，但不知道他們肯不肯參加這種冒險的行動。

汪輝向李渭取了馬廣燦和倪秉堅的地址，大約一個星期後，汪輝他們又來找李渭。他們對李渭說，已經調查過了，馬、倪兩人都很合用，但他們和兩人不認識，不便直接洽商，拉馬、倪兩人入夥的事，就要請李渭去進行。

汪輝說，這項工作也很簡單，祇要馬、倪兩人協助，到時把某人載往一個地方，那就功德完滿了。將來不管取得贖金多少，馬、倪兩人都可各得兩萬元，李渭因爲要奔走與馬、倪兩人聯絡，拉他們入夥，功勞比較

李渭、馬廣燦和倪秉堅找到了陳昌。

大，所以可以分得三萬元。

汪輝又告誡李渭，即使在馬廣燦和倪秉堅面前，也不可洩露準備綁架誰人，免致走漏風聲，功敗垂成。

李渭繼續作供說：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或十三日晚上九時許，他往訪馬廣燦，聊了一會，在十一點左右打電話給倪秉堅，約他見面。

倪秉堅很快便駕車來到，李渭和馬廣燦上車，一同去遊車河。在車中，李渭對他們兩人說出那件事，馬、倪兩人都表示願意參加。翠日，李渭將馬、倪兩人商談的結果告訴汪輝，汪輝甚感興奮，拍着李渭的肩膊，稱讚他立了大功。

到了十八日晚上，陳昌打電話給李渭，叫李渭約同馬廣燦和倪秉堅到英華旅店見面。

李渭隨即坐巴士去找着馬、倪兩人。由於陳昌在電話裏曾經吩咐，叫馬廣燦携帶化粧箱，倪秉堅去租一輛汽車。所以，他們坐着租來的汽車，帶着化粧箱來到英華旅店。

李渭、馬廣燦和倪秉堅去到英華旅店，陳昌已經在等候，他吩咐各人叫他做三哥。

陳昌帶他們到附近的茶樓喝茶，飽餐一頓出來，陳昌問馬廣燦，借來的汽車停在那裏？馬廣燦說，就停在橫街。

陳昌跟着他們走進橫街，上了汽車，仍然由倪秉堅駕車。陳昌吩咐倪秉堅，把汽車開到政府大球場的停車場。

到達之後，陳昌叫馬廣燦替他化粧，把假鬍鬚貼在他鼻下。這種工作，馬廣燦優爲之，很快便已弄好了。

陳昌改裝後，又戴上氈帽。他叫各人不要害怕，因爲他身上有槍，有錢佬是最怕槍的。

陳昌叫倪秉堅把汽車駛到永興街，然後向各人吩咐如何行事。大約在凌晨一時，這是黃應求平時去完夜總會之後回家的時間。陳昌和馬廣燦下車，在路邊徘徊。李渭和倪秉堅，則仍然留在汽車內。

過了一會，黃應求果如他們所料，駕着汽車回來，正在路邊想找位置停車。這時候，陳昌和馬廣燦突然從路邊竄出來，拉開黃應求的車門，登上汽車。

李渭說：照原定計劃，黃應求被陳昌和馬廣燦制伏之後，便由馬廣燦駕駛黃應求的汽車，約

定駛往政府大球場內會合。

因爲是在夜間，李渭看不見陳昌和馬廣燦衝進黃應求的汽車以後如何行動。但約兩分鐘後，黃應求的汽車開動了。李渭和倪秉堅便知道他們已經得手。便仍由倪秉堅駕駛着租來的汽車，跟在他們後面。

到達政府大球場停車場後，看到黃應求的汽車已經停在那裏，倪秉堅也把汽車停下來。陳昌和馬廣燦在黃應求兩邊，每人捉住他的一隻手，把他押送過來，登上倪秉堅的汽車。

陳昌和馬廣燦把黃應求押上汽車後，便由陳昌指點行車路線，開往淺水灣道。到達變壓房附近，陳昌喊叫停車，他和馬廣燦仍然一人一手押着黃應求。李渭也下了車，跟在他們後面。

陳昌四處張望，似乎是在尋找接應。但他看不見有人來接應，却望見馬路對面有個樹林，便把黃應求押着走過馬路，向樹林那邊走去。

李渭回到汽車旁邊，叫倪秉堅把汽車駛到樹林那邊去。倪秉堅却說，那邊是彎角，若在那裏停車，會引來交通警察干涉。於是，李渭叫倪秉堅把汽車開走，十分鐘後再回來這裏會合。倪秉堅依照李渭的吩咐，把汽車開走了。

李渭追上陳昌和馬廣燦，到了樹林那邊，看到有四個人蹲在地上。他們是汪輝、呂圖、梁洪和曾洪，都是陳昌的同黨。

陳昌和馬廣燦押着黃應求走到他們面前，梁洪和曾洪便站起來，把黃應求接過來，仍然是一人一邊把黃應求雙手扚在後面。此時，汪輝把一個任務交給李渭和馬廣燦。他叫他們二人趕回政府大球場停車場，把黃應求的汽車駛往西環海旁棄置。汪輝還向他們解釋，這樣做是爲了擾亂警方的耳目。因爲黃應求的汽車在西環海濱被發現，警方便會把注意力集中在西區，搜索徒勞無功。

汪輝又吩咐李渭和馬廣燦，棄車之時，必須小心地把留在車上的指模抹去，免致留下痕跡。

於是，李渭和馬廣燦走回公路，倪秉堅的汽車也轉頭回來了。他們兩人上了車，李渭吩咐倪秉堅駛回政府大球場停車場，並把將黃應求的汽車棄置在西環海旁的計劃也告訴他。

到了政府大球場停車場之後，馬廣燦獨自下車。他走上黃應求的汽車，並把它開走。

倪秉堅也把汽車開動，跟在馬廣燦的汽車後面。行到西環時，因爲馬廣燦對於香港的道路不大熟悉，便把車子慢下來，揮手示意倪秉堅先行。於是，倪秉堅的汽車便在前帶路，馬廣燦的汽車在後面跟着。

倪秉堅把馬廣燦帶到西環海邊之後，自己停在一旁。他和李渭望着馬廣燦把汽車駛到海旁的爛地上。須臾，馬廣燦從汽車裏出來，上了倪秉堅的汽車。李渭問他，車上的指模都抹去了？馬廣燦點頭。起程之前，馬廣燦替陳昌化裝時，他自己也貼上一些鬍子，此時已把鬍子扯脫了。

任務完成，李渭和馬廣燦各自歸家，倪秉堅也把租來的汽車歸還。第二天，李渭接到汪輝的電話，叫他當晚搭夜船去澳門，先在中央酒店開個房間，他們隨後就到。

李渭照足汪輝的話去做，在澳門中央酒店房間裏等候。沒有多久，汪輝和梁洪來了，邀李渭出去吃消夜。

吃消夜的時候，汪輝告訴李渭一個壞消息。他說，輪到曾洪看守黃應求的時候，這傢伙竟然被黃應求說動了，可能是黃應求說要給他一大筆錢。幸而在曾洪帶着黃應求出走的時候，被大夥兒發覺。彼此動起武來，他們祇好把曾洪和黃應求都解決了。

李渭聽得汪輝這樣說，心裏也發毛，因爲轉眼之間，便犧牲了兩條人命。看來汪輝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他殺了兩個人，却全無悔意，反而大罵曾洪是反骨仔，死有餘辜！

三狼供詞無人信

李渭等汪輝發洩完怒氣之後，向他問道：「那個阿黃死了，我們拿甚麼去取贖金？阿馬和阿倪都是由我穿針引線的，如果他們拿不到錢，我怎麼向他們交代？」

汪輝道：「別擔心，沒有人一樣可以取贖金。如果沒有幾下散手，怎能出來走江湖？」

李渭說：包括自己在內，大家都很害怕汪輝。所以，汪輝說的話，大家都祇能聽，不敢和他爭議。

歇了一會，汪輝突然向李渭問道：「你知道黃錫彬的地址

嗎？」

李渭點頭說知道，還把「香港銅鑼灣渣甸山十八號」說出來。汪輝向侍者取了兩張白紙，吩咐李渭把這個地址寫在紙上，李渭照辦。後來，汪輝又叫李渭在另一張紙上，寫着「澳門新馬路一號」，李渭也寫了。

汪輝把這兩張紙裁好，貼在一個雞皮紙袋上面。香港那張是收信人地址；澳門那張是發信人地址。

當時李渭不知道汪輝把字條貼在雞皮紙袋上有甚麼用，也不方便問。後來，汪輝才告訴他，那雞皮紙袋是用來裝載黃應求的耳朶，寄給黃錫彬的。

李渭嚇了一跳，因爲雞皮紙袋上面的地址，是他寫的字。後來想想，才放下心頭大石，因爲自己平時很少寫字，也沒有甚麼人看過他的筆跡。

李渭在法庭作供時，極力否認自己曾戴野狠面具與黃錫彬談過話。他說自己在這個綁票勒索集團裏，祇是個小角色，祇擔任把風和聯絡這種無關重要的工作。他更否認自己是野狠的首領。

法官詢問李渭，當日把黃應求從這輛車押過去那輛車時，有沒有使用過暴力？

李渭回答：「黃應求很聽話，乖乖的由陳昌和馬廣燦拖曳而行。也許是他恐怕陳昌有槍，所以不敢反抗。依照汪輝和陳昌預早定下的計劃，本來打算把黃應求運到澳門去的，後來他們竟在淺水灣道把黃應求殺死。這段過程，我完全不知道，因爲把黃應求交給他們之後，我便不再理會了。」

李渭在法庭上作供時說，他在「新英行」打工時，曾聽到黃應求的親戚說，黃錫彬和黃應求父子，以前在廣西曾被人綁架過。

法官向李渭詢問，汪輝和陳昌這一夥人，如今到那裏去了？

李渭道：「後來我沒有再與他們聯絡，祇是有一次，聽陳昌說，他們去了大陸。」

倪秉堅出庭作供時，所說的做案過程，和李渭所說的差不多，也說是由汪輝和陳昌指揮一切。不過，他却承認，那些署名野狠的函件，都是他寫的。信是由陳昌先起稿，再叫他抄。倪秉堅記得自己曾抄過兩次信，其中一封的措詞是：「如不順從交款，你的兒子就很危險，甚至會死亡！」

馬廣燦出庭作供時說：當日是由李渭介紹他認識陳昌的，他還叫陳昌做三哥。

馬廣燦承認當晚曾參與綁架工作，却否認動手殺害黃應求。在警署簽名的供詞，有些話不是他說的，但在警探恐嚇下，他祇好在那張自己不同意的供詞上簽名。

馬廣燦又說，黃應求被殺害時，他不在場。因爲當時陳昌差遣他把黃應求的汽車駛往西環海濱丟棄。

負責控訴他們三人的檢察官指出，根本上就沒有汪輝、陳昌、呂圖和曾洪這幾個人，這祇不過是李渭三人事先約定大家都這麼說，把殺人的責任推在那些不存在的人物身上。

檢察官陳詞時又說：由於殺人難逃死罪，綁票的刑罰不致於死。於是，他們三人便祇承認參與綁票工作，却逃避殺人的責任，目的是想保留一條性命。

可是，由於種種人證物證，都足以確認黃應求是被他們殺害的。所謂汪輝等人，祇是他們揑造出來的一派胡言，不足爲信。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四日，這宗轟動一時的擄殺勒索案在高等法院宣判。陪審團經過五十五分鐘的會商後，一致裁定李渭、馬廣燦和倪秉堅三人，謀殺黃應求罪名成立。法官隨即戴上黑冠，宣判三名被告均處死刑。

三狠聞判後，反應各有不同。李渭强作鎮定，倪秉堅和馬廣燦則在法庭高聲叫喊寃枉。

李渭的女友梅小姐與馬、倪兩人的妻子都在法庭旁聽，聞判後，她們都嚎啕大哭。馬廣燦的妻子腹大便便，懷着五六個月的身孕。史格勒警司恐怕她們經受不起那麼大的刺激，吩咐女警勸告她們離開法庭。不料她們離開法庭後，竟然哭至暈倒馬路，女警連忙把她們扶回去高院裏休息。

黃應求的太太也在庭內旁聽，聞判後慶幸丈夫沉寃得雪，但亦無限感觸，淚痕滿臉。

由黃應求失踪而至三狠被判，歷時兩年九個月。在此期間，這宗奇案一直是報紙上的熱門新聞，這一天更是全港報紙的頭條新聞，市民爭相閱讀，各報都被搶購一空。

李渭三人都聲稱不服，要提出上訴。在等候上訴期間，馬廣燦的妻子產下女嬰，曾到赤柱監獄和丈夫見過一面。倪秉堅的妻子也去過探監，但未能與丈夫會面。

六月間，三名死囚延聘梅恩大律師代表，向高院合議庭提出上訴，列舉九點上訴理由。除指出原審法官錯誤引導陪審員，對接納上訴人的自供狀問題，未能作出適當處理外；同時指出陪審員有偏見，要求重審。

上訴案於七月六日被合議庭駁回，仍然維持死刑原判。

黃應求的骸骨，獲得法庭准許發還，由黃太太領回去火化。

上訴案雖被駁回，李渭等繼續上訴英廷。

黃應求被謀殺案雖已審結，但被此案牽連，而且骸骨埋在黃應求附近的鄧添福被謀殺案，也跟着開庭審訊。

這一宗謀殺案的被告人，除了李渭、倪秉堅和馬廣燦之外，還多了一個鄧偉明。

但由於李渭等三人被判刑後上訴英廷，高等法院爲了等候他們上訴的結果，把這宗謀殺鄧添福案，押延了三個多月才正式開庭審訊。

開庭前，由於法庭接到倫敦英國樞密院的通知，李渭等三人的上訴被駁回。他們的死罪已經確定，不必再提堂審訊。所以，在鄧添福案中被審訊的，就祇有鄧偉明一人。

經過十三天的審訊，法庭宣判鄧偉明被控謀殺鄧添福的罪名不成立。但鄧偉明沒有被釋放，因爲他被牽連到黃錫彬被綁架勒索的案件裏，還要被扣押等待審訊。

這宗案件在兩個月後開審，鄧偉明的代表大律師引述人身保護法例，要求將鄧偉明釋放。理由是：鄧偉明被經過一次押候而未獲正式審訊，有違法例。

大律師說：一個人如果在高院接連兩次被提訊，而未獲正式編定審訊日期，則這個被告應該獲得釋放，何況鄧偉明被還押十次之多。

主審法官認爲辯方的理由不足，將這一項申請駁回。鄧偉明的代表律師不服，向高院上議庭提出抗告，並列舉了四項理由。

可是，抗告不生效，合議庭裁定鄧偉明不能獲釋，要正式受審。

鄧偉明在法庭作供時，承認自己曾參與綁架黃錫彬，並在贖金中分得五萬元。由於他很爽快的認罪，使到案情急轉直下，被判入獄五年十個月，出獄後仍須受警方監視行爲兩年。

鄧偉明聞判後，恍如放下心頭大石。

因爲在鄧偉明被審訊期間，李渭、倪秉堅和馬廣燦三人經已伏法。所以，鄧偉明雖然被判入獄五年十個月，但能拾回一條性命。比起那三個同伴，他顯然是幸運得多了。

李渭等三人，到了這年的十一月下旬，聯同聘請律師，向港督要求給予特赦。當時港督正在休假中，護督白嘉時接納行政局的意見，將他們的申請駁回。到這時候，李渭等就連最後的希望也幻滅了，唯有等待死神的降臨。

六二年十一月廿八日，三狠案的三名主角終於在赤柱監獄伏法，行刑的次序是馬廣燦、李渭、倪秉堅，他們是被處繯首之刑氣絕而死。

三狠死後，由赤柱監獄派出獄警及囚犯，用三具薄棺將他們的屍體收殮，下葬於赤柱附屬的墓地，這裏是專門指定安葬被處死或病死的囚犯。

馬廣燦伏法後，還遺留下一個頗具爭議性的問題。因爲警方在馬廣燦家中把他拘捕時，還搜出了一萬元。這筆款項可能是黃錫彬贖金中的一部份，所以一直由警方保管着。

馬廣燦死後，馬妻潘秀英要求警方把這一萬元發還給她，因爲她說這一萬元不是贖金，而是她個人的私蓄。

警方把此事交付法庭處理。法官聆聽了馬潘秀英的證供後，認爲要將此事知會曾被勒索巨款的黃錫彬，聽取他的意見才能作出決定。

警方在庭上的供詞是：黃錫彬被綁架後交付的贖金是五十萬元，但這些鈔票事前都沒有登記號碼或作出記號，所以警方也沒有辦法證明這一萬元是贖金一部份。

再開庭時，法官接獲黃錫彬代表律師的函件，表示對於馬妻申請發還一萬元的事，不擬出庭作證。這就等於黃錫彬無意爭回那一萬元。法官便批准馬妻取得此款。

（本案完）

新派武林恩仇記

喪門釘

三而樓主・文　劉偉生・圖

龍猛正在喝悶酒，妻女前來相勸。

龍猛習慣在清早練完功夫，吃過點心，到門外溜溜腿。他常說：馬要溜溜，人也要溜溜。他每天出去溜溜時，他的鏢局還不曾開門，時間早着呢！

這位江湖上人稱「鐵甲金鱗」的龍猛，約莫四十來歲，生得熊腰虎背，高大威猛。此刻，他正從鏢局大門跨出，兩扇釘了閃亮獸環的大門也就隨即關上。

濟南的三秋天氣已經大有涼意，鏢局門前那幾棵高大的梧桐樹，樹葉早已落盡，地上積着好些其他樹木落下來的葉子，給清勁的霜風吹得直打廻旋，有許多被吹到鏢行石階下兩頭石獅子腳邊，停聚在那裏。

龍猛正要回頭吩咐替他關門那趟子手，叫人掃掃樹葉，正在那時，右首那石獅子座下陡然颼起一陣怪風，直刮得黃葉索索亂飛；黃葉混着塵土叢中却另有一蓬黑忽忽的勁雨，悄沒聲兒從下而上的斜向龍猛全身掃過去！

久臨大敵的龍猛，在那怪風颼起時候早覺察到石獅子前頭伏了人，並已作好準備。祇見他不慌不忙的單擧右手，向那蓬迎面襲來的暗器推出一掌！他的掌風像個大大的無形楔子，尖端彷彿楔進那蓬勁雨當中，一直破竹般破下去，把敵人的勁道卸到兩旁；接着一串「沙沙」之聲，幾十枚精鋼打就的喪門釘就全數嵌到兩扇大門上面。

石獅子下面發出一個陰惻惻的聲音：「破風掌果然管點兒用！」

龍猛沉住氣，罵了一聲：「見不得人的東西，還不滾出來！報明了來歷或者饒你一死！」

石獅下面的陰惻惻聲音却道：「死在眼前口氣還那麼大！」

龍猛懷疑那人要引自己走下石階，讓埋伏在外面的伙伴圍襲；他正略作沉吟，祇聽頭頂上「忽喇喇」一聲暴響，高高裝在大門楣上那塊一丈來寬、三尺來高，上刻「青龍鏢局」的厚木橫額招牌，竟在灰土瀰漫中平空脫掉下來。招牌後敢情還躲了人；那人敢情還用了「千斤墜」身法，連人帶招牌像雷劈也似地直朝龍猛頂門砸將下去！

好個「鐵甲金鱗」龍猛，當下神色不動的將身微退半步，雙腿一分，身子一挫，同時雙手高擧過頭向招牌一承，隨即借力使力，用四兩撥千斤的巧勁斜裏一送，送時還加上足夠的內力，那

塊大招牌就斜刺裏向右首那石獅子撞去，與此同時原先躲在招牌後面的一個黑衣持刀漢子乘勢一個觔斗躍出尋丈，飛馳而去；石獅子底下却發出一聲悶哼，一個瘦小身材的黑衣漢子滾了出來，本來握着的刀子也撒了手，原來已給石獅子磕破了胸膛，抽搐了一會，眼見活不成了。

驚聞仇家尋上門

這時鏢局裏的人早聽到門外墜物與打鬥之聲，紛紛拿了武器開門出來，見到這種情形，有些入門日子淺的弟子嚇得傻了，幾名得力弟子和鏢師們問明大概，就要去追拿在逃的刺客。龍猛叫大家靜下來，說：「這分明是尋仇行動，他們有計劃而來，說不定還伏下甚麼陰謀，所以我剛才沒有追下去。看樣子是還會再來的，現在我們進去再說。」

說着，叫兩名精細的弟子看守在門外，又叫人將情形告訴賬房裏管筆墨的先生，叫他寫呈子向地方官府報案。溜腿也不去了，神色怏怏地領了衆人回去鏢行。進門時，他瞥眼看到深嵌門上的兩排喪門釘，不禁皺起兩道濃眉。

青龍鏢局的後院，就是這鏢局主人「鐵甲金鱗」龍猛的住宅。就在那天夜裏，三鼓過後，龍猛獨個兒在接近上房的東廂，對了一截殘燭吃着悶酒。

這時候，他妻子和女兒都已經歇息了。他妻子黃桂英，年輕時候也是一名女英雄，愛穿紅衣，使一口金刀，身長玉立，人稱「一丈紅」；獨生女兒龍珠，剛滿二十歲，武學世家，身兼父母所長，一口金刀使得神出鬼沒之外，「破風掌」也練到八成火候了。

這時龍猛思緒如潮，想到許多雜亂的往事，他要從依稀的記憶裏翻尋許多年前的經歷。

一杯又一杯，許多模糊印象閃過，然後，一幅幅二十多年前的活動畫面徐徐在他腦海中凝聚。畫面裏有秋山紅葉，有比紅葉還要紅的血，有捨死忘生的決鬥……

還有愛情。

他記得，這是他出道三年的第一宗大生意，替一個卸任官員保一批銀子，從山東到安徽去。那個官兒，有人說是貪官，那批銀子，有人說是民脂民膏，他也不管這許多，因爲人家給的代價大。他認爲做生意不須管到那些，那時他還不曾成家立室。

他還記得，這是青龍鏢局第一次以這麼大的陣容上路：一列八輛鏢車，車頭都有一面小小青龍旗隨風飄動，趟子手們威武地在前開路，幾位臨時聘請的武林人物策馬前後照應，他自己橫槍策馬，背後斜插青龍寶劍，緊緊跟隨。他知道，這宗生意是他闖名立萬的關頭。

在山東和江蘇交界地方遇上幾個毛賊，很輕易打發了，使他信心增強不少。在江蘇境內趕程的一段時間，恰是秋涼九月，沿途丹楓紅蓼，頗足怡神。一夜，借宿黃家莊，莊主是封刀歸隱的老英雄，金刀黃三太後代，與他談得投機，力邀與其幼女比武，僅勝之。堅約回程再來小住。那黃家幼女就是後來隨他闖蕩江湖多年的妻子——人稱一丈紅的黃桂英……

想到此處他喟然歎息，那是對韶光消逝的感歎。此時他女兒龍珠的年齡，恰是他妻子當年的年齡呢。

他喝着酒，繼續回憶。

於是他想到安徽邊界那場險惡的血戰。

劫鏢的是一對約莫三十來歲的夫婦，他們說祇要借兩車銀子用用，語氣非常狂傲，他當時年少氣盛，三言兩語之下就交上了手。

戰局分成兩組，都是馬戰；幾位鏢師用各種武器和女賊的雙刀纏鬥，他和男賊比槍。他在師門對各家槍法都曾下苦功，知道對手用的是楊家槍招數，他以本門少林槍法對付。

原來楊家槍的始創，本意用於軍旅之中，在馳突重圍時最見威力，在單打獨鬥時則稍欠綿密；少林槍却是兩面都顧到了。他一路尋瑕抵隙，使那男賊在五十回合之後就迭遇險招，打到七十回合，實在招架不住了，祇好賣個破綻，覷着空檔，一領絲韁要逃，他拍馬趕上去，於是男賊回身打出一蓬暗器——喪門釘！

對了，他在回憶的檔案裏找到要找的一宗。

那時他的破風掌遠不及現在精純，但仍然對付得了。他從那人背面的身形看到他要發暗器，先已騰出右手作好準備，到了適當時機凝力推出一掌，幾十枚喪門釘分做兩半在他左右飛過，他

雙腿一夾，胯下的艮駒超躍而前，他舞起銀槍，使出一記「太公垂釣」，把那男賊挑到馬下！

女賊遙見男賊失手，大嚎一聲，立時瘋了似地滾鞍下馬，一伏身便竄出鏢師們的包圍，脫手擲出手上雙刀，連傷兩人；又打出一蓬喪門釘，使人馬紛紛受創，混亂中女賊幾個縱跳飛身欺到他的馬後，抽出短劍便要扎他脊樑。

他看出這時女賊打的是拚命招數，暗想：近身搏鬥，長槍吃了累贅的虧，而且在馬上也不方便和縱跳靈活的人交手。便即使個「旱地拔葱」，從馬背長身而起，躍高避過她這一劍。在着地時，他背上的青龍寶劍也已到了手中，還攻了一招。

那時女賊已在半瘋狀態，因爲那剛才被他槍挑下馬的男賊一直動也不動，顯然已經伏屍草叢。女賊一壁狠命進招，一壁大叫大嚷，說是初時祇想劫鏢，不想傷害多人，所以沒使出殺手，祇纏着幾個鏢客游鬥，一心讓丈夫制服他。早知如此，她就早點把幾個飯桶鏢師打發了，夫婦聯手宰了他，這時候，鏢銀早已是她們的了……

龍猛雖然祇在回想中，手心竟也沁出了汗，因爲當時女賊說的實在是眞話，顯然女賊的本領遠在丈夫之上，當時大概要讓丈夫獲得體面，同時也把新出道的他看輕了，而更大原因，却是做賊做得不夠心狠手辣，這才使他幸免傷亡之禍。

想來當時那女賊眼見丈夫槍法散亂，策馬而逃，也不表示擔心，就因爲她知道他就要施放本門絕藝喪門釘，而他們對這種暗器都有十二成信心，誰知眼前就遇到尅星，難怪把她氣瘋了。

他回想跟那半瘋的女賊比劍，實是生平一次惡鬥。俗說：「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拚命的人是個武功高手，事情更不簡單。在情勢上，他祇能先求固守，不因對方瘋狂的搶攻而現出慌亂。

好在他師承自少林正宗，最能以柔制剛，以靜制動，女賊使的是極其陰毒的靈蛇劍法，一有空就鑽，一有憑藉就纏，若給她鑽着纏着，就等於讓她報却殺夫之仇了。

他小心着，鎭靜着，幸而青龍劍比她的短劍爲長，在防守上佔了不少便宜，他運用太極劍的「黏」與「隨」訣，使對方的「靈蛇」雖靈，却始終被監視着，沒機會纏，也沒機會鑽。

女賊氣得牙癢癢地，兩隻眼睛瞪起來紅得像噴得出火，忽然一跺腳，舉劍當胸就筆直地向前衝刺過來。這是不顧一切的兩敗俱傷打法，要傷害她是易如反掌，可是要傷害了她而又逃過她的致命攻擊，就非常之難。

他祇好錯步避開，讓她一掠而過時才削出一劍，女賊右手短劍一撩格開，左手一揚，三枚黑光閃閃的喪門釘在近距離打出，直奔他咽喉雙目。他急切間使個「獅子搖頭」，堪堪避過，女賊已經轉身搶上，又是連人帶劍的一衝！

他祇好再次閃開，這回他不敢用劍去削，但女賊在他閃開的身形稍定時，又悄沒聲兒的打出三枚喪門釘，集中打他氣海大穴，他橫劍一揮都磕飛了，但她又第三次連人帶劍以雷霆之勢沒命的衝來……

這回他再也不閃避，青龍劍守定身前，祇等她衝得近了，看得眞切，猝然一招圈出，把青龍劍黏着對方短劍，祇一絞，登時大家使上內力，似是功力悉敵，但青龍劍劍身較長，一絞之下劍尖已經接近對方劍柄，爭持下去，劍尖就接近對方手指，龍猛內力推出，對方即有斷指之虞，要抽劍却已不能如意，在情勢上祇有撤劍退走一途了。

女賊雖然被逼撤劍，身形却不退反進，空了的右手就來纏他頸項，左手高高舉起，掌中早扣定三枚鋒利無比的喪門釘，閃電般直向他天靈蓋拍下！

這種死纏白賴的打法教他一時沒了主張，急切間也不去講究甚麼太極不太極劍法，猛然用個「霸王卸甲」，脫出她纏頸的右手，同時青龍劍騰起，一式「野火燒天」，血雨狂飛中，把正在下拍的左腕齊肘削斷！女賊慘叫一聲，痛得滿地亂滾，然後昏死過去……

龍猛細想往事，想到慘烈之處，覺得這凄厲一幕，如在目前，不覺停杯出神。忽聞「呀」的一聲，對面西廂門打開了，一個苗條的白影飄了出來，輕快地穿過庭院的花木，直進東廂而來。這是他女兒龍珠。

龍珠這時滿面關切之色，走到龍猛身邊，才說：「爹，你還沒有睡覺？四更了呢。」

這時有個婦人聲音從上房窗

內傳出，說：「珠兒，別打擾你爹，你爹要靜靜地想點事情呢。」

龍猛這時已經恢復常態，說：「不要緊，我已經想過了。」

那邊黃桂英走了出來，也進了東廂。龍珠說：「媽，妳也沒睡好？」

黃桂英說：「你爹從前有甚麼困難事情，都是這樣自己想法子解決，不讓人家打擾的。我聽到你出來，也出來了。」

龍猛說：「我祇覺得今兒早上的事情不簡單，所以要好好地想他一想。」

龍珠笑說：「要說昨兒早上了，快天亮了。」

黃桂英說：「想到甚麼來龍去脈嗎？」

龍猛說：「你們坐下，聽我說。」

黃桂英和龍珠拉了凳子圍着桌旁坐下，龍珠把那垂盡的殘燭剪好，龍猛就對桂英說：「我以前不是跟你說過强盜夫妻劫鏢那回事嗎？」

黃桂英笑說：「是不是跟我打個架之後發生那回事？」

龍猛點首說是。

龍珠打岔：「爹怎麼會跟媽打架呢？」

龍猛祇好把一直沒跟女兒提過的黃家比武舊事，大概說了；又在女兒追問中，把當年那幕驚險纏鬥告訴了她。

龍珠聽了那故事便問：「爹以爲昨兒早上來行刺那兩個人，跟那對强盜夫婦有關係？」

「那打喪門釘的手法，有點兒像。」龍猛說。

「那時斷了手腕的女賊，會有怎樣結果呢？」龍珠又問。

「很難說。」龍猛皺了皺眉：「那時那幾個吃她打傷了的鏢師都要把她殺掉，我阻止了他們，但也沒人替她包紮傷口。她可能一直流血過多而死；也可能在昏迷中被野獸咬死；亦可能傷口的血自動凝結，隔了相當時期自行醒轉，把丈夫的屍首下葬……」

黃桂英忽然問道：「昨兒早上的刺客大概有多少歲數？」

「約莫二十來歲吧。」

「兩個都是二十來歲？」

「差不多吧。逃了那個身法好快，看得不大眞切。你這樣問，難道……」

「難道你不懷疑是那對强盜夫婦的兒子？」桂英接着說：「年齡正好適合。」

「那是有可能的，我也懷疑着。」龍猛說。

「怕甚麼，他們的本領這樣不濟事！」龍珠大聲說。

「祇怕沒那麼簡單。」龍猛說：「昨兒發暗器那傢伙偷襲不逞，還說我死在眼前，那口氣好像不止有那伏在招牌上的同黨似的。」

黃桂英說：「怕是不必怕，做我們這門生意怕得誰來！祇要小心就是了。天眞的要亮了，歇歇去吧！」

第二天平靜無事。「青龍鏢局」的金漆大招牌摔破的地方已經修補妥當，重新髹漆，仍復裝掛原位。摔倒的一頭石獅子也已扶正。刺客的屍體經官府驗過之後，草草收殮了，血跡都洗刷乾淨。除了大門上兩排喪門釘仍然牢牢嵌着，一切像沒有事情發生過一般。

龍猛心裏嘀咕：若是那女賊仍舊在生，苦練二十多年之後的修爲，難以估量，何須先派兩個本領平常的人探陣？若是女賊已死，而來者是其後代，則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何以猝然一擊之後，好像沒了下文？

他心下納悶，又恐影響妻子女兒的精神，所以口裏不說出來。鏢局的生意照常在做，他的早課——練功夫和出外溜溜腿也照常進行着。

昔日怨仇今了斷

不經不覺中十天過去了。

一天晌午，龍猛正在鏢局裏演武廳看弟子們練功夫，忽聞七嘴八舌的說話之聲，兩名值班守門的弟子和兩名趟子手直奔演武廳來。龍猛看時，那兩名趟子手剛在當天早上跟着一批鏢車出發，至少須得一個多月方才公幹完畢，和大隊一起回局；這時祇見他們兩人回來，便意味着鏢車出了事。

原來這時青龍鏢局已是山東三大鏢局之一，不少有本領的武林人物在旗下服務，鄰近幾省的重鎭都開設了分局。

若說插上青龍旗的鏢車竟會在離總局不過半天的行程間出事，那是沒人相信的。

可是，沒人相信的事情當眞發生了。那騎了快馬趕回報信的兩個趟子手說：他們一行出了濟南城祇三十里就出事了。一個又長又瘦的黑衣尼姑帶着三個黑衣漢子攔住鏢車，指名要會「鐵甲金鱗」龍猛。押運鏢師們一動手就吃

了大虧，那些人說，龍猛一到他們就放鏢車過去。

龍猛心下明白，曉得點子終於到了。他猜，尼姑多半就是當日那女賊。便叫人備馬，他到後院對妻子女兒吩咐幾句，略事結束，帶了寶劍銀槍，即便叫那兩名趟子手帶路出城，直趕去出事地點。

出事地點是出城大路開始走到荒涼之處，一條岔路轉到一個亂石崗後面，一塊小小的荒地，靠崗處搭了幾片小小茅篷，幾輛插了青龍旗的鏢車好好地停在茅篷後面，幾個鏢師手無寸鐵，包頭紮額的歪在那兒，見到他都現出尷尬樣子。茅篷底下，盤膝坐了一個約莫六十來歲的瘦長尼姑，兩手完好無恙，顯然不是當年那女賊。尼姑後面侍立着三名腰纏白布的黑衣漢子，年紀在二十二三到二十七八間，是兄弟模樣。他一眼看出，最小那個就是十天前行刺逃脫的人。

龍猛把銀槍遞給趟子手拿了，一躍下馬，向老尼抱拳道：「這位師太指名要龍某來見，不知有何指教？要是龍某以前無意間有所開罪，此刻當面賠禮，請師太抬手把鏢車放行。」

老尼抬眼一望，冷冷地說：「你就是鐵甲金鱗嗎？」

龍猛說：「這是江湖上朋友亂叫的，不敢請教師太法號？」

老尼的聲音更冷：「江湖上朋友叫我做破甲拔鱗的千手神尼。」

龍猛當然明白這「破甲拔鱗」是專對他「鐵甲金鱗」來說的，但「千手神尼」之名，他却聽師父說過，知道是一位暗器修爲奇高的前輩，品流介於邪正之間。

老尼見他錯愕之狀，說：「你聽過我的名號？」

龍猛祇得說：「早年聽家師說起過。」

老尼追問：「你師父何人？」

龍猛說：「家師已經過世，謝世前也已歸隱多年，囑咐我不要在外間提起他老人家的名號。」

老尼冷然說：「不跟你囉嗦這些，我現在要替徒兒們出頭。這兒站着的郝大虎、郝二虎、郝三虎，是我當年那個棄徒所生。二十年前，他們爹給你槍挑致死；他們娘給你削去手腕，險死還生，帶着幾個孩子哭求我調教成材，長大了替父報仇。我可憐她，答應了，不到半年，她也抑鬱而死。報仇本來是他們的事情，可是十天之前，他們的小弟繼四虎也死在你之手。我忍無可忍，就帶他們來了。」說着，慢慢站了起來。

龍猛聽得打個寒噤，看那幾個漢子，他們口雖不言，却都咬得牙關格格價響，在圓瞪的雙目中兩淚直流。他趕忙定了定神，抗聲言道：「神尼，你得明白：二十年前，令徒是劫鏢；十天之前，令徒是行刺呀！難道龍某該束手待斃不成？」

這時那爲首的郝大虎忍不住，大聲道：「我們父母二十年前是打劫贓官的銀子，要用來賑濟貧窮，我兄弟十天之前是替父母報仇……」

老尼用手勢阻止了郝大虎，說：「大虎，現在不必說這種各執一詞的話了，我一直不許你們下山尋仇，祇爲你們的本領還不夠用，三虎、四虎不信我的話，私自下山，致有此失，現在祇能靠你們三個了。」

這郝家三虎齊聲暴喝，霍地抽出腰刀，同時一個跟斗縱出，着地時已把龍猛圍在核心，展開疾風暴雨的搶攻。龍猛那敢怠慢，閃電般抽出青龍寶劍，就勢揮出匹練般一片劍光護住身體，擋着三虎嚴密配合的攻勢。

原來這兄弟四人練熟了一套「四絕刀」，是四人分佔四方配合成陣，向中央攻擊的。這是千手神尼將發暗器原理運用到刀法來的創新武學，四柄刀照她的方式運用起來，有如暗器的「漫天花雨」，使人避無可避。但郝四虎喪生之後，這「四絕刀」的威力大減，顯然困不住那把夭矯如龍的青龍寶劍，但一時也未落下風。

酣戰中，郝大虎忽然大喝一聲，面向龍猛一刀搠出，取他左脅；這時龍猛剛閃開郝三虎一招「鳳點頭」，用劍尖逼開郝二虎一招「紫燕穿簾」，即便閃電般回劍朝郝大虎挺刀搠來的手臂削到！大虎急切中刀也不要了，抽回空手，一個跟斗縱了開去。那知龍猛後面的二虎早有默契，左手平空抄過大虎的刀，就振腕朝龍猛左腰直掠而上。龍猛不虞他們有此「楚材晉用」的一着，急切間伏身避過，心裏着惱；其時二虎認爲勝券在握，手掄明晃晃雙刀，向伏身而避的龍猛兜頭蓋下，郝三虎在他後面堵着他退路，郝大虎却赤手守定側面，虎視眈眈。

好龍猛！偏要選中這時間顯示威力。他全身蓄勁，猛然朝着二虎雙刀砍下之勢揮劍迎上，身

體也一彈而起，金鐵交鳴聲中郝二虎雙刀竟一起給青龍寶劍削斷，人也踣跟倒退；龍猛旋風般轉個身去，右腳飛起，左掌推出，眨眼間郝三虎手上的刀已到了半空；郝大虎乘時發出一蓬喪門釘，也給他的「破風掌」卸到左右兩旁去了。

這時郝家三虎的手上，祇有二虎拿着兩截斷刀，目定口呆，一時不知要怎麼做才好。

老尼冷冷一笑說：「怪不得，原來你是不言和尚的徒弟！」

龍猛說：「神尼從何而知？」

老尼哼了一聲，說：「騰身、掉尾、探爪，你剛才使的不是不言和尚的『雲龍三現』嗎？」

龍猛抱拳說：「神尼既然知道先師，就是師叔師伯的輩份，請大發慈悲，把眼前這段寃仇化解，龍猛願意接受神尼提出的條件。」

老尼長歎一聲說：「你能叫死去的人活轉來嗎？況且，我也不是你的甚麼師叔師伯！」

郝大虎悲聲說：「師父，千萬別聽他的花言巧語！」

郝二虎、郝三虎也悲聲說：「師父，殺了他！給爹娘報仇，給弟弟報仇……」

這時外面有人馬走近之聲，原來鏢局裏跟着派來了接應的人。龍猛揮手叫大家不要近前，他繼續向老尼說話，他聽到她口氣有點軟化，希望避免正面衝突；他知道她的暗器非同小可，自己毫無制勝把握。

老尼像仔細考慮過，才正式對龍猛說：「我徒兒們給你殺了，技不如人，那也無可奈何。現在這兄弟三人在這兒，你要談條件就跟他們談吧，我也不管了……」

郝家三虎這時又悲聲叫起師父來。老尼叱道：「你們現在知道打不過人家了吧？誰叫你們私自下山，損折實力，白花了我教你們『四絕刀』的精神！」又向龍猛道：「我祇提兩個條件：第一要你回去把鏢局關掉，平平他們的氣；第二要你試試我的喪門釘。」

龍猛惶然道：「神尼的第一個條件當然遵命；第二個嗎……龍猛那裏敢！」

老尼一臉冷漠之色，說：「你不是有破風掌嗎？不這麼做，江湖上人人會說；千手神尼的喪門釘，落了不言和尚徒兒的破風掌下風啦。別多說，準備了！」

龍猛想不到她突然有此轉變，祇得挺起腰來，把臂上眞力提聚到十二分，預備迎敵；郝氏三虎則赫然而喜，似乎看到眼前的不共戴天仇人已血濺當場。

老尼眞不愧「千手」之稱，祇見她喝聲：「照打！」手影縱橫中一蓬喪門釘已像蜜蜂出巢般嗡嗡然飛撲龍猛。

龍猛吐氣揚聲，一掌推出，掌力迅如飆風，向前猛楔！誰知老尼打出的喪門釘竟像一堵堅固的牆，掌風楔它不開，逕自嗡嗡的直逼過來，龍猛大驚，要避也來不及了，不由得懼意陡生，汗流浹背；千鈞一髮中忽覺前面壓力驟減，身後已多了一人，這人在他耳邊道：「爹，我來了。」心下大喜，再一發力，兩股破風掌力滙在一起，竟把千手神尼的釘幕衝得四分五裂！但仍然有好幾枚並未衝開的喪門釘向他父女直飛過來，造成另一次危急狀態，忽地金光一閃，把那幾枚已飛到他們身前的喪門釘直捲得無影無蹤，原來黃桂英也及時現了身，出了手。

龍猛說：「你們來做甚麼？」

龍珠說：「他們倚仗人多欺負你，我們爲甚麼不來？」

這時老尼長笑一聲，說：「鐵甲金鱗，我的喪門釘你試過了，希望你別忘記我的第一個條件，也不要欺負我這幾個不成材的徒兒，好好的給他們些好處。不然的話，我還要你一樣一樣嘗試我的破銅爛鐵。現在我走了！鏢車你們自己拿回去！」說着，竟正眼也不向其他的人一看，就揚長而去。

「鐵甲金鱗」看看身邊的妻子和女兒，又看看垂頭喪氣的郝家三虎，心裏盤算出一個安排……

怎樣安排？那屬於另一個故事了。

（完）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張靈芸聽完李遇吉所述，便帶着一行人去找徐公子，徐公子正在招待一班江湖人物，其中包括黑白兩道，徐春山赫然發現查小王的鐵鷹爪與先父屍身上的暗器一樣，卞宛青看到他的神色，上前……張靈芸詢問查小王是否綁架梅歸公子，查小王答應向兄長說明放人，並訂下三更南門外候教……董飄香向徐春山討回失去的玉珮，遇到師姐妹三人……

曹劍鋒目光一閃，陪笑道：「弟子奉了師命，不敢隨便泄漏，請師叔們原諒。」

張靈芸「哼」了一聲，又道：「夏、岳、甘三位師兄來江陵沒有？這個總可以泄漏吧？」

曹劍鋒連稱「不敢」，又陪笑道：「恩師和兩位師伯已經啓程到了雲南去了，弟子不敢撒謊。」

張靈芸揮手道：「去罷，這有甚麼泄漏不泄漏的？太過小心啦！」說着走出門來。

卞宛青問道：「三師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張靈芸道：「我也不知道，要師父一到，這個謎才能揭曉呢。」

董飄香在旁邊聽見，心頭却不住打鼓，暗想：師父一到，追問起我的靈蛇劍來，那還得了？再一偸眼看兩位師姐，似乎對自己不像往日疼愛，看來祇怕不會替自己回護。要想找話來試探一下。想了一陣，便自言自語的笑道：「平素聽東方霞說起陳四姑武功極硬，誰知一聽有人尋她便怕了，這算甚麼英雄？」

她原想張、卞二人一定要問東方霞是甚麼人，就好趁機搭上話題，求他們在師父面前說上幾句好話。誰知她們兩人這時却正在和百渡邊走邊談，語聲極低。似在議論甚麼事，根本沒注意到她的話。

董飄香大感失望，倒是周英接嘴道：「姑娘不知道，這陳四姑是岷山謝超凡門下四弟子，武功確是很硬，但這來尋仇的人却也非弱者呢。」

董飄香問道：「這來尋她的是甚麼人呢？」

周英道：「前兒到紅心套去的兩人，一個是她的大師兄盛威公，四個是她的師弟龍渾，將來是否還有別的人去？還很難說，陳四姑功夫再好，到底孤掌難鳴，她哪得不怕呢？」

董飄香詫異道：「怎麼？她的師兄弟會去找她尋仇嗎？這倒奇怪。」

周英道：「姑娘不知道，這陳四姑背叛了師門，將師母活活氣死，故此她的同門都放她不過。」

董飄香一聽，不禁好奇心起，執意要問陳四姑因何背叛師門。

但這却使周英很難答覆，心想：陳四姑乃是與夜遊神趙妙峯私戀淫奔，所以不惜背叛師門，但這「私戀淫奔」四字，豈是可以向一個黃花閨女說得的？所以支

支吾吾的不便回答，偏生董飄香不懂事，還一個勁的老追問，周英正感爲難，恰好衆人已行抵青女宮，便趁機對百渡拱手道：「在下且和敝友等回到下處休息一下，准定夜來在南門外相會如何？」

百渡忙道：「諸位請便。」

周英等人打了一恭，便轉身走去。

剛在這時，一個道婆急步出來，見了百渡：「啊呀」一聲道：「住持回來得正好，剛才又來了客人哩。」

百渡忙問：「來的是誰？」

道婆道：「是青靈觀的賈師父。」衆人便知是賈墨羽來了，急忙往裏面走去。

董飄香一聽，猶如頭上失了三魂，心裏暗自叫苦。二師姐賈墨羽乃是青靈觀第二代弟子的掌門人，平素和師父寸步不離，她這一來，不用說師父也隨後就到。自己失落了兩樣師門信物，這事如何交代？

這時她見百渡、張靈芸、卞宛青等人已經走進二門，對自己不曾留意，趕忙轉身如飛的跑去趕周英等人。徐春山見她匆忙的趕來，祇道又有甚麼事，忙道：「董姑娘有甚麼吩咐？」

董飄香道：「快走，快走，我師父來啦，快去將青玉珮取來還我。」

徐春山祇道青靈大師眞個來了，四人加快腳步，趕回店去。剛一進門，祇見西廂房門前站着兩個少年，俱是儒生打扮，兩人見了董飄香似都突然一驚，接着又相視一笑。

董飄香此時正滿腹憂慮，倒不曾留心，反而李遇吉有些起疑，這兩人都面貌秀麗如女子，況且神態擧止也不似男兒。他久走江湖，這些事焉能瞞得了他？當下也不叫破，隨着衆人走入店房。

徐春山取出玉珮托在掌裏笑道：「上次在下拾得此物，便猜到是姑娘的，如今物歸原主，姑娘要好好收藏。」

董飄香接過手來，謝了一聲，回身便走。

徐春山忙叫：「姑娘且稍息一陣，喝杯茶再走。」

李遇吉也道：「姑娘請暫留步，在下還要向姑娘道謝哩。」

董飄香道：「不成，我得馬上趕回去，要不然師父知道可不得了。」嘴裏說着話，人已走出房門。

那站在西廂房門前的兩個書生却緩步走過來，兩人齊向董飄香一揖到地，內中一個粗着嗓子說道：「姑娘還認得我們兩個麼？」

董飄香不禁一怔，覺得這兩人都十分面善，但却想不起來在何處見過？

這時西廂房門「呀」的打開來，裏面又走出一個少年書生，這人見了董飄香却歡聲叫道：「六師妹，你是幾時來的？」

董飄香莞爾一聲笑出來，笑道：「原來是你們這羣傻……傻小子。」

那人笑道：「你敢罵我？咱們告訴二師姐評評理去，快進來，我有話問你。」

那兩個書生也笑着推她道：「走吧，走吧。」

三人嘻嘻哈哈走入西廂房，倒把徐春山、李遇吉等人看得呆住了。

先前向董飄香施禮的那兩個書生，不是別人，正是她七師妹林紅梅，和八師妹袁孤鳳。那後出來的却是五師姐薛絳樹。她們換了男裝，董飄香乍看竟未認出來。

在青靈大師門下的弟子，從薛絳樹起，皆是幾位師姐代師傳藝。

其中薛絳樹和袁孤鳳兩人皆由賈墨羽代師傳授，董飄香的武藝却是跟着張靈芸學的，林紅梅是受卞宛青所授。青靈大師不過偶爾指點一二招而已。這四人年輕好嬉，俱是淘氣異常，而且未通世故，不知憂愁爲何物，在山上之時，每日除了練武之外，便千方百計的想出些花樣來玩耍，這次奉師命來江陵聚會，三人高興異常，猶如倦鳥出籠一般，一路玩耍，來了江陵已有七八日，仍捨不得到青女宮去，怕的是受人拘束，不能任性遊玩，三人這時咕咕呱呱又說又笑。又埋怨董飄香不早些來尋找，錯過了玩耍的機會。

董飄香「咳」了一聲，對薛絳樹道：「你們好大膽，你們可知三位師姐都來了麼？」又道：「師父也眞怪，怎不叫二師姐帶着你們來，却放心叫你這個娃娃頭來領隊？」

袁孤鳳搶着說道：「六師姐，你不知道，師父本來要二師姐領我們來的，但因要差她到一處地方去辦事，所以祇能派五師姐帶

我們兩人，師父原命她一到江陵就到青女宮找百渡大師安頓我們，她却領着我們到處玩。」

薛絳樹笑罵道：「壞透了的丫頭，不是你兩個央求我別去青女宮麼？反來賴我。」

董飄香道：「你們祇顧玩，早晚要出事才罷，如今師父已經到來了，要是知道你們不聽她老人家的話，那還了得。」

窗下竊聽述秘密

薛絳樹雖然不相信，但看董飄香臉色鄭重，心裏也有點害怕，仗着膽子道：「你別是嚇我們的吧，師父她老人家怎麼會來？」

董飄香着急道：「誰來騙你？三師姐、四師姐是昨日到的，二師姐倒是剛到，我還沒見着她哩，難道師父還不是早晚就會到麼？」

薛絳樹大笑道：「我說你就是個冒失鬼，見着風就是雨的，告訴你吧，師父决不會來。我瞧你也像害怕得緊，必定是出了甚麼毛病了，你祇實說便罷。」

董飄香嘆口氣道：「不瞞你說，我在外間確是闖了些禍事，祇怕師父要把我逐出門牆哩。」

三女一齊大驚，都爭着問她犯了甚麼戒條。

董飄香搖搖頭，對薛絳樹道：「先且別說這事，我問你，怎的知道師父不會來呢？」

林紅梅搖着手道：「六師姐，莫怕，莫怕，師父親口對五師姐說的，她老人家不來。」

薛絳樹白她一眼道：「又胡說了，師父怎會對我說這些話？是師父對二師姐說的時候，我在窗戶外偷偷聽到的。而且我還偷聽到許多事。連師父當年爲甚麼和大師伯惹氣，咱們大師姐爲何不做掌門，反而跑到天台赤城山去一人住着？以及這次師父差咱們下山幹甚麼？還有好多奇奇怪怪的事，都是那次偷偷聽到的，你們這些女娃娃做夢都想不到哩。」

三女忙道：「別說嘴啦，快說給我們聽。」三人從來不知道這些事。尤其大師姐沈翠屏，一向獨居赤城，祇每年來華山一次，這些事不但這幾個小弟子不知道，便是張靈芸、卡宛青等人也都不解何意，這時三人一聽全都好奇心起，磨着薛絳樹，要她快說，袁孤鳳嘟着嘴埋怨：「下山來這多天，爲甚麼告訴我們？快說快說。」

薛絳樹想了一想道：「讓我從頭說起吧，你們知道，咱們青靈觀和大師伯那邊的師兄們，是向不往來的，那天忽然來了一人，說起這人可是來頭不小。」

董飄香道：「你知道這人是誰？」

袁孤鳳道：「別賣關子啦，這人是大師伯那邊的三師兄，黃巾力士甘季英。」

薛絳樹瞪她一眼道：「偏這丫頭嘴快，那天甘師兄來參見師父，咱們都覺得奇怪。在甘師兄走了以後，那天夜裏，師父便將二師姐叫到雲房去。我知道一定有甚麼要緊事，便偷偷繞到窗戶下去偷聽。」

林紅梅急道：「你聽到了甚麼？」

薛絳樹道：「我聽見師父對二師姐說。」說着便裝做青靈大師的口吻道：「羽兒，你知道今天那甘季英來見我，是爲甚麼事麼？哼！那老道士終於還是要求我的，諒來他也有些後悔了吧。」

董飄香等人面面相覷，都不懂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薛絳樹道：「別說你們不懂，我也聽不懂，連二師姐也摸不着頭腦。直到師父說了出來，我才懂得，原來師父他老人家當年和大師伯鬧翻，是爲爭兩本書。」

董飄香詫異道：「甚麼？爲爭兩本書？」

薛絳樹點頭道：「嗯，師父要這兩本書，大師伯偏不肯給，這兩本書現在又被別人搶去啦。」

袁孤鳳問道：「這是甚麼書？這麼要緊，難道看了就會呼風喚雨嗎？」

薛絳樹道：「師父說了個名字，是甚麼天罡三十六參總樞裏面的十二卷書。這一部書本來是崑崙派的鎮山之寶，向來不給外人看的。」

林紅梅接口道：「又胡說啦，爲甚麼咱們華山派又有呢？」

薛絳樹道：「你知道甚麼？崑崙派的開山祖師林老師祖就是得了天罡三十六參總樞，和七靈眞訣，才能在崑崙山開山立派，成爲一派宗主，你當是容易的嗎？那七靈眞訣總綱十六字，你們是知道的了。」

袁孤鳳道：「是不是四師姐教我念的：龍虎猿蛇，剛柔濟妙，鶴舞魔旋，神龜不老。這十六字？」

薛絳樹點頭道：「難爲你倒把它背得這麼清楚。這七靈眞訣，



徐春山取出玉珮交給董飄香。

其實倒還不只崑崙才有，眞正說來，崑崙只得了天龍九式全篇，咱們華山派得了鷹蛇二式，也不弱於他，但這天罡三十六參可就厲害了。據說在崑崙十一代弟子做掌門時，天台派曾經有一位怪俠，私自上山盜取這一部書，結果當然得不到手，但你也可以想見這部書多麼值價。」

林紅梅道：「你別扯這些節外生枝的話行不行？」

薛絳樹道：「這天罡三十六參總樞裡到底說些甚麼，當然我不知道。但崑崙派有幾種最厲害的功夫，却是從這部書裡練出來的。」

董飄香道：「甚麼厲害功夫？難道比咱們的混元手、抱元勁、混天功，這些功夫更厲害麼？」

薛絳樹「呸」了一聲道：「所以說你坐井觀天，懂得甚麼？你只知道咱華山派混元一炁隔紙劈石的功夫厲害，那裡知道人家崑崙派大天罡三六神手才是眞正玄門的罡氣功夫呢。」

林紅梅睜起一雙眸子，問道：「甚麼叫做三六神手？誰會這種功夫？」

薛絳樹搖手道：「你當然不懂，連我都是隔窗聽師父說的。雖說世上有這種功夫，古往今來，會的人也沒有幾個，現在也許沒有人會啦。」

袁孤鳳半疑半信的道：「你別是騙我們的吧。」

薛絳樹着急道：「誰來騙你，那天我親耳聽師傅對二師姐說的，三六神手便是：六陽手，六陰手，六絕手這三種。眞正能有這三門功夫的，只有崑崙派第十一代弟子珠麗羽士一人。但珠麗羽士認爲六陰手太毒，六絕手太狠，都不許門下弟子練，只准練六陽手一門功夫。這門功夫非常可怕，就是十二層金鐘罩一掌也打散了。但這六陽手只傳了兩代，到崑崙第十三代以下不知怎的又失傳了。」

林紅梅點頭笑道：「失傳了最好，讓咱們華山派的功夫好稱霸，你還是說這兩部書吧，怎的會落到大師伯手上來？」

薛絳樹道：「我這就要說到啦，據師父她老人家說，自來各派的獨門功夫，都是諱莫如深，不肯讓人知道的，在當時的玄門正宗和內外家功夫最高的幾派是：崑崙、王屋、終南、天台、點蒼、武當，和咱們華山這幾派。」

林紅梅道：「難道少林不

算？」

薛絳樹道：「少林是佛門弟子，當然不算。這幾派之中，仍以昆侖爲首，武當次之，到了昆侖第十三代掌門人徐霜眉手上，曾經有過一次大會，將各派的掌門人請到昆侖山來。」

袁孤鳳忙伸長脖子問：「是比武麼？」

薛絳樹搖頭道：「不是，因爲徐霜眉說，咱們中國一千年來，武功一門，本已應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但由於各派挾技自秘，彼此不能破除門戶之見，不但常起一些無謂的糾紛，而且就武功本身也不能超過前人，所以要求各派掌門人泯除成見，將本門獨特武功公諸於世，以使後學者收事半功倍之效。」

袁孤鳳喜得拍掌道：「原該這樣才是，那些掌門人想必也是肯的了。」

薛絳樹嘆息道：「如果眞能那樣，咱們今天也不必分甚麼華山武當了。」

袁孤鳳問道：「他們不答應？」

薛絳樹道：「自然不答應。」

袁孤鳳氣忿忿的道：「徐霜眉該用六陽手把他們全都劈死才好。」

薛絳樹道：「一來是各人難免有私心，猢猻丟了棒還耍甚麼？二來這事太大，誰也沒有這種魄力，只說些甚麼知雄守雌，知白守黑這類話來搪塞。當時徐霜眉可就有些生氣啦，就說，好！你們不敢做，我來做給你們看，於是將昆侖派鎮山之寶的天罡三十六參總樞請了出來，分給各派。」

袁孤鳳聽到此處，不禁拍起掌來，叫道：「這徐霜眉眞是個好男子！」

薛絳樹笑道：「小師妹，你又弄錯啦，這人不是男人，和咱們一樣，是女子。」

袁孤鳳對這武林中的前輩直佩服得五體投地，薛絳樹又道：「分配的時節，原說好了兩件事。第一是除開與會的各派以外，這書不能流傳出去，怕的是誤傳歹人。第二是這三十六參總樞分給各派之後，以十年爲期，互相交換觀摩。當時大家也答應了。咱們華山派便分得了十三到十八，三十一到三十六一共十二卷書。第十八卷和第三十六卷書中便記載有六陽手和六絕手的練法，不過咱們的前輩祖師爲了尊重徐霜眉的話，這兩門功夫始終不敢練。」

林紅梅便問：「那六陽手呢？」

薛絳樹道：「練六陽手功夫最後兩頁被昆侖第十二代的掌門人赤陽子燒掉啦，誰也沒法練了。」

袁孤鳳連聲道：「可惜！」又道：「這赤陽子眞不是好人。」

薛絳樹道：「到了十年期滿的時候，徐霜眉已經死了，沒了人干涉，那些道士誰也不肯將自己收藏的書交出去，又想要別人的，結果只有在寶劍上了斷，打了無數次架，也沒有結果，可惜徐霜眉一片苦心，反而給後代惹出了許多爭端，這倒是她始料所不及的。」

袁孤鳳跌脚道：「這些牛鼻子老道眞可殺。」

董飄香道：「五師姐，你說了半天仍舊沒談到咱們自己身上來呢。」

薛絳樹道：「你別着急，現在我要談到十七年前泰山試劍的事了，上次六雄會泰山的結果，第一第二都給少林門下的謝超凡和秋月上人得了去，武當派的神英道長只得了個第三，咱們華山派的赤靈大師伯撈到個第四，北鷹南蟲全落了空，這是你們知道的事了。再過三年便是丁卯年，又是第二次試劍之期，這次可輪到咱們這一代論功夫的時候，各人都老早便在用心調敎徒弟啦，據師父說，論理仍舊是岷山六狸的天下，但他們同門間正在鬧內鬨，這次怕輪不到他們了，此外便是秋月上人門下的九洲行者孫不邪和大師伯門下的黃巾力士甘師兄機會最大了」。

董飄香道：「咱們的幾位師姐呢？難道她們不成麼？」

薛絳樹沉默了半晌，方道：「自然咱們都希望她們幾位打敗天下英雄好漢，替咱們青靈觀爭光，不過依我看，只怕到底差幾分，便是師父她老人家也如此說。」

袁孤鳳撇嘴道：「我就不信二師姐三師姐會打不過甘師兄，那個甚麼九洲行者，更是聽都沒聽說過，想來也沒甚麼了不起。」

林紅梅道：「我倒不關心這些事，五師姐，你倒是說說甘師兄來找師父爲了甚麼事？」

薛絳樹道：「甘師兄來對師父說，這十二卷書被一個姓吳的人跑來搶去啦。」

三女一聽皆驚訝異常，林紅梅道：「大師伯武功蓋世，甚麼人

有這樣大膽，這不是把華山派的臉都丟淨了麼！」

薛絳樹皺眉道：「誰說不是？所以這次連咱們師尊也動了怒，命二師姐帶我們到雲南去，務必把這十二卷書奪回來，你們瞧着吧，要打好些次大架哩。」

袁孤鳳拍手道：「那好極啦，我就老想打架，五師姐，六師姐，你們瞧我的劍法去不去得？」說罷便抽出靈蛇劍，對着牆壁一上一下一退一進的比着招式。

林紅梅笑道：「怎麼不請我評評？」

袁孤鳳撇嘴道：「我才不請教你哩，四師姐說，你最笨啦，劍法還比不上我。」

林紅梅笑道：「那是四師姐說的玩話，你就得了意啦，就不信我那點不如你，不信咱們比劃比劃。」

袁孤鳳道：「成，你先接這一招。」說着劍光一閃，「靈蛇入洞」一劍向林紅梅刺去。

這時林紅梅正雙手抱膝，笑吟吟的說着話，不防她突然一劍刺來，「哎呀」一聲，身子一側，不料重心驟失，連椅子一齊跌翻地上，衆人都笑彎到腰，這時袁孤鳳早躲到薛絳樹身後，笑着討饒。林紅梅爬起來不肯罷休。

董飄香拉着勸道：「別鬧啦，倒是聽五師姐說正經話。」

薛絳樹也對兩人恐嚇着：「再鬧便送二人到青女宮去，兩人方才放開手。

董飄香道：「剛才鳳丫頭提起打架，我却猜不透師父她老人家是甚麼心意？像大師伯和門下的三位師兄，武功那麼高的人，尚且被人把書搶走，那麼這搶書的人武藝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豈是咱們這幾個人就能把書奪回來麼？

薛絳樹道：「你又傻了，眞正打架哪裡會輪到咱們的份？咱們不過跟着三位師姐後頭跑跑，日後奪回書來也算咱們一份功勞，省得大師伯那邊的人說閑話，師父她老人家一定是這個意思。」

林紅梅搖着頭道：「不像，不像，三位師姐的武功未必能高過大師伯，只怕連華山三劍也比不上，要單靠她們三人把書奪回來？難難難。」

董飄香忙喝道：「林丫頭還不住口，要是這話給師父或者三位師姐知道，那還了得？以後千萬別這麼信口胡說了。」

林紅梅漲紅了臉，勉强笑道：「我不會那麼傻，在她們面前我才不亂說咧。」

袁孤鳳怕林紅梅臉上下不來，便搶着道：「咱們且先別談這些，倒是商量一下，是今兒就去見二師姐呢？還是玩兩天再去。」

董飄香用手指着道：「你們的膽子比天還大，眞是想被逐出門牆不成。」

曉喩弟子奪奇書

薛絳樹笑道：「沒關係的，萬事有我呢，不過咱們今兒去見二師姐也好，還有一件你們記住，二師姐不盤問咱們便罷，如果查問起來，你們千萬別亂說話，一切由我對答。」

袁孤鳳笑道：「行，二師姐問起我來，我便裝着頭疼。」

薛絳樹笑道：「這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不撒謊，等着大家罰跪挨打麼？」

一語說得大家都笑了，於是三人各自收拾行李起身，袁孤鳳忽道：「六師姐，你的寶劍呢？」

董飄香道：「咳！別提啦。」說着便把如何遇着黑蝴蝶趙妙仙，如何自己奪舟退走，把靈蛇劍失落在紅心套等事一並說了。

袁孤鳳大怒道：「異日我如碰上這姓趙的，非殺了他不可。」

董飄香憂愁道：「這事且不必說它，我現在怕的是二師姐問起無法搪塞，萬一師傳再一來到，那就更不得了呢。」

薛絳樹沉思一陣道：「你不用怕，師父十分倒有九分不會來，二師姐那裡我敢保你無事，沒甚麼大不了。」

董飄香道：「你倒別說輕巧話兒，你有甚麼辦法能保我無事？」

薛絳樹搖頭笑道：「你不用發愁，山人有妙計，如果連這點事還擋不過，還算甚麼娃娃頭呢？」

董飄香知道這位五師姐素來足智多謀，聰明狡黠，鬼心眼兒最多的，聞言雖不完全釋然，倒也放了一半心。四人出得店來，薛絳樹算還了房飯錢，直往青女宮而來。

四人來到青女宮，進得內室，只見百渡、賈墨羽、張靈芸、卡宛青等人正坐着閑話，四人上前參見了。又向賈墨羽問候了青靈大師，方才分別坐下。

賈張等人見薛林袁三人作儒生打扮，都忍不住笑了。賈墨羽道：「師父傳命你們，不可荒廢了素日功課，更要注意起居飲食，

知道麼？」

四人慌忙站起答應了，賈墨羽又問三人何時來到江陵？因何不到青女宮來？林紅梅與袁孤鳳便止不住心慌。臉上顏色有些乍紅乍白起來。

只見薛絳樹不慌不忙的站起來答道：「原本打算早來的，但妹子想百渡姊姊在此聲名極响，她觀裡突然來了些帶寶劍的女人，又久住不去，恐怕引起別人說閑話，或胡亂猜疑。」

賈墨羽點頭微笑道：「原也顧慮得是。」

百渡忙道：「三位妹子太多慮了，以後切不可如此見外。」

薛絳樹笑着答應了。張靈芸對賈墨羽道：「如今她們也都來了，就請二師姐宣讀柬帖吧。」

百渡想要迴避，却被賈墨羽擋住，笑道：「道友不是外人，師父也叫我告訴你哩。」百渡只得坐下。

賈墨羽站起身，從身上摸出青靈大師的柬帖來，眾人從張靈芸起，皆一溜兒跪下，百渡也起身肅立，賈墨羽手捧柬帖，朗聲念道：「華山青靈曉喻門下諸弟子：玄門修練，首重參要元機，三十六天罡總樞一書；紫闕秘笈，數合元天，乃我玄門無價之珍。今有旁門妖邪吳文鳳，率門下丑類；援登華山，擅闖太乙宮，劫玉樓之寶。諮爾諸女，勿辭煩勞，搗其巢穴，殲彼蜂蟻，奇書奪還後可速護送回山，愼勿繳交太乙諸人也。此事關係本門盛衰及汝等未來成就，愼之勉之勿負吾望。」

眾人跪聽宣讀已畢，拜罷起立，卡宛青首先道：「聽師尊的口氣十分嚴厲，這書是非奪回不可的，咱們恭聽二師姐調度就是。」

賈墨羽默然半晌，方苦笑道：「我才做掌門不久，師父便差我去幹這件大事，我又不敢推辭，其實我眞一點主意也沒有。」

張靈芸笑道：「師傅她老人家常說師姐智勇雙全，這次遇見這件大事，正好大展宏材，怎的說出這種話來了？

賈墨羽嘆息一聲道：「三師妹，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啦，吳文鳳號稱通天教主，門下徒眾何止千人，豈是咱們這人鬥得了的？何況這當中又關係着幾件麻煩事。這幾個小淘氣，還得分神照應她們，如有甚麼差錯，叫我如何交代？麻煩多着呢。」

這裡薛絳樹袁孤鳳等人，口裡不敢說甚麼，心裡却不服氣，心想這二師姐也太小看我們了，日後倒得逞逞能爲，只此一念，又多生許多事端，這是後話。

百渡大師笑問道：「沈道友爲何不來？」

賈墨羽道：「大師姐居赤城山，勤研上乘武功，準備參與異日泰山之會，便是這事師父也不讓通知她，以免她分心掛念。」

須知青靈大師爲人十分要强好高，近年雖已爲一派宗主，脾氣性格仍與當年無異，泰山試劍一事，在她看來比甚麼都重要，以爲搏牛之虻，不破飢虱，故此不令沈翠屏出馬。

當下眾人又議論了一陣，天已入夜，因與查小玉有約，便提前吃了晚飯，百渡因廟裡尚有事處理，便笑對張靈芸道：「查氏兄妹武功雖高，料來尚非諸位敵手，今夜之事救人第一，能不動手最好，貧道只在家裡候好音便是。」

其中別人尚可，林紅梅、袁孤鳳二人聽說只今夜便要與人較量，都欣喜異常，磨拳擦掌，巴不得一試。張靈芸笑道：「去便帶你們去，但不許你們胡亂出手，知道麼？」

二人皆眉開眼笑，滿口又答應。

看看二鼓已盡，七人俱已結束停當，出了青女宮，徑奔南門而來。出得城外，見周英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張靈芸替雙方引見了，李遇吉見青靈觀竟來了七人，聲勢浩大，心想今夜必然佔盡上風，梅歸定可奪回無疑。

眾人或坐或立，只待查小玉前來赴約。這時四處虫聲唧唧，明月在天，四野一片寂靜；只遠處遙遙傳來犬吠之聲。查小玉却踪迹全無。張靈芸便漸漸有些不耐，低聲罵道：「好大的架子！」

這時三鼓已然將盡，賈墨羽忽然道：「來了！」

張靈芸詫異道：「怎麼還騎馬來？」

周英等人急忙縱目四望，却沒見半個人影。又過了一陣，才聽到一陣馬蹄聲响，遠遠有三匹馬緩緩行來。到得近前時，才見兩匹馬俱是空鞍。當先一騎馬上坐一人。李遇吉看得清楚，這人正是那日荒郊所遇，自稱姓張的那個蒙古少年。

那人也認出了李遇吉，便笑道：「胡大哥，原來你也在這裡。看來還約了不少幫手呢。」

李遇吉冷笑道：「我姓李不姓胡，姓張的，你們把我那朋友擄到哪裡去了。趁早放他回來，便萬事全休，如其不然，只怕你今日來得去不得。」

那少年笑着擺手道：「別急，別急，你既不姓胡，那麼我也不姓張，我今兒來可不是找你。」說着在馬上一拱手，高聲道：「我奉小玉姑娘之命，恭請屠龍仙子和散花仙子兩位。」

卡宛青冷笑道：「這查小玉也太狡猾了，還要出這麼一手。」

張靈芸已忍不住大怒起來，喝問道：「那查小玉如何不來？」

那少年笑道：「小玉姑娘在家恭候大駕哩。」

張靈芸怒問：「你叫甚麼名字。」

少年道：「我名阿合台。」

張靈芸道：「阿合台，就煩你帶路吧。」

阿合台笑道：「慢來慢來，我只牽來了兩匹馬，乃是專爲屠龍仙子和散花仙子備下的。別的人要去可有些不大方便。」

張靈芸怒道：「少說廢話，你領不領我們去？」

阿合台看了看眾人神色，知道再說下去也許便會吃眼前虧，便冷不防一提韁繩，圈轉馬頭便待逃走，眾人齊喊，「莫放了他！」

張靈芸立時大怒，陡然淩空縱起，嘴裡喝聲：「下來！」右手駢指在他背心一點，順手抓過來向地上一擲。眾人一看那阿合台時，已如死蛇一樣的軟在地上。薛絳樹等人也縱身過去將三匹馬拉住。

賈墨羽一看阿合台，便知張靈芸點了他的軟麻穴，俯身在他肩上一拍一搖，代他解了穴道。

張靈芸罵道：「你再不聽話，就把你宰了，我們自會去尋那妖女算帳。」

阿合台坐在地上，垂頭不語。

張靈芸冷笑道：「你不說話我便不能奈何你麼？」說着走過去點了鳳尾、精促兩穴。阿合台登時殺猪一般慘叫起來，滿地打滾。

賈墨羽看着不忍，便伸手替阿合台解開穴道，對張靈芸笑道：「三師妹別折磨他，只叫他好好領我們去，也就罷了。」

張靈芸道：「二師姐不知道，這種人對他好說是沒有用的，自古道：惡人自有惡人磨……」

一語未畢，袁孤鳳便拍掌大笑起來，說道：「三師姐，你自己也是惡人麼？」

張靈芸想了一想，方會過意來，自己也忍不住好笑，又對阿合台喝道：「怎麼着？還想吃點苦頭麼？」

阿合台忽然一抬頭，說道：「我可是奉命而來，小玉姑娘只叫帶張、卡兩位去，你便殺了我也不敢帶別的人。」

張靈芸怒沖沖的走過去，還要動手，阿合台急叫：「慢來，我話還沒說完哩，小玉姑娘說過，你們兩人的功夫很好，她不過是請教的意思，你們既然有一身好武藝，又何必害怕呢。」

卡宛青冷笑道：「你不必拿話激我們，就是我們兩人也不怕你們人多。」

阿合台接口道：「不怕最好，那麼就請兩位上馬，我即刻帶二位前去。」

張靈芸心中有氣，揚手便是一巴掌打在他臉上。把阿合台打得爬下地去，吐出兩顆大牙，不住的哼。

賈墨羽笑道：「三師妹還是這種火爆脾氣，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何必打他呢。」

（未完・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情劍

慕容美•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雙獅鏢局的伙計繕寫一份金谷殘圖，文東玉祇是深嘆「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文東玉正擬到洛陽玩，當夜其父突然出現，問他可曾領會送來的文集，他點頭，其父便出手考驗……文東玉知道自己辜負了老父的一番心血，急從書架頂上把棄置的文集拿來翻看，從此棄文習武……文東玉聽聞鏢局失鏢，兩局主受傷，他勇敢地前往徐州……

在西城「鐵掌」蕭道成的大廳中，文東玉與陳、馮二人見着了雙獅兄弟。雙獅老大「怒獅」蔡大功傷得較重，老二「病獅」蔡逢辰則僅在手腿部份受着一點外傷。

雙獅兄弟見文東玉等三人竟能於這種風雪天，這麼快就能得訊趕來，而且三人看上去精神都很好，完全不似曾冒風雪趕過急路的樣子，均不禁大感意外和驚奇。

三人之中尤其文東玉的到來更爲雙獅兄弟所夢想不到。

「怒獅」蔡大功楞了片刻，張大眼睛叫道：「你們是飛來的麼？」

文東玉輕鬆的笑了笑，說道：「大局主猜對了，我們正是飛來的，這種天氣飛起來可還眞不容易呢。不過托兩位局主洪福，我們三個總算飛到了。」

文東玉笑說着，不容雙獅兄弟有開口機會，緊接着又笑道：「現在報告兩位局主，局中一切整理就緒，只等二位返局向事主交代，銀子是人賺的，也是人用的，這次兩位局主總不至於爲賠光家當而痛心吧？」

「怒獅」蔡大功果然叫道：「甚麼話！別說一點臭家當，就是連咱們兄弟二條命都賠進去又算甚麼？」

文東玉拇指一豎道：「好，東家，這話是您說的，這才是我們的東家！這才是長安雙獅鏢局的大局主！天下鏢局沒有一家敢保永遠不出事，不過，出事之後能有這份心胸，恐怕不見得家家鏢局的局主都能辦到。兩位局主如以爲晚生在說奉承話沒有關係，這位蕭大俠也在這裏，兩位局主見聞廣博，不妨馬上舉個例子讓晚生廣廣見識也好！」

這番話句句如金擲地，尤其最後兩句更令雙獅兄弟聽得心平氣和，快感無比。因爲這是事實，一家鏢局失事之後咬牙切齒者有之，心灰意懶者有之，幾曾聽說能像今天「怒獅」蔡大功這般漠然處之者？

在文東玉，他能以短短數語達到預期之目的，心中也有說不出的高興。

最後文東玉等雙獅兄弟將這次不幸事件完全看開，才再以曲折委婉的語氣和方式向雙獅兄弟打聽劫鏢者是何路數，以便暗中記下，徐圖追究之策。

詎知雙獅兄弟聽了全都嗒然若喪，久久之後方由「病獅」蔡逢辰搖搖頭，嘆了一口氣說道：「說來慚愧，不說也吧……」

雙獅兄弟，「病獅」蔡逢辰天性寡言，文東玉費盡心機，問了半天，結果却只換來這麼兩句。

文東玉心中雖急，表面上却不得不裝做淡然處之，當下無可無不可的又問道：「都是些怎麼樣的人物？」

「病獅」蔡逢辰自懷中取出一條黃羅香巾，苦笑道：「這是一件唯一可資追查的證物，是其中一人不愼遺落下來，至於那批傢伙都生成甚麼樣子，不說也吧，說來慚愧……」

文東玉暗中頓足，心想：眞要命！

結果還是「怒獅」蔡大功爽氣，恨聲接口道：「情形是這樣的，文老弟，那時是深夜，月色不好，來人又都蒙着臉巾，加之那批傢伙一個個身手奇高，當時咱們別說去辨認人家身份，簡直連喘氣的機會都沒有，今天回想起來，能留得下一條老命已經算是祖上有德的了。」

「怒獅」蔡大功說着，順手從「病獅」蔡逢辰那兒將那條黃羅香巾取過送來文東玉手上，文東玉接下展開一看，發覺這條香巾質地極佳，抖露之際芬芳撲鼻，巾上不染半點汚迹，顯然是件紀念品而非普通備用之物。

文東玉看後抬頭訝然道：「裏面也有女的？」

「怒獅」蔡大功搖搖頭答道：「事情怪就怪在這裏，裏面一個女人也沒有，而這又明明是女人用品，咱們幾個想來想去，直到今天還是想不通……」

文東玉沉吟了片刻，忽然抬起頭來笑道：「局主，這條羅巾送小弟如何？」

「怒獅」蔡大功聽了不禁一怔道：「你……」

「怒獅」蔡大功言下之意本是想說：你要去這玩藝兒有何用處？但當他一個「你」出口，忽然自作解人，暗暗一點頭，接着哈哈大笑說道：「好，好，你要了去也好！將來如遇上中意妞兒用之定情亦佳，擺在咱們兄弟這裏只有愈瞧愈有氣。不過，你老弟可得記住，有了喜事，咱們兄弟這頓來得不易的喜酒可是非喝不可的！」

文東玉笑笑亦不置辯，緩緩將那條黃色羅巾小心收起。飯後文東玉找着一個機會，悄悄地將老陳、老馮兩個叫去一邊，非常坦白的向二人說道：「不瞞兩位說，我文東玉跟雙獅鏢局的關係到此爲止算是緣盡了。過二天，兩位局主一上路，一切全仗陳老頭和馮老頭的照顧，小弟已決定不再奉陪，現在，小弟有兩件事想煩陳老頭和馮老頭等下轉達一聲：第一，小弟這一二年來，世故已經見得不少，今後自己當能照應自己，請兩位局主務必放心。第二，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到時候不論雙獅鏢局還開不開，我文東玉都會再去長安一趟，去……去……向兩位局主謝今日不辭之罪。陳老頭、馮老頭再見了……彼此珍重，後會有期！」

文東玉說完，不容陳、馮二人開口，抱拳一拱，轉身快步向外邊走去。等到陳、馮二人定下神來，文東玉早已走得不知去向。陳、馮二人默然對望一眼，相繼轉身向大廳中走去。二人都很清楚他們局中這位文相公的脾氣，這位相公看上去儒雅溫文，但個性之強却極罕見，他既決定要走，事實上誰也挽留不住。

所以陳、馮二人現在唯一可做的，便是儘快去廳中將這事情報告兩位局主。

當陳、馮二人到達大廳台階下面時，忽聽得廳中大局主「怒獅」蔡大功正以一種疑惑口氣在問一個人道：「敢請教夏公子，你跟我們那位文相公認識多久了？」

陳、馮二人匆匆登階走進大廳一看，大廳不知打何時開始已經多出一對年輕的主僕。

那名被「怒獅」蔡大功喊作夏公子的少年書生年約十七八，頭戴嵌玉紹帽，身穿紫色狐裘，雙目有神，雙眉斜飛，鼻似分水玉峯，瓠犀稜角分明，文采鑑人，蕭灑至極。身旁那名書僮年約十四五，生相也頗清秀。

陳、馮二人與這對主僕照面之下，意識中均有着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但二人誰也想不起到底是在甚麼地方見過。

「怒獅」蔡大功一見陳、馮二人來到，忙叫道：「你們二人來得正好……」

那位夏公子正想回答「怒獅」蔡大功的詢問，現見「怒獅」蔡大功又向陳、馮二人出聲招呼，只好住口，跟着也朝陳、馮二人望來。

陳、馮二人聞言同時向前走上一步躬身道：「不知局主有何差遣？」

「怒獅」蔡大功用手指向那位夏公子道：「快去將文相公請來，這位是夏公子，文相公的朋友。」

陳、馮二人未及答言，「怒獅」蔡大功忽然「咦」了一聲，彷彿一下想起甚麼似的，乃又轉向那位夏公子注視着問道：「對了，這位夏公子，你怎知道文老弟來了這裏？」

那位夏公子非常有禮貌的欠了欠身軀，從容回答道：「晚生與文兄結識，係在長安居易酒樓，這次晚生路過此地，原不知文兄業已來此，只緣道路傳言說有長安兩家鏢局日前於附近失事，經過打聽方悉文兄服務之雙獅鏢局亦在其內，因得知兩位局主刻尚滯留這兒蕭大俠家，本意前來，原爲了一致慰問之忱，再煩帶個口訊與文兄，現在既然知道文兄恰亦趕至，自是樂於一見。」

「怒獅」蔡大功點點頭轉過來向陳、馮二人揮手道：「去請文相公來吧！」

陳、馮二人迅速地交換了無可奈何的一瞥，由老馮低下頭去回答道：「報告局主，文……文相公剛走。」

「怒獅」蔡大功怔得一怔道：「怎麼說？」

老馮不安地答道：「文相公……」

那位夏公子忽然岔進來，促聲道：「走了多久？」

老馮轉過身去道：「就在我們入廳之前。」

那位夏公子緊接着道：「他說要去那裏？」

老馮搖搖頭道：「沒有提。」

夏公子眨着眼皮又道：「打正門出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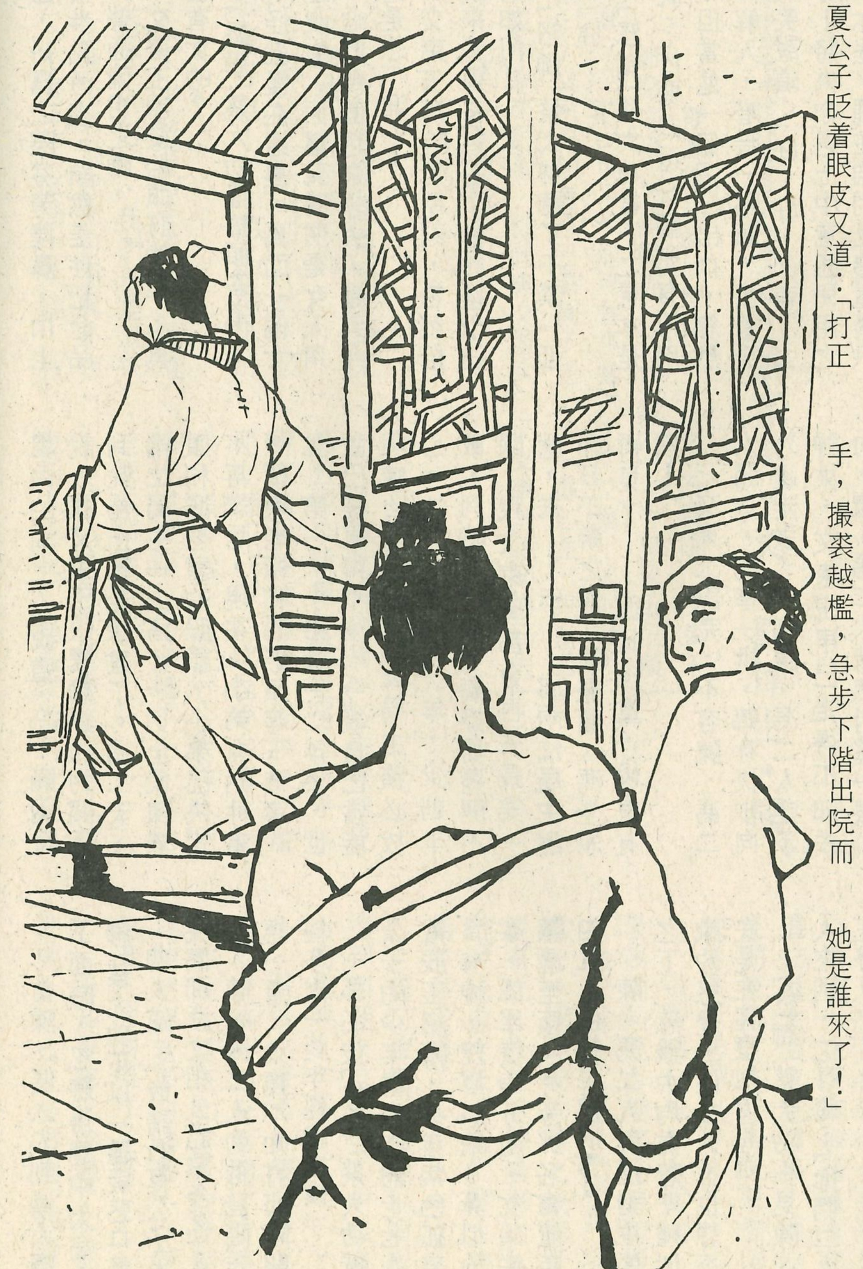
老馮又搖了一下頭道：「不，是打後院西偏門走的，他大概怕走前門給兩位局主看到之後將他留住。」

夏公子忽然轉向雙獅兄弟深深一揖，匆匆說道：「這樣說，晚生就不便再打擾了！」

語畢，向隨來之書僮一招手，撮裘越檻，急步下階出院而去。

「怒獅」蔡大功望着這對主僕背影在大門外消失，心中納罕不已，最後楞楞然掉頭向「病獅」蔡逢辰問道：「老二，你看這位夏公子……」

「姓甚麼？夏？」局丁老陳恍然驀由夢中驚醒過來，失聲叫道：「啊，啊，夏，對了，小的想起她是誰來了！」



「怒獅」、「病獅」看着文東玉主僕倆離去。

不辭而別心難過

文東玉走出「鐵掌」蕭道成後院那道便門，心中充滿酸楚，他知道雙獅兄弟以及鏢局中每一個同人，都會因他這種不辭而別而感到難過，大家都會這樣想，走掉一個了，這只是一個開端，接着將會有第二個，第三個，一個接着一個離開，不是走的人狠心，不是走的人無情，不是任何人的錯，不是，不是，甚麼都不是，今天是他，明天也許就是你或我，不必說再見，不必對誰抱歉，多見一面，多說一句話，只有多增一分痛苦……

文東玉不擇道路只顧向前飛跑，摸人少的地方，走向有路可通的地方，終於他的眼前模糊了，使得他不得不因視綫迷失而停頓下來。

揉揉眼皮，前面是一家糊裱店，屋中三名少女正在紮着各種花燈的骨架，噢，風雪，年節，再過去便又是另一個春天了！

* * *

巴嶺的春天……

長安的春天……

下一個春天，他將在甚麼地方渡過呢？

沒有一定。唯其如此他將永遠孤單。老文福不會再活轉過來，父親不會再來找他，也沒有地方可以找到他，他想找父親情形也一樣。

以前，父子一年見面一次，很少，現在呢？連想見面一次都成爲可望而不可及的奢念了！

一名中年男人正在提着一盞走馬燈，看轉軸是否均衡滑潤，是的，走馬燈，世上人和事，便是這樣，所不同者，在燈上，過去的一匹馬兒還會再來，但在人世上過去的就是過去了，換着來的，雖然相近却不相同……

那名中年人偶而回頭，不禁滿臉堆笑道：「公子想買麼？」

文東玉苦笑道：「是的，想買，只可惜我所想買的一種你們這裏沒有。」

那中年人眨眨眼皮，惑然道：「不見得吧？小的這種手藝，不但在本城數第一，就是跑遍方圓百里之內，恐怕也難找出第二家，小的這兒買不到的，別的地方決不可能買到，相公如果不信，不妨先去別處問一問……」

文東玉點點頭，輕輕說道：「是，無處可買……」

望着文東玉遠去的背影，中年人搖頭道：「可憐，原來是個瘋子！」

中年人說着，那些紮燈架的少女都笑了。

* * *

一度停頓的風雪，再次漫空旋舞而下。

文東玉關在一家小客棧的房間裏，在燈下，他打開那部秘笈看不下去，只好再將那條黃羅香巾取出。

這條黃羅香巾可說是追查這次鏢貨下落的唯一綫索，可是，第一個難題就無法解開，它明明是一件女人身上的用品，它又怎會從一羣殺人越貨的盜匪身上遺落下來的呢？

文東玉剛才在雙獅兄弟面前沒有將它看仔細，現在在乾淨的案頭他將這條黃羅香巾仔細展開。

羅巾展開，文東玉目光所及，不禁微微一呆。

四四方方的羅巾正中，有着兩條以彩綫挑成的花槓，看上去似是花槓，細細辨認之下，原來却是兩句樂府：「早知今日長相憶，不及從來莫作雙。」

字體是小篆，筆劃全都巧妙的隱雜在五色彩綫之中，雙獅兄弟是粗人一對，加以在心情沮喪之時，自然是要給忽略過去了！

這是一項新的發現！不過冷靜下來想一想，這項發現事實上對追蹤匪徒也無多大的幫助。

這兩句樂府等於一首情詩，充其量亦不過是說明，一對戀人因某種不得已的情況中途分手了，後來，女的想男的，便繡了這麼兩句帶有幾分悲怨意味的樂府趁人捎給對方——除此而外，它還有甚麼意義呢？

如今，基於事實上使然，文東玉不得不將想從這方羅巾着手的念頭丟開，而另行計劃一個可憑以採取實際行動的方案。

他第一步假定：鏢貨縱已化整爲零，散運他處，在本地，一定還留有匪徒的眼綫，因爲匪徒們必須派人留意着鏢局方面於失鏢之後的反應。第二步，他假定：這批劫鏢匪徒來頭雖大，武功雖高，但在徐州地面一定還有某種不敢公然行事的顧忌！爲甚麼呢？因爲假使匪徒們沒有顧忌的話，在動手時再不會蒙上面紗，同時，在知道鏢局尚有活口留下來，爲滅迹計，也該早就對雙獅兄弟以及八達鏢局那位歐陽局主

下手才對。

有了以上這兩步假定，回過頭來，這方黃羅香巾又有作用了！

從這方羅巾的質地、字體、繡工等等來推測，贈送羅巾者定然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由此演繹當可再判斷受贈者也定非一名平凡的男人。如果想得稍稍大膽一點，遺失這方羅巾的那名男性匪徒很可能便是這次刼案之主腦人！

易地設想，這位遺失羅巾的匪徒，在事後一旦發覺羅巾不翼而飛，不論爲了那一種理由，該匪徒都有設法追回這一方羅巾的必要！

所以明天以後，文東玉想要做的，便是如何利用這一方羅巾爲媒介，去進而接近那名羅巾失主……

文東玉因勞思過度，不覺伏案沉沉睡去。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文東玉起身伸了個懶腰，心想：眞是怪事，這一覺不但睡得久，還似乎比睡在床上舒服……

文東玉想着，緩緩轉過身來，忽然間，文東玉傻住了！那方香羅巾呢？

文東玉呆了片刻，接着心頭狂跳，四下胡亂找尋起來。

身上沒有！床上沒有！桌底下、椅底下、其他所有的地方通統沒有！終於他靜止下來，不再多做無謂的紛擾了！

他記得清清楚楚，羅巾是放在案頭，枕在腕底，現在，桌上沒有就是沒有了！

窗戶關得好好的，不會是風吹，就算風吹也該仍在房內，而今，房中遍索不得，無疑的，它是又換了一個主人了！

文東玉再去檢查房門，房門果然是給撥開的，刻下只是虛掩着，事實明顯，一目了然！

那麼，誰偷去的呢？

一般人碰上這種事，可能第一個要找棧中茶房進來盤問，而文東玉他沒有意思這樣做！

茶房拿了，他不會承認，沒有拿，盤問也是枉然。

同時，這也是不可能的，試問，一名茶房要去這一方羅巾有甚麼用？

所以，文東玉斷定進來者必然是個識貨行家，對方一定深知這條羅巾在某方面的價值！

換句話說，來的當然是一名武林人物！

不過，令文東玉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他伏在案頭，一條羅巾幾乎壓在兩條手腕底下，對方若打窗外過，又怎能知道他腕下有着一條羅巾的？

這還不算，來人之身份才是令文東玉思之茫然的癥結所在。

來人與這條羅巾有關麼？當然不會！如果有關，他的一條性命說甚麼也留不下來的。那麼，那人拿去幹甚麼呢？

眞是一大奇事！

文東玉在房中踱了幾圈，心念一動，忽然生出一份警惕。他驀地想及：他前次所猜測的可能全錯了。來人不傷害他，也許是爲了想先弄清楚他這羅巾打那兒來的？怎樣來的？他又對這條羅巾的來歷認識多少？

如果文東玉最後這種猜想完全正確，那麼，來人一定還窺伺在這附近——在暗中觀察他的一舉一動！

所以，文東玉告訴自己：他現在必須保持平靜，使對方莫測高深，弄不清在遺失了一條羅巾之後，究竟有着何等樣心情。對方愈是猜不透，便愈有弄個明白的打算，那麼，他就可以利用這一點設法迫出對方的原形。

文東玉思念一定，反覺得這種勾心鬥角的事頗有意思。

於是，他故意伸臂打了個呵欠，若無其事的推開房門向院中去。文東玉隱約間聽到屋簷上發出一聲輕輕響動，但是，他裝做不知道繼續向前面走去，他心想：你朋友走不了的，文某人放心得很！

文東玉走去前面吩咐店家去叫一份早點。不一會早點送至，文東玉一面食用，一面與棧中那名伙計天南地北的閒聊起來。

二人由天氣何時會轉好，一頭扯到本城共有幾家戲院子，以及那些戲院子都在甚麼地方？有些甚麼有名的角兒？這幾天正在演甚麼戲目？下午甚麼時候開鑼？那一家招待最親切？

聊着，聊着已是近午時分，文東玉又回房中躺了一會兒。下午，文東玉吃過東西，果然向就近一家戲院子走去。

閒逛鬧市遇相士

不過，文東玉仍舊來得太早了一點。

戲院子一個人沒有，只有一名年老的雜役在抹拭桌椅，誤將

文東玉當做老客人，打躬作揖的不住的問好。這種地方，文東玉在長安曾經跑過幾次，深知到了這種地方，派頭愈是擺得大就愈會受到尊敬。於是，他背剪着雙手，點點頭，輕輕哼了一聲，繼續向前面的戲台後邊走去。

有資格跑後台的，當然是老客人了，那名雜役益發以爲自己沒有看錯，高興地點點頭，又去忙別的了。

後台的戲子們顯然還在高臥未起，所以，文東玉進去沒多大工夫，又背着雙手踱了出來。

走出戲院，文東玉另外逛了幾家舊貨店，隨便買了幾件應手需要的東西，不多久天又黑了，一天時間就這樣在閒蕩中度過。

第二天，徐州北城的城隍廟前忽然出現一名年逾古稀的相士。

這名相士身穿一襲青布袍，頭戴一頂鵝冠，頷下一綹烏髯，長可垂胸，臉呈紫醬色，雙目烱烱有神。

城隍廟前這片空地，爲本城最熱鬧的小販賣市場，現因年關在即，份外繁榮，青袍相士一出現，四週圍立即攏來大批閒人。

這名相士的應用道具很簡單，除了兩本舊書，一副文房四寶之外，僅有白布一幅，矮椅二張，一張自坐，另一張似乎是準備顧客上門時坐用的。

白布僅有三行字，兩邊兩行是副對聯：

達官貴人不例外，憂喜兼報。

販夫走卒無二樣，禍福一言！

中央一行小字則寫的是：批命、看相、測字、問卜，酬金一次一律紋銀十兩！

閒人們看到中央這行小字無不愕然相顧，十兩紋銀足夠中等人家一年生計之需，誰要請教豈非發瘋？

所以聚觀之閒人雖多，上前光顧生意的却是一個沒有。

不過，這名相士顯然頗有涵養，雖然沒有生意，神態照樣自在得很。

這樣一直熬到午牌時分，當閒人們正想轉身離去之際，一名家丁模樣的中年人忽然擠來前面，下巴一抬，大剌剌的問道：「喂！你這玩意兒靈不靈？」

青袍相士緩緩抬起眼光，在來人身上打量了幾眼，神色非常平靜地淡淡回答道：「問題在於你閣下信不信，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咱們誰也沒有勉强誰，伙計，你說是嗎？」

那名家人氣焰矮下去了，喃喃道：「天知道……」

青袍相士忽然接口道：「伙計，銀子不是你自己的，你做甚麼這般爲難？」

那名家人一呆道：「你怎知道？」

青袍相士微微一笑道：「伙計，你吃甚麼飯？我吃甚麼飯？在貴主人而言，區區十兩之數實在不堪一道，朋友難道願意貴主人在家中一直望眼欲穿的等着你不成？」

那名家人完全折服了，又驚又佩服的吶吶說道：「是的，我們員外想知道夫人這一胎……」

青袍相士手一擺，攔着道：「伙計，放下銀子回去報喜吧，這是命中註定的，誰也更改不了，將來不生男的儘管再來找老夫理論可也！」

那名家人又驚又喜，遲疑地道：「你怎麼連……」

言下之意似說：你連八字生辰都沒有問，憑甚麼下的斷語？

青袍相士微微笑道：「伙計，用不着懷疑了，開口十兩銀，貴就貴在這種地方，如果去找專排八字的，三十束大錢也就儘夠了！」

那名家人想想果然言之成理，放下一錠紋銀，高高興興飛奔而去。接着，青袍相士也收攤了，有人背後指點着道：「有了十兩紋銀，三個月不出來也夠啦，一句閒話，銀子十兩，唉！眞想不到世上竟有這等便宜的事……」

另外有人爲相士辯護道：「話可不能這麼說。」

原先那人不服道：「該怎麼說？」

另外那人說道：「譬如說，前面來了一個人，你能斷出那人是幹甚麼來的嗎？你瞧，剛才人家在照面之下……」

＊　＊　＊

青袍相士攤子雖然收了，但並不如那些閒人所說，是因爲已經有了十兩銀子，準備就此離去，事實上青袍相士只不過是肚子餓了，想吃點東西，順便休息一下而已。

青袍相士大搖大擺的走進城隍廟，在一名火工手中塞了一吊青錢，要那火工代他煮碗麵。

煮碗麵三五文也就夠了，那名火工大喜稱謝，在煮麵之前且

為青袍相士在自己居住的耳房擺好一個座位。火工去了，青袍相士剛剛坐定，耳房外面忽然走來一名英俊瀟灑的藍衣少年書生。

這名藍衣書生未徵得青袍相士之許可便一逕向房中走了進來。

青袍相士還以為他是那名火工的友人，所以也未加以盤問，不意藍衣書生長衣一提，竟在對面坐了下來，青袍相士看樣子有點不對，正想開口說甚麼時，藍衣書生已經搶在前面開了口……

他朝青袍相士平視着含笑道：「大相士，分幾兩銀子用用如何？」

青袍相士一楞，惑然道：「弟台這是……」

藍衣書生微微一笑道：「沒有別的意思，只是告訴大相士，你的那一套，小弟也行，光棍點到為止，大家都是在外面跑的人，話說得太多反而無趣，怎麼樣，大相士願不願稍稍破費一下？」

青袍相士一聲不響，眼皮則在不住的眨動，眼光中充滿疑訝之色，他似乎說甚麼也不相信，這麼一個年輕俊秀的人物會如此無賴，當下臉色一變，怫然道：「老夫的銀子是騙來的？還是搶來的？」

藍衣書生搖搖頭，平和地笑道：「不必扯那麼遠，大相士。」

青袍相士怒容瞪眼道：「不然為甚麼要分給你？」

藍衣書生自顧說下去道：「老實說，那傢伙一望可知是個下人，他擠到前面來，神色匆匆，見面便問靈不靈，顯然存有照顧之誠意，只是不放心而已，這麼一名腳色，竟肯以十兩銀子的代價問件事，不是授意還會是甚麼？」

青袍相士咳了一聲道：「這個……」

藍衣書生笑着接下去道：「大相士也許沒有注意，因為小弟那時正站在你老身後，所以，小弟對那人觀察得可說和你一樣清楚，而最後，你說：『將來不生男的，儘管……』你說的是『將來』，並沒有肯定在『這一胎』！所以，這一胎生了男的算你準，不然，你老大可振振有詞的辯稱：『我說錯了麼？我是說『將來』呀！』大相士，請容小弟重覆一句——大家都在外面跑的人——你說是嗎？」

青袍相士半晌沒有說得出話來，最後一聲哼！突然沉下臉來道：「朋友既是行家，何不自立門戶？」

藍衣書生站起身來，也是臉色一沉道：「大相士最好別後悔！」

青袍相士更火，雙目一瞪道：「閣下最好快請！」

藍衣書生嘿嘿一陣冷笑，拂袖轉身而去。藍衣書生出門，那名火工正好端麵進來，青袍相士指着書生背影問道：「知不知這小子甚麼來路？」

火工楞了楞，眨着眼皮反問道：「以前沒見過，甚麼事？」

青袍相士連忙岔開道：「沒有甚麼……啊啊，你煮得好快！」

* * *

午後，青袍相士又在原地照樣鋪開那幅白布。

再度打開命攤的青袍相士，神態依然很從容，不過一雙眼光卻不時在週遭人叢中掃來掃去，很明顯的他是在找那名向他敲詐未遂的藍衣書生。可是說也奇怪，那名藍衣書生在臨離去時語氣說得那麼狠，這會兒卻沒有了蹤影。青袍相士於納罕之餘不禁啞然失笑，他心想：虎頭蛇尾，果然是個混混兒！

青袍相士正在出神，前面忽然有人沉聲道：「喂，老朋友，我

說，銀子多少是另外一回事，你老哥這一套究竟有幾分準頭，咱們能不能事先說清楚？」

根據剛才藍衣書生之分析，來人這種語氣只是不放心而已，凡是這麼樣說話的人十之八九都有就教誠意。

青袍相士抬起頭來，面前站的是個勁裝漢子，年約三旬出頭，長方臉，黑黑的皮膚，五官還端正，只是兩道濃眉間煞氣頗重。

青袍相士大概是看到又有生意上門的關係，精神一振，連忙答道：「不靈不要錢如何？」

濃眉漢子頭一點，自語般說道：「這倒可以馬上兌現……」

青袍相士目光一閃，接口道：「假如老漢料的不錯，朋友是想找回一件失去的東西對嗎？」

勁裝漢子微微一怔，眨着眼皮道：「你打那兒看出來的？」

青袍相士未及開言，旁邊已有人搶着答道：「這不算稀奇，老鄉，剛才王員外府上丁管家的來，見面一句話沒說，這位大相士便將那位丁管家的身份和來意點得一清二楚……」

勁裝漢子「哦」了一聲，意謂：「眞有這回事？」

青袍相士謙虛道：「那裏，那裏，混吃而已！」

這名勁裝漢子一望可知是一名江湖人物，而江湖人物對這種江湖話聽來則特別順耳，於是，勁裝漢子敵意消失，就勢在那張矮櫈子上坐下來，顯得頗為誠懇的向青袍相士說道：「是的，你料着了，現在得怎麼個問法？」

青袍相士沉吟着道：「測個字吧！」

測天字隱現敵踪

勁裝漢子為難道：「測個甚麼樣字才好呢？」

青袍相士遞過筆和紙道：「隨便寫，隨便寫！」

勁裝漢子接下筆，猶豫再三，仍不知寫何字為妥，仰臉望望天色，忽然說道：「就測個天字吧！」

青袍相士接過去，一面劃，一面喃喃自語道：「『天』——拆開來，『大』事，關係『二』個『人』，出頭為『夫』，『春』字不及一半，而且有『天』無『日』，唔！老漢明白了！」

勁裝漢子忙道：「說說看！」

青袍相士以筆尖指着道：「靈不靈，現在不知道，不過，就字而論，朋友這件東西可能是『日落』以後掉的，是嗎？好，這一點對了。咱們再看下去，它關係着『二』個『人』，又是『一』件『大』事，『二人』之間的『一件大事』，在朋友為生死，在男女則為婚嫁，因為它有『出頭為夫』之象，且為『成春一半』之隱喻，那麼，它應屬於後者，該是不成問題的，由此類推又可知道它可能是件含有紀念性的東西——這一點對嗎？」

勁裝漢子聽得傻了，瞪大眼睛點頭不已。

青袍相士接下去道：「『天』而無『地』，自無『結』成『同心』之可能，缺者為『地』，且『天』『夫』二字相差甚微，是以又可進而測知此物必為女方因有負於男方致贈者。」

勁裝漢子神色間甚為激動，停了停，忽然抬頭道：「你……推測過去對與不對，可說都無關緊要，現在的問題是那件東西究竟還有沒有希望能找回來？」

青袍相士不加思索的點頭道：「有！」

勁裝漢子一聲「哦」道：「眞的？」

青袍相士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勁裝漢子皺眉道：「去那兒找？」

青袍相士道：「莊子有語云：『神動而天隨』！如今朋友不妨回去，俟至日落以後——最好是在物件當初遺失的同一時辰——打朋友想像中可能遺落的地方開始，然後將朋友那夜所經之路綫重新複索一遍，找不到沒話說，找到了到時候再付酬金不遲！」

勁裝漢子連忙道：「那裏，那裏，那也不過說說而已，這個怎行，嘍，這裏是十兩銀子，如果眞能找到，明天當另致謝意！」

勁裝漢子說着丟下一錠銀子起身走去。

青袍相士於身後大聲吩咐道：「老漢天天都在這兒，有甚麼問題不妨再來研究，不過，朋友千萬記住，在時間上最好別因心急而提前……」

* * *

天色又陰下來了，青袍相士因那名火工已有交情，便索性在城隍廟中住了下來——現在托天之幸，元凶已經露臉，文東玉就等着天黑以後趕去城外三姓村附近，守候在鏢貨失事的老地方以

便跟入匪巢了！

＊　＊　＊

雪後冬夜，朔風凜冽，大地一片灰茫沉寂。

徐州東城門外，荒涼的三姓村村頭，於初更時分，悄然出現一條灰色人影。此人來至村前官道上，四下裏略作張望，立即繞去道旁一株光禿的榆樹之後，人身緊貼樹身，目窺來路一動不動。

沒有多久，另外一條灰色人影接着出現。

後到的這名灰衣人，雖然臉上蒙着一幅面紗，但在行動上却顯得甚爲隨便，好像他根本不以爲這個時候，這種地方還會有人前來，而縱然有人前來，他也不會放在心上似的！

這名後到的灰衣蒙面人於官道上稍作停頓，一逕奔去官道對面那片起伏的土丘後面，約莫過去一袋旱烟之久，那名灰衣蒙面人又自土丘後面回到官道上。

不過走去土丘後面和從土丘後面走出來，兩次的走法却不相同。去時身形如箭，三步併作兩步，晃眼而沒，再自土丘後面走出來，勾腰俛首，右張左望，一步移不動三寸，彷彿要在地面上尋找甚麼一般。

沿土丘而下，一路找來官道上，直起身軀深深吸了一口氣，目光於官道兩端來回一掠，忽然頓足失聲道：「老子上當了……」

接着切齒恨聲道：「過去這麼多日子，又下了好幾場大雪，就算沒有被人檢去也早給埋入雪下了，他奶奶的，好個賊相士，十兩銀子尚是小事，一頓胡說八道，結果害得老子到這兒，在這種大寒天白挨上半夜西北風，這口惡氣，實在難嚥，哼！看老子明天不去剝下你老賊那張賊皮才怪！」

灰衣蒙面人恨恨的罵了一陣，本擬擧步返回城中，忽然，脚下一頓，搖搖頭道：「不行，老色鬼這一二天就要回來，找那賊相士的晦氣早晚都可以，招惹了老色鬼可不是玩的……」

灰衣蒙面人自言自語道，掉轉身軀，脚下一頓，立向黃集方面飛奔而去！

那潛藏在榆樹背後的灰衣人，這時暗暗點頭，繞出樹後展開輕身功夫也向黃集奔去。

＊　＊　＊

黃集鎭北有座很大的宅第。

這兒原爲張孝廉府，張孝廉去世後家道中落，不久，這座宅第便爲一名花姓外鄉人買去。

這名花姓外鄉人來歷不明，但因手頭錢多的關係，黃集人都呼之爲花大老爺。

「花大老爺」眞是一位「老爺」麼？有人說花大老爺最多不超過四十歲，還有人說：花大老爺看上去只像二十來歲的人。總之，衆議紛紜，莫衷一是。於是，最後有人作出結論：花大老爺一定有的，大家所見到的也許只是花大老爺的兒子和孫子──「花大爺」和「花少爺」亦未可知。

黃集鎭上居民何以會對一個人的年歲，在看法上生出如此般的差異呢？

原因是：花大老爺深居簡出，平常時候，普通人很難獲見一面，在外面走動的多半都是府中下人。

不過有一點絕對錯不了，花府人口一定多得驚人。因爲花府下人買起蔬菜魚肉來，一買都是好幾擔，三天兩天，便有一次。

現在，離過年只剩下七八天了。

這一天，鎭東菜市上，花府家人再度出現。以往花府採辦貨品多在七八人左右，而這次也許由於年節在即之故，採辦人員竟一下增加至二十餘人。

市場上那些攤販們一見花府人員來到，立即亂成一片，一個個爭向爲首那名似爲府中管事的年輕漢子招呼着：「花二爺！」

「花二爺！」

「花二爺，這裏……」

被喊做花二爺的那名年輕漢子，看上去約莫三旬出頭，長方臉，黑黑的皮膚，五官尚還端正，只是兩道濃眉煞氣太重，這位花二爺正是前天下午爲找一件失物，花十兩銀子測了一個字的勁裝漢子！

所不同的是現下這位花二爺斯文得多了，頭戴皮帽，身穿皮袍，手上還盤弄着一隻當裝飾的鼻烟壺。

花二爺一路含笑點頭，不過如果有人稍予留心，當可發覺此刻這花二爺一定有着甚麼心事。因爲他那兩道濃眉不時聚攏又散開，一雙眼睛也左溜右勾的滾閃不定，好像有事趕去另一個地方却苦於脫身不得似的。

果然在走至一處攤販較少的空地上，那位花二爺忽然轉身來，向跟在後的另一名中年漢子低聲說道：「老鄭，今天這批貨由你來調配怎麼樣？」（未完・四）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

雷庫驚魂

魏力・文
洛文・圖

上文提要： 方局長面對屈萊的威逼，腦中閃過許多念頭，正當他欲簽名之際，無意抬起頭來，却看到屈萊臉上焦急的神色，眼中的神情也顯得相當慌亂，剎那間，他知道這一切全是陰謀……馬里坦等着屈萊傳來消息就立刻用一千六百伏特的高壓電電死木蘭花三人，木蘭花已作好應變措施，此際突見馬里坦看到電文之後神色大變……雙方交換人質……

所以，槍聲儘管密集，他仍然站在艇首，大聲地叫着，然而他只叫了一聲，槍彈便已射進了他的腹部，他身子翻跌了下去，兩名警官冒着生命的危險，將他拖進了掩蔽物之內。方局長臉色蒼白如紙，腹部湧着鮮血。

「快駛回市區去，局長受了重傷！」一名警官吩咐。

「不，」方局長掙扎着反對，堅說：「他們三人呢？」

在混雜的機槍聲中，方局長的話幾乎低到一點也聽不出來，警官向暮色越來越濃的海面上望去，除了機槍子彈在海面上激起的水柱之外，甚麼也看不見。

屈萊是早已溜遠了，木蘭花等三人也不知去向。

「回航！」那警官看了看已陷入半昏迷狀態之中的方局長，堅決地命令，警方的快艇掉頭急駛而去，馬里坦的快艇，還追趕了一陣，但當警方的快艇遠去之後，馬里坦並不回航，他命快艇打着轉，務必找到木蘭花等三人。

這裏是大海中央，沒有工具，木蘭花等三人是絕不能在海水中躭得太久的，而且他們也游不遠，一定就在附近。

馬里坦命令槍手，亮着了强烈的探射燈，在海面之上不斷地掃射着，只等木蘭花等三人冒出海面來，便將之射殺。

「哈哈哈哈！」馬里坦開懷地笑了起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三人還能活命麼？馬里坦眼看方局長受了傷，而三人又有死無生，屈萊安然逃生，他不是得到了巨大的勝利麼？

「回航。」他揮着胖手發出了命令。

那艘快艇掉轉了頭，向黑暗的海中駛去。

快艇上絕無燈光發出，那是馬里坦的精細之中，他怕警方派有飛機跟踪，怕快艇的目標被暴露，當然他是不怕找不到「雷庫號」的，因爲在快艇和「雷庫號」之間，有着無線電自動導航設備，快艇必然可以絲毫無誤地回到雷庫號的身邊的。

他也不必擔心屈萊會在海上迷途。

他知道屈萊至多是吃點苦頭而已，他也是可以順利地回到「雷庫號」的，因爲在那「水中推進機」上，也是有自動導航設備的。

所謂「水中推進機」，本來是喜愛潛水的人玩的東西，它是一

塊平板，在板下裝有簡單的推進裝置和螺旋槳，有的還有氣囊設備，可以浮沉由心。

馬里坦自快艇中射出的那具，也並沒有甚麼不同，只不過推進裝置的馬力十分强大而已，所以屈萊在水面逸走的時候，才如此之快的。

馬里坦坐在快艇上，躊躇滿志。

當快艇向「雷庫號」駛去之際，他已經在計劃着，東方的事業還在開創，自己必需坐鎮，可以派屈萊先回歐洲去。

然而，屈萊這次奉派去和方局長談判，却遭到了這樣可恥的失敗，這會不會影響他的威望呢？看來屈萊也只好派到歐洲去了。

快艇的速度十分高，不到半小時，已經可以看到「雷庫號」上的燈光了。「雷庫號」的外觀，完全保持着漁船的模樣。

掛在船桅上的燈，也是「氣死風燈」，在甲板上活動的人，都穿着漁民慣穿着的衣服——這也是馬里坦的傑作之一。

快艇漸漸接近雷庫號，馬里坦站了起來。

等到快艇傍着「雷庫號」停下的時候，「雷庫號」上拋下了繩梯來。當馬里坦攀上繩梯之際，他心中又不禁得意了起來。

雷庫號上的一切全是他設計的，而如果不是那道繩梯，在一按鈕掣之後，便會突然彈起，從船舷的一邊拋到另一邊去的話，那麼這時候，他早已在陰森的監獄之中了！

馬里坦攀上了「雷庫號」的甲板，在甲板上工作的人立時恭立。

「屈萊回來了麼？」

「回來了，他在首領的艙中。」

「嗯，很好，很好。」馬里坦滿足地向自己的艙中走去，他的房艙在經過了一次旋轉之後，艙中的陳設早已破壞無遺了。

然而他有的是錢，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錢，那就甚麼都好辦，所以他的艙房，也早已恢復了舊觀，當他踏進船艙時，屈萊正偘促地坐在椅上。

「屈萊，」馬里坦皺了皺眉頭：「這次任務的失敗，對於你苦心建造起來的威信來說，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打擊，你明白麼？」

「我……明……白……」屈萊哭喪着臉回答。

「如今已經脫險了，你還愁眉苦臉作甚麼？你是我的表兄弟，我會設法使人不談論這件事的，」馬里坦轉身打開了一隻小型的酒櫃，取出了一瓶酒來，爲他自己斟了一杯：「不過，目前你還是先回歐洲去，代行我的職務比較好些。」

「是……比較好些。」屈萊機械地回答。

「哈，你這是怎麼回事？」馬里坦轉過身來。

「你……你……你的……」

「我的甚麼？」馬里坦充滿了疑惑。

「沒……沒有……甚麼……」

屈萊本來是想說「你的背後」的。如果他夠膽的話，他還想說「你的背後有人」的。然而他却沒有這個膽子，因爲他自己的背後也有人。

馬里坦「哼」地一聲，道：「你越來越……」

馬里坦的話也未能講完，因爲他背後，酒櫃後面，一個人已迅速地長身而起，馬里坦在陡然之際，看到燈光之下，人影搖晃，他立即一抖手，手中的酒向後面潑了出去，他手中的酒澆中了他背後那人的頭臉，但是他背後那人，手中的槍柄，却也重重地擊中了他的後腦。

這一擊是如此之用力，以致馬里坦雙眼一翻，昏了過去，他肥大的身子也慢慢地向下倒去，終於「砰」地一聲躺在艙中了！

那擊倒他的人手在酒櫃上一按，身手矯捷地跳過了酒櫃，將手中的槍，靈活地拋了一下，道：「屈萊，你總算合作。」

在屈萊的身後，有兩個人突然現身。

這兩個人本來是藏在屈萊的椅背後面的。

那兩人才一現身，其中的一個，便揚起手來，掌緣狠狠地向屈萊的後頸劈去，屈萊頭一側，眼睛似開非開，似閉非閉，也昏了過去。

那三個人一齊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躲在酒櫃後面的是高翔，在屈萊椅子後面的是木蘭花和穆秀珍。出手將屈萊打昏的則是穆秀珍。

將屈萊打昏，這本來不是在計劃之內的事情，但由於穆秀珍受氣受得太久了，一有了機會便再也不肯輕易放過敵人了。

而且，不依計劃行事的事情

太多了，他們能夠再度反敗爲勝，也可以說完全不是木蘭花計劃中的事情，所以木蘭花也未曾怪她。

當他們三人，被關在暗艙中的時候，木蘭花擬定了三個計劃，是準備在交換俘虜之際，出奇不意地將馬里坦擄走的。

可是到了正式交換俘虜的時候，局面却和木蘭花所預料中的三個情形大不相同，木蘭花等三人不禁都無機可乘了。

當方局長高叫「一、二、三」，他們三人和屈萊一齊跳向海水中的時候，他們還只當這次，只能先回去之後再說了。

可是，就在他們身子躍下，還未曾躍進水中之際，變故就發生了，一聲轟然巨響，强力的發射器，將水中推進機射給了屈萊。

交換俘虜之際，兩艘船相隔二十碼，這也是雙方議定了的，所以射出的推進機，是繫在一條二十碼長的繩索之上的。

這樣，只要射出的時候，瞄準了方向，那麼這具推進器便一定可以落到屈萊的身邊，屈萊也立即可以掌握它，向外逸去的。

屈萊是早已得到了這個通知的，因爲他的身上，繫有和馬里坦直接通信的設備，而事情也進行得十分順利，屈萊的確立即伏在推進機的上面，向外逸了開去。但是只在微小的一點問題上，却給了木蘭花、高翔和穆秀珍三人以可乘之機。

那便是這根繩子！

那根繩子必需和發射設備相連，這樣才可以保證發射的距離是二十碼，而不會射到屈萊根本找不到的地方去。

但在射出了之後，繩子便必需被斷去。

要不然，屈萊也是逃不走的。

馬里坦的手下在進行這項工作時，配合得十分好，一射出了推進機，他們便立即斷去了繩子，繩子跌到了海水之中。

這時候，也正是木蘭花等三人剛跌落水中之際。

他們聽到了「轟」然巨響，便知道事情已有變故。本來，他們三人不約而同，準備先向深海之中沉去，再作定奪的。

但是當木蘭花在接觸海水的一刹那間，她看到了屈萊和那具推進機，她明白馬里坦的計劃了，是以她第一個，一伸手便握

方局長腹部中彈。

住了那股繩索。

高翔是第二個握住那股繩索的人。

穆秀珍出手遲了一步，她未能握住繩索，却抓住了高翔的左足。當他們拉住那股繩索之際，推進機已載着屈萊向前疾駛而去。

而他們三人在水中，被推進機螺旋槳所捲起的浪花衝擊着，都喝了好幾口海水，木蘭花則堅定地握着繩，向前慢慢地移動着身子。

高翔也跟着向前移動，穆秀珍總算鬆開了高翔的左足，也抓住了繩子，木蘭花沿着繩子，首先來到了屈萊的身後。

她身子一縱，雙手已緊緊地握住了屈萊的雙足，迎着撲臉而來的浪花，大叫道：「快使推進機慢下來，不然就拋你下海！」

屈萊在雙足剛被木蘭花握住之際，還只當是遇到了甚麼海怪，然而當他在聽到了木蘭花的聲音之後，他實是比遇上了海怪更害怕。

他心中一吃驚，便吞進了一大口海水，一喝口海水，他的心中更是慌亂，不得不將推進機的速度減到最慢，穆秀珍從水中冒出頭來，愉快地叫道：「蘭花姐，將他拋到海中去餵王八，我們可以利用這推進機回去的，死肥佬，你末日到了。」

屈萊上下兩排牙齒格格打震，道：「小姐……這未免……太過份了，我們……講好是交換俘虜的，你們這樣子……」

「住口！」木蘭花冷冷地道。

胖子屈萊也眞聽話，立時住口。

「屈萊，我可以保證你生命的安全，但是你必需和我們合作，你明白了麼？」木蘭花一字一頓，嚴肅地向屈萊說。

「合作？怎麼合作法？」

挾持胖子回船艙

「我們繼續向雷庫號駛去，在到雷庫號之後，你要設法掩護我們三人上雷庫號去，而不給別的人知道，這是第一步。」

「我……設法……」屈萊呻吟着說。

「上了雷庫號，你便帶我們到馬里坦的船艙中去，你坐着等他，我們躲起來，你若是露出了馬脚，那你即使不餵魚，也只好餵土中的虫兒了！」

「我……盡量設法。」

「不是盡量設法，而是你一定要做到！」

「是……是……」

木蘭花一笑，道：「好，繼續前進！」

推進機又劃破了海水，向前急駛而出，沒有多久，便看到「雷庫號」了。而那時候，馬里坦的快艇還在海面上巡弋哩！

到了「雷庫號」的旁邊，繩梯一放了下來，木蘭花已以一柄利刃抵住了屈萊的後心，屈萊啞着聲音叫道：「甲板上所有的人，全撤回去，五分鐘之後才能再上來。」

「好，上去吧！」木蘭花用利刃在他的背後頂了頂。

甲板上的人不到半分鐘便走得乾乾淨淨了。

屈萊在「紅衫俱樂部」中的地位是人人皆知的，不服從他的命令，那只有自討苦吃。所以也沒有人知道屈萊是三個人「護送」回來的。

當木蘭花等三人在馬里坦的船艙中躲起來，而屈萊像木偶也似地坐着的時候，餘下的事情，就是等馬里坦回來了。

馬里坦終於回來了，他也成了木蘭花等三人的俘虜。穆秀珍在擊昏了屈萊之後，又衝了過去，在馬里坦的頭上狠狠踢了一脚。

「行了，秀珍！」木蘭花估計沒有三個小時，只怕馬里坦是絕不會醒過來的了，而如果再打下去，那只怕要將他打死了！

「痛快！」高翔搖了搖頭，說：「我們該離去了。」

木蘭花慢慢地打開艙門，向外面看了一下，外面有很多人在工作，她又縮回頭來，按下了一個掣，只聽得一個聲音道：「首領，有甚麼吩咐？」

木蘭花向高翔做了個手勢。

高翔立時明白，他模仿着馬里坦的聲音，道：「雷庫號以最高速度啓航，目的地是某市的七號碼頭，立即執行。」

「首領……」那聲音十分猶豫！

「依令執行。」高翔咆哮着，他的聲音可以說和馬里坦一模一樣。

「是！」那聲音答應了。

他們立即覺出船身輕微地震動了一下，高翔打開了那一排四隻電視機，通過裝置在不同地方的電視攝像管，他們可以清楚地

看到甲板上的情形，由於要全速前進，帆被放了下來，甲板上許多人在忙碌地工作着，但沒有人出聲。

「雷庫號」正在全速前進。

而「雷庫號」的心臟，已被木蘭花等三人控制了，整艘船都是他們的俘虜，他們的心情，和被罩在網中的時候相比，的確不可同日而語。

穆秀珍嚴密地監視着馬里坦和屈萊兩人，兩人早已被綑得像一隻粽子一樣了。但見過鬼怕黑，穆秀珍仍怕他們再施詭計。

高翔則正試圖用無線電通話儀和警方連絡，可是却沒有結果。木蘭花則注意着電視機上的情形，看看是不是有人知道了他們的行動。

從電視機上看來，一切如常。

不到一小時，遠遠地已可以看到市區的燈火了。

高翔又下了命令：改低速度，升帆！

雷庫號的速度慢了下來，和夤夜歸航的許多船一樣，慢慢地駛近了碼頭，終於停了下來，在電視機上可以看到，船已停在碼頭邊上了。

船艙門外，有人敲打。

「進來。」高翔沉聲道。

艙門被推開，一個人走進來，但是那人才走進了一步，穆秀珍手中的槍已抵住了他的後背，那人也立時看到了眼前的情形。

那人臉上變色，凝立不動。

「想不到吧！朋友。」木蘭花冷冷地道：「雷庫號早已在我們的控制之中了，你們一船人，全是甕中之鱉，再也逃不脫了。」

那人的臉色雖然難看，但是話却還十分强硬，他也冷然道：「我不以爲你們可以離得開去，我們弟兄不會拚命保衞自己麼？」

「不錯，你講得對，人急懸樑，狗急跳牆，如今對你們來說，已是絕境了，但如果你們可以有一條生路呢，那又怎樣？」木蘭花微笑着說。

「你的話是甚麼意思？」

「如果我不追究你們，只是將屈萊和馬里坦兩人帶上岸去，你們則利用快艇逃生，那便怎樣？」木蘭花說出了她的意見。

「你要知道，」高翔補充着說：「如今雷庫號在港灣之中，如果你們有甚麼妄動的話，那是無論如何逃不出去的，就算你們能以逃生，馬里坦一定要死了，你們歐洲方面的同黨，肯放過你們麼？所以，你還是考慮一下再行事的好。」

那人深深地吸着氣，過了約莫五分鐘，他才道：「好，我要和船員講話，我命令他們放下武器，從速趁小艇離開雷庫號。」

那人的口氣十分大，木蘭花問道：「你是……」

那人挺挺胸口道：「我是雷庫號船長柯克。」

「柯克船長，」木蘭花道：「你能當機立斷，我十分佩服你，希望你離去之後，能夠改邪歸正，不要再爲非作歹！」

柯克船長冷笑了幾聲，算是回答。

木蘭花也知道對一個犯罪觀念已根深蒂固的人來說，幾句輕描淡寫的話，是絕起不了甚麼作用的，是以她也不再向下講去。

柯克船長向前走了兩步，對着一隻擴音器，沉聲道：「全船船員注意，我，柯克船長，秉承首領馬里坦男爵的意旨，向你們發佈命令！」

木蘭花等三人都看到，在甲板上和船尾上的人都停止了行動，凝神細聽。

「準備所有的快艇，船上所有的人員，不准携帶武器，儘可能不要引起鄰船的注意，向公海駛去，在快艇開行之後，我會指示目的地的。」柯克船長繼續說：「誰違反這個命令的，將是『紅衫俱樂部』最大的叛徒，那是絕不允許的。」

在電視螢光屏上出現的人，個個都帶着十分訝異的神色，但是柯克船長的話顯然已生效了，因爲船舷翻轉，快艇一艘一艘地被放下海去。

木蘭花等三人全都放下了心來。

因爲，如果「雷庫號」上的匪徒不肯離去的話，他們離去，必然會引起一場激戰。當然在碼頭附近，如果發生激戰的話，匪黨方面是絕佔不了便宜的，但是他們却也不免有痲煩，而且也可能使其他船隻遭到損失，所以木蘭花才想出這個辦法的。

紅衫俱樂部果然是訓練有素的匪黨，不到二十分鐘，先後駛出了八艘快艇，約莫載走了近一百人，柯克船長又通過傳話器詢問是否有人留在船上，却得不到回答。

穆秀珍道：「行了，你最後一

個走，應該還有快艇在的，是不是？」她早已找到了一根木棍，穿過了手足被綁住的馬里坦和屈萊兩人，和高翔一起，將兩人像豬一樣地抬了起來，向外走去，甲板上靜蕩蕩地，早已一個人也沒有了。

在船旁還有兩艘快艇，柯克船長先下了其中的一艘，一言不發，便向前駛了出去，木蘭花等三人上了另外一艘，他們希望遇上一艘水警輪，但是一直駛到了岸傍，却並沒有遇到水警輪，他們還不知道方局長業已受了重傷！

反敗為勝捉魁首

上了岸，高翔和穆秀珍抬着屈萊和馬里坦，這兩人加起來，少說也有四百斤，也虧得兩人夠力，不然還眞抬他們不動。

這時，已然是將近午夜時候了，碼頭上十分冷清。有幾個人就着一盞汽燈，正在聚賭。

那些人自然是碼頭上的管理人員了。

「秀珍，我們去找警察，這樣抬着兩人走不是辦法。」

「是！」穆秀珍將兩人重重地放了下來。

兩人幸而是早已昏過去的了，所以也不知疼痛，但如果他們是清醒的話，只怕那重重的一記，也可以令他們昏過去了。

就在穆秀珍和高翔兩人，剛一將屈萊和馬里坦放下來之時，一下尖銳的槍聲，劃破了午夜的冷清，射向高翔，槍聲甫起，高翔便滾到了地上。

穆秀珍怪叫了一聲，捉住了馬里坦和屈萊兩人，便向一大堆箱子之後隱去，高翔滾到了穆秀珍的身邊，只見木蘭花早已伏到了箱後在向四面看着。

在前面的一大叠圓桶之後，冒出了許多槍枝來，密集的槍聲，震耳欲聾，一齊向前掃了過來，高翔和穆秀珍兩人都沒有帶武器，木蘭花揚起了手中的手提機槍，交給了穆秀珍，道：「節省子彈，可不要亂放！」

「蘭花。」高翔充滿了疑惑，「他們是誰？」

「柯克船長！他不知在命令中加進了一些甚麼暗號，他們並沒有離去，而只是在岸上等着我們，想劫回馬里坦和屈萊。」

「他們為甚麼不在船上動手？」

「在船上，他們一反抗，馬里坦先沒有命了，他們以為我們會不帶武器上岸的，而且，沒有那些箱子作掩護的話，我們也完了。」

在他們兩人講話的時候，穆秀珍已大叫着，掃出了一排子彈，對面那一叠圓桶之中，原來是裝的啤酒，一中了子彈，立時「嗤嗤」亂噴。

啤酒噴出來的反衝力，令得圓桶一齊倒了下來，那些人的身子沒有了掩蔽，一齊向後退了出去，迅即退進了一座倉庫之中！

那幾個在聚賭的人，個個的手中還抓着紙牌，但是他們却在不斷地發着抖，其中有一個想站起來，可是剛站起來又跌倒，像是在馬戲班中表演的小丑一樣，十分滑稽。

而「嗚嗚」的警車聲也自遠而近地傳了過來。

那些人在退進倉庫途中，使木蘭花等三人看得十分清楚，其中有一個揮臂怪叫在指揮的，不是別人，正是柯克船長。

警車越來越多，已將那座倉庫圍了起來。

在不到半小時之間，碼頭附近，簡直成了兩個世界。

在木蘭花他們剛上岸的時候，碼頭附近十分冷清，但這時候，幾輛裝有探射燈的警車，開亮了燈，照射着倉庫，警方的喊話聲，和從倉庫中傳出來的槍聲，令得這裏熱鬧得如同戰場一樣。高翔已和一個高級警官取得了聯絡，也是在那個高級警官的口中，他們得到了方局長身受重傷的消息！

* * *

在醫院手術室外的長椅上，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坐着，她們的身上仍是濕的，頭髮凌亂，衣衫不整，樣子十分狼狽。

但是她們自己完全不覺得自己的樣子狼狽。

不但是她們自己，匆忙來去的醫務人員也不注意她們，坐在她們對面的市政府代表人員，市議會的秘書長，也不覺得他們有甚麼異樣。

所有人注意的，只是一件事：方局長的傷勢如何？

方局長所中的子彈，是射入他腹部接近胸膛處的，如今正在手術室中動鉗出子彈的手術，是不是有生命危險，要看取出子彈之後的情形，是否良好而定。

在一得到了方局長身受重傷

的消息之後，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就趕到醫院中，可是她們未曾見到方局長，因為方局長已經進了手術室。高翔親自將仍然昏迷的馬里坦和屈萊兩人關進了拘留所，派了兩個最靠得住的人看守，又趕回碼頭去指揮圍剿匪徒的戰事。

匪徒還在頑抗，但是數倍於他們的警員已將倉庫團團圍住，他們除了被捕和被擊斃之外，是絕無第二條路可走的了。

但是方局長呢，他會不會有生命危險呢？

穆秀珍扭着手指，拉着頭髮，坐下去又站起來，起來了又坐下，好幾次她想要不顧一切地衝向手術室，都給木蘭花拉住了。

透過手術室門上的磨砂玻璃，可以看到在無影燈下傴僂着身子進行手術的醫生，全市最好的外科醫生都集中在一齊。

可是令人擔心的是：手術已進行了兩小時了！

終於，手術室的門被打了開來，兩個醫生走了出來，他們滿頭是汗，疲乏不堪，他們才一出來，便被人圍住了。

在一連串的詢問之後，醫生疲乏地揮了揮手，道：「他還沒有醒過來，脈搏非常緩慢，那是不佳的情形，除此之外，無可奉告了。」

穆秀珍跕起了腳，在聽着醫生的話，但是一聽得醫生這樣說法，腳一軟，幾乎「咕咚」一聲，跌倒在地上，她又退到了椅上坐下。

木蘭花則始終未曾動過，她只是怔怔地坐着。

醫生走了之後不久，手術室的門打開，護士推着方局長出來，方局長在使用氧氣，他的臉部神情也看不清楚，只是可以確定他仍在昏迷不醒之中。

一直到清晨五時，方局長仍然沒有醒過來。

高翔也已趕到了，他帶來了好消息：倉庫中的匪徒已全部肅清，一共是二十人，由柯克船長率領，柯克受了傷，他不肯說出其餘的七十多人去了何處。

「雷庫號」已在警方的看管之中，而馬里坦因為是逃犯，立即又被送進了監獄之中，屈萊則仍然在拘留所中，等候審判。

高翔在審閱了得自「雷庫號」的名單之後，已和幾個高級警官商議，組成了一個工作小組，來處理警方內部的不良份子。

一切都很好，很理想。

唯一不好的是方局長仍在昏迷中。

當第一綫曙光透過窗子射進來時候，等候在病房外走廊中的人，眼中都佈滿了紅絲，病房的門忽然被打開，一個護士氣急敗壞地向外奔來。

那護士的態度令得所有的人心中向下一沉。

但是在喘了幾口氣後，那護士道：「你們三個人……快來……」

「三個人？哪三個人？」每個人都爭着問。

「你，你，你。」護士所指的正是木蘭花、穆秀珍和高翔，然後才道：「方局長醒了。」

「老天！」穆秀珍叫了一聲道：「你為甚麼不早說！」

三個人衝進了病房，方局長已睜開了眼，看到了三人，他眨了眨眼睛，才又將眼睛睜得老大，然後，他顯出了一絲艱難的笑容來。

陽光就在這時候爬進了病房，令得潔白的病房看來十分明亮，木蘭花等三人直到此時，心頭陰霾才被朝陽驅散！（全文完）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秦紅騎着顏如玉的馬狂奔，哈玉見上當，怒不可遏的將之挾持回來，秦紅被擄了，一直送到黑龍堡，哈玉見她寧死不答應婚事，便將之困在地下室，用狠狗看守她……沙成山爲了得到丘蘭兒母子被何人所擄的消息，祇好答應到黑龍堡救人，他趕着篷車剛到黑龍堡附近，秦紅聽到沙成山的聲音，急從鐵窗口伸出手臂……

此刻，天已近三更，山風陣陣中，刹時起火地方發出劈劈啪啪響聲不絕，沙成山已騰身繞向山後面！

不旋踵間，黑龍堡內鑼聲大鳴，已有人高聲大叫：「失火了！堡後火燒山了！」

好一陣刺耳的鑼鳴，黑龍堡內人影幢幢，紛紛走出堡去直往後山衝！

有個大漢狂罵，道：「是那個兔崽子不小心，引發了後山的荒草皮，給我查，查出來非砍了他不可！」

這人正是鐵總管，他率領着近百人往後山走救火，連堡樓上面的人也調過去不少！

現在，堡內一時大亂，人頭亂奔，宛似大難將臨頭！

沙成山不知甚麼時候已上到堡樓上面，他大方的跑近兩個守門大漢身前，叫道：「還不快去幫着救火，這兒不用你們守了！」

兩個大漢忙點點頭，轉頭便走，不料走了三丈遠，一個大漢回頭問：「老兄，你怎麼不走？」

沙成山道：「你們走了，我來替你們把守呀！」

另一大漢一怔，緩緩走回來，道：「正格的，老兄你是那個部門的，我怎麼不認識你？」

那大漢剛要細看沙成山，忽然眼前一暗，沙成山一指點在他的氣海穴上，吭吒一聲便萎在地上！

已走的大漢回來看看，立刻怒叱道：「你是奸細？」

沙成山鬼魅似的已到了這壯漢身前，「金剛指」出手便是七次疾點過去！

大漢想叫也無法出口，便歪着身子倒在地上！

沙成山見人們往後山跑，火光衝天，連他這兒也照得如同白晝，立刻運功右掌，一把扭開鐵鎖。

他推開厚重的大木門，低頭往下叫道：「秦姑娘，快上來！」

秦紅早被鑼聲吵醒，聞得沙成山的聲音，立刻小鳥也似的往上面飛撲過來！

沙成山回頭暗中四下看，黑暗的堡牆下面似有人影晃動！

見秦紅已躍上堡樓跑出來，忙拉着秦紅的手往右方跑，口中低沉的道：「秦姑娘，能跑嗎？」

秦紅道：「這兩天除了在想你，就是吃了睡，睡了又吃，精神好得很，能跑！」

此刻，二人已到了右面堡牆

角上，想要從正門衝出去，怕要驚動把守的堡丁，沙成山道：「由這兒翻出堡牆去，我早已看過了，這兒距地面最近，頂多六丈多！」

秦紅首先登上牆頭，往下看，不由驚呼道：「沙大哥，這兒實在高了！」她一頓，又道：「我有些頭暈！」

沙成山一把托住秦紅左臂，道：「由牆頭往下滑，我助妳一把！」

秦紅見沙成山的雙足後縮，雙肩頭宛似膠黏在堡牆上般的緩緩移動，她立刻閉上眼睛與沙成山併肩往下滑！

就在二人離開地面尚有兩丈不到，堡樓上傳來一聲怪吼，道：「媽巴子的，中計了！」

有個大漢道：「甚麼計？」

那狂叫的大漢道：「調虎離山計！」

又有個人問：「你怎麼知道？」

狂叫的大漢用手一指，道：「你們看，有人從這兒大着膽子滑下去了！」

一時間，牆頭上聚了七八人！

那狂叫的大漢道：「一定是秦姑娘被人救走了！」

突然聞得有人吼道：「看甚麼，還不快去報告少堡主知道！」

於是，堡牆上面立刻也亂了起來！

沙成山與秦紅人落在堡外面，兩個人便立刻往石橋那面衝過去，迎面過來兩個守橋來，其中一人大叫道：「喂，後山救火，你們要往那裡走？」

等到他看清來人的面孔，沙成山出手急點，「金剛指」出手如風，「沙沙」九聲連響，兩個大漢直不楞的歪斜在橋頭上，連開口叫也叫不出來！

沙成山與秦紅走過石橋，秦紅忘了憂的笑道：「沙大哥，眞行，比伍大浪還鬼靈精……」

秦紅自覺失言，立刻伸手捂住嘴巴！

是的，虎躍山莊的總管伍大浪，人是刁猾，但却已死於沙成山之手，這件事發生在千面老人「易容大師」扁奇住的松竹園。

此事沙成山記憶猶新，如今秦紅在這節骨眼提起伍大浪，沙成山頓覺不是滋味！

是的，甚麼是敵人？誰又是朋友？江湖上似乎把這兩種極端的朋友與敵都混淆難分了！

如今沙成山玩命救出的秦大小姐，至今她爹還在千万百計的想殺掉他，哼，等着往後瞧吧！

沙成山領着秦紅跑出五里遠，那兒拴了兩匹馬拖的一輛篷車正掩藏在林子邊！

沙成山道：「上車！」

秦紅道：「何不把馬解了，騎馬跑得快！」

便在這時，身後面傳來狗叫聲，加雜的便是馬蹄聲！

沙成山道：「秦姑娘，妳會駕車嗎？」

秦紅急急的道：「我不會！」

沙成山道：「不會也得會，你看我怎麼駕，我先在車上敎妳，走！」

秦紅在沙成山身邊，只見沙成山抖腕一聲喝：「哈！」

兩匹健馬翻動蹄子拖着篷車便跑，後面已隱隱看到追兵！

沙成山重重的對秦紅道：「看清楚了，要馬往左，就拉左面的韁繩，往右當然拉右面的韁繩，若是直路，用力抖打韁繩，要想停車，妳便兩根韁繩拉直！」

秦紅道：「你要幹甚麼？」

沙成山道：「要想擺脫他們，有得瞧的，妳只管駕車往南跑，若是不見我，妳就在沙河等我！」

秦紅道：「就是你同丘蘭兒在那兒『成家立業』的沙河嗎？」

沙成山也不避嫌的道：「就算是吧！」

說着，便把兩條韁繩遞向秦紅，道：「快，我看妳如何駕車！」

秦紅接過奔馳中的怒馬韁繩，立刻不停的抖閃，口中連連怒喝着，馬車馳得更見快了！

沙成山沉聲叱道：「原來妳會駕車，怎說不會？」

一笑，秦紅偏頭，道：「我是怕中途丟下我而去，才說瞎話的，其實『虎躍山莊』騾馬成羣，我七歲就能在馬上奔馳了！」

沙成山放心的指着前面，道：「在前面的山道上，妳我暫在那兒分手！」

秦紅聞得狠狗叫聲，道：「沙大哥，那十幾隻狠狗兇殘得很，不過我已同牠們斷混熟了，我有辦法叫牠們不咬你，如何？」

沙成山笑笑，沙成山道：「狠狗不怕，怕追來的人，妳若留下來，我必分心分神，算啦，妳快駕車走吧！」

他「吧」字出口，忽然騰身而起，空中三個空心觔斗，篷車已在前面五丈外了！

篷車上傳來秦紅的尖聲，道：「沙大哥，我在沙河等着你，你快來呀！」

沙成山未回答，因爲他已到了一棵路邊的大樹前面，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足踢向頂在樹前面的一根粗木棒子。

立刻，他走到樹後面，奮起雙臂，大吼一聲：「倒也！」

只聽得「卡卡察察」一陣刺耳響聲，緊接着，「咚」的一聲，又是「嘩啦」一陣響，那棵大樹已倒在路中央，激起一大片砂石飛揚……

就在這時候，沙成山極目望過去，只見幾匹怒馬前面，竟然是十幾頭巨犬，那巨犬個個口中發出嗚嗚聲，宛似要撕吃活人，光景便是一頭雄獅，也得閃躲起來了！

沙成山雙臂貫力，伸手在地上抓了兩大把砂石，人已彈身在那倒下的樹幹中央！

於是，一羣巨犬已撲了過來，這些狠犬眞凶，個個拚命的爭着往沙成山撲！

沙成山「咯崩」一咬牙，左手抖然打出一片砂石！

迎面的五頭巨犬已尖聲怪嘷着繞着自己的尾巴打轉咬起來，



沙成山在樹上看見四匹馬上的人紛紛落地。

鮮血自巨犬的雙目與鼻尖往外溢，月光下看得十分清楚！

原來凡是狗，最靈敏的地方就是鼻尖，如果那地方受傷，再加上雙目已瞎，便只有打着圈子咬自己的尾巴！

當然，牠永遠也咬不住自己尾巴，便只有轉下去，直到精疲力盡而亡！

沙成山一招得手，另一批又撲咬來，一聲冷哼，沙成山又是一把砂石打去！

要知他出手雖是砂石，但在他貫上內力，運勁抖發之下，顆顆碎石便宛如鐵彈，立刻間，樹前面又是六頭巨犬尖聲怪叫不休……

便在這時候，迎面四匹馬上的人已紛紛自馬上落下地，爲首的一人，白髯飄胸，走到樹前，道：「朋友，你是那條道的？」

樹上，沙成山緩緩拉起面巾，道：「在下沙成山，三位不認識我了？」

「沙成山」三字出口，樹前面四人已相顧失色，年輕大漢重重的道：「他就是盛傳的『二閻王』沙成山？」

不等那三人開口，沙成山淡淡的道：「不會錯，我是『正』字沙

成山，你大概就是擄人逼婚的哈大少爺了？」

白髮抖動，一邊的老者沉聲道：「虧你還識得老夫三人，你應該明白，我們再遇上會是個甚麼樣的場面吧！」

是的，這老者正是「長白老人」顏如玉，另外三人，年輕的當然是哈玉，另外二人分別是「鬼爪手」李長泰與「怒黃河」冉再生！

四梟圍攻大鏢客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

冉再生道：「沙成山，你這王八蛋，果眞是喜怒無常，黑白不分，好歹不計，是非不明！」

淡淡的，沙成山道：「果眞是閣下說這些，沙成山豈不名副其實的混帳王八蛋了？」

「長白老人」顏如玉怒道：「差不多，你是混帳東西！」

沙成山憤憤的道：「各位有所指？」

顏如玉怒道：「沙成山，你難道忘了？秦百年千万百計在害你，你爲何還救他的女兒秦紅？」

輕聲一笑，沙成山道：「秦百年想害我，這是當然的事情，我比你們更心裡有數，但秦紅並沒有害我，她是我的朋友，我當然要救她了！」

聞得秦紅是沙成山朋友，哈玉已狂怒的罵道：「媽巴子，原來你還是秦紅的朋友，難怪秦紅不愛我！」

「鬼爪手」李長泰沉聲道：「沙成山，你是怎麼知道秦紅在黑龍堡哈堡主之手？」

沙成山道：「當然是虎躍山莊提供我的情報了！」

哈玉搖頭不相信的道：「胡說八道，他們如果知道秦紅落在我們手中，自會找上門來，何用找個仇人替他們辦事？騙誰？」

沙成山道：「哈大少爺，你別忘了，沙成山是幹甚麼吃的！」

一邊，顏如玉道：「誰不知道『銀鍊彎月』傳人，幹的是獨家買賣，名之曰大鏢客，實則不過一名江湖殺手！」

笑笑，沙成山道：「別管大鏢客也好，殺手也罷，誰出銀子，我便替誰辦事！」

哈玉怒道：「秦百年許你多少銀子？」

沙成山道：「白銀一萬兩！尚附帶一個條件！」

哈玉怒叱道：「你便爲你這一萬兩銀子納命來吧！」

少刻，十幾頭狠狗有的狂嘷着不知奔到甚麼地方，七八頭早已力竭而亡！

沙成山騰身躍下樹幹，一副憫憫的道：「四位，人本來就是爲財拚命，我輩江湖人，更不必多說了！」

顏如玉沉聲道：「沙成山，黑龍堡後山起火，可是你的傑作？」

沙成山一笑，道：「還算差強人意吧？」

冷冷的，顏如玉道：「火警發生，老夫就應該想到有人劫牢，但萬萬想不到會是你，沙成山，老夫覺得你比秦百年更可怕！」

淡淡的，沙成山道：「是嗎？我却並沒有令人害怕的感覺，四位，我希望和平罷手，秦百年那裡，我自會替你們週全，如何？」

哈玉忽然仰天一聲梟笑，道：「沙成山，今夜你還想逃離遼北地界？門都沒有！」

李長泰想起上次在虎躍山莊吃的虧，不由沉聲道：「便秦紅也休想逃離遼北！」

沙成山笑得很冷酷，道：「只怕四位未必如願！」

猛古丁一聲怒吼，哈玉高大的身子抖然拔空丈五，飛熊似的往沙成山撲擊過去，他人在中途，大砍刀激起氣漩激盪不已，摟頭蓋臉便是十五刀猛殺狂斬，口中且厲聲道：「老子砍碎你這兔崽子！」

完全一副遼北罵人話，沙成山並不爲哈玉的氣勢所動，他雙肩微晃，人已落在左方兩丈外。口中大剌剌的道：「四位還是一齊出手，反正烏漆八黑的，也沒人會看到你們四個打一個！」

「怒黃河」冉再生早已瞥不住的暴喝一聲，道：「沙成山，這可是你說的！」

顏如玉也厲聲道：「恭敬不如從命了，收拾了你，我們還得追人去的！」

「追人」，當然是去追秦紅！

沙成山一笑，憫憫的道：「我知道你們是不會甘休的，很多次，當我遇上這種情況時候，其發展的過程都是千篇一律，過程是血腥的，也是無奈的，以及彼此之間那種錐心刺骨的痛苦……」

一陣狂殺落空，哈玉粗厲的道：「上次顏伯三人帶傷回來，彼此已結下化不開的仇恨，今日你竟找上遼北。姓沙的，今日此地，你最後的下場便是黃沙蓋面，孤魂一縷，我們絕不會容你

再張狂下去！」

沙成山道：「幸而我並不如你那般的悲觀，等着你來殺我，哈大少爺，殺人洩忿原是易事，所難的只是操刀人有沒有能耐殺得了他想殺的人……」

忽然冷厲的一聲梟笑，「怒黃河」冉再生道：「沙成山，自從上次交手至今，我心中就存在着你的陰影，轟之不走，揮之不去。因爲你才是個道地的殺手，也是個操刀殺人的冷血武士，不錯，你已在那把『銀鍊彎月』上得到了眞傳，吸取了眞髓，不過，人總得要接受教訓，上次吃了大虧，這次我會小心，沙成山，我不會再蹈覆轍！」

沙成山一笑，道：「冉兄，我是個永遠尊重敵人的人，我會對冉兄的話加以考證，不過，希望今日之後，能把過去的一切不愉快付諸這場搏鬥，如何？」

冉再生咬牙，道：「就這麼說定了！」

顏如玉插嘴，道：「姓沙的，此戰有我無你，已經註定沒有下回了！」

半晌未開口的「鬼爪手」李長泰，也大剌剌的道：「姓沙的，眼下我們四人，你就全照應了吧！」

沙成山嘆口氣，道：「將軍難免陣上亡，一次次的搏殺，一回回的流血，光景就是永無止境。對象雖是不同，血腥場面却是一様，怎不令人浩嘆？」

哈玉大聲道：「你在拖延時間，好叫秦紅逃得遠？姓沙的，你若不來，那會有甚麼血腥出現？你以爲秦紅會在黑龍堡死絕？我老實告訴你，你若再晚到一天，秦哈二家很可能變成親家，說來說去，事情全壞在你手。沙成山，聞得你專門喜歡製造血腥，如今你嘆的那門子『氣』，扮的那門子『悲天憫人』慈悲樣？」

此刻，「怒黃河」冉再生皮笑肉不笑的道：「顏老，時辰也不早了，誰送誰上道，我們快點動手，少磨蹭了，別忘了，秦丫頭快逃出二十里外了！」

顏如玉猛點頭，道：「好，我們覷準了，一記中的！」

李長泰道：「姓沙的開口招呼就要我們齊上，我看就順着他的意，要知道，一個將死之人的最後要求，是不好加以拒絕的！」

沙成山暗罵一句——不要臉！

那面，「怒黃河」冉再生也勉强似的道：「好吧，我們但求盡快的撂倒他，去追回秦姑娘，其他的也就說不上了！」

沙成山道：「無須再找甚麼藉口，你們說得清楚，我的心裡也有數，乾脆卯上幹，管他娘的要不要臉，盡說甚麼場面話了！」

哈玉不知沙成山的刀上功夫，聞言狂吼道：「沙成山，聞得你是一條漢子，上次顏老三人負傷回來，本少爺便想單槍匹馬找你較量，你是南面二閻王，我也是遼北閻王舅，你雖道上響噹噹，我哈玉一樣腰幹挺得直。今日彼此但有一口氣在，何時何地，我卯上命也會同你單挑，找人幫上一點，就不算人生父母養！」

沙成山哈哈笑道：「好，哈家父子能頂頂遼北半邊天，果然老子英雄兒好漢，如果有機會，哈世兄，沙某當忘不了你這一番痛快淋漓的豪語！」

叉芒泛青的砍刀橫在胸前，削薄的刀刃對着敵人，一片豪光在流閃溢動不已，刀未動，已使人心腔猛收，肌膚起粟！

側面，「怒黃河」冉再生已不知甚麼時候怒擲出一柄飛叉！

飛叉已往沙成山奔去，他才口中怒叱道：「接招！」

飛叉「咻」的一聲射來，冉再生身隨叉上，雙手兩柄飛叉怒擲，只見他手法怪異，轉眼雙手叉各握了一支！

沙成山的身子左右閃晃，宛似原地出現五個身影，三支飛叉已消失在夜暗中，無聲無息，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

大砍刀便在這時候暴劈而落，揮刀的力道過猛，空氣中傳來一陣陣裂帛刺耳銳嘯，流光泛現，宛似一條匹練！

沙成山旋身扭腰，快不可言喻的閃出五步，那麼巧妙的脫出哈玉與冉再生二個人的夾擊！

於是，顏如玉一抖白髯躍空而起，身形掠空間，那麼矯捷的自上撲下，鐵扁擔宛似一道黑色流電，隨着他力貫雙臂，呼轟着迎頭砸下來！

目光凝視不移，沙成山半步不退，右腕力抖，「銀鍊彎月」伸縮，洒出一片極光，「沙沙」聲連貫不絕的迎擊上去！

於是，金鐵撞擊聲響成一團！

顏如玉身形已在空中往外暴翻，斜刺裡，「鬼爪手」李長泰揮刀殺至，李長泰出身山西八卦

門，出刀架式多隨步伐，走勢穩健，威力驚人！

沙成山單足反力道迴旋，身形怪異的偏移三尺，同時間九十一刀暴洒，捲向李長泰，「銀鍊彎月」暴射出一片銀色極光，浪湧般罩過去，李長泰已怪叫着往回倒竄！

落地之後，顏如玉橫砸十九扁擔，跨步抵住沙成山殺向李長泰，鐵扁擔捲砸兜打，聲勢驚人！

沙成山倏然左右閃晃，就在他的身影尚在人們的瞳孔未消失，而他的實體已在半空，倒轉着身子下落中，便立刻捲落一片豪光冷芒！

顏如玉的鐵扁擔夠狠，却比不上那片豪光來得熾烈！

大砍刀有似雷轟浪擊，但依然難擋極光的堵罩！

沙成山的身子總是搶在兩個敵人之間主動攻擊，而不處身於四面楚歌的包圍！

哈玉的大砍刀忿怒而凌厲的暴砍着！

顏如玉的鐵扁擔側面猛打！

冉再生已只有一支飛叉，他十分珍惜的不即貿然出手了！

「鬼爪手」李長泰已使出八卦步法，走的是遊鬥路數，他的身法雖然明快飄忽，却是攻少守多，對沙成山構不成甚麼威脅！

沙成山心中有計較，如果不下重手法，今夜怕難以善了！

要是不放他人的血，自己就得躺下來，別說是秦紅了，便丘蘭兒母子二人的性命，也會因自己的被殺而被殺害。

然而敵人的殺法越見凌厲了！

汗水在沙成山的額角上往下淌，該是誘殺的時候了！

於是，沙成山縮小了極光的幅度，他做着極小的範圍閃晃，從表面上看，他似乎力氣放盡，不似先前般的大力反擊了！

果然，顏如玉狂砸十七扁擔，狠毒的吼道：「是時候了，我們圍上去！」

四團黑影分從四個有利的方向，呼轟着往一個定點圍殺過來，那光景，宛如四頭頑豹撲擊一頭老綿羊——只可惜沙成山並不是老綿羊！

是的，沙成山需要的就是這一刻！

他似動不動的身形猝然狂旋，便在他的狂旋一半裡，八十一刀合成一刀，且口中大吼：「雙星伴月！」

漫向半空一片極光中，抖然間出現兩點寒芒！

那是星却又不是星，實則極光中的兩點銳利刃光，看上去便宛似彎月附近呈現的兩顆明星！

晶瑩的兩顆星芒未落，血雨已往四下裡飛濺！

先是空中一把大砍刀做不規則的飛射，哈玉雙手捂着脖子往外闖去！

另一把鋼刀「颯」的一聲插中擋路的樹幹上，李長泰的胸前交錯中了七刀，衣衫已碎，血肉模糊，正往路側撞去！

顏如玉的左邊面皮，連到後背，一道血口子正往外面標血不已！

「怒黃河」冉再生一手托住幾乎又斷了的一臂，他沒有叫喊，却發出嘿嘿冷笑不絕……

是的，冉再生值得一笑！

因爲他唯一的一支飛叉，正牢牢實實的叉在沙成山的肩窩上，叉桿尚自在空中抖顫不已而未倒下來！

沙成山晃了一陣子，口中有着甜味道，只是……

只是他硬是站在那兒！

雙手捧着流血的脖子，臉上肌肉不停的抽搐，哈玉忿怒至極的道：「沙成山，你今天必會死在這裡，你逃不出遼北地界，你將碎屍在這裡，我會命人把你拖入狗洞餵狗，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沙成山憪憪的道：「哈大少爺，別咤唬了，你自己應該明白，我若是想取你的命，怕你早已血濺五步了，難道你還想再試？」

哈玉雙瞳血光隱隱，這位黑龍堡少堡主，幾乎已難控制住他的激動情緒，抖着忿怒的吼聲，又道：「不知死活的跛扈東西，你業已身受重傷，尤在那裡托大賣乖，我會叫你以十倍代價來償付你的罪行！」

沙成山道：「原是卯上幹，哈大少爺，你嚇不了我沙成山！」

猛的側身，哈玉這才看清楚顏如玉三人也傷得不輕，人不是鐵打的，掉個零件可以換，壞的地方可以立刻補！

於是，哈玉看了顏如玉一眼，道：「顏伯，但留一口氣在，也得和這斷拚個結果，我們豁上了！」

顏如玉尚未開口，沙成山「颯」的一下又抖出「銀鍊彎月」，右手伸向左肩頭，咬牙拔出肩上中

的飛叉，咧着大嘴巴，重重的道：「既然各位不想再看到明日太陽，沙成山決心送你們上西天！來吧！兒！」

顏如玉見沙成山一副金剛怒目表情，遂沉下臉來，緩緩的道：「沙成山，你休得張狂，如果卯上幹，媽啦巴子的，誰含糊誰？」

他一頓，對哈玉道：「哈賢姪，我們本是一場喜，却叫姓沙的攪和成仇，而且這仇越來越深，往後日子還長，我們回去整頓一番，再有計劃的進入中原，倒要認眞的同這頑徒較量一番了！」

這顯然是退堂鼓的說詞！

哈玉氣得一跺脚，回頭怒吼道：「你的項上人頭是我哈玉的，小心替本少爺保住了！」

沙成山淡淡的道：「中原不少門派在謀我的項上人頭，如果排隊等，哈大少爺怕要排在六七名了！」

那面，李長泰沉聲道：「沙成山，你滾吧，不出三月，我們會去找你，到時候大家再狠幹！」

沙成山「颯」的一聲收起「銀鍊彎月」，冷冷道：「好，如果沙某命大，能活那麼久，定當奉陪！」

沙成山騰身洒血而到了五丈外，利那之間便失去了影踪，那身法，怎像個重傷之人？哈玉氣得咒罵：「他媽拉巴子的！」

救出秦紅肩受傷

沙成山隱於一片樹林子裡，上面一塊岩石，他急急忙忙的取出張大夫送給他的刀傷靈藥，一下子按上受傷的左肩頭！

是的，「怒黃河」冉再生在一片璀璨的光焰中，冒着挨宰的危險，生生把他那最後一支飛叉捅向胸口，若非回刀力阻，自己怕已躺下去了！

血不流了，張大夫的傷藥眞靈光，當然，如果不是扁奇老人的一旁協助，張大夫又怎肯大方的以靈藥相贈？

沙成山遠遠的聞得馬蹄聲，知道哈玉四人已帶傷往黑龍堡回去了！

匆匆的以布巾把肩頭上的兩個血洞紮緊，沙成山立刻往南走，夜涼露重，但他却是汗濕衣衫！

帶着傷，他走得十分辛苦！

東方已露白，沙成山走得口乾舌燥！

忽然遠處怒馬迎面而來，沙成山剛往道旁躲閃，兩匹馬已到了前面十丈地，於是，沙成山笑了！

只見是秦紅坐在第一匹馬上，後面的馬是空的，兩匹馬都沒有馬鞍，顯然是拉車的兩匹馬！

沙成山忙閃在路中央，高聲道：「咳！」

迎面馬上，秦紅也應道：「咳！」

翻身下馬，灰暗中，秦紅歡笑，道：「知道你會很輕易的打發他們上路，你……」

沙成山苦笑，道：「怎麼不聽我的話，把車趕往沙河？妳回頭，多危險！」

秦紅笑着走近沙成山，道：「沙河還在幾百里外，我坐車，你怎麼辦？」

突然，秦紅驚呼一聲，道：「沙大哥，你受傷了？」

沙成山已接過韁繩，淡淡的道：「四個高手圍殺我一人，能不受傷？」

秦紅急問：「是顏老頭他們？」

沙成山道：「還有哈玉！」

秦紅驚訝的道：「那哈玉也追來了？」

沙成山道：「不錯！」

翻身跨上馬背，沙成山又道：「哈玉撂下話來，要我們走不出遼北地界，快上馬吧！」

秦紅立刻躍上馬背，道：「哈玉自視很高，是個不折不扣的大男人主義者，這幾天他想以馴馬馴狗方式加諸我身，想要我臣服在他面前，哼，他是在做夢！」

沙成山道：「不錯，哈玉的確自視很高，但他脖子上的傷，足以令他養個十天半月的！」

秦紅臉色一寒，道：「沙大哥，打蛇不死，後患無窮，你爲何不下重手殺了他？」

沙成山道：「哈玉只是一心要娶妳當老婆，手段上有妥欠當，但不至於死罪，我不想結下黑龍堡這段樑子！」

秦紅冷笑道：「但是你已經結下仇了！」

沙成山淡淡的道：「如果哈克剛明白我的刀法，他就會感激我，否則，沙成山等着他們再找來！」

兩匹無鞍健馬疾奔在山道上，轉眼馳到一片老樹林子裡！

秦紅指着一片荒林，道：「沙大哥，篷車就在林子裡，你跟我進去！」

沙成山拍馬到了林子裡，喘口氣，道：「秦姑娘，怕要勞動你趕車了！」

秦紅一笑，道：「當然，你爲我受了傷，我當然要爲你駕車，而且……而且還要好生侍候你！」

沙成山吃力的把兩匹馬又套在車轅兩邊，秦紅指着篷車笑道：「沙大哥，你進去睡一覺，折騰一夜，也該好生睡一覺了！」

沙成山確實累了！

他苦笑道：「秦姑娘，那就偏勞妳了！」

沙成山睡進篷車裡，秦紅已把篷車馳上山道前面一片平坦大道，她低聲問沙成山：「車往那裡馳？」

車內，沙成山道：「沙河！」

秦紅道：「沙河甚麼地方？」

沙成山道：「沙河岸的柳林下有一條小船，那是丘蘭兒的船，我們可以暫時住在那裡！」

秦紅笑道：「是你同丘蘭兒定情的地方？」

沙成山未回答，秦紅又道：「一定是個惹人心口發熱的地方，也是個好玩的所在，倒要去見識見識！」

沙成山苦兮兮的道：「有甚麼好玩的，橫豎一條破船罷了！」

秦紅趕着車，又笑道：「沙大哥，你打算甚麼時候送我回獅頭山？」

沙成山如果不是身上受傷，他怎會要秦紅去沙河？當然他會馬上陪秦紅回虎躍山莊，因爲他心中正急於知道的是丘蘭兒母子下落。

既然關天水與張長江可以告訴丘蘭兒母子的可能去處，沙成山怎會稍有遲疑？

此刻，他拚命救出秦紅，却不幸自己也受了傷！

如果不先把自己的傷養好，無異是把自己往死神手裡送，這種愚昧的事情，沙成山是不會幹的！

於是，沙成山緩緩的道：「到了沙河再說吧，如果妳討厭住在小船上，如果妳不願同我在一起，我便立刻送妳回家去！」

秦紅立刻笑道：「誰說我討厭住小船？小船拴在柳樹下，悠悠蕩蕩的看着河中小魚游，聽着樹上蟬兒鳴，細柳撫面，輕風吹拂，多美呀……」

她一頓，又道：「我當然更願意同你住在一起了，一年，十年，甚至一輩子……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沙成山全身一震，他還眞的擔心秦紅會「蠻幹」！

車聲轆轆，車身甚穩，秦紅確實是一位駕車能手，單聞她的喝叱聲，便知道她也是此道老手！

篷車連夜馳，車上有的是吃的東西，兩天不到，已見那條白沙伏兩岸的沙河！

這兒十分恬靜，沙成山掀起車帘看，他指着遠處的一排柳樹林子，道：「秦姑娘，往那排樹林馳去，小船就在那面樹內拴着！」

秦紅很快的把車駕過去，不錯，丘蘭兒的小船仍在，只是久未有人住，艙篷有些剝蝕！

沙成山跳下篷車，幫着把兩匹馬解開韁繩，附近有的是嫩葉嫩草，兩匹馬便任意的放出去！

秦紅扶着沙成山，笑道：「走，上船去瞧瞧，眞是好地方呀！」

二人登上小船，沙成山立刻一陣黯然神傷，想着如果丘蘭兒母子在此，那該有多好？

小船上的一切用具仍然令沙成山產生濃厚的感情，他撫摸着小船上面每一件東西，自言自語的：「這些，都是蘭妹最實用的東西，這裡沒有一件是多餘的，是浪費的，而且，都是擦拭得那麼乾淨！」

秦紅聞之酸鼻，沙成山又道：「看，連河裡的小魚看起來也比人可愛多了！」

秦紅低頭看，口中叫道：「是白魚，好美！」

沙成山道：「而且也很好吃！」他看着水中又道：「秦姑娘，妳想不到丘蘭兒的抓魚方法吧？」

秦紅道：「蘭姐姐是怎麼捉魚的？你快說，我也抓幾條做給你吃！」

沙成山道：「蘭妹頭上插着一根利簪，她把手伸向水中，簪子握在手上，等到白魚游來啃她手指的時候，便把簪子刺穿魚肚，輕鬆的便捉上來！」

摸摸頭，秦紅道：「可惜我的頭簪未帶來！」

沙成山道：「車上帶有吃的，足夠我們在此吃上三幾天的，妳也用不到河中抓魚了！」

秦紅扶着沙成山坐在矮艙裡，取出絲巾爲沙成山肩頭上擦拭着血跡，又把張大夫的靈藥敷了上去。

（未完・卅八）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劉偉生・圖



司無忌把「毒草綱目」飛向荊山毒叟。

上文提要：荊山毒叟怒戰司無忌，雖絕活百出，依舊不分勝負，宮如玉趁勢手按毒叟後心，南振岳黃雀在後，火千里從後偷襲他，宮如玉手沾衣衫中了毒……申公豹與火千里欲衝進石室，却被毒叟的六個徒弟阻住，南振岳恐他們不敵，欲衝過去援手，被五毒使出五毒大陣想困住他，幸好他百毒不侵，反倒邊踩邊殺了許多毒物，此際艾如瑗等三人已醒……

南振岳微笑道：「要是你輸了呢？」

司無忌點點頭道：「很好，老夫十招之內擒不住你，老夫立時就走。」

南振岳突然心中一動，暗想：「自己要爲死去的父親復仇，但桃花女手下能人衆多，來日大難，像千毒谷谷主等人，既不可能把他們一一消滅，也不可能說服他們脫離桃花源，那就祇能智取了！」

想到這裏，搖搖頭道：「這樣太不公平了。」

司無忌道：「如何不公平？」

南振岳道：「南某在十招之內，被你擒下，桃花女和我有仇，豈肯輕易放過？那麼南某就是有死無生。」

司無忌點點頭道：「不錯。」

南振岳續道：「司谷主除了以豢養天下奇毒聞名於世，即在武功上，也自成家數，數十年來罕有對手……」

司無忌一手摸着黃髭，笑道：「你對老夫倒知道得不少。」

南振岳道：「在下祇是聽家師說起谷主。」

這句話，說來極其普通，其實可被他暗中拍對了馬屁！

南振岳道：「因此，谷主如在十招之內輸了，你說的『立時就走』，就太不公平了。」

獨角赤練任長苗怒喝道：「小子，你別作夢，咱們師傅會在十招之內輸給你？」

南振岳正容道：「任朋友誤會了，區區南某，縱使武功再高，也難以勝得過谷主。」

他突然前倨後恭，言語矛盾，不禁聽得雙方在場之人全都覺得奇怪。

司無忌也祇是瞧着他沒有作聲。

南振岳微微一頓，抬目四顧道：「諸位當知勝負和輸贏不同，南某如說十招之內，可以勝得谷主，那就無異癡人說夢，但在十招之內贏得谷主，那就不能說沒有希望。因爲谷主方才曾說十招之內，必可擒下南某，祇要谷主十招之內擒不住南某，就是谷主輸了。」

黑寡婦步多嬌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瞟着南振岳，嗤的笑道：「瞧不出你還眞會說話！」

艾如瑗瞧她說話妖裏妖氣，心中有氣，忍不住叱道：「我大哥和副總護法說話，你最好少插嘴。」

黑寡婦道：「唷！五姑娘，你倒干涉起我說話來了，這裏可不是桃花源！」

艾如瑗道：「這裏也不是你們千毒谷！」

司無忌兩道烱烱目光橫了兩人一眼，兩人都不敢作聲。

司無忌這才點點頭朝南振岳道：「你說的也有道理，依你之見，老夫輸了，該是如何？」

南振岳道：「谷主一派宗主身份，要是輸了，南某別無所求……」

千毒谷谷主司無忌縱聲笑道：「別無所求，已經說出你心有所求了，很好，你祇管說出來好了。」

黑寡婦步多嬌笑盈盈的道：「你要求甚麼，師傅教你說，你就說咯！」

她倒先急起來了，總不會是向妳求親吧？

玉蟾蜍柳乘風平日自作多情，把師妹視若禁臠，不由惡狠狠的瞪着她，但黑寡婦睬也沒睬他，一雙妙目祇是不住的向南振岳飛去。

黑寡婦是苗疆一種具有劇毒的蠍子的渾稱，這種蝎子全身長着黑毛，螫人必死，大家因步多嬌貌美多嬌，心狠手辣，簡直和蝎子一樣，遂以黑寡婦相稱。

智計誘谷主上當

南振岳抬目道：「谷主十招之內，萬一要是輸了，南某祇要求谷主，今後江湖上，不再與南某爲敵。」

司無忌還當南振岳有甚難題，如今聽他祇說出今後江湖上，不再和他爲敵，不由呵呵大笑道：「一言爲定！」

他那裏知道這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已使日後南振岳在報雪父仇上，減少了一個強大勁敵！

南振岳拱拱手道：「谷主一言九鼎，南某自然信得。」

說到這裏，轉身朝荊山毒叟拱手道：「在下和谷主這場比試，想請老丈作個見證，不知老丈肯否俯允？」

荊山毒叟一時也想不出南振岳用意何在，輕咳一聲，道：「司老兒毒在心裏，笑中藏刀，他答應的話可靠麼？」

司無忌大笑道：「荊兄把兄弟看作何等樣人？兄弟說過的話，幾時不算？」

忽然伸手從袖中取出那冊「毒草綱目」，輕輕一送，平平穩穩的朝荊山毒叟面前飛來，一面說道：「荊兄先把此書收好，咱們方才打了千招，未分勝負，不妨也賭上一賭，兄弟如若十招之內輸給娃兒，此書也就奉還。」

荊山毒叟接口道：「不錯，南老弟要是輸了，此書由你取去。」

司無忌道：「不成，荊兄該交出『毒經』來，讓兄弟帶去，不過兄弟可以負責保證，成宮主祇要賜借一閱，定可歸還。」

荊山毒叟大笑道：「你算盤倒是不錯，可惜先師遺留的『毒經』，爲逆徒盜走，剩下的祇有這冊『毒草綱目』了，司兄要和荊某作賭，荊某實在拿不出來，也是沒有辦法之事。」

司無忌看他說得不像有假，頷首道：「好，咱們就這麼辦。」

申公豹陰笑道：「荊兄下了賭注，自然就不能再作見證了，這個見證人，還是由兄弟來擔任吧，荊兄意下如何？」

荊山毒叟冷哼道：「申公豹反覆小人，憑你也配當見證人？」

申公豹臉上一紅，正待發作！

司無忌道：「兄弟和這位小友動手，荊兄就當個證人吧，好在大家都是行家，贏輸之事，誰也無法取巧。」

荊山毒叟點點頭笑道：「好吧，荊某就替兩位作個見證。」

南振岳目光一抬，拱手道：「咱們話已說明，就請谷主賜招吧！」

司無忌笑道：「老夫癡長你數十年，自然由你先行出手。」

他因南振岳方才說對了心意，敵念漸消！

覺得這年輕人雖嫌狂傲，但却狂得極有分寸，他終究是一派之主，豈可有失了身份？

那知南振岳依然站在那裏，連門戶也沒亮開，搖搖頭道：「不，應該谷主先行出手才對。」

司無忌微慍道：「老夫何等身份之人，豈可佔你娃兒先機？」

南振岳笑道：「這場比鬥，和普通動手過招不同，谷主毋需客氣，儘管出手就是。」

司無忌奇道：「有何不同？」

南振岳道：「敵我相爭，放手一搏，是以生死作賭注，但咱們這場比鬥，是谷主要在十招之內，擒下南某，自然該由谷主出手，南某祇須出招化解，能夠躲過谷主十招，南某就算贏了，谷主請吧！」

司無忌縱聲大笑道：「說得有理，好，你小心了！」

右手一舉，第一招「神斧開山」，直向南振岳左肩劈來，口中喝道：「第一招！」

他雖是毒名蓋過了武功，但終究淫浸武學數十年，功力豈同小可？這一掌劈出，祇聽「呼」的一聲，勁風潮湧，透掌而出，勢若奔雷。

南振岳早有準備，一見掌風劈到，不慌不忙，從容一邁右脚，斜讓三尺，右掌托天，一招「北斗斜指」，暗中凝集內勁，斜向司無忌劈來的勁道迎去。

兩股勁力在半途上一接，登時激起了一陣旋風。

司無忌心頭微震，暗自讚道：「此子功力眞還不弱！」

司無忌這招「神斧開山」，才從掌心發出一股勁風，直向南振岳劈撞過去。

但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際，招式倏變，五指一提，已化掌爲爪，急轉直下，朝南振岳肩頭抓落！

這一着，當眞是奇快無比，奇詭異常！

南振岳大吃一驚，連後退都來不及，形勢緊急，無暇多想，左手抬處，劃了半個弧形，緩緩朝前拂去！

這一招，原是那天逃出桃花源之時，看到師傅和閉目殭屍互比手勢的那個招法，南振岳被司無忌相迫之下，忽然想了起來，隨手使出。

司無忌看他這手若拂若鎖的朝自己手腕擊來，手法奇奧，竟是生平未見之學，不禁微微一怔！

南振岳去勢雖緩，但司無忌的右手抓出之勢極快。

眼看雙方快要接觸，司無忌不得不中途撤招，一吸眞氣，身軀忽然向後縮退了五寸，剛好把

南振岳拂來的掌勢讓開。

司無忌堪堪讓開掌勢，身形倏退乍進，左脚隨着又踏前半步，右手才收，左手由下疾翻而上，四指相併在上，大指在下，虎口張開，狀若大蛇張口！

一昂之際，疾向南振岳左腕脈門啄來！

這當眞快得無以復加，祇聽他口中喝道：「第二招……」

就在司無忌左手怪招尚未接近南振岳左腕，突然輕哼一聲，身子忽的向後連退了三步！

第二招才出手，還沒和對方接觸，幹麼要突然後退？

原來司無忌方才雖然退讓開南振岳一拂之勢，以爲自己既已讓開，正好趁機欺上，扣拿對方脈腕。

那知「第二招」三字出口，忽覺一股陰柔暗勁撞上前胸！自己已經使出第二招，其實連人家第一招都未讓開！

但感心頭一震，不由自主的向後退了三步。

司無忌吃了一個暗虧，他那知南振岳練的「兩儀眞氣」，可剛可柔，心中大是驚駭，暗想：「此人年紀雖輕，怎的練成道家罡氣一類功夫？」

大家誰也沒看出司無忌第二招出手之後，忽然後退，究是甚麼緣故？祇聽司無忌大笑一聲，道：「果然不錯，老夫倒是虛發了一招，好，第三招！」

話甫出口，人已雙足懸空，騰身飛起，左臂伸出，宛如一條蟠曲的巨蛇，猛向南振岳當頭攫下！

這是他獨門絕招「飛蛇攫兔」，又是一記怪招！

南振岳聽得喝聲，照說敵人當頭撲來，該是最好的機會！

因爲托塔天王獨步武林的「擎天三式」，都是手掌上托，眞氣上提，才能發招，司無忌這一下，豈不是自己送上門來？

但南振岳因師傅一再告誡，不到萬不得已，「擎天三式」不准隨便使用，而且他也不願因此開罪千毒谷主司無忌。

祇要自己接得過對方十招，能不使「擎天三式」，自是最好。

何況對方是名震武林的大魔頭，功力何等深厚，眞要使將出來，也未必能夠一舉把對方擊敗，和自己原來的計劃，就不對了。

心念閃電一轉，猛一挫腰，身隨念動，向右跨出一步，左手

一記「彎弓射鵰」，運起功力，迎着向上拍去！

「啪」的一聲，雙掌接實！

司無忌一個身子隨勢瀉落地上！

南振岳和他一接之下，祇覺司無忌的手掌又冷又軟，宛如擊在蛇身上一般，掌力難以用實，竟然一下滑了出去！

不！司無忌整條手臂竟柔若無骨，突然間化作「錦蛇纏腕」，沿着自己手腕纏了過來！

耳中同時聽到司無忌哈哈一笑，喝道：「第四招！」

這一着，快速如電，奇招突出！

南振岳再也無法閃避這一怪異絕倫的擒拿手法，但覺腕上一緊，左手竟被司無忌一把扣住！

心頭不覺大驚，他終究武功不弱，反應極快，百忙之中，左手一掙，右手如刀，隨着一記「橫削竹枝」，順着自己左腕削去！

司無忌一把扣住了南振岳左手，見他右掌削來，口中哈哈一笑，振腕一抬，用力向旁帶出，消解開南振岳削來右掌。

站在一旁觀戰的艾如瑗等人，做夢也沒想到南振岳會在第四招上，就被司無忌拿住脈腕，心頭狂跳，幾乎驚出叫聲！

荊山毒叟昨日也和南振岳動過手，知他武功高强，並不在自己之下，自己和司無忌拚鬥了將近千招，還不分勝負。

想來，南振岳要擋過他十招，該是沒有問題，不料兩人才一動手，南振岳就被人扣住脈門，這一下，當眞也大出意外！

瑤山五毒眼看師傅一下就擒住了姓南的小子，自然同聲歡呼起來。

南振岳左腕脈門被扣，掙得一下，並沒掙開，對方再一用勁，力道頓時消失了不少，被司無忌這一帶，脚下不由自主的向前一栽！

這還是他出道江湖以來第一次被人擒住，心知成敗在此一舉，那敢半點大意？暗吸一口眞氣，立時把全身功力貫注左腕。

他這一運勁，一條左臂頓時堅逾金石，猛一翻腕，五個指頭也搭上了司無忌手腕。

司無忌沒想到南振岳已被自己扣住了的手，還會反扣過來，那肯鬆手，暗運內勁，五指勁力同時突然增强。

兩人這一互扣腕脈，誰也不放，彼此互運內力，一較暗勁，竟然是半斤八兩，難分勝負！

兩條手腕緊緊的互相糾纏。

司無忌無法逼得南振岳行血內返，消失抗拒之力，就範受縛。

南振岳自然也辦不到逼得司無忌勁道消滅，却也緊扣不放。

司無忌心頭不期一震，忖道：「自己在這頃刻之間，已經使出十成功力，這小子縱然從娘胎裏就練武功，也抵不過十數年修爲……」

他被南振岳反扣手腕，自然急於求脫，突然冷哼一聲，左手化拳，一招「直扣天門」，疾向南振岳當胸擊去。

他這一拳去勢極快，等到快要擊上南振岳衣衫，口中才大聲喝道：「第五招！」

南振岳朗笑一聲：「來得好！」

橫臂出掌，一記「當門拒虎」，潛運功力，硬封司無忌的拳勢。

祇聽「蓬」然一聲，雙方拳掌接實，各自被震得脚下浮動，但互相扣拿的手掌，依然誰也沒放。

司無忌大笑道：「小友好雄渾的掌力！」

南振岳道：「谷主拳力，實在南某之上。」

司無忌道：「很好！」

「好」字出口，右手伸屈，突然間，掌劈指戳，連攻了三招！

這三招，快捷如電，着着指襲南振岳大穴，出手之奇，使人目不暇給！

南振岳右手圈動，幻起一片掌影，封解司無忌的攻勢。

這等各自扣住對方手腕的近身相搏，江湖上當眞極少見到之事，兩人攻拒之間，神速無比！

荊山毒叟瞧得暗暗皺眉，他因司無忌此時祇顧搶攻，已無暇再喝招數，急忙凝目喊道：

「第六招！」

「第七招！」

「第八招，第九……招！」

司無忌接連四招快攻，都被南振岳封解開去，心頭又急又怒，暗忖道：「自己不但在十招之內，不能把對方拿下，反而被對方互扣着手腕，這最後一招，再不能把對方擊敗，算了輸定了！」

雙目精芒突射，口中大喝道：「好，小友再接老夫這一招試試！」

運起眞力，一掌朝南振岳當頭劈下！

荊山毒叟連忙喝道：「這是第十招了……」

話聲未落，申公豹身形突然一閃，奇快掠到南振岳身後，陰笑道：「副總護法把他拿下就是了！」

一指疾出，閃電朝南振岳背後「靈台穴」點落！

荊山毒叟阻攔不及，大喝道：「申公豹你待怎的？」

申公豹這一着，可說蓄意已久，全身眞力，早就運集於中食兩指之上，那知一指點落，竟如擊在堅石精鋼之上，震得筋骨一麻，兩指劇痛，心中不覺大驚！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

南振岳驟見司無忌奮力一掌，當頭劈來，掌勢未落，一股令人窒息的暗流，已如烏雲蓋頂般直壓下來。

勢道之强，幾乎籠罩了六尺方圓！

心知這一掌，毫無疑問是千毒谷谷主司無忌在惱羞成怒之下，畢生功力所聚的最後殺着！

自己左手和對方互相緊扣，無可躲閃，再不使出保命絕招「擎天三式」，祇怕就得傷在他這一掌之下了！

心念電轉，立即澄心靜氣，暗暗提起一口眞氣，右掌直托，緩緩朝前迎去……

就在此時，他突然發現申公豹一下欺到自己身後，落指如風點在「靈台穴」上！心頭不禁大怒，暗想：「若非自己身上穿了『金猱衣』，光是這一下，就得重傷踣地，那還抵擋得住司無忌直劈而落的掌勢，那就非被他劈成兩爿不可！」

他使的是「擎天三式」中的第一式「一柱擎天」，一團罡氣，和司無忌的强猛無匹的掌風驟然一接，半空中響起「波」的一聲輕響！

剎那間狂飆潮湧，勁氣四捲！

欲施暗襲自作孽

「砰！」

一條人影，在同一時間，悶哼一聲，騰空飛起，直向兩丈外震摔出去！

那人武功大是不弱，雖被掌風震出，但到了兩丈光景，突然連翻兩個觔斗，卸去直飛之勢，身形一沉，落到地上，此人正是申公豹申幹臣！

祇見他落到地上，身子搖晃了幾下，人雖站定，却張嘴噴出一口鮮血！

大家明明看到他出手偷襲南振岳，却沒看到他如何被震飛出去的。

原來南振岳使出一式「一柱擎天」，接住了司無忌掌風之後，對申公豹的暗下毒手，心頭極感憤怒。

因此在一接後退之際，上托右掌，趁勢後揮，使了一招「龍尾揮風」。

申公豹申幹臣武功原非泛泛，換在平時，一招「龍尾揮風」，絕難傷得了他，因此刻南振岳這招「龍尾揮風」，是由「擎天三式」中的「一柱擎天」緊接而來。

「一柱擎天」發出的一團罡氣，乃是玄門輕淸之炁，剛接住司無忌數十年功力凝聚的掌風。

雙方旗鼓相當，龐大暗勁，驟遇强敵，正苦於無處宣洩，被南振岳這一帶，餘勢未衰，全部朝身後撞擊過去！

申公豹縱然功力再高，也無法抵擋得住，但覺眞氣一窒，一個身子隨着一瀉千里的潮湧勁風，直摔出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荊山毒叟目光如電，一眼瞧出雙方輸贏已定，不由得暗暗鬆了口氣！

南振岳掌勢後揮，人也不由自主同時朝後直退了七八步，才行站住，舉目瞧去，對方那位千毒谷谷主也自連退三步。

祇見他身上那件金光閃爍的寬大短袍，被他自己發出的掌風狂飆倒灌回去，吹得颼颼有聲，臉色鐵青，頦下黃髭根根倒豎！怔在那裏，直是吹鬍子，瞪眼睛！

這簡直是他數十年來從未遇到過的事兒，心頭止不住凜駭無比，暗暗忖道：「這年輕人從那裏練來的道家乾淸罡氣？竟有如此功力？」

他那裏知道南振岳這一招「一柱擎天」，還是「擎天三式」中威力最弱的一式！

其實南振岳雖然接下他全力一擊，也自感到血氣翻騰，站在當地，略爲調息，立即拱手作了個長揖，抬頭道：「谷主手下留情，南某總算僥倖接下了十招。」

司無忌終究是一派宗主身份，此時臉色一緩，回頭瞧了身後五個門人一眼，仰天大笑道：「很好，很好！小友可算是老夫數十年來遇上的唯一年輕高手，也是老夫數十年來第一次落敗！」

他言下大有英雄日暮的淒涼之感！

南振岳躬身道：「谷主祇是十招之約，比賽輸了，並不能算是落敗，眞要動手，南某豈是谷主對手？」

司無忌望了他一眼，道：「比賽輸了，就是落敗，十招如此，縱然千招，也是一樣了！哈哈，老夫以毒成名，今天兩場硬伕，有毒難施，也是老夫數十年來沒有之事！」

荊山毒叟嘿然笑道：「好哇，我當你有這麼大方，原來對南老弟已經下過毒了！」

司無忌微哂道：「荊兄也是精於用毒的名家，怎的說起外行話來？兄弟對他何須下毒？光是兄弟這件短袍上，縱然說不上集天下奇毒，也不下數百種之多，普通人那能在兄弟手下，走出三招？」

南振岳聽得暗暗心驚，忖道：「若非舅父早有預防，給自己先服毒藥，不畏劇毒，這一路上，不知已經中過幾次毒了。」

黑寡婦步多嬌趁機道：「師傳，咱們千毒谷的人，今後是不和他爲敵了麼？」

司無忌道：「爲師既然答應，說出的話，自然算數。」

荊山毒叟道：「這話從你口裡說出，實是難得！」

司無忌怒嘿道：「兄弟言出如山，幾時不算？」

南振岳拱手道：「谷主一言九鼎，南某謹此謝過。」

黑寡婦步多嬌笑盈盈的瞟了他一眼，側臉問道：「師傅，江湖上非友即敵，非敵即友，你老人家答應不和南少俠爲敵，那該是朋友了？」

姑娘敢情對「南少俠」動了情啦，這句話最主要的是最後面那一句了！

司無忌聽得一怔，隨道：「非友非敵，你們今後遇上南小友，不和他動手爲敵就是了。」

黑寡婦櫻唇一翹，道：「師傅不是叫他小友，小友就是年紀小的朋友咯，還說非友非敵？」

南振岳却暗暗好笑，心想：自己也只希望你非友非敵，遇上了不和自己動手爲敵，桃花女就少了一個幫手了。

司無忌目光一轉，朝荊山毒叟拱拱手，陪笑道：「今日之事，到此爲止，兄弟多多打擾了！」

荊山毒叟冷嘿道：「咱們這筆帳，還沒完呢！」

司無忌笑道：「那是以後的事了，不過兄弟掬誠奉勸，成宮主對荊兄慕名殷切，荊兄縱然不肯屈就，有暇不妨枉駕臨桃花源一遊。」

荊山毒叟大笑道：「桃花女這般瞧得起荊某，荊某榮幸之至，有勞副總護法，替我轉告於她，荊某素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眞要衝着荊某而來，哈哈，荊某也不是怕事之人。」

司無忌笑道：「兄弟只是奉勸，聽不聽在你。」

一招手，那兩個渾身長毛的赤膊大漢立時抬着藤兜過來。

司無忌目光一轉道：「咱們都可以走了，哈哈，荊兄，後會有期！」

一脚跨上藤兜，瑤山五毒簇擁着如飛而去。

申公豹身負重傷，已有火千里指揮四名大漢扶下小山，他們是隨着宮如玉來的，是以還在山下等候。

再說宮如玉方才手按上荊山毒叟背心，不料中毒昏倒，後來服下司無忌的「攻毒丹」，其實早已好了。

只是她從南振岳口中，聽出由少林寺送來的那名老尼姑，竟然會是他的母親，而且是師傅要找的人，這可使她感到十分爲難！

自從和南振岳在岳陽城外同車而行，心中不知怎的，老是把持不定。

她醒轉之時，正是荊山毒叟和千毒谷主惡戰方殷，南振岳被圍在「五毒大陣」，申公豹、火千里雙雙衝入六個青衣童子的劍陣之中。

此時她眞要出手，局勢就立時改觀了；但她並沒站起，只是閉着眼睛，裝作中毒未醒！

她連自己都弄不明白，這是爲了甚麼。

直等雙方停手，南振岳和司無忌訂了十招之約，她才盈盈站起，這時大家目光都投注在場中兩人身上，自然沒人去注意到她。

千毒谷主和他五個門人去得極快，但宮如玉却故意落後一步，並沒立即跟着就走。荊山毒叟目光一橫，冷冷的道：「姑娘還不快走？」

宮如玉一手扶在使女肩頭，一手理理鬢髮，嫣然笑道：「荊老前輩以氣行毒，果然厲害！」

荊山毒叟目光冷然，微哂道：「司無忌的『攻毒丹』無毒不解，姑娘早該好了，妳還想在老夫面前搞甚麼鬼？」

宮如玉暗暗一驚，但臉上却絲毫不露，依然含笑道：「我要和五妹說幾句話。」

說到這裡，目光一轉，朝艾如瑗道：「五妹，你過來。」

她自己却扶着使女，緩緩朝外走去。

艾如瑗猶豫了一下，抬目道：「大姐有話和我說麼？」

宮如玉走出幾步，口中「嗯」了一聲，回頭笑道：「五妹是怕我强迫妳回去麼？」

艾如瑗道：「我知道大姊平日對我好，自然不會强迫我回去的。」

宮如玉依然緩緩走着，格的嬌笑了一聲，道：「那妳怎不過來？」

艾如瑗無可奈何的跟着走了過去，道：「大姐有話請說。」

宮如玉站停身子，忽然朝四個使女揮了揮手，道：「妳們到山下等我去。」

四個使女躬身應「是」，轉身朝山下而去。

宮如玉目光一抬，瞧着艾如瑗，含笑道：「妳跟他出來，是不是很愛他？」

艾如瑗被她問得一呆，突然感到一陣羞意，兩頰一紅，叫道：「大姐……」

宮如玉低笑道：「這裡只有我們姊妹兩人，你說出來也無妨。」

艾如瑗脹紅着臉道：「我不知道。」

宮如玉道：「我知道，妳不愛他，怎會背叛師父跟着他走？」

艾如瑗眨眨眼睛，忽然滾下兩顆晶瑩淚珠，道：「師傅把我廢了武功，關在石牢裡，是三眼金童老前輩把我救出來的。」

宮如玉道：「誰問妳這些，我是問妳愛不愛他？」

艾如瑗道：「我把他當作大哥……」

宮如玉笑了笑，道：「這是違心之論，大姐前，妳可用作假？」

艾如瑗期期艾艾的道：「他……他只把我當作他的妹子。」

宮如玉嬌笑道：「這還差不多！這麼說來，妳心中是喜歡他的了？」

艾如瑗羞澀的道：「大姐問這些幹麼？」

宮如玉道：「自然有關係，如果妳眞的喜歡他……」

忽然住口不言！

艾如瑗睜着眼睛，等了半晌，忍不住問道：「大姐，妳怎不說下去？」

宮如玉道：「妳先回答我。」

艾如瑗道：「大姐叫我回答妳甚麼呢？」

宮如玉道：「妳如果眞心愛他，就點點頭。」

艾如瑗臉上一陣羞紅，點了點頭。

宮如玉徐徐說道：「他母親患了重病，非師傅莫治……」

艾如瑗奇道：「他母親是誰？」

宮如玉伸手從懷中取出兩個紙包，鄭重的道：「他母親危在旦夕，每服一包，就可以支持三天，兩包就可以支持六天。」

艾如瑗遲疑的道：「六天之後呢？」

宮如玉道：「沒有這兩包藥，他母親就活不過十二個時辰，但這兩包藥，雖能支持她病況不變，只是其中却含有劇毒。」

艾如瑗吃驚道：「這是毒藥？」

宮如玉道：「毒藥倒不是，只是藥中另外滲了毒藥，但這個不打緊，他請教荊山毒叟，自有解毒之法，但要越快越好。」

艾如瑗接過紙包，又道：「大姐還有甚麼事嗎？」

宮如玉略一沉吟：「要他早日離開此地，把母親送到荊山西門外黃家堡，可在那裡等我，只是此行務必嚴守秘密，除了妳和他之外，不可讓第三個人知道。五天之後，我必可趕到，這是我的信物，到了黃家堡，他們自會接待。」

說完，從頭上取下一支銀簪，迅速塞到艾如瑗手中。

艾如瑗道：「大姐，他母親的病，妳也會醫治？」

宮如玉道：「不會，除了師傅，只怕誰也不會醫治的好。」

艾如瑗心頭一震道：「大姐，妳……」

宮如玉道：「五妹，妳不用多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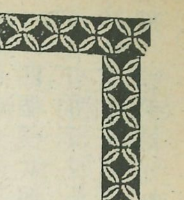
艾如瑗忽然問道：「大姐，妳爲甚麼要幫他？」

宮如玉臉上一紅，輕輕歎道：「誰叫我們都是女人？」

艾如瑗呆了一呆，眨動着大眼睛，驚奇的道：「大姊你……」

宮如玉笑道：「好妹子，妳放心，大姐不會和妳爭的……」

（未完・三十）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皇甫歸西殺了林大把頭與他帶來的十五個人，便躲在石寡婦的茶館，江淮幫的王管事帶人前來，他力握皇甫歸西的手，皇甫歸西假裝不勝負痛，王管事臨走還留下三人偷聽他們的談話……石寡婦的眞誠感動了皇甫歸西，爲免後患之憂，他帶石寡婦去找了凡大師……皇甫歸西決定在汪重山五十大壽擊殺他，但汪重山不在酒樓，於是他決定去槐樹莊……

皇甫歸西叱道：「休要過份囂張，康大人的賀儀是要我當面送達，如果你們不叫我進去，我回頭就轉往南京城，我不囉嗦。」

皇甫歸西這幾句話聲音提高很多，幾個大漢不覺得，但遠處廳上已有人聽到了。

祇見有個高個子從那面奔來了。「甚麼人在這兒喧鬧！」

四個漢子對來人忙施禮。

皇甫歸西也施禮，因爲他心中明白，能自廳上奔來的人物，必非一般。

「我是南京康太守康大人命我前來的，吺，這是康大人的賀儀在此，康大人特別命在下，要當面交給壽星的，可是……他們……」

那人看看四人，祇見一人道：「我叫他留下賀禮去街上喝酒，他非要面呈幫主，幫主有貴客呀！」

那人看看皇甫歸西，道：「賀儀由我代爲面呈可以嗎？廳上有貴客，有些不方便！」

皇甫歸西道：「我祇要把這賀儀送到汪幫主手上，我不多言，回頭就走！」

那人再看看皇甫歸西，微微點點頭道：「好吧，你跟我來！」

他說完回身往廳上走着，皇甫歸西緊跟在後，二人繞過一道花廳，轉入正廳前廊。

皇甫歸西已看到這座大廳的富麗堂皇，正中央擺了一桌酒席！

桌上坐了十人，其中七人，祇一看便知道是京中來的東廠番子。

皇甫歸西並不認識汪重山，但他却對帶他來的那人低聲道：「進去廳上，本人帶來的賀儀由大叔代爲遮交，謝謝！」

那人回頭一笑，道：「這倒使得。」

他伸手接過皇甫歸西手上的賀儀帖子，祇看了一下，便往廳上走去。

正在廳上喝酒的一桌客人見來了皇甫歸西，正位上一個灰髯老者道：「三當家，這人是誰？」

原來帶皇甫歸西進來的不是別人，乃江淮幫三副幫主，「快刀」關勇是也！

這關勇已把個賀儀紅帖送過去，笑笑道：「好消息，也是好兆頭，南京康文義康大人的賀儀！」

那老者撫髯一笑，道：「眞的嗎？」

他接過紅帖打開來，看得他

雙目一亮，立刻忍不住的哈哈大笑起來。

這老兒笑得衷氣十足，笑得得意至極。

「哈吼……」

隨着半百老者的笑聲，皇甫歸西運足十二成功力發出「獅子吼」，立刻間震得房樑塵落，桌上碗盤彈跳。

大廳上人們被他這扣人心扉的吼聲震得忍不住雙手急忙去按緊了耳朵。

就在這人們一窒之間，一團影子平飛而起，從大桌子上飛越而過，帶起一股極爲嚇人的鮮血往空中標濺！

那團影子未回頭，撞過屏風，又衝入大廳後面，等到人們意識到大事不妙，立刻狂吼着追去了。

太快了，那一連串的動作，祇在一刹間！

如果說皇甫歸西的動作一氣呵成，也不爲過。

皇甫歸西把追他的人引到後莊，他本人早已奔向莊前，而且騎上他的馬疾馳而去。

三道關卡沒人攔他，那當然以爲他是來賀壽的！

當然，等到莊內有人往這面追殺過來的時候，皇甫歸西已往南京方向馳遠了。

* * *

大槐莊上一瞬間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江淮幫幫主「座山鵰」汪重山的五十大壽變成喪事，這時候消息也傳到了鎭江街上的望江樓，那麼多的賀客們一大半溜走了。

江淮幫的弟兄們聽得幫主遇刺，紛紛趕回大槐莊！

這時候京中東廠番子七個人轉而回到客室中。

七個番子果然由大當頭文世昌率領，此刻，他把江淮幫的兩大副幫主找來了。

江淮幫有兩位副幫主，一是掌管長江的「神槍」孫自豪，另一副幫主便是帶皇甫歸西進入大廳的「快刀」關勇！

大當頭文世昌臉色凝重的對二人道：「這件事必是那個窩藏在南京的龍頭所指使！」

孫自豪咬牙道：「江淮幫與這可惡的龍頭誓不兩立！」

大當頭文世昌道：「你們趕辦汪幫主的喪事，我們立刻回京向公公報告，咱們雙方擬就的計劃不會變動，你們等我的消息！」

文世昌簡單的做了交代，便與另外六人匆匆的走了。

這時候誰也不敢多在大槐莊上逗留。

大槐莊上的人們立刻間由歡笑變成悲哀，人生無常也莫過於此了。

* * *

皇甫歸西策馬回到南京，天已二更了。

馬蹄聲在那家「醉翁之意酒館」門口霍然停住，有個伙計拉開門伸出大半個腦袋來，祇一看就笑了。

「果然是相公回來了，很準時的嘛！」

皇甫歸西心中一怔，原來門已關，留個伙計在等他，那麼，魚如意除了由老胡告知她之外，她又怎麼會知道？

當然知道，因爲魚如意這兒可以直接與龍頭對話，皇甫歸西如果今天回不來，他大概永遠也回不來了！

魚如意正在爲皇甫歸西擔心事。

當然，除了皇甫歸西的安危，更加上是否完成了刺殺汪重山的任務。

* * *

那伙計奔出門來爲皇甫歸西接過馬匹，笑道：「咱們小姐可等急了！」

一笑，皇甫歸西道：「小姐睡了嗎？」

伙計笑笑道：「睡？自從天黑以後，小姐房中的那一桌酒菜已換了三次，小姐要你相公回來吃熱的！」

皇甫歸西哈哈笑了。

他原本不太多言，但此刻他笑了。

皇甫歸西絕不自作多情，他也不以爲自己是自作多情，當然更不會自我陶醉！

多情與陶醉是有分別的。

皇甫歸西以爲石寡婦是多情的女人！

魚如意就不是多情的人，她祇是爲了七王爺！

朱七王爺就是龍頭！

爲龍頭工作的人，當然不會是自作多情。

雖然如此想法，但皇甫歸西仍然很欣賞魚如意的表現，魚如意才是美女中的美女，男人是無法拒絕的。

「哈……」

皇甫歸西站在門口，他看着枯坐在桌邊的魚如意。

他的笑聲，把魚如意的注意

力引過來了。

「是你，是我的相公回來了，嘻……」

魚如意笑得落下淚來，她像一隻小鳥似的投入皇甫歸西的懷中了！

皇甫歸西摟抱住魚如意，兩個人幾乎忘了一切的熱吻在一起。

於是，小倩姑娘過來了。

小倩見是皇甫歸西，笑道：「相公回來了，進來呀，酒菜還是熱的！」

小倩就曾侍候過紹興老酒仙李純陽喝酒，祇不過那是雙方在鬥心機！

此刻，小倩把一切收招妥當以後，便悄悄的走了。

＊　＊　＊

魚如意更像個小婦人，她陪着皇甫歸西喝着酒，那光景正就是小別勝新婚。

皇甫歸西暢飲，他把刺殺汪重山的事情，大約的對魚如意說了一遍。

魚如意聽得很開心，也很激動！

「這一次任務，龍頭必會在功勞簿上記你一筆！」

淡淡的，皇甫歸西道：「我不計較，如意，我祇在乎你……」

他猛喝一口酒，又道：「當我明白父母如何死的事情之後，我對龍頭釋然了，餘下的便是為朝廷除奸惡，完成我們皇甫家對朝廷的責任！」

魚如意道：「相公，你的話令我感動了！」

她依偎過去，輕柔的吻着皇甫歸西，又道：「聽起來你那麼順利的把汪重山刺殺掉，祇不過我曾聽人說過，汪重山的武功高不可測，難道他是個大草包，不堪一擊？」

皇甫歸西道：「我以獅子吼先震住在場之人，然後……」

他得意的舉起雙袖，衣袖下落，露出他的兩隻小臂下方以牛皮套圈着的兩把旋頭刀！

那是一尺不到尖而鋒利的刀，當他甩動雙袖的時候，兩把尖尖的旋頭刀脫套而打橫旋出，端的十分霸道。

從招式上看，皇甫歸西甩袖的功夫有些酷似東方長壽的鐵袖功出招，但却以皇甫歸西的旋頭刀殘酷！

皇甫歸西以為，他出刀，汪重山非死不可，因為汪重山那一道血箭出自他的胸口與脖子，那是要害！

心念間，皇甫歸西笑笑道：「我想姓汪的活不成了，那股子鮮血……」

他沒有多說，舉杯與魚如意對乾！

魚如意愉快極了，她當然要把這好消息告知龍頭！

於是，她把小倩找來了！

「快把熱水放妥，你侍候相公先洗個身子！」

皇甫歸西是不會反對的，他這幾天也確實需要洗個爽快，輕鬆輕鬆了！

很快的，小倩把熱水放了一大盆，皇甫歸西轉到浴室中，他對小倩笑笑，道：「天快三更了，你去睡吧！」

小倩笑笑道：「我不想挨罵呀，公子！」

皇甫歸西道：「你留下來才會挨罵，哈……」

小倩笑了！

「我不進去，我為你守在外面，我是不會騷擾你的！」

皇甫歸西祇得同意了！

小倩當然有任務，因為魚如意要與龍頭聯絡了！

＊　＊　＊

魚如意又轉入大床後的那道假牆下，她掀起一幅畫，運足了力氣，對風洞中傳出「嗚嗚」之聲。

沒多久，從遠處傳來龍頭的聲音。

「皇甫歸西如何了？」

「成了，完成了！」

「我知道了，我會派人再查！」

「是的，龍頭，應該的！」

風洞口沒聲音了，魚如意很快的把洞口又堵住了，當她轉出大帳外，笑了。

小倩笑嘻嘻的走了。

當然是魚如意叫她走了，因為魚如意來了！

魚如意披着輕紗，曼妙的扭動着身子，推開門，皇甫歸西猛抬頭：「怎麼，你也來了？」

魚如意道：「我來侍候你呀！」

輕紗落地，雲髻鬆散，浴室中立刻卓立一位宛如玉雕的美人兒！

一位裸體誘人的美人兒！

於是，浴室中春光無限了。

這時候的浴室中，無論甚麼事情都會發生的！

詳細情形不知道。

任務已經完成了。

伙計奔出門來為皇甫歸西接過馬匹。

至少在皇甫歸西而言，事情已經完成了。

皇甫歸西很輕鬆的睡在魚如意的床上，他的身邊，魚如意睡得更甜！

魚如意的嫩白臉上還露出微笑，那樣子看上去她是幸福無比的！

祇不過就在第三天正午時候，老胡走進「醉翁之意酒館」來了！

小倩迎上去，當着那麼多的客人，小倩笑笑道：「你來付酒賬嗎？」

老胡點點頭，遞了個酒壺給小倩！

小倩接過碎銀子，便取了另一壺酒交在老胡手上。

老胡接了酒便匆匆的走了！

小倩把十幾支空酒壺往後面拿去，她的動作是自然的，任誰也不會起疑心！

那小倩在酒坊後屋找到老胡送來的空酒壺，有一張字條在酒壺中。

小倩取了紙條，急急忙忙的走到後面去了！

要知道，東廠番子們的組織嚴密，情報無孔不入，多少人死在他們的刺殺中還不知道怎麼會被番子們發覺的！

龍頭就是在這種情形下，不得不一切小心從事！

小倩匆忙奔到小院門內，她迫不及待的拍着魚如意的房門，道：「小姐，快開門！」

魚如意慵懶的挺起身子，她發現皇甫歸西睡得自在，忍不住低頭吻上去！

皇甫歸西閉着眼睛，道：「小倩必有急事！」

魚如意下了床，她再披上輕紗，走到房門後：「小倩，甚麼事？」

小倩道：「有急事，老胡送來消息了！」

「呀」的一聲，房門拉開了。

小倩一步跳進門，她還回過頭看身後，於是，手上的紙條交在魚如意的手上了！

魚如意接過紙條低頭看，不由臉色一變。

「這怎麼可能？」

說着，他轉身走回閨房中，但她還是對小倩吩咐：「前面去，注意來的客人！」

小倩匆匆的走了，走得很小心！

魚如意到了床前，她拍拍床上的皇甫歸西，道：「相公，你的

任務並未完成！」

床上的皇甫歸西幾乎彈跳而起，他的眼睛睜得溜圓，一眨不眨的盯着床邊的魚如意，道：「妳說甚麼？你……再說一遍！」

魚如意把那紙條交到皇甫歸西手上，道：「相公，自己看吧！」

皇甫歸西低頭看那張字條，上面寥寥幾個字！

「重傷，喪事假辦！」

皇甫歸西怔住了，他喃喃的道：「不可能，太不可能了，姓汪的絕逃不過我致命的一擊，他……」

魚如意道：「我說過，汪重山的武功高不可測，這樣的人是不容易死的！」

皇甫歸西木然了！

皇甫歸西忽然嘆口氣，道：「汪重山不死，我死！」

他說話的口氣很堅決，讓人聽了絕不會產生任何懷疑與不信！

魚如意忙安慰道：「不，既然爲龍頭辦事，一切就得聽龍頭指示辦事！」

她抬頭看看忿怒的皇甫歸西，又道：「龍頭不久就會有指示下來，咱們等着吧！」

皇甫歸西坐立不安了！

* * *

就在皇甫歸西回到南京的第二天，二更天還未到，那艘停泊在江岸附近水面上的「溫柔之鄉畫舫」，正傳出美妙的笛聲，動人的琴聲，清脆的歌聲，紅燈高照中，還看到舞影婆娑！

這兒已沒有客人，因爲那位唯一的客人也吹起笛子來加以和奏。

這位唯一的客人便是曲十一郎。

溫柔之鄉畫舫不靠岸，這已是七天不招待別的客人了！

水玲瓏只招待曲十一郎一個人。

曲十一郎已經以爲他已是畫舫上的一員了！

* * *

江面上有風吹起，月牙兒忽隱忽現，遠處響起船笛聲，那聲音聽起來十分刺耳。

不旋踵間，從四面八方有了和聲，這光景是少見的，這情景也令人發楞。

溫柔之鄉畫舫上的人們無感覺，曲十一郎更不放在心上，他此刻神情是輕鬆的。

水玲瓏也把四個船孃叫到上層，大家同樂。

水玲瓏心中明白，不一定甚麼日子，當決戰的一天到來，這種日子就沒有了！

她也明白，有許多歡樂的背後，是充滿了辛酸的！

水玲瓏盡情的歡樂，她也帶給曲十一郎歡樂！

於是，溫柔鄉畫舫上的每一個人均已沉醉在歡樂中，那醇酒與美人，樂聲與熱舞，不時的傳出幾聲巧笑！

這時候，江面上的笛聲消失了。

江面上危機四伏

沒有笛聲並不表示江面上平靜，相反的，黑暗的江面上至少出現了二十艘大小船隻。

有六條小船，上面堆滿了乾柴稻草與火種，由快船拖着回到「溫柔之鄉畫舫」四週。

當六條小船牢牢的鎖上畫舫時候，附近十多條船上的漢子們開始笑了。

那當然是殘忍的笑，如果能看得到，必會嚇人一跳！

雙桅快船不升帆，十名漢子船邊划，船頭上站的不是別人，地頭蛇錢上天是也。

錢上天身邊有三個東廠番子。

原來上一回曲十一郎爲救水玲瓏先殺了錢上天的一個爪牙，再把四名東廠番子也殺在岸邊樹林中，這件事當然不會就此罷休！

錢上天更不會罷休，因爲這是他的地頭上，更何況殺的是他身邊的殺手。

當東廠的人找到錢上天之後，雙方合計如何一舉把水玲瓏連船帶人消滅掉。

水面上坑人，錢上天最爲拿手。

錢上天的主意便是江面上放火燒，再大的本事也休想逃得了！

主意打定，開始設計，單只等着配合天氣就等了五天之久！

今夜就是他們認爲最好的時機，今夜也是個黑鬼當道風雷動的日子！

江面傳來地頭蛇的號令，所有早已經準備的大小船隻出動了！

若在平時，溫柔之鄉畫舫上的船孃會提早發現的，然而偏就那麼巧，水玲瓏把四個船孃也叫

上層同樂！

* * *

六條小船輕悄悄的靠鎖在「溫柔之鄉畫舫」邊上，火種子已往乾草上燃去，這時候才聽得錢上天仰天哈哈狂！

狂笑就是得意的表現。

狂笑已把艙門口附近的船孃引出來。

有人在船艙門出現，立刻射過來一簇箭，射得一個船孃失聲叫，她退回去了！

「小姐，不好了！」

水玲瓏抬頭，她不撫琴了！

那船孃指着外面尖聲叫。

「小姐，好多船把咱們圍住了，他們放火燒船了，還有弓箭射過來！」

曲十一郎大怒，他正要往外撲，忽聽外面傳來狂笑與咒罵聲，那是錢上天的聲音。

「水玲瓏，你在船上養漢子，你也是與龍頭一夥的造反派，今天就送你們上西天了，哈……」

水玲瓏聽到了，船上所有的人全都聽到了。

外面又傳來辟啪聲，火苗子從四面往上竄！

今夜江面有風起，想救這條溫柔之鄉畫舫已是不容易了！

* * *

「嘩啦啦」一聲暴響中，水玲瓏推開一道暗門，裡面放的是刀槍。

「抄傢伙，咱們衝出去奪船！」

曲十一郎道：「看我這就追去奪船，然後接你們！」

水玲瓏道：「不必，咱們齊出手！」

於是，就在六條小船火起的同時，一連兩床被子自畫舫門口抛向外面，便也引來二十多支利箭射來。

曲十一郎當先撲飛而出。

水玲瓏也不慢，隨之也飛出畫舫。

水玲瓏的四大女殺手與四名船孃也舉刀衝出來了。

四名船孃分四邊，她們出刀便往鎖鏈上砍！

四女殺手緊隨着水玲瓏往附近一條快船上躍去。

曲十一郎已厲吼如虎：「殺！」

那船上有七名弓箭手，雙方相距五丈遠，但曲十一郎飛身落下的時候，已有三個弓箭手死在船邊上了。

曲十一郎一個大迴旋，另外四名也倒下了！

血笛上尖錐形刀子已沾滿了血，當曲十一郎奔向船尾的時候，兩個掌舵的立刻投水逃了！

曲十一郎幾乎殺紅眼了。

殺紅眼的人六親不認！

斜刺裡駛來一條雙桅快船，那船上正是錢上天同三名東廠番子在上面。

錢上天身邊的四大金剛也在。

只不過快船尚未靠過來，水玲瓏已尖聲大叫了！

「曲相公，我們合擊！」

原來水玲瓏與她的四女殺手奪了一條小船往這面殺過來了。

再看六條已火光冲天的小船，已有四條脫離了畫舫，另外兩條火苗已燃上畫舫了。

四個船孃發了急，兩個砍繩子，兩個提水忙救火！

那面，曲十一郎已躍上錢上天的船上了！

錢上天知道曲十一郎不好惹，他急對三個東廠番子道：「三位大人，這是造反的人，快殺了他！」

三個東廠番子已圍上曲十一郎了！

錢上天更大聲叫：「就是這小子殺了幾位大人的，就在岸上樹林中！」

「殺！」

曲十一郎這一聲吼，宛如旱雷般，他的人已撞向三個東廠番子，隨之便是連串叮咚聲響起來。

三個東廠番子也非泛泛之輩，見曲十一郎殺法怪異，三人不求有功，先求自保，一時間難分勝負。

再看錢上天，他指揮另外船上人，盡快往畫舫圍過去，把蕩開的火船往畫舫拖去。

另外十幾條船也包圍過來了！

就在這時候，水玲瓏與她的四名女殺手衝過來了。

錢上天嘿嘿冷笑，舉刀迎上去了！

錢上天的四名殺手也分別攔住春風、夏雨、秋霜、冬雪四女狠幹上了。

只一旦交上手，錢上天才發覺水玲瓏的功夫不在他之下，三招一過便迭遇險招，所幸又有三條船靠過來了，立刻又是十個大漢舉刀殺來。

雙方對砍對殺中，曲十一郎一聲狂吼：「殺！」

血笛化爲一道金光，金光已帶起幾道血光，兩個東廠番子又倒在船邊上了，另一番子把刀直往曲十一郎的肚子上扎來，反被曲十一郎旋身踢落江中了。

曲十一郎痛下殺手，那是因爲錢上天又招來幾船漢子圍殺過來，他擔心的是水玲瓏。

曲十一郎轉眼之間收拾了三個東廠番子，大步直逼錢上天，一邊衝上七個漢子，早又被他殺死在船上。

曲十一郎咬牙沉叫：「姓錢的，今夜你還想活命？」

錢上天側頭只一看，心中一個寒顫，因爲三個東廠番子不見了。

錢上天一怔間，突覺肩背上一陣刺痛，他發狂的砍出十一刀，不等曲十一郎殺到，打橫跳入江中了。

錢上天在江中大吼：「撤，撤……」

正在圍殺的幾條船聽了錢上天的吼叫，紛紛往四下裡把船划開。

有條船急把落水的兄弟們往船上打撈，挨了刀的錢上天也被打撈上船。

可悲的是錢上天的四大金剛被春風四女纏鬥不休，水玲瓏與曲十一郎見錢上天逃走，二人立刻撲上這四人！

曲十一郎下手殘忍，四個人有三個是他刺死的，水玲瓏把另一人活活砍死在船尾。

水玲瓏抬頭看她的畫舫，有一邊火勢不大，三個船孃猛潑水。

江面上六條小船在燃燒，火光映紅江面上。

水玲瓏忙叫春風四女把這條船往畫舫靠過去。

春風四女也急了，只因那條畫舫上有她們的積蓄，更加上小姐的閨房，一旦被火燒，可是一大筆銀子要損失掉。

四女忙把這條無人駕駛的船往畫舫靠過去，就在雙方尚有三五丈遠處，曲十一郎與水玲瓏率先飛躍過去。

就在四女也跳上船的時候，才發覺畫舫已被四位船孃把火澆熄了！

附近有船在移動，那是錢上天帶來的船，隱約中，果然看出是有計劃的一次偷襲。

只可惜錢上天偷襲沒成功，反倒死了人。

死了他的人沒關係，死了東

水玲瓏從衣袋中取出一個小包。

廠番子就有麻煩了！

＊　＊　＊

江面上的溫柔之鄉畫舫不見了。

天亮的時候就不見了。

雖然溫柔之鄉畫舫被火燒了一邊，但那也不會影响這條畫舫的行駛。

有人在船邊爲這條幾乎被燒毀的船在裝修。

其實應該說是改裝。

改裝畫舫又揚帆

溫柔之鄉畫舫改了裝，改成一條遊江的客船。

它現在就在江面上行駛着，而且也在船頭附近立了個桅桿，便帆也拉起來了。

船上不只是曲十一郎與水玲瓏，而且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也來了。

船往下游行駛，水玲瓏與她的四女婢熱烈的爲曲十一郎三人服務。

魚如意沒有來！

當然，冷伊人也沒來。

東方長壽愉快的與曲十一郎、皇甫歸西、水玲瓏幾人哈哈笑着，道：「各位，別發愁，那會有損身子的，像我，每日必大笑，哈……」

曲十一郎道：「所以你叫長壽！」

東方長壽道：「我爹叫東方大笑！」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就感到不解，人的名字，爲甚麼聽起來那麼莊嚴，那麼有學問，如果起名叫高興，叫自在，甚至叫舒服，有甚麼不好？」

水玲瓏笑了！

「東方少俠眞會說笑，蠻逗人的！」

皇甫歸西道：「青菜蘿卜，各取所好，有人叫我死公子，我覺得蠻不錯的！」

曲十一郎也笑了。

就在這時候，過來三個大漢，這三人不但功夫好，水中功夫也高。

三個人就是在江中整修畫舫的人。

有個大漢手上提了一把斧頭，對水玲瓏道：「水姑娘，全部修好了！」

水玲瓏道：「打從現在起，船就交你們三人行駛了，一切由你們自行安排！」

三人齊聲應是，四名船孃改爲侍候大伙吃喝了！

水玲瓏愉快的招待着曲十一郎三人，她的四婢更是輪流歌着江南小調，果然是水上遊，樂不思蜀。

皇甫歸西幾乎也忘了鎭江那位死而未死的江淮幫幫主「座山鵰」汪重山了！

是的，這一回便是爲了再刺殺汪重山才會由水玲瓏把三位高手引往鎭江。

水玲瓏就在五更天剛到，才接獲龍頭的命令。

有小船把皇甫歸西等送到她的船上來。

此刻，船也快過燕子磯了。

＊　＊　＊

就在水玲瓏的這條船過了燕子磯不久，水玲瓏便把皇甫歸西、東方長壽、曲十一郎三人請入她的閨房中！

水玲瓏見三人坐下來，她才在衣袋中取出個小包，打開小包，只見是一件普通衣衫。

那衣衫實在引不起人們的注意，便是抖一抖也不見有甚麼可疑之處。」

曲十一郎道：「這是甚麼？」

水玲瓏道：「龍頭的指示！」

曲十一郎三人一怔！

東方長壽道：「龍頭這算甚麼指示，未免太過小心了吧？」

水玲瓏道：「三位公子應該知道，朝中出了魏忠賢，他親自提督東廠，如今東廠的人到處都有，他們已至無孔不入，無處沒有，人們但有異議，必遭不幸，便是朝中大臣，也已感受到人人自危！」

她頓了一下，又道：「龍頭把起事之地改在南京，那是南京在大明開國之初是都城，太祖立業之地，有地方是別人不知道的。」

皇甫歸西三人聽得無言以對！

水玲瓏又道：「爲了行事，更爲了易於搜那魏奸罪証，各人辦事就必須多加小心了！」

她說着，又舉舉手上那件藍衫，微微笑了！

水玲瓏邊笑，邊把衣衫自下方扯破：「察」的一聲扯開來了，祇見她匆匆把衣衫翻開來，已發現有字寫在衣衫的背面，也祇寥寥幾個字。

「鎭江外港，江淮幫主帥大船，攔在江上，盡殲之！」

水玲瓏看罷，立刻傳向皇甫歸西三人輪流着看一遍。

皇甫歸西冷笑道：「姓汪的果

然未死。」

曲十一郎道：「就不知為甚麼非殺這姓汪的不可？」

水玲瓏道：「你們不知道，江淮幫在江南勢力最大，他們大小船隻超過千艘，淮河又連上運河，可直上京津，那魏奸就是看準這一點，一旦起事，船運最為方便，大船麕集，無論甚麼都方便，姓汪的投靠東廠，那是叫魏奸如虎添翼，是以龍頭非除之不可了。」

曲十一郎道：「昨夜有三個東廠番子隨同在錢上天身邊，眞想不到，便是江面上的地頭蛇，他們也拉攏在身邊，可也被我殺死在船上，痛快。」

水玲瓏道：「東廠番子當然明白江湖羣雄的力量，他們之中，一大半來自江湖，為了成大事，他們不放過任何一個可利用的力量。」

東方長壽道：「那是林中也死了番子，如今明白，這些惡番子都該死。」

水玲瓏取過火種，立刻把那件小衫燒掉，她的動作表明了，她的行事處處小心。

* * *

水玲瓏的改裝船，天黑的時候到了鎮江，抬頭看過去，鎮江北峯山的另一面，隱隱有燈火點點，南邊江岸不遠處，那是大槐莊。

大槐莊乃是江淮幫的總舵所在。

當船在外港泊定，水玲瓏便把她的人分派妥當，她要那四名男的注意江淮幫的大船，有船出港立報。

曲十一郎與皇甫歸西、東方長壽三人站在高處看向大槐莊，祇見燈火通明，隱隱然傳來誦經聲，當然也有哭泣聲傳到江面上。

那兒的光景，就是死了人的光景。

皇甫歸西仍然不解的道：「那兩招擊得重，他不可能有活命機會。」

東方長壽道：「能當上江南第一大幫的龍頭老大，他不但功夫高，機智必也是一流的，皇甫兄，我們既然知道他沒死，又是把殺戮戰場設定在江中，他逃不掉了。」

曲十一郎道：「如果有把握置人於死，最好是切下這人的頭，保証必死。」

皇甫歸西點頭同意了。

是的，祇有看到人頭落地，才能肯定這人已死。

* * *

岸上傳來金鼓齊鳴。

岸上也有燃放炮竹焚紙的場面，那是整夜的，四十八名高僧與道士輪流主持法事。

上千名江淮幫兄弟們，一個個披麻帶孝，嚎哭之聲如喪考妣。

算時辰與日子，這是頭七的第五日。

鎮江港內，江淮幫的大船毫無動靜。

曲十一郎在吃晚飯的時候，他向水玲瓏道：「水姑娘，如果姓汪的眞沒死，我們為甚麼要在江面上截殺？他為甚麼要在船上？」

水玲瓏道：「姓汪的沒死，我們已知道了，如今他是將計就計，藉死把自己隱藏起來。」

她頓了一下，又道：「平時這汪重山就十分謹慎，處處小心，一旦出了這事，他身邊的人必更加強戒備，我們幾乎沒有任何機會下手。」

東方長壽道：「便是直闖過去……」

水玲瓏搖頭道：「江淮幫正在辦喪事，他們便是船上的人也在大槐莊，我們便是有本事殺他們，但常言道得好，殺人不過百，過百刀也壞。」

她這話倒是不差，刀殺十人必軟，如今大槐莊上有上千人，再加上前來吊祭的人，他們來了才幾人？

水玲瓏看看遠方岸上，又道：「汪重山的老家在徐州，所以這兒祭完之後，他的大船必駛向徐州。」

皇甫歸西指着江對岸，道：「那條大河口就是經過高郵湖去往徐州的。」

水玲瓏道：「不錯，我們不會叫他進入那個河口的。」

曲十一郎道：「各位，咱們吃飽了養精神，然後準備廝殺。」

他找了個臨窗地方，盤腿閉上眼睛了。

水玲瓏的閨房，成了曲十一郎三人養精神的地方了。

這時候曲十一郎與水玲瓏再是恩愛，也祇好壓一壓他的心火了。

* * *

大槐莊上為汪重山辦喪事，好像是沒完沒了啦！

頭七一過，就在這天過午不久，一大羣人拉着白布車，從莊

頭直到鎮江港，那一口朱漆金邊鑲壽的大紅棺材，由十八名身穿白衣大漢抬着，三十二面旗幡開道，又是鑼又是鼓，又是冲天三眼炮，鞭炮聲一路連響到岸邊，二十四個和尚帶道士，加上尼姑七八個，排排站的在港口的船邊上，他們唸的甚麼經，誰去管呀！

等到大棺材上船，招魂幡插在船頭上，二十四個孝子賢孫上了船，圍在棺材邊哭起來。

等到岸上傳來三聲冲天砲聲響，粗繩解開了，主桅的帆升一半。

祇見大船徐徐往江中駛去。岸上的人齊下跪。

船快到江心了，岸上的人才回頭往大槐莊走去。

汪重山的大船駛不久，另有兩條快船跟着駛出港，他們是送汪幫主的禮船，也是護航的船。

江淮幫的二當家，「神槍」孫自豪，與「快刀」闞勇二人就分別在這兩條船上。

* * *

大船就快接近對岸的大河口了。

大船上也不見再有人哭泣，有人甚至把喪衣脫下，再看那大棺附近，祇有兩三個人在用繩子固定棺材。

於是，斜刺裡一艘半大不小的怪船疾駛而來。

初時無人注意，因為江面上行船極為平常，但當這條怪船距離大船十幾丈之後，船上才見有人吼叫。

「幹甚麼的，走開！」

那怪船已有了改變，由畫舫改裝了客船，桅杆就在船頭上，那面帆是三角形，江面上很少見這樣的帆。

有一邊新上了油漆，看上去實在不調和。

它就是秦淮河上有名的「溫柔之鄉畫舫」改裝的。

此刻，這條燒而未毀的船撞過來了。

大小船轟然相撞

小船撞大船，小船找倒楣，但水玲瓏的命令就是撞過去，咬定了大船痛宰。

痛宰當然是宰人了。

就在雙方未曾閃避開的剎那間，兩船「轟」的一聲便撞在一起了。

畫舫上，有兩個船孃手腳快，一根繩子套在大船上。

水玲瓏一聲吼叫：「衝過去，狠宰啊！」

她變了，變得不再那麼溫柔動人了。

水玲瓏此刻變得宛如母老虎，虎是會吃人的。

皇甫歸西拔身疾飛，他直撲那口棺材。

皇甫歸西不信邪，因為他到現在還不相信汪重山還會活着。

他奔到了棺材一邊，雙臂奮力之間，那口巨大的棺材「卡」的一聲應聲被掀開了。

皇甫歸西雙目一厲，祇見棺材中沒有死人。

棺材中，用白布蒼勁的寫着幾個大字：「老夫未死，你死！」

皇甫歸西驚怒的一聲吼：「汪重山未死，他果然未死，吼……吼……哦……」

皇甫歸西厲吼如獅，他發出了撼人的「獅子吼」。

於是，五個勁裝殺手圍上來了。

大船上已有人大叫：「就是這傢伙，活捉他！」

原來皇甫歸西曾在大槐山莊「獅子吼」，那聲音令人心頭如中巨杵，是以他此刻一吼，立刻被人認出來了。

五個殺手發了瘋一般撲殺皇甫歸西，另外五人攔住了水玲瓏與他的四女殺手。

曲十一郎平飛而出，他與東方長壽分別撲向正中的那間大艙。

於是，立刻間又有十名大漢攔住他二人。

雙方就在這大船上狠幹起來。

* * *

遠處跟的兩條快船，發覺快到河口的大船有變，便立刻加速駛過來了。

遠處也傳來吼叫聲。

皇甫歸西發起神威，甩動雙袖間，他的尖刀出現了，就在他的狂旋中，迎面三個殺手已摔倒在血泊中了。

另外兩個見他一招之間殺了三人，才知道果然來者不善，這個陷阱似乎網不住這傢伙。

皇甫歸西又是連聲獅子吼，半空中他旋頭刀下壓，立刻又把兩個殺手殺死在船邊上。

「轟」的一聲，大艙被擊開個破洞，曲十一郎放眼看過去，大艙中甚麼也沒有。

（未完・十）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盈盈學了上官紫的三招「迴風掌」，因上官紫的行爲荒腔走板，她乘上官紫打坐逃出，不料在酒樓用餐時被人偷了銀子付不出，幸虧一年輕人代她付……盈盈被上官紫追上，付飯資的年輕人又出現，盈盈才免被帶回去。年輕人名叫林羽，他在茶中做手脚，誘盈盈上當……盈盈錯把小徐當小于，主動獻身，事後發覺，並無悔意，她已變了……

「幹甚麼？妳不知道？」

「你以爲你是甚麼？」

「我是個玩家，但不玩爛貨，也不玩想殺我的人……」

伸手一摸，自枕下摸出一柄只有四五寸長的小匕首。

盈盈暗暗一嘆。

她很謹愼小心，還是被他覺察了，而且受此侮辱。

他揚手之下，「奪」地一聲，小匕首插在她的兩腿之間的床板上，眞準，稍偏一點，美好的玉腿就有個透明窟窿了。

他笑着走了出去。

盈盈淚下如雨。

不久之前她還是個中規中矩的少女，就因爲一步走錯，把白如意踢下絕壑，她就變了。

當然，上官紫的引誘和不正常的關係，也許那才是使她墮落的主要原因，她知道自己完了。

雖知完了，但要回頭也很難。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

人在墮落時，就像水一樣，那裡低就往那裏流。

要報復別人，往往會被一柄雙刃的刀傷了自己。

甚至還未傷了對方，自己已被殺傷了。

不久，她抹去淚水，大笑而起。

她要報復，她要不顧一切地報復。

她似乎忘了主要的錯在她個人。

如果不想害人，又怎會赤身裸體被上官紫遇上？

＊ ＊ ＊

小于在洗澡，白如意陪他洗。

現在他們都不在乎了。

當小于初盲之後，常常赤裸，因爲衣衫只有一套，脫下洗時總要赤裸的，他看不見，她可以看到。

他不怕她看，她也願意看他的胴體。

由於他看不見，她常常讓他仔細地撫摸。

「阿靖，這兩天怎麼又不樂了？」

「沒有……」

「還說沒有呢！難道我看不出來？」

「如意，妳眞不聽明。」

「怎麼哩？我哪裡不聽明？」

「和一個瞎子在一起，妳會快樂嗎？」

「我會的，哥，但你一定要相

信這一點！」

「妳不過安慰我罷了！」

「哥，不用說，由那兩位前輩去找藥，你不久就可以復明了，總要放寬心才行是不？」

她依偎在他的懷中。

在水中依偎，另有一種膩滑的奇妙感受。

她抓住他的手，撫弄她的一些敏感部位。

小徐知道他們在幹甚麼，但不會偷看。

他要特別小心防守，尤其是二人在洗澡的時候。

此刻午時已過，未時未到。

蕭乾適時闖進來

他在院中樹蔭下獨酌，一個人走了進來。

小徐心頭一凜，絕對想不到他會來此。

但此人來此，也是十分合理的。

居然是一身華眼，却又皮包骨頭的蕭乾。

「小子，小女盈盈在不在？」

小徐立刻迎上，放高嗓門道：「原來是蕭大俠。」

「盈盈在不在？」

「您是說令嫒盈盈？」

「少囉嘛！她到底在不在？」

小徐揚聲道：「她不是在你身邊嗎？」

他故意大聲是要小于和白如意聽到及早提防。

在目前，他們知道蕭乾是敵非友。

這工夫浴室內的兩小當然聽到了。

白如意道：「是蕭乾這老賊。他來幹甚麼？」

「可能是找他女兒來的。」

「也可能是來對付你的。」

「當然！」

「你要馬上準備，小徐大聲說話，就是暗示你的。」

「我又能如何準備？」

「快點把衣服穿上，立刻入睡！」

「如意，我不想總是來這一手。」

「阿靖，你又不是不知道，蕭乾早就心懷叵測了！」

這工夫蕭乾道：「她一直沒來？」

「沒有呀！連影子也沒見到。」

「于靖呢？」

「他去溜鳥還沒回來！」

「溜鳥？」

「是啊！自他失明之後，十分悲觀，幾乎不想活了，所以我們就去買了幾隻八哥、九冠及畫眉，聽聽鳥作人語，也可以解悶。」

「他瞎了？怎麼瞎的？」

小徐心想：「老賊，你居然裝糊塗，讓我罵你一頓，」道：「焦天那個王八蛋用火器把他炸到深壑中……」

「落下深壑沒有死？」

「不死也差不多了！」

「這話怎麼說？」

「跛了一足，瞎了眼，經脈如今還不大通暢！」

「他在何處溜鳥？」

「當然就在附近！」

蕭乾回頭就走，小徐道：「焦天是『霹靂花』焦嬌的兄長，聽說焦嬌姘上了一個人，是個老不修……」

蕭乾不便搭腔。

小徐又道：「據說那老賊昔年跟喇嘛學過『鎖陽功』，不論是甚麼經驗的女人，一上去就下不來。」

蕭乾道：「小子，你胡說甚麼？」

小徐道：「家師是名大夫，當然有此典籍。據說扶桑大正末年有個叫『愛儂』的小人物也會此功，性力之强，一上就到天明，連妓女見了他都嚇得從後門逃走了。」

蕭乾一言不發出門而去。

小徐在浴室門外道：「小于，聽到了沒有？」

白如意道：「小徐，他已入睡。」

「我希望他能躲一躲。」

「已經來不及了！」

「也好！讓他睡一會，咱們聯手對付這個排骨精！」

果然，不一會蕭乾又回來了。

「小子，你敢騙我？」

「怎麼？沒有找到？」

「他一定在家中！」

小徐道：「姓蕭的，你到底要幹甚麼？」

「他一定知道我女兒在何處。」

小徐道：「你有甚麼資格到這裡要女兒？」

「小崽子，你這是甚麼意思？」

「你摸摸自己的良心，你的相好的哥哥焦天，把小于炸下絕壑，妳的女兒又把白姑娘踢下絕

鏨，你明明知道，你有沒有出去找尋？你的良心給狗吃了，而你來此找小于，八成也沒有安好心。」

蕭乾道：「他在何處？」

就在這時，小于自浴室內走了出來。

雙目微睜，好像未睡醒似的。

蕭乾只知道他能在夢遊中殺人，卻不知道如此殺人功力更高。

蕭乾道：「小子，我女兒呢？」

小于已經出了手。

蕭乾接了三招，心頭大震，這小子進步太多了。

但是，三小也絕對沒有想到，蕭乾也藏了拙。

精瘦的身子像虛幻不定的影子晃來晃去。

居然能在六十招就佔了上風。

到了七十招時，小于守多攻少了。

小徐和白如意打個手勢，二人一齊上了。

蕭乾以一對三，自然不成，不到百招，被小于砸了一掌，知道再打下去更會吃虧，立刻越牆而去。

白如意拍了小于的頭一下，他立刻醒來，道：「人呢？」

白如意道：「走了。」

小徐道：「小于，這老賊是來找碴的。」

白如意道：「阿靖，這老賊非同小可！」

小于道：「是的，他藏私太多。」

小徐道：「他居然是個一流高手。」

小于道：「二位不上，只怕我接不下他的幾十招。」

白如意道：「他一定還會來。」

小徐道：「找他女兒是藉口，來行兇却是主要目的。」

白如意道：「阿靖，你要暫時避一避。」

小于道：「我不想避了，下次來和他力拚，看看誰行？二位不必出手。」

小徐道：「小于，下次蕭乾只怕不會再讓你先睡覺再動手，他可能知道你的『夢迴陰陽玄功』了！」

白如意和小徐只有小心防守。

* * *

盈盈懷着一腔仇恨，到處遊蕩。

她恨很多人，但從不恨她自己。

她以爲落到這地步，都是別人害的，一直不曾檢討自己的錯誤，一個人肯定自己的缺失難，肯定別人的優點更難。

相反地，一個人肯定自己的優點就很容易。

此刻，大約是午後申時光景，她在這個很大的林中踽踽獨行，簡直就是個行屍走肉。

這工夫迎面來了三騎。

爲首之人正是紫臉老人萬重山。

也就是峨嵋派的未來掌門人。

他們以爲三小偷了他們在東北收購的老山參，到處抓三小，上次小徐仿製的四根東西被焦嬌搶去，由於錦盒一樣，萬重山就認爲盒中是老山參。

他們找不到焦嬌等人，却又遇上了盈盈。

他們以爲盈盈仍和小于及小徐等在一起。

至少他們以爲問盈盈，可能知道老山參的下落。

「丫頭，我們又遇上了。」

盈盈冷冷地道：「遇上了又如何？」

「妳一定知道那錦盒在何人手中？」

盈盈道：「你知道錦盒中是甚麼東西？」

「是我們在東北以百萬兩購買的千年人參。」

「格……」盈盈笑了起來。

這件事的確可笑極了，明明是四根那種「東西」，這些人却以爲盒內是千年人參，全力搶奪，不眠不休。

「妳笑甚麼？」

「你們簡直是特級笨蛋！」

萬重山厲聲道：「待會老夫就讓妳知道誰是笨蛋了！說，那盒中不是人參是甚麼東西？」

盈盈又笑了一會，萬重山的部下要上而被阻止。

盈盈道：「你聽說過中原『四獠』其人？」

「聽說過。不是『無量壽佛』等人？」

「對，他們被殺，你也知道吧？」

「當然。」

「被誰殺的？」

「不知道。」

「就是小于，知道小于是誰

蕭乾挨了小于一掌，立刻越牆而去。

嗎？」

「是不是和你一起，長得挺不錯的小崽子？」

錦盒所藏非人參

「對，他殺了『四獠』之後，由於四人糟蹋的女人太多，就順便割下了他們的禍根，炮製之後裝在錦盒中。」

「甚……甚麼？」

「你應該已經聽清楚了。」

「這……」萬重山道：「爲甚麼要那樣？」

「小于等人喜歡惡作劇，這是原因之一。」

「還有別的原因？」

「當然，『四獠』有三個長輩師父及師叔，他們對晚輩的惡行充耳不聞，小于就恨極他們，要用那東西整他們的師輩……」

她說了在雷莊「烏龍睡雪」的事。

萬重山眞是哭笑不得。

要不是有晚輩在側，他可能會大笑。

盈盈道：「錦盒一樣，那不足爲怪，因爲到處都可以買到那種錦盒。」

萬重山道：「怎能證明妳的話可靠。」

盈盈道：「下次遇上『霹靂花』焦嬌，你問問她，那錦盒中到底是甚麼東西。一看她的表情你就明白了！」

萬重山畢竟是有身份的人，揮手叫她離去。

萬的部下却道：「老爺子，她的話未必可信。」

另一個道：「應該搜搜她的身！」

萬重山以爲搜一個姑娘的身不大好。

傳出去會被人誤解。

那知盈盈道：「好！過來搜吧！」

萬重山的部下走近，盈盈就出了手。

她一出手就是上官紫的「迴風掌」，這二人怎麼成？

「砰砰」兩聲被砸了出去。

萬重山見多識廣，道：「丫頭，妳和上官紫有甚麼關係？這是上官紫的『迴風掌』！」

「不錯，我們是手帕交！」

萬重山不信，道：「萬某不才，試試你的『迴風掌』。」

盈盈雄心很大，對此掌已產生了信心。

她當然也沒有把萬重山放在

心上。

萬重山還沒開出門戶，盈盈已攻了上去。

那知萬重山和部下不同，他是峨嵋派未來的接班人，武功自有獨到之處，三招後就試出了實力。

盈盈一共祇會三招「迴風掌」。

在這三招內，萬重山的確有些吃力，但也祇退了一步半。三招一過，就不靈了，祇好使用蕭乾近日教她的。

那知蕭乾教的比上官紫的「迴風掌」還霸道些。

把萬重山逼得連退了五六步。

但至少盈盈體會到，萬重山的底子深厚，經驗老到，除非教她這兩種武功的本人來此，不然的話威力有限。

蕭乾近來也不過教了她十來招，的確管用。

但這十來招用完，還是落了下風。

萬重山大可見好即收，但他討厭盈盈狂傲，也要在部下面前顯顯威風，剛才他曾被盈盈逼得後退。

萬重山快攻六七招，「啪啪」兩聲把盈盈砸退五七步。

此刻他還是不願罷手，上去又要補上一掌。

盈盈搖晃着倒下。

兩個部下上前要搜身，萬重山睜一眼閉一眼，因爲人參失踪，他回去無法交代，一百萬兩不是小數目。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冷冷地道：「把爪子收回去！」

聲音不大，卻震人耳膜。

萬重山的兩個部下收回手望去，自街頭走過二人。

這兩個人很醜。不，祇能說他們臉上的胎記很明顯。

都在四十左右，一個臉上左邊有黑色胎記。

那黑色胎記上還生了一些黑毛，像豬鬃一樣。

另一個臉上右邊也生有同樣胎記，毛更長些。

盈盈不知這二人是甚麼來歷。

萬重山却知道，而且心頭驚凜不已。

怎麼運氣這麼差，遇上了這兩個人？

二十年前，武林中出現了一對孿生兄弟，由於臉上有黑色胎記，佔了半個臉，有人私下譏諷前世是豬，還沒有完全變過來。

人稱「陰陽雙妖」，這是背後稱呼。

在當面則稱之爲「陰陽雙絕」藍氏兄弟。

老大藍宇，老二藍宙，亦正亦邪，武功高强。

萬重山以爲好漢不吃眼前虧，這二人不可招惹，抱拳道：「二位可是『陰陽雙絕』藍大俠嗎？」

藍宇道：「正是。」

藍宙道：「你欺負一個年輕姑娘，你怎麼說？」

「兩位有所不知，這姑娘行爲不檢。」

盈盈道：「不，他們欺負我一個女子，剛才兩位遲來一步，他們要搜我的身，他們要誣賴我是小偷。」

「好！」藍宙道：「你叫甚麼名字？」

「在下萬重山，峨嵋派的人。」

「峨嵋派也祇有萬海峯還勉强夠看。」

萬重山淡然道：「夠看的人很多，不僅僅是兩位。」

藍宙怪笑一聲道：「大哥，這老小子似乎不大服貼。」

藍宇道：「算了！少管這份閒事。」

「不行，老大，他暗示咱們不大夠看。」

「不夠看就不夠看，有甚麼相干！」

「話可不能這麼說，至少這老小子不配說這句話。」

藍宇道：「老二，你看着辦吧，可不要太過份。」

「這個我知道。」藍宙勾勾食指。

萬重山故作不見。

「姓萬的，過來！」

萬重山道：「甚麼事？」

「我要試試看，你夠不夠看？」

萬重山自知不行，所以仍採低調，却也不能完全不顧身份。

萬重山道：「我相信沒有你夠看。」

「這太客氣，這要試過才知道。」

藍宙走近，突然蹴出了一腳。

萬重山全神貫注，迅速閃開，但第二腳又到。

連閃五腳，第六腳被踩出五步。

這五腳大概沒有超出三招。

萬重山的自尊，被這腳踩得

四分五裂。

憑他萬重山——峨嵋派未來的掌門人，居然未接下此人五腳。

他目蘊淚光，內心難過極了。

藍宙正要再上，藍宇道：「夠了！」

藍宙道：「不錯，夠不夠看，已經弄清了。」

萬重山抱拳道：「萬某技薄藝淺，輸得沒有話說，但青山不改，綠水長留，後會有期。」

說畢，帶着部下離去。

藍氏兄弟這才仔細打量盈盈。

須知盈盈本就很美，和男人有了那事之後，肌膚白嫩如脂，多少還豐腴了些，非常動人。

藍宇道：「姑娘貴姓？」

「我姓蕭，我叫蕭盈盈。」

藍宙道：「看妳聰明伶俐，可惜未遇名師。」

盈盈道：「誰是名師？」

「我們就是。」

「怎見得？」

「試問，武林中有幾人能在第五腳上擊敗他？」

盈盈不能否認這一點。

三招內擊敗萬重山，武林中找不出幾個人來。

盈盈道：「兩位是……」

「二十年前，武林人稱『陰陽雙絕』的藍氏兄弟就是我們二人，由於我們臉上有胎記，一邊黑一邊白，所以稱之爲陰陽。」

盈盈道：「沒聽過二位的大名，但身手却十分高明。」

藍宙道：「就算武林盟主，我們也不在乎。」

「老二，說話檢點些。」

藍宙道：「老大，小弟說錯了嗎？」

藍宇道：「說話總要客氣些。」

藍宙道：「我說的可都是實話，武林盟主莊嚴的劍法了得，所以人稱『千手劍』，但我估計能在一百五到一百八十招內擊敗他，老大祇要一百二十招就夠了。」

盈盈不由心頭一震，居然有此功力。

也許是吹牛吧，反正盟主也不在這裡。

祇不過剛才却親眼看到萬重山在第五脚上慘敗，而盈盈目前學的新絕招不少，一般高手絕非她的敵手，却也敗在萬重山手下。

由此推斷，這二人的功力大概和盟主差不多了。

藍宙道：「姑娘，以爲我們二人夠不夠看？」

「夠！」

「願不願意跟我們學武功？」

「你們會教我？」

「當然。」藍宙道：「我們看妳資質好，聰明過人，頗堪造就，將來必可成爲一流女高手。」

追隨雙絕隱山中

盈盈道：「當然願意，兩位師父在上，弟子……」

藍宇道：「且慢！」

盈盈道：「怎麼？兩位反悔了？」

藍宇道：「不是，我們二人一生不收徒，但可以教妳武功，所以妳不必拜師，我們也不敢當。」

盈盈道：「不拜師如何稱呼？」

藍宇道：「隨便，妳可以叫我們伯伯或大叔。」

藍宙道：「叫我們大哥或二哥也成。」

於是盈盈跟二人走了。

她有她的想法，她必須使自己變成高手。

然後她才能逐步完成她的復仇行動。

除了小于及她的父親，幾乎都是她的仇人。

她的想法十分可怕，她不知道自己已在走偏鋒。

最大的原因是，她以爲這世上的人都對不起她。

她似乎沒有對不起任何人。

* * *

「陰陽雙絕」隱居太行山中。

他們有一片不太大的莊院，但這莊院之中祇有五六個人，這些人臉上也都有或大或小的胎記。

盈盈來到這山莊中，三天後就先由藍宙教她武功，盈盈當然也用心的學習。

過去學武不用功，結果成爲半瓶醋。

「陰陽雙絕」的武功並不完全一樣。

一個長於腿功，一個手脚併用。

藍宙教得很用心。

因爲藍宙已經喜歡盈盈了。

一個四十左右的人喜歡一個十七歲的女孩，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日久相處，看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藍宙着了迷。

盈盈雖然祇有十七歲，她的心智却超過了十七。

甚至她的成熟早已超過了二十五六歲的女人。

她見過世面，親身試過男女間的事，以及更奇特的經驗。

那就是女人和女人的勾當。

她懂的事太多，所以藍宙有時看她的眼神中隱藏的東西，她不必去猜就知道他想甚麼，要甚麼。

盈盈早已成竹在胸。

她故作不理藍宙，祇是用功苦練。

當然，偶爾她也會給藍宙一點甜頭。

所謂甜頭就是對他笑笑，或者吃飯時挾些菜在他碗內。

一個沒有接近過女人而且已經四十的男人，是無法抗拒的，祇不過，她又會作適當之推拒。

逗得藍宙心頭癢癢地，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這天深夜，他們練完了武功，走回住處。

他們練功總是在附近林中。

這兒人靜，而又無人會覬覦。

「盈盈妹子，妳以為我教得還行嗎？」

「二哥教得很細心。」

「妳怎麼報答我？」

「二哥，你自己說吧！」

藍宙很自卑，很久很久就想說的話，現在終於鼓足了勇氣說了出來，道：「盈盈妹子，二哥好喜歡妳！」

他握住她一手，可以試出，他的手在顫抖。

盈盈一點也不出奇。

男人在她面前往往會如此，小徐就會。

祇不過藍宇就不會，他在女人面前永不自卑。

盈盈道：「二哥，謝謝你！」

藍宙道：「妹子，妳呢？也喜歡二哥嗎？」

盈盈道：「二哥悉心教導小妹，我當然也感激你。」

「我不要感激，我要的是喜歡。」

「有感激，當然就有喜歡了。」

「盈盈！」藍宙忽然抱住了她。

她一點也不怕，她見過這等世面。

反正男人總不外乎這一套，吻她、摟她甚至愛撫她。

她大聲道：「二哥，你怎麼可以這樣？」

藍宙本以為水到渠成，她不會拒絕的。

那知他估計錯了。

藍宙急忙鬆開手，道：「盈盈妹子，小兄無狀。」

「二哥，你別介意。」

「妹子，二哥實在是太喜歡妳了。」

「我知道，這要慢慢來呀！」

「是……是的，以後一定慢慢來。」

二人回去也都不提此事。

藍宙心中暗喜，所謂「慢慢來」，就是有希望的意思。

有時他看到自己的左臉，一片烏黑還有黑毛，他就萬念俱灰了。四十年的情感一旦開放，是十分奔放的。

三個月一到，就改由老大藍宇教她了。

藍宇要求盈盈，一定要專心。

「如果妳不專心，我隨時會停止不教妳。」

「我會的，大哥。」

「還有，老二，在她跟我練功期間，你不要接近她。」

「是的，大哥！」

就這樣，又跟藍宇苦學，一晃就是兩個多月了，這是緊要關頭，此刻教的自然是精粹的。

某夜，練功完畢，盈盈說她的胸腹之間會痛。

藍宇道：「這是必然現象。」

「甚麼叫必然現象？」

「就是練功到了某一階段必有的反應。」

「可是小妹練別的武功就沒有這現象。」

「那是因為別的武功沒有這麼深，練法也不一樣。」

「大哥，好痛……」其實並不太痛。

「妹子，妳躺下來我給妳按摩一下。」

這林中有個草屋，很少人到，是作為練功時萬一下了驟雨在此避雨的，此刻盈盈就躺在草屋地面乾草上。

藍宇的功力深湛。

他按摩了一會，她的丹田就熱起來。

疼痛減輕，身體上起了劇烈的變化。

這種變化，應該說是生理上的律動。

她忽然抓住了藍宇的手。

藍宇和她的目光一接，雙方

都懂了對方的心意。

盈盈是過來人，藍宇是魯男子。

魯男子且動了眞情，像烈火一樣不可收拾。

他忽然作了十分惹火的動作，而她居然沒有抗拒。

這和上次藍宙的示愛不一樣。

那一次她婉拒了，這一次她接受了。

為甚麼會如此？

是她自己也有所需求嗎？還是藍老大的面子大？

也許兩者都有。

其實還有另一更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她知道藍老大的武功比老二高得多。

可以說，藍老二會的，老大都會。

相反的，藍老大的精粹之學，藍老二却未必會。

二人雖然是兄弟，這方面却都藏了私。

於是，二人就在這草屋中做了那件事。

盈盈是過來人，沒有甚麼特別的激動。

藍老大却不同，有生第一次打開人生奧秘，他太興奮了，立刻海誓山盟，今生永不負她。

而且聲言，決定傾囊相授，一招不留。

盈盈道：「大哥，本來你不打算傾囊相授的對不？」

「是的，因為練武者留一兩手是相沿成習的。」

「為甚麼？」

「提防門徒不肖，以小犯上。」

「二哥教我的也沒有全部相授了？」

「當然，他留了三五手，祇不過他那三五手我都會。」

「大哥要把他留的三五手都教給我？」

「當然。要傾囊相授，還差那幾招？」

「如果小妹學了兩位全部的，在武林中會……」

「『白頭翁』師兄弟妳知道吧？」

「知道，堪稱武林頂尖人物。」

「他們將都不是妳的敵手。」

「這果然很高了。」

「『雪飄爪』妳聽說過？」

「當然，當然，那是武林絕學，少有敵手。」

藍老大道：「妳遇上林雪樓，極可能和她打成平手。這還是說妳剛學成我們的功夫，一年以後，妳可以超越她。」

盈盈雄心大壯，不久之後，她會舉足輕重，在武林中少有敵手，必將成為女高手中的翹楚了。

從此以後，她常常和老大在此幽會。

又半個多月，藍宇告訴她，已全部教了她。

「大哥，眞的一招也沒留？」

「我為甚麼要留？我有了妳甚麼都不重要了。」

「大哥，你眞好！」

「盈盈妹子，我希望妳永遠在我身邊。」

「當然，我也不捨得離開大哥。」

「盈盈，我太幸福了……」兩人又在這草屋中辦起事來，沒想到，有一雙眼睛在窺伺。

這人不是藍老二，他的機智比老大稍差些。

由於素日老大老成持重，所以根本沒想到老大會和盈盈有這事。

這個窺伺的人原來是「陰陽雙妖」的仇人。

昔年此人敗在藍老大一掌之下，斷了兩根肋骨。

他就是「嶺南七梟」之一的「九翅梟」彭眞。

也就是昔年七梟圍攻大俠于勉，七死其六，只有他因輕功比另外二人高而得以倖免的「九翅梟」彭眞。

昔年他一人未死，傷癒後就遇上了「陰陽雙妖」藍氏兄弟。

那時的藍氏兄弟功力沒有今日這麼高。

「九翅梟」彭眞的底子也沒有現在這麼厚。

練武之人，不想退出武林，只有隨歲月增加，使武功精進。

「九翅梟」這些年來四處找兩個人。

一個是「陰陽雙妖」藍宇，另一個是「雪飄爪」林雪樓。

因為他知道于勉昔年已經死了。

可是他却相信于勉並非死於他們七人手中。

似乎另外有人在于勉傷重時下了毒手。

此人發現了這件苟且事，眞是意外。

彭眞要是想施襲，藍宇包死不活。

爭盈盈同室操戈

因爲人在做這種事時，武功再高警覺性再高也不成。

可是彭眞這些年來苦練，他要的是公平的決戰。

由此可見，「嶺南七梟」比「陰陽雙妖」還要高尙些。

這一點是不容易作到的。有現成施襲機會而不動手，這要人格作後盾。

彭眞不知此女是誰？

他發現了此事，卻也不急於出面。就在暗中監視。也可以說是研究。

彭眞絕對想不到危機逼在眉睫。

因爲盈盈在藍老二的引誘中也做了那件事。

事實上是盈盈勾引他。

女人勾引男人，那是絕對沒有不成之理。

關於這件事，彭眞沒有看到。

監視別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是因爲藍氏兄弟都是絕世高手，一不小心就會被發現，所以不敢太接近。這樣也就發生不幸了。

因爲當盈盈和藍宇做了那事之後，又向藍宙哭訴，說是藍宇把他制服玷汙了她。

有句俗語說，親兄弟明算帳。

連錢財都會斤斤計算，這種事更是不可共有了。

所以殺父之仇往往和奪妻之恨相提並論。

藍宙操起長劍，奔向內宅，藍宇正在整理衣衫，藍宙一劍猛砍而下，藍宇差點被砍中。

「老二，你瘋哩……」

「我沒有瘋，是你瘋了……」

「你這是爲了甚麼？」

「我要殺了你這個老不修……」

藍宇急忙操劍，道：「到底爲了甚麼？」

「你少裝蒜，你剛才沒有強暴盈盈？」

「我強暴？笑話，我們早就有了！」

「你放屁！我們在先……」

「笑話！不信問問盈盈，我們已有一個多月了。」

「你說謊！盈盈向我哭訴，說是你制住她……」（未完‧十二）

督　　印：羅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劉偉生
插　　圖：劉偉生　洛文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